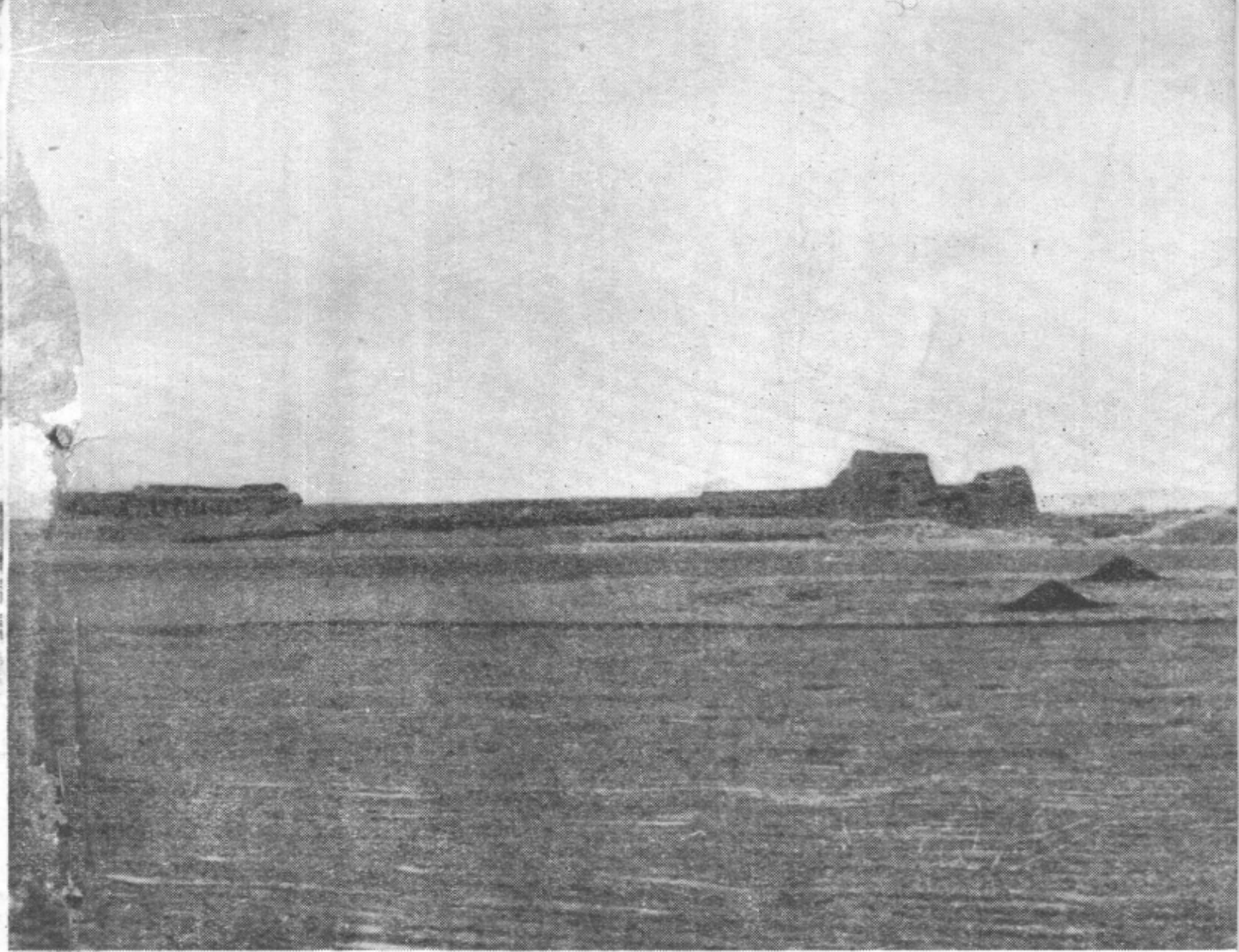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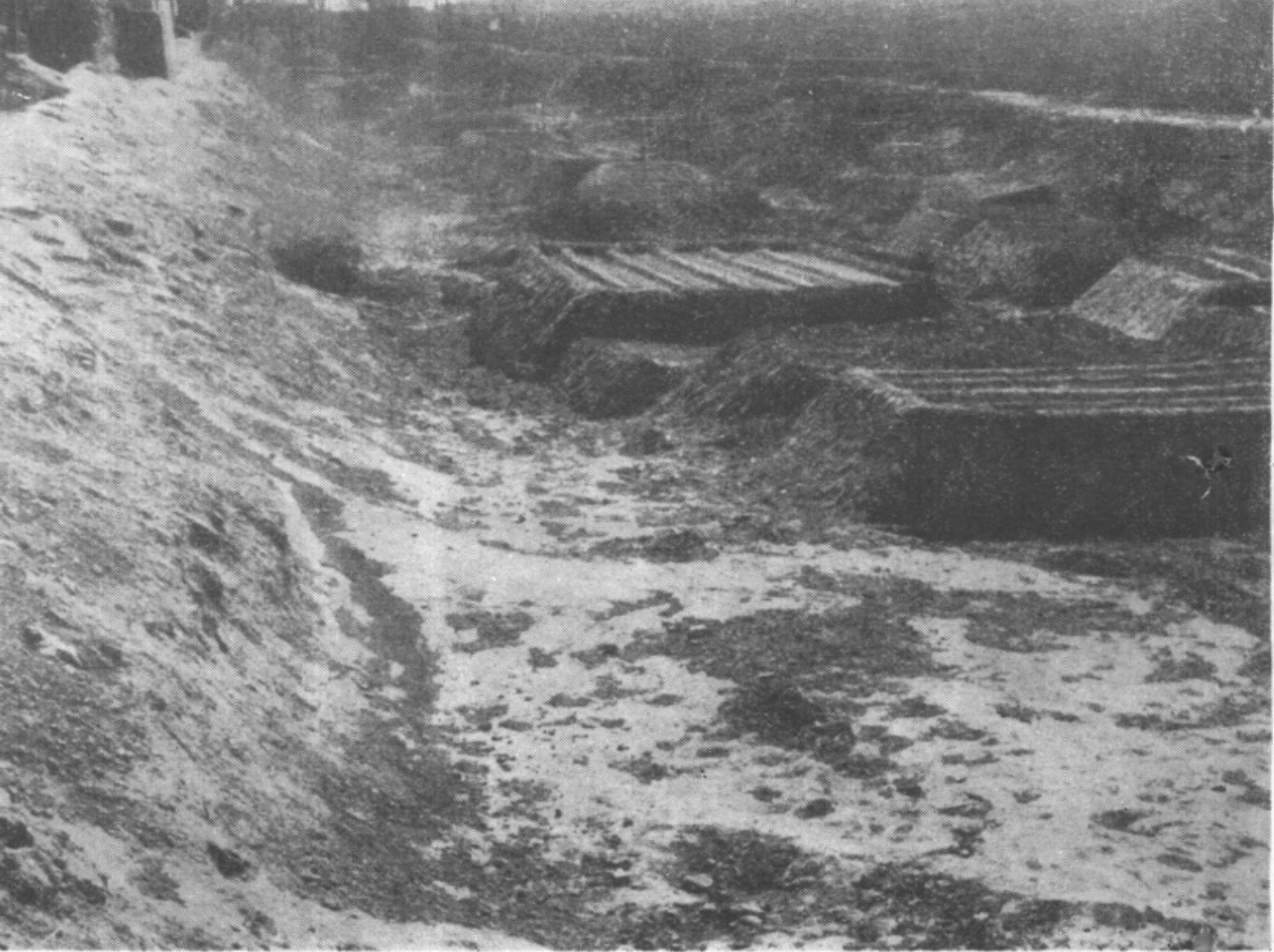




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出生地——山东堂邑县城西北五十里的小刘贯庄。
这是黑旗军起义时所筑的小刘贯庄土圩遗址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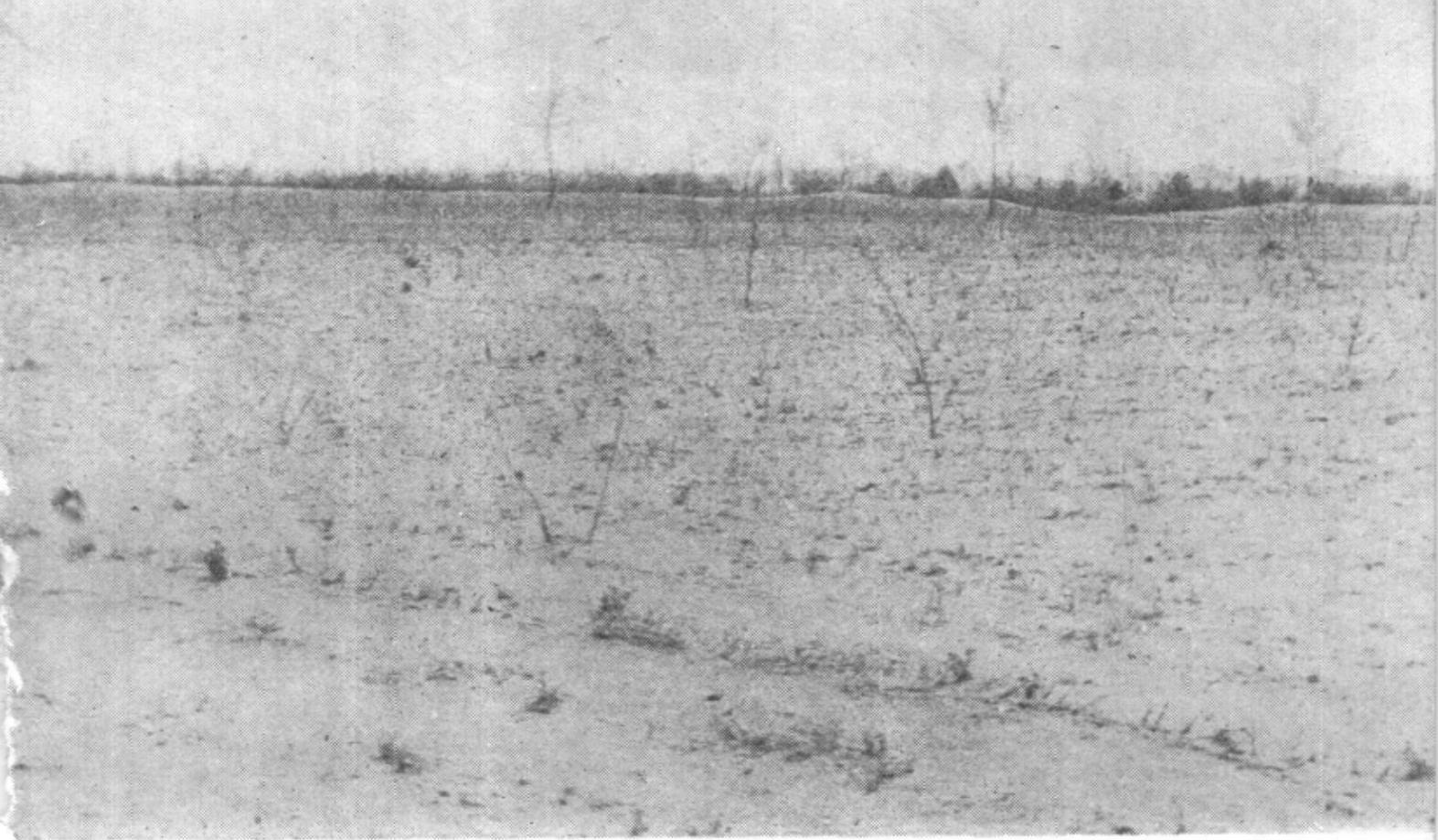
土圩遺址外面的护城濠。



当日小刘貫庄內有一口专供黑旗軍飲馬的大井，
調查組人員和当地农民站在古井遺址的周圍憑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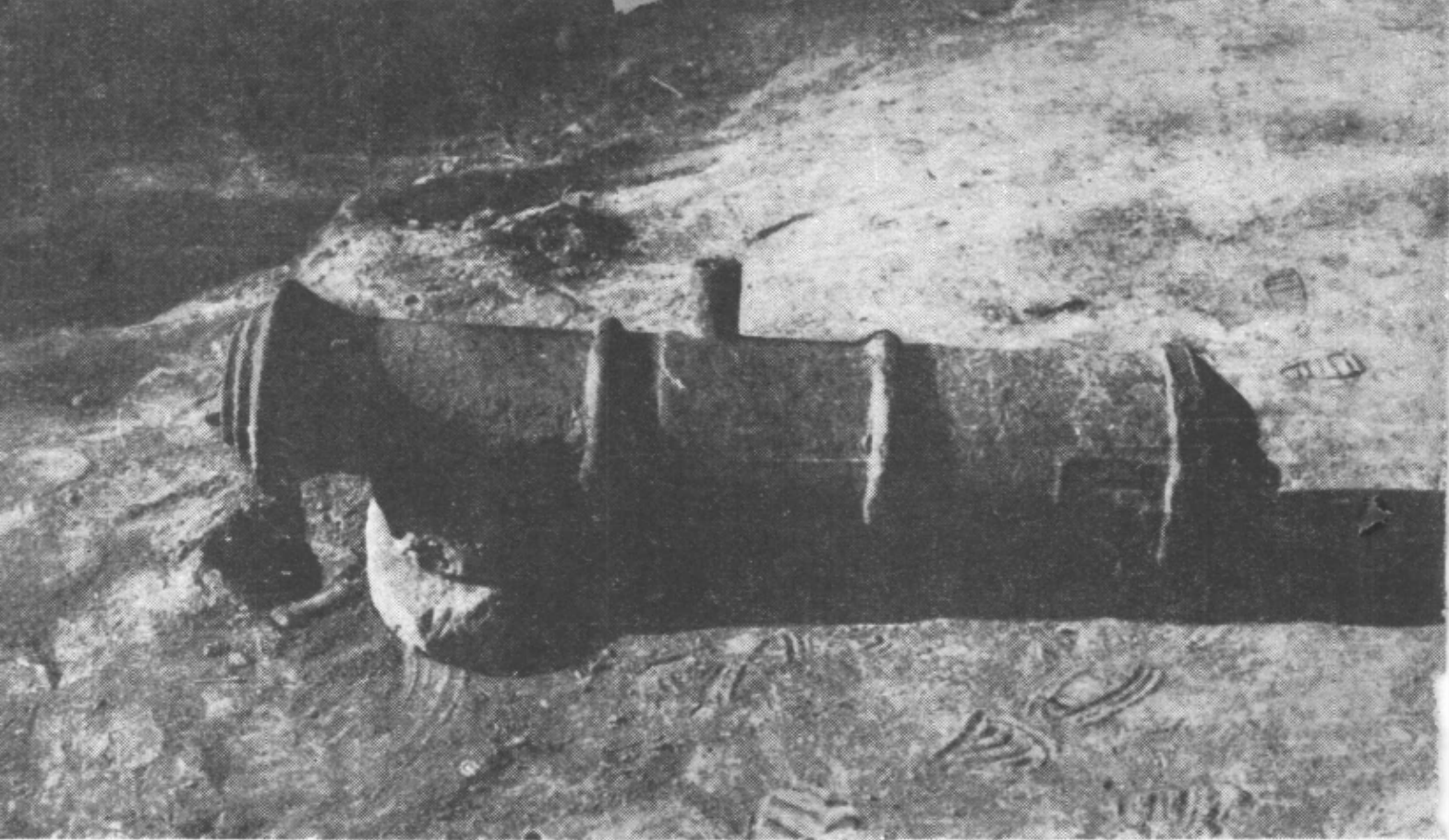
旧日的小刘貫庄在黑旗軍撤退后被僧格林沁平毀了。
这是今日的小刘貫庄。



崗屯附近貧瘠的沙碱地(沙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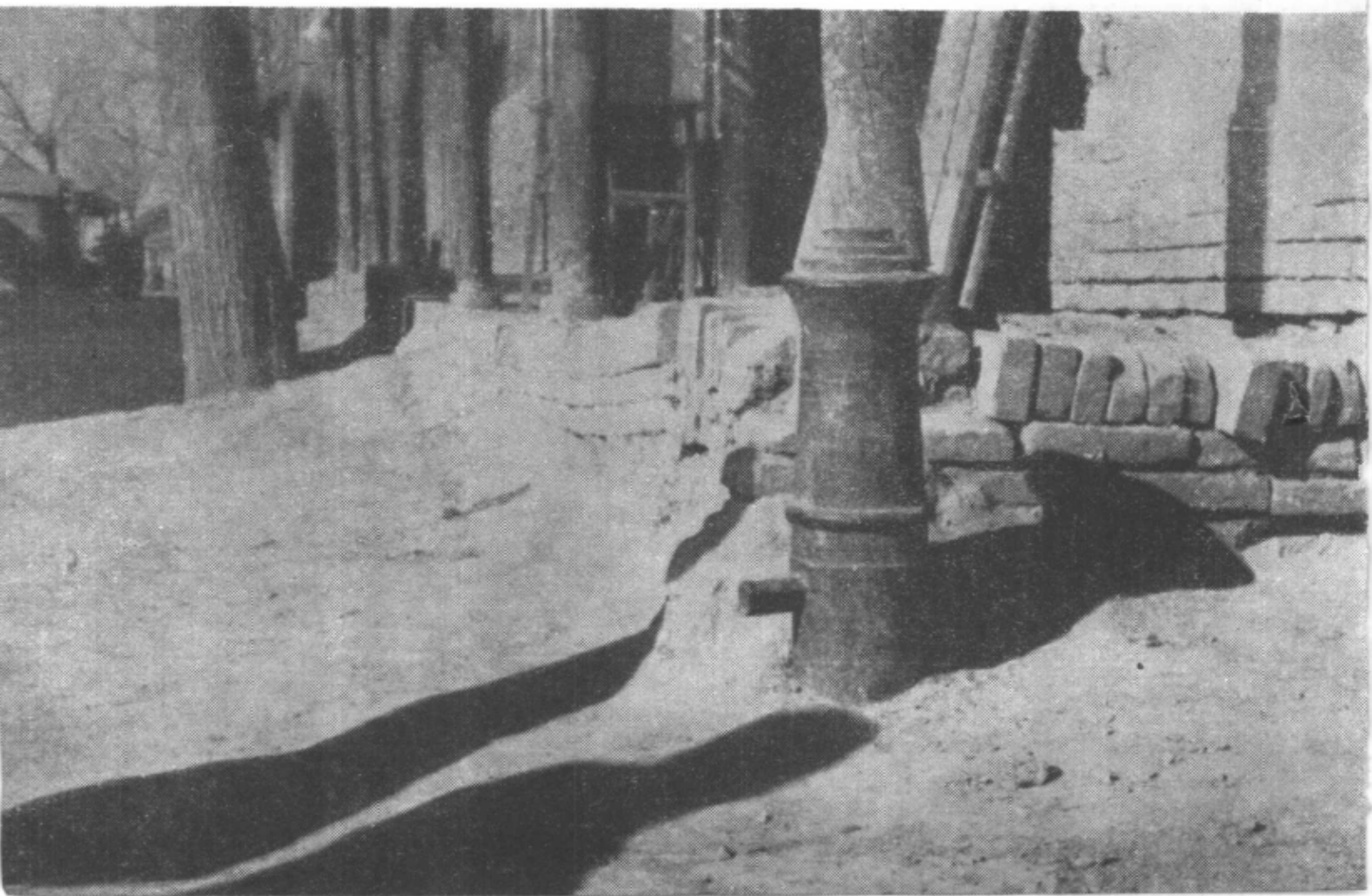
柳林圩子的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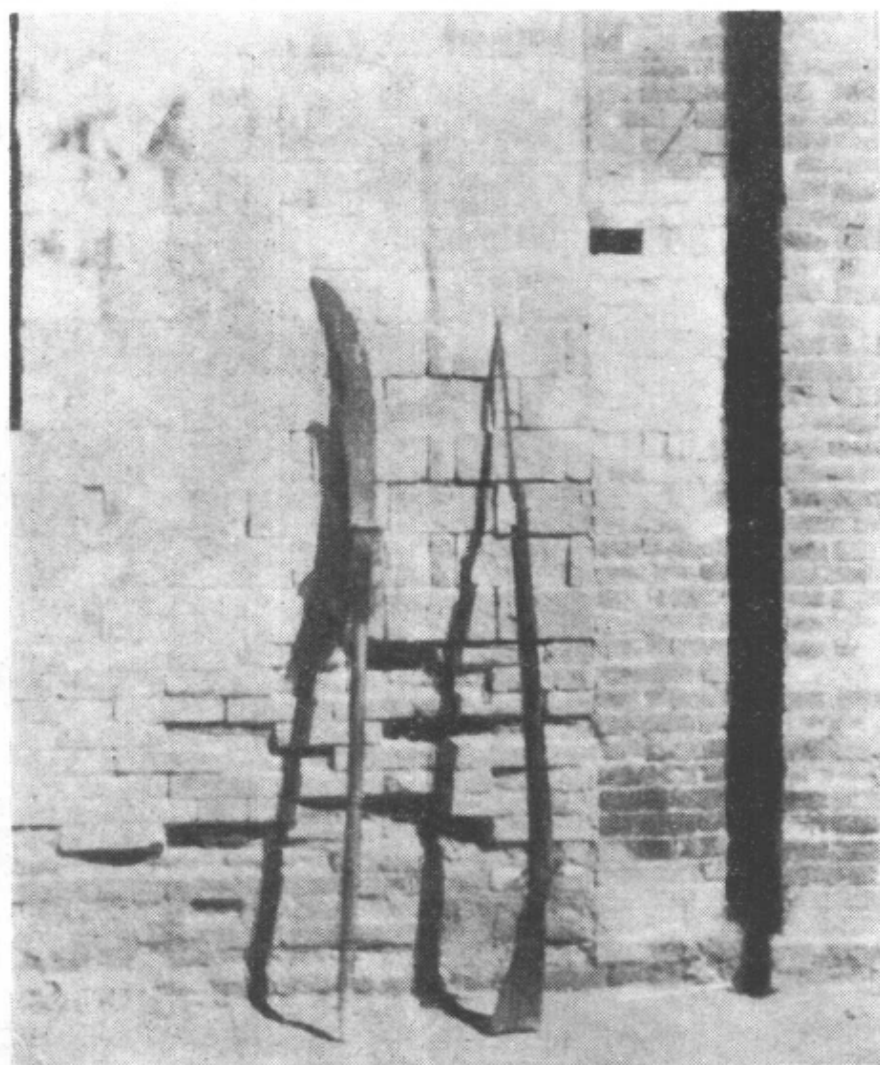
柳林永清团所用的铁炮, 现在躺在柳林街上。

另一尊铁炮, 站在柳林一家茶馆的门口。





与黑旗軍作战时，僧
格林沁在此督战的
武庄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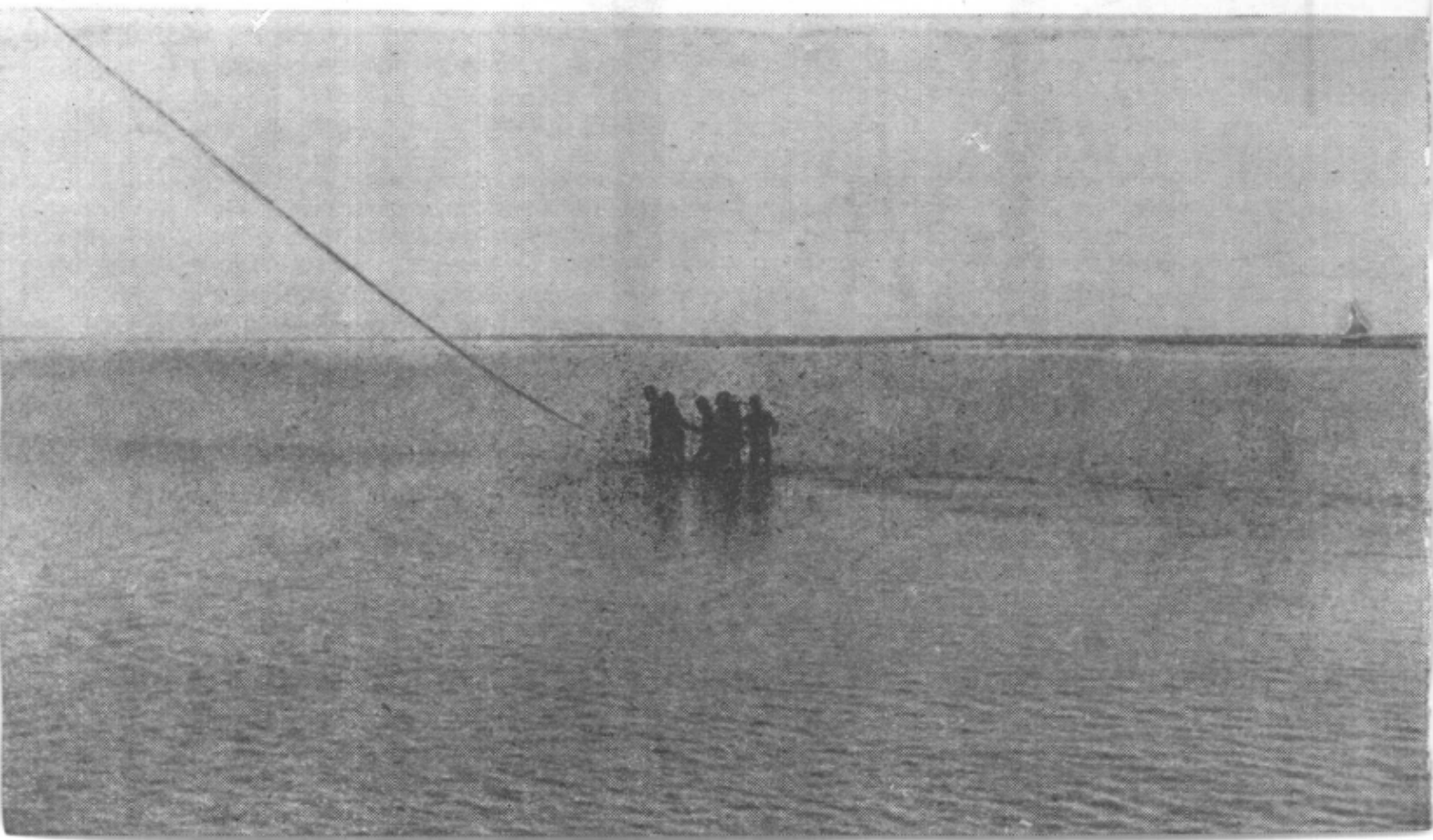


左边是黑旗軍使用的
武器之一——双手
带。右边是僧格林
沁洋槍队所使用的
英国造洋槍。



黑旗軍撤退后，僧格林沁屠洗了上百的村庄，岳庄附近九聖三义庙里一塊明万历年間庙碑也被砸成三段了，因为那碑文上有几个姓宋的。

白蓮教五大旗和黑旗軍撤退后每每退入黄河水套地带潜藏。
这是調查組由寿張去鄆城途中所見的黄河。



前 記

一九五一年七月，“武訓历史調查記”發表后，广大讀者群众对于和武訓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激起了無限热爱。許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軍的英勇事迹，許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来表現他們的历史。九月初，在周揚、邓拓、李进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詩”創作組成立了。当时参加的人有馬少波、虞棘、黃芝崗、錢宏、賈霽、范鈞宏……諸同志和我。我是从上海赶来参加这工作的，便以两个月的時間，对当时所已搜集的資料做了初步的研究、整理工作，把宋景詩及其黑旗軍以及白蓮教五大旗整个革命活动編排了一个約七万字的大事記。根据这些資料，举行了几次座談会，邀請在京的历史学家們出席指导，帮助我們研究、解决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問題。十一月間原打算出發到山东进行調查的，但文艺整風接着“三反”，一連两个运动把我們計劃推迟了。到1952年3月，我們准备出發时，創作組的同志們除了賈霽和我，又都因公、因病抽不得身；于是又調兵遣将，由阿甲、賈霽、翁偶虹、景孤血、吳南青、祁兆良、吳青、郑白濤、栗小鍊等同志和我重新組成一个“宋景詩历史調查組”。于三月中出發，前往平原（今山东）聊城专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調查。王燕飞同志以平原省文联的主人身份也参加了調查組。我們以崗屯（~~宋景詩~~宋景詩家乡和黑旗軍的大本營所在地）和柳林（反动地主的頑強堡垒）为中心，用了三分之一時間，分成两个組到四个組，調查了八達兩大集鎮周圍

的五十余村庄。然后分成两队，以二分之一的时间，分别調查了堂邑、冠县、莘县、聊城、清平、临清、館陶八县所屬的百余村庄。最后两队会合，回到荷澤专区，調查了歼灭僧格林沁的曹州大战所在地高楼寨周圍的十个村庄。总计調查了八个县，一百六十三个村鎮，七百二十四位老人，記錄了原始談話材料（除重复外）約十八万字。五月半返京，調查組一部分同志以两个月时间对这十八万字材料进行了分題整理工作。这时中国戏曲研究院資料室同志們在黄芝崗、杜穎陶二同志指导下，已經把所搜集的三十余万字的历史資料都制成了卡片，这不仅仅便利了我們的研究工作，而且給予我們以極大的鼓舞。面对着这来自两个方面的丰富的資料，我們不由地起了一个頗不自量的念头：想在創作戏剧与电影之前，深入而細致地研究一下这全部資料，互相結合、參照着，先写出一部“宋景詩历史調查研究报告”来。我們以为經過这样系統的研究，戏剧和电影的創作才能有保証。这就是关于本書的最初的一个計劃。

但戏剧和电影的創作，都在生产任务的催逼下，迫不及待地要求出籠了。于是人員星散，分头編写剧本去了，調查組再也無从集合。我虽然在十月間写了一篇題为“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文章，作为这本書的一个提要發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不过是对广大讀者迫切要求的一个簡要的答复。（附帶說一句，这篇文章中有若干論断，根据現在研究結果看起来，是有錯誤的。）而这本書的本身計劃却擱淺了，而且一擱就是四、五年。但四、五年来，这个未完成的計劃，对我又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負擔。

首先，我們最初之所以敢于有这个念头，也是因为我們所調查到的历史材料，远远超出于我們所估計的、也超出于我們創作

所能容納的那么丰富。这些史料不仅提供了很多的文艺創作的素材，它对于近百年来农民革命运动历史也提供了許多可宝贵的、也較为翔实的資料。它是农民群众以鮮血写下的历史財富，它不應該作为少数人的私藏，更不應該长期塵封在我的案头。

其次，“武訓历史調查記”中有关宋景詩历史的部分，其材料主要来源是得之人民的傳說；但其后出版的、發表的一些有关宋景詩和黑旗軍历史的著述，大抵是根据清政府以及官僚、地主們所修官書材料进行探討、編纂的。对于这些史料，許多讀者正和我們調查組同志們在出發以前一样，是存在有怀疑的。其主要問題就是宋景詩的投降。宋景詩投降胜保这一事实，其具体情况异常复杂，其經過又極其迂迴曲折，仅仅根据这些史料（尤其是根据其中一部分）是很难判断其真偽的。据我們对宋景詩和黑旗軍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的調查結果来看，認為它自始至終是个假投降。但如果不公布这些調查結果，又如何能够为宋景詩及其黑旗軍洗清这些历史呢？

最后，京剧“宋景詩”的創作沒有获得預期的成功，电影“宋景詩”也多灾多难，迟迟未能問世，（感謝导演的努力，在这本書出版的时候，大約总可以出世了。）推究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迟于創作工作有关的。我也随时总想亡羊补牢。

在这三重負擔之下，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我异常吃力地把它勉强写了出来。調查組同志早經星散了，讓我独自担負这个任务，自然吃力得很。資料虽然很多，到应用起来又嫌其不够；更由于自己对历史这門學問是門外汉，对于这些資料缺乏分析能力，使用起来自难得心应手，勉强連綴成篇，自然說不上什么研究了。为了名副其实，我把它題名为“宋景詩历史調查記”。

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吃了不少不自量力之苦。在叙述的范围上，首先碰到难题。黑旗军先后两次起义，都与白莲教起义密切相关，要说清楚黑旗军历史，就得先弄清楚白莲教历史；同样的理由，也得深入研究一下黑旗军与捻军、太平军的关系；敌人方面特别是胜保的历史也应该加以研究。……我也曾企图这样做，但力有所不逮。资料掌握得还不够，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更不够。因此，叙述的面虽广，内容不够充实。有些章节，如关于张锡珠的再起义，只是综合复述官书记载；有些重要关节，如宋景诗黑旗军参加捻军以后的历史，只好留下空白；有些问题，如宋景诗在归化城的活动，只好悬而不决，暂作为附录存疑。——这些地方只有请求历史学家和读者补充、校正。

在史料的去伪存真工作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对于农民传说中明显的错误和一些落后的看法，我是知道舍弃的，但有若干史料我不敢随便扔去，因为我相信“宁滥毋缺”，所以有时不免臃杂。官书和半官书中宋景诗材料最多的是“山东军兴纪略”、“剿平捻匪方略”、“东华续录”、“清穆宗实录”等几部，但它们之间记载各有分歧，有时颇难判断。我以为“山东军兴纪略”虽然是丁宝楨幕僚所编纂，但它除了对于丁宝楨的歌颂每每夸张失实以外，较之其他几部书还是比较翔实的，因之在引用官方材料时以它为主，而参考其余。我所引用，错误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更希望读者、史家加以教正。

但我之所以敢于将这本书付印者，因为它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构成本书的最最主要部分的农民传说材料。它的本身是极其丰富、无比真实而生动的一部历史。他们——这些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耄耋的老人，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

許多偽造和錯誤，許多被掩飾、閹割的歷史也由它得到了補充，若干死材料也由它而變成活的歷史，很多看來無意義的事件因之得到了說明，一些疑難問題也因之得到了解答。沒有他們，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真實歷史勢必湮沒，他們是農民歷史的保護者，也是農民們自己的歷史家。而他們是如此忠实地保存這些史料的：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目睹，但代代相傳，大都還保持最初傳說者原有的內容。他們要末不說，凡說必有所本，不粉飾，不臆造，不誇張，更不隱諱；他們甚至於保持了最初傳說者原有的語句、語法和語氣，因而也保持了一定的歷史風貌。這更是死的歷史書本所難以保存的，我不能不在此向這群老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福。

在調查工作中，如果沒有當地黨委和政府機關的全力協助（還有他們的殷切的接待），我們的調查任務是根本無法完成的。我們此刻不能不想起聊城地委會和專署、荷澤地委會的許多同志們，特別是王維群、馬景漢、張新村、司洛路、周海舟、李秀諸同志，是他們保證了我們調查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也不能不想起堂邑、莘縣、冠縣、館陶、臨清、聊城、清平、荷澤各縣以及其各區的負責同志們具體的幫助。當然，我們更忘不了一百多村莊的村幹部們，是他們為我們邀請群眾出席，誘導群眾發言，才得以挖掘出這些珍貴史料的，更不要說對我們生活的安排了。——想起了他們，是難用語言表達出感謝之忱的。

自從本書的提要發表以來，直到這本書寫成，曾得到許多同志的大力幫助。西安的李靜慈同志特地為本書寫了一篇資料；呼和浩特的榮祥同志和北京的吳高明同志為我們提供了宋景詩在歸化城活動的線索；北京王利器同志親自為我抄錄資料；提要發表後好多讀者來信指出文章中的錯誤；榮孟源同志對於這本

書的写成更給予我極大的帮助和鼓励；在此對他們表示我深切的感謝！

我最后要感謝前边所提到的，指导、参加、协助过这一工作的許多同志。不仅止這本書，連同电影和京戏的剧本，都是因為他們的指导和协助才得以完成的。我还要感謝調查組的全体同志，他們不仅在整理資料工作中為這本書打好了基础，對本書的初稿又提了許多寶貴意見，使它在出版之前，就得到修改訂正的机会。

.....

停住吧，我不該在這兒寫我的感謝信。但我的意思是想說明，這本書不是我個人的著作，它是上千人所集体創造出來的。

陈 白 塵 1957年4月1日北京。

目 录

前 記	
第 一 章	魯西农民的抗粮运动 1
第 二 章	宋景詩 13
第 三 章	劫牢反獄——魯西农民起义的信号 24
第 四 章	魯西农民大起义 33
第 五 章	白蓮教及其五大旗 45
第 六 章	五大旗与清軍的战斗 59
第 七 章	边打边談 71
第 八 章	“招撫”真相 85
第 九 章	魯西农民再起义 96
第 十 章	宋景詩在河南、陝西 107
第十一章	黑旗軍第二次起义以前 119
第十二章	黑旗軍与地主民团的斗争 130
第十三章	黑旗軍的抗清战争(上) 152
第十四章	黑旗軍的抗清战争(下) 166
第十五章	魯西人民的子弟兵 180
第十六章	“黑旗走了!” 194
第十七章	曹州大战与宋景詩的下落 210
附 录 一:	黑旗人物志 226
附 录 二:	有关宋景詩历史的歌謠与戏曲 260
附 录 三:	关于赵老同与宋景詩 265
附 录 四:	宋景詩历史調查組采訪地名、人名录 270
附 录 五:	本書参考、引用書目 279

第一章 魯西农民的抗粮运动

公元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山东西部农民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开始是由邱县及莘县等处白莲教领导，故当时官方文字记载称之为“邱、莘教匪”。宋景诗的黑旗军，便是白莲教起义军中五大旗之一，虽然他自己不是白莲教徒。

鲁西农民起义之前，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趋向低潮时期。太平天国这时在军事上由防御地位逐渐陷入被困之境：忠王李秀成虽在太平天国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春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张国梁、和春败死，天京五次解围，并乘胜进取苏、常，攻上海，但被英国和法国侵略者所组织的洋枪队及黄浦江中军舰所阻；十一年春又围攻曾国藩于祁门，经江西入湖北，接收起义民兵三十万人，一时声势大振，但两征军又被扼于江西。英王陈玉成从太平天国十年冬起，攻安徽定远、六安、寿州、舒城，约合捻军大战于桐城之挂车河，十一年又克复湖北黄州、德安、孝感、黄陂、黄梅，进军武汉，一再谋解安庆之围，但安庆始终被困在湘军的重围之中。翼王石达开早在太平天国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末引数十万大军西去，此刻转战于广西、贵州，军事战局无补。

而英、法联军在清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七月大沽、天津，继入北京焚圆明园，清廷屈服，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

战争結束。英、法、美侵略者既从清政府手中攫得了掠夺权益，便对它变打击而为拉攏、支持，对太平天国則一变其伪装的中立而进行武装干涉。汉族地主阶级曾国藩、李鴻章之流汉奸劊子手們，一面从清政府手中爭取到屠杀革命人民的大权，如曾国藩在十一年之被授为两江总督，并命为欽差大臣；一面早在清政府之先，就已获得英、法等国侵略武装的“助剿”。外国强盜、清政府、汉族地主向革命进攻的三角联盟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形势便日益險恶。

但在这同时，安徽的捻軍則向山东發展：太平天国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冬，大败清欽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于山东巨野；十一年又三度进攻山东，正月間败僧格林沁于菏泽，二月再败之于汶上，圍泰安，进逼济南。黄河以北震动。在山东境内，十一年初習文教起于鄒县，长槍会倪和尚等进攻曹州。这都給予行将起义的魯西农民以極大的鼓舞和有利的条件。此外，咸丰十年八月清咸丰帝奕詝的倉皇出京，逃往热河，清廷一度大混乱。这对于接近“畿輔”的魯西地区的农民，也必然發生一定的心理影响。

二

魯西农民爆發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天灾人禍，民不聊生。当我们向聊城地区的农民們調查白蓮教和宋景詩起义原因时，都异口同声地說：“活不下去了”，“被穷逼反了的”，“被官逼反了的”。

先說人禍。这首先是地丁和漕粮的沉重負担：

地丁是按銀两繳納的。銀价日高，农民繳納地丁銀就無形增加。曾国藩在“备陈民間疾苦疏”里說：“銀价太昂，錢粮难納。

昔日两銀換錢一千，……今日两銀換錢二千。……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这每两銀子換錢二千，还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的合价。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銀子一两已經合錢四千七百文。魯西的情况据夫人嵒李四德、孔里庄及清水鎮农民說：“开头是一两銀子值二千制錢，以后是二千五、三千、四千……”了。这就不止“暗加一倍”，而是三倍以上。除了曾國藩所說的“暗加”之外，还有一种公开合法的“明加”，那就是銀与錢的折价，在官府征收地丁时，又要高出市价。比如道光二十五年一两銀市价換錢約二千二三百文，而官府則折合到二千八九百文。这种公开的掠夺，叫做“浮收”。据“山东通志”卷八十一“田賦”篇說：“山东銀价每两二千七百余文”，而“黃县折京錢三千四百文”。“宁海洲每一两折收京錢四千二百，諸城折四千二百六十。”浮收高达二分之一以上。并說这种浮收是“有加無已”的：“此任一加，后有賢者，亦必不复减；不賢者，更照增。官之获利，只在莅任之数年；民之受困，即数十百年而未有已。”另外还有耗羨、火耗、平余等等名目，所謂一两銀，实际上每每征到一两五六錢。这也是“明加”。

漕粮的征收情况据“山东通志”說：“漕粮浮收，其弊与地丁等。东漕……分正兌、改兌，……正兌米每石加耗二斗五升；改兌加耗一斗七升，俱随正起發，麦豆之耗与米同。”这种“耗”是公开的、“正規”的附加。另外还有“斛尖样盘，名目繁多。”“官斗外，輒浮收数升，借看認米色，立样盘，縱容蠹役恣剝削。”而对于繳納零星升斗的貧农，这些“蠹役”更肆無忌憚了。据梁水鎮农民崔贊勤說，他母亲告訴过他：“梁水鎮上有个姓任的，博平印庄人。是征收漕粮的‘掌称’。繳粮不够一斗的叫‘挖升子’。他这个‘挖升子’对穷人可毒辣！三斗粮食还不够他三升挖的。”这

就更普遍地反映出一般貧农所受的殘酷剝削。后来漕米又折現錢，叫“折漕”。到咸丰十一年，就是魯西农民起义的那一年，山东巡撫譚廷襄把折漕定了章程：“每米一石，折收京錢十二千。”“山东通志”又說：“至折漕定制，而弊益滋！”“收合市价增数倍！”

地丁的“暗加”是三倍，“明加”又約一倍。交漕粮，也約加一倍，而变成“折漕”，又是“增数倍”。在这样“合法”的苛征暴斂之下的农民，便只好如此慨嘆說：“地也不要种了，横竖种了地还不够交錢粮的。”（沙鎮赵連登）但不种地也不中用，錢粮还得完。否則，那被称做“罗伞”的催粮官差就来了，这又是一重灾难。聊城的老人朱振才說：“罗伞进门先吃飯，临走要拿錢。——三吊五吊不等。应酬不好，就用鎖炼拿，扣在牢里，錢粮还得照样完。”临清聞玉良說：“那时欠粮的穷人多，因此是动不动就給鎖去的。”

其次，还有新增加的捐稅：

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和捻軍进行反革命战争，对外国侵略者則签定卖国条約，賠償巨款，这自然要引起严重的財政困难。而弥补之法，就是增加捐稅。捐稅名目繁多，这里只举一个有关的例子：“山东通志”卷八十一“田賦”中供認：“咸丰間，僧（格林沁）忠亲王剿捻，山东始权宜派征团練經費。”沙鎮赵連登說：“起义那时官家要增加‘小粮’，是在錢粮之外的一种附加。”僧格林沁是咸丰十年十月才担任“督办剿捻軍务”的，赵連登所說的“小粮”，估計正是僧格林沁所强加于山东人民头上的团練費。所以赵連登并說：“由于抗小粮，宋景詩就領着农民起义了。”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地主的剝削：

地主們首先是利用农民所遭遇的一切灾难来掠夺土地。当时由于天灾人禍、物价騰貴，据西汪村孙开敬和崔庄王起隆說：

“当时盐价是四十八文一斤，紅高粱二百一斗，白高粱六百一斗；而一头犍牛要二十七吊，騾子要一百吊。”农民由于破产，紛紛抛售上地，地价便被地主压得很低。王起隆說：当时“最好的地不过值五六吊一亩。”孙开敬說：“大粮地每亩也只值十吊八吊。”于是地主們伸手掠夺了：柳林常来斌說：“柳林地主楊鳴謙的父亲楊老庆，开了一升全兴隆錢鋪。一年鬧旱灾，有人向他卖地，他看都不看，給了錢就写字据。”其次是用高利貸盘剥，盘剥的結果，也是掠夺了土地。王起隆說：“那时利息是大三分。”孙开敬說：“这是喝穷人的血！”但“穷人借錢还很困难，”东杏庄魏延年說：“死了人就更难了。托人向地主借錢买棺材，地主会假說沒錢，要向別人轉借，这样你得出高利，当年本利归还。遇到好年，还了本利，一年白干；荒年还不了債，地主就收你的地。”这就造成土地的大量集中。据調查：楊鳴謙有地二十多頃；范寨地主范景唐有地十二頃；宋小屯地主馬景三有地四十頃；后幞头地主馮家有地四十頃，单是他的住宅馮家樓院就占地六十亩；崗屯地主高家有地三十几頃，占全村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以上。……所以夫人砦的李四德說：“那时好地都归了紳士富戶，貧农只有种沙碱地了。”

至于对佃农的剝削，据調查，在柳林一带的情况是这样：“比方地主有五十亩地，佃給人种，种籽肥料归地主，收了庄稼种地的分十五亩，地主分三十五亩（三七分）。如果种的是棉花，赶收不了，再雇人摘花，这雇人的錢还得佃戶自己出。”而一般雇农，更加困苦。据孙开敬說：“长工一年十来吊，管飯，小活不值錢，三吊两吊的。短工每天二百錢，不管飯。”而零碎活更不用說了，楊坎楊書佩說：“摘棉花每斤一个制錢。”宋景詩所曾做过的一种軋花工作据胡堂老人說：是“每斤五个制錢，一天不过軋上七八

斤。”

被剝削得赤貧的農民便只好撿草、撿糞了。魏延年說：“窮人沒活路，就以撿糞為生。撿了去賣；撿不着，就得挨餓。”但呂庄呂養堂說：“地主厲害着哩，撿他一泡糞也不行！”撿草的情況也相似，界牌楊廣和舉過一個例子說：“柳林地主趙老篤，一次抓到一個在他地里撿干葉子的。他寫上‘剝皮抽筋，立即處死’八個大字，就送到縣里去了。”當然，貧農們最後一條路便是逃荒要飯了。魏延年給我們描繪了悲慘的討飯生活說：“討飯也不容易。過年最難。地主好戶不過‘破五’——正月初五不給討飯的。能走動的遠處去要，可是窮得沒褲子穿，鞋也得用繩綁着。冬天要飯到了好戶門口，冷得抱着門框打戰，門都給弄得亂響。”

但農民們即使在这种狀況下，也並沒有馬上“挺而走險”，進行起義。他們還在找尋“苟延殘喘”的退路。

，退路不外這几种：一是販私鹽。據調查，在後來起義的農民隊伍里，被官家稱之為“鹽梟”的私鹽販，占有很大的數字。相傳宋景詩本人就曾販賣過私鹽。但這是經常冒着危險的“犯法”行當，輕則坐牢，重則喪命。

一種是“哄花”。所謂“哄花”，便是在下霜以後，大伙兒到地主棉花地里摘取剩餘的殘花。這是堂邑、館陶、冠縣一帶產棉區里貧農們季節性的謀“生”方法之一。孔里庄孔繁亮說：“三十畝地能撿二十斤花。”但“要起五更去。”可是“地主備有看花的，騎着馬不准哄，馬‘趟’着人也不管。”孫開敬說：“那時好戶雇人看花，不准窮人哄。後來興了‘花會’哄花要罰。”

這些退路，自然並非活路，但是被迫地更接近革命的道路了。

再說天災。“山東通志”卷八十五“荒政”載，山東境內自咸

丰七年起，到魯西农民起义的咸丰十一年，是灾荒連年：“七年，临清等十三州县、德州等二衛風、雹、旱灾，荷澤等十九州县、临清等三衛水灾。八年，临清等六十二州县被灾。九年，临清等四十六州县水、旱灾，荷澤、濮州、范县、陽谷、寿張、东阿、东平、东昌衛水灾。十年，临清等五十七州县水、旱、虫、雹灾。十一年，临清等四十八州县并德州等四衛被灾。”就是說一連五年，全省半数以上州县都連遭灾荒。而临清一带正是这次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五年里更是灾荒不断。魯西起义地区各县县志里也有証明。“临清县志”說：“咸丰七年，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飢。……八年三月，大飢，人食麦苗，大疫。”“莘县县志”說：“咸丰八年，黄風……拔木掀屋。”“冠县县志”說：“咸丰十年冬，岁飢。”……在我們所調查的地区，农民們都說：起义那时候是歉年。而且說，正是因为鬧灾荒才被逼反了的。莘县燕甸的寶松成說：“当时多是歉年，一亩地收一斗麦子就是好的，淨是吃糠咽菜罢了。”

魯西农民在豪紳地主与貪官污吏联合剝削与压榨之下，在連年灾荒的威胁之下，被打进悲慘黑暗的人間地獄，革命已成为农民們普遍而迫切的要求，只缺少一个点燃革命的火种了。

三

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冬，山东农民掀起了遍及全省的抗粮运动。

王先謙編的“东华續录”咸丰十年中有一段关于抗粮情况的招供：“文煜奏，（山）东省現办錢漕情形一折，据称：平原东乡刁民聚众携械逼城放槍，以筹团費为名，抗納漕米。莘县各里庄民傳单，糾結盐梟，携带槍炮来城。該县带役出城曉諭，竟敢放槍抗拒，以致互有杀伤。館陶、冠县、堂邑等县，亦分送傳单，聚众

抗欠錢漕。……現在東省只登州未據報有抗糧情弊，其餘九府二直隸州，錢漕多半延抗等語。……”這裡所說的莘縣十年十月抗糧情況，“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二有較詳細的記載：“莘縣西南民團王狗、焦建中等千餘，合鹽匪楊庚寅、延玉會等五百餘，以求減漕詣縣。知縣繆玉書率勇役出城撫諭之，鄉民奔散，而玉會等大呼縱槍，斫傷勇役，奪門欲入。玉書遮擊之，斬四級，禽玉會等八，……梟玉會。……二十日，（王）狗等三四百人釋兵徒手至南城下，玉書再出，乃庚寅等數百人，潛縫北城入，……玉書為城南狗等牽裾不得回，……環城走，三四百人嬉笑詈罵，或前或后從之，城匪焚署縱囚。……”同一卷里記同一月樂陵的抗糧的情況說：“孫清沂等率眾入城入署，脅知縣杜園出示減漕。團民入內室取印自印之，哄然鼓掌而散。於是陵縣、臨邑、德平、德州，在處民團滋鬧，如出一轍。”同卷又記載武定府惠民、青城、陽信、海豐等八縣情況說：“本年下忙開征，愚民抗欠錢漕，……糧差地保所到之處，鳴鑼聚眾，捆毆差保。……或則一日之間，糾眾萬千，担糠負稗入城，塞署哄堂，不加耗腳，逼官收納。……各縣情形不一，而蓄意聚眾抗糧，則無二致。”〔一〕抗糧運動如火如荼，已燒遍了山東全省。

在魯西一帶，正如“東華續錄”所說：除“莘縣各里庄民傳單”抗糧外，“館陶、冠縣、堂邑等縣，亦分送傳單，聚眾抗欠錢漕。”“冠縣縣志”也說：“咸豐十年冬，歲飢，鄉民聚眾抗官鬧漕。”同樣卷進了抗糧鬥爭。

堂邑、冠縣一帶的抗糧運動，據傳是起於大小糧之爭。李四德說：“宋景詩起手前，先爭大小糧。”柳林楊光炬說：“宋景詩打仗，是因為大小糧問題。”后王二砦農民們說：“是因為大糧地，小糧地完糧不公。”其它很多地方農民的說法也大致相同。所謂大

小糧，蕭集蕭鴻飛、孔里庄許多農民以及李四德都說是：“大糧是好地，每畝納四百錢；小糧是壞地，納一百錢。”〔二〕而“好地都是富戶紳士的，沙碱地全是貧農種着。”比如孔里庄農民所舉的具体例子：“柳林地最富，淨是花窩（棉花地），范寨也淨是好地，崗屯也富。都是好戶的。咱這邊（孔里庄）窮人多，淨是沙窩，碱地。”但地主們却異想天開，“要叫小糧納大糧的錢。”（楊光炬）而據后王二砦張子明說：“完糧的總數是有一定的，這就等於減輕大糧，加重了小糧。”因此，正如孔里庄農民所說的，是“地主把小糧鼓搗成大糧，大糧就成了小糧了。”這是地主嫁禍于農民的詭計，當時農民當然反對。但“窮人不願意也不行，打官司打不過地主。”（李四德）因為“縣官听了地主的話，說不這樣繳就抓到縣里關起來。”（劉乃善）而事實上大家已經活不下去了，“這樣出簽子向窮人催，也還是繳不上。”（后王二砦老人們）農民們真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

但是沙鎮趙連登對“小糧”的解釋與眾不同，如前所引的：“起義那時官家要增加小糧，是在錢糧之外的一種附加。”我們以為趙連登所說的“小糧”就是僧格林沁所派征的團練費，因為是隨糧附加，他稱之為“小糧”。與堂邑、冠縣所說的“小糧”含義不同。但堂邑、冠縣所謂的大糧納四百錢，小糧納一百錢，這所納的估計也就是僧格林沁所派征的團練費。因此，這兩說是可以統一的：所謂大小糧之爭，就是派征附加團練費時，沒有按照原有大小糧的比例征收所引起的鬥爭。

這一官僚地主勾結起來，嫁禍于貧苦農民的陰謀，被揭露以後，惱怒了慣愛抱打不平的宋景詩。劉乃善說：“當時街上人紛紛議論，宋景詩正在賣豆腐，听到了，就說：‘大家不要完！’”后王二砦的人說：“宋景詩和親友談起這件事，說：‘這不行！我們完

不起！’完不起粮的都到宋景詩这边来了。”南野庄陈桂林說：“宋景詩在冠县給好戶护院，有天跟东家到县里去商量事。县官和一些举人秀才等好戶談大粮小粮平均的事，宋認為不合理，这样办穷人更活不了，便在旁插了一句話：‘不行！太不公平了！’當場被县官痛罵了一頓。宋气坏了，回来后就不干护院的事了！”

“完不起粮的都到宋景詩这边来了”，大家便要求宋景詩拿办法。赵連登說：“宋景詩就率領着大家到县官那里去要求免交，地也不要种了，因为种了地还不够繳錢粮的。宋景詩带着男女老少，扛着木鋤、鋤头、鉄鍬……去了。县官看見大家这样，就答应不繳小粮。大家說：‘凭什么呢？你答应了，别的县官来又要，怎么办？’县官說：‘立碑为記罢’。碑是立了，立在堂邑县城〔三〕。可是后来官家还是要小粮。还派军队来抓宋景詩。宋跑走，就起义了。”〔四〕王道符也証明說：“是宋景詩領着大伙抗納皇粮的。”戴灣的刘鎮长也說：“宋景詩是抗皇粮起的手。”堂邑、冠县一带农民一提起抗粮，都异口同声的說：“是宋景詩領的头。”

但由于县官的背信弃义，不仅不承認免粮，而且派兵来抓宋景詩，这就逼得抗粮的农民不得不“反”了。崗屯一带的农民都說：“宋景詩是被逼得反起来的。”抗粮运动开始于咸丰十年冬，到了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春天，抗粮运动發展扩大，便爆發为魯西农民大起义。

四

在遍及山东全省的抗粮运动之外，堂邑、館陶和冠县的部分地区还有它地方性的特有的一种斗争，这就是“哄花”。“哄花”既是貧苦农民在無以为生状况之下求生的方法之一，它在产棉

地区收棉时节，便成为經常發生的斗争。

斗争的引起，是由于“好户雇人看花，不准穷人哄花。”孙开敬又说：“后来兴了‘花会’，哄花要罚。”这种专门替地主禁止哄花的“花会”组织，据南馆陶老人焦某说：“当时地主富农是范寨带头，专门组织团体打哄花的。”范寨在堂邑柳林之南，地距南馆陶约六十里，都已闻名，可见这一斗争的剧烈。据调查，当时柳林一带花窝地区是“花会”林立，连杨坟那样的小村庄也“成立了花会，限制穷人哄花。”（潘庄汪政委调查）杨培发的母亲说：“杨二马鞭（即杨殿乙）原与柳林杨团长（鸣谦）是盟兄弟，就因为杨二马鞭到柳林地里来哄花，杨团长不让，两人就‘拔香’——绝交了。”由于“花会”里“看花的骑着马不准哄，马趟着人也不管，”哄花的农民们也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堽垌吕作周说：“夏庄有两个女的，会骑马，马到那兒，后面大伙拾花的就拾到那兒。她们是保护穷人的。”这样，哄花的与花会之间就经常发生冲突，不断产生打人、杀人事件。

普遍传说着的一次哄花斗争，则是王占基事件。柳林常来斌、倪屯倪瞻云、塔头刘吉美、陈楼张乃善等人都说：“杨坟的人去潘庄哄花，被潘庄的人打了。王占基是杨坟的人，气愤不平，便去找潘庄地主的人去打架，打死了人，被抓到县里判了刑。”但南馆陶焦某、潘庄汪政委的调查以及张庄王敬文等则这样说：“杨坟富，潘庄穷，潘庄到杨坟去哄花，打了杨坟的人，杨坟的地主杨老恒请出王占基来对付，——因为潘庄很多人都是王占基的徒弟。但潘庄有个外来的河南人杨庆奎，偏偏不认识王占基，先动起手来，被王占基一枪戳死。王占基和杨老恒都因此入了狱。”

这次事件之所以被大家大肆渲染，是由于王占基和宋景诗

原先是朋友，和黑旗軍的二師楊殿乙又同是楊垠人，後來王占基出獄又是宋景詩救出來的。而因此，郭庄李炳發甚至說：“館陶的潘庄和楊垠鬧哄花，引起了宋景詩的反。”南館陶的老人們也全把宋景詩黑旗“造反”的原因，都歸之于哄花事件，或歸之于宋景詩要搭救王占基。——這當然都是誤解〔五〕。

哄花是局部地區季節性的鬥爭，它和販私鹽等等鬥爭一樣，最後都匯合到魯西農民革命的主流——抗糧運動里來，共同爆發了魯西農民大起義。

〔一〕莘縣、樂陵及武定府三段抗糧情況的引文，都見于“山東軍興紀略”卷二十二之中“團匪二”中。所謂“團匪”，是指“團練辦理不善，流而為匪”之意。這就是說：某些團練曾被廣大農民所掌握，做過許多對人民、對革命有益的事。因此引文中所有“民團”、“團民”，是與一般地主所辦的“民團”有別的。

〔二〕大糧與小糧納錢數字傳說不一，也有說是五百與三百的，或說是二百與一百的，不等。

〔三〕宋景詩率眾進城抗糧，有的說是在堂邑，有的說在冠縣。宋籍隸堂邑，應以堂邑為是。但宋家在小劉賈庄，與冠縣接壤，他又常在冠縣工作，而後來劫牢反獄又是在冠縣，故也可能是在冠縣。

〔四〕這裡是說宋景詩逃走了。但有許多農民說，宋景詩當時被抓去關在牢里了，後來是朋友們劫牢反獄救他出來的。按一般傳說，劫牢反獄是宋景詩領的头，這次當然沒有被捕。宋景詩曾經進過獄，那是在前。

〔五〕說宋景詩起義是由于救王占基，在地主修的“臨清縣志”里也有記載：“宋……與館陶縣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禁獄，宋與死黨十八人劫獄，官捕之急，遂……為盜……繼揭竿而起，號黑旗軍。”但宋劫獄既在冠縣，更非為王占基。而王占基在館陶被救出獄以後，反去投案自首，也根本沒參加起義。

第二章 宋 景 詩

一

宋景詩是山东省东昌府堂邑县小刘貫庄人。这是各县各村庄农民所一致肯定的。小刘貫庄在堂邑城西北約五十里，其西北約三里有個大鎮，叫崗屯。“清平县志”說他是閩家屯人，指的就是崗屯；“山东軍兴紀略”和“临清县志”說是小李官庄人，这就是小刘貫庄的別名；“曲周县志”說宋家小屯人，則由于他姓宋所誤會。

宋景詩原籍是山西洪洞县老鸛窩。西杏庄許瑞行說：“約在明朝，朝廷强迫山西人民向山东移民，就把老鸛窩一带貧农迁徙过来。宋家两兄弟，叫宋金、宋銀，就是那时搬到堂邑的。”据調查那时迁移到山东来的人很多，比如范寨地主范景唐，以及現在朝城張魯集的許多农民，他們的家譜上都說原籍是洪洞县老鸛窩。

岳庄岳振权等人都說：“宋家先住在堂邑譚二砦。”小刘貫庄的王道符說：“宋家是由譚二砦搬来的，那里原来只有四家人，譚、馬、苏、宋，全是貧戶。”

据宋景詩的侄孙——赵郎寨的宋克义和杏庄的宋克江說：“宋景詩祖父叫宋世登，四个兒子，景詩父亲行三，叫宋×度。景詩兄弟三人，二弟叫景礼，三弟叫景書。”由于宋景詩被农民們称为大帅，所以景礼被称为二帅，景書称为三帅。景書又被称为宋三太保；因为他好說話，又叫做宋三知了。

宋景詩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后山上王富龙說：“宋景詩姐姐許給后山上王家。”辛庄卢敬典說：“宋景詩姐夫叫刘廷华，大辛庄人。”宋克义說：“宋景詩的妹妹后来也被官兵給抓去了。”

宋景詩母亲是張氏。許村邢金龙說：“宋景詩母亲乔庄人，是張崇德的姑母。”張崇德是黑旗大将，渾名叫“狼头罐”。“山东軍兴紀略”也称宋景詩之母为“宋張氏”。

宋克义說：“宋景詩有一个姑母，后来也被逮去了。”一般农民都說楊殿乙和宋景詩是表兄弟，“山东軍兴紀略”說官家捕到楊殿乙的母亲是“楊宋氏”。当是宋景詩的姑母。

宋景詩的妻子，大家都一致的說是姓霍，东汪村的人。西汪村的卢連江說：“黄五給宋景詩說的亲，說的东汪村霍家的姑娘，就是黄五的小姨子。”崗屯許繼紹并說她：“好本事，会打仗。宋景詩失敗后，她跟他一起走了。”但东汪村的全村老人——都姓霍，对这件事至今还有很大的顧慮，閉口不談。后来村干們开会，打通思想，才补了一个書面材料說：“宋景詩起义前曾向霍家提过亲事，女家不願意。起义后派人送来一張紅帖，說：‘同意也是娶，不同意也是娶。’是强迫娶去的。”前王二砦李复存談宋景詩的結婚經過說：“宋景詩起义以后才娶的妻。那时霍家姑娘已許給界牌一个有两三頃地的富戶，做媒的人吓唬霍家說：‘大帅要娶你們姑娘，你們答应就通帖換簡，不答应对你們不利。’可是宋景詩并没叫媒人这么說。”但一位也是霍家的老大娘在背后对我们說：“宋景詩的妻子是我們霍家的姑娘，她叫春姐。人挺老实的。有人說宋景詩强娶人，那是沒有的事。”可見所謂强娶，是宋景詩在山东失敗后，东汪村的霍家为了避禍而假造的說詞。另外还有两个旁証：一个是說媒的人是霍家的大女婿黄五，一个是霍春姐的弟弟霍东松、侄兒霍大全都是黑旗的将士，这些情况

都証明了不可能是强娶的。

但“山东軍兴紀略”則說捕杀了宋景詩的一妻（高氏）一妾（馬氏）。所謂高氏，依閻敬銘奏，是宋景詩弟妇，应是宋景書之妻。至于馬氏，在群众中沒有人提起。但在起义前，宋景詩曾娶过妻。宋克义說：“宋景詩有两个兒子，大的叫金祿，十一岁；小的叫金福，九岁；是王氏所生。”这王氏应是宋景詩的前妻。

孔家幪头張德春說：“宋景詩兒子后来改名叫郭八套，当厨子，还到这村做过菜。”不知是否即是金祿或金福。但据山西巡撫派到山东去的坐探明桂同治二年十月稟称：“宋玩，系宋景詩已故胞弟宋景礼之子，年十六七，已过給宋景詩为繼子。”这似乎說宋景詩自己沒有兒子的了。但按中国的風俗習慣講，宋景詩還沒死，也才四十岁，沒有讓已死的宋景礼的兒子过繼給宋景詩为子的道理。再景字輩的下一代都是金字排名，明桂稟不可信。

張魯集的馬仿曾、楊大山說：“宋景詩还有一个女兒，后来流落在張魯集，在楊家当了环，嫁給一个佣人福兒，——奴随主姓，叫楊福林。”

宋景詩父亲那一輩分四房，据宋克义和宋克江兩人說，那其余三房的人是：

宋以度——兒子景良，——孙子金城，改姓了陈。——宋克义和克仁（已死）是金城的兒子。

宋×度——兒子景池。他逃到武城，改名王德貴。

宋×度——兒子景丰，后来逃到临清，也改姓王。——孙子金江。——宋克江和克齡、克魯就是宋金江的兒子。

又据西杏庄許瑞行說，宋景詩还有一个后代在北京狼尾巴胡同开飯館。但北京找不到这条胡同。

“山东軍兴紀略”中記有宋景春，景詩族弟；宋忠昭（或作昭

忠)，景詩族侄。明桂稟中說：“宋魁，……即宋三（景書）之子。”还有一个宋景淑，也該是他族弟。

二

宋景詩生于一八二四年，即清道光四年，甲申。

山东坐探明桂于同治二年稟內称：“宋景詩，年約四十上下。”咸丰十一年胜保奏中所附宋景詩稟帖，据称三十八岁，与明桂所說相符。一般农民都不能肯定宋的生年。孙开敬、潘耕历及胡堂一带农民都說：“宋景詩活到現在（按指一九五二年）該有一百二十多岁到一百三十岁。”惟有前王二砦張連第可說了一句明确的話：“宋景詩是屬猴兒的，比俺爷爷大一岁。——俺爷爷屬雞。”由此我們才断定他的生年是一八二四年，活到一九五二年果然是一百二十九岁。而咸丰十一年正好是三十八岁，同治二年是四十岁了。

宋景詩生长在一个貧农家庭里。从山西洪洞县搬来时是家貧农，住在譚二砦时，也是貧戶。到他自己，据崗屯、小刘貫庄周圍十几个村庄的老人們以及朝城县張魯集（現屬莘县）的楊大山都异口同声說：“宋景詩的家，原是个貧戶。家里有地也不会多。”——有的說三五亩，有的說十来亩。据潘耕历轉述已故老人黃德來說：“他家里共有五六口人，五亩多地，不够吃的。”宋克义說：“宋景詩父亲那一支兒有三四十亩地，宋景詩打拳交朋友就卖了不少，至多剩下十亩地左右。”梅庄的陈庆言說：“宋在小刘貫庄只有两間小屋。”

宋景詩幼年可能讀过两年書，据唯一的材料——張連第說：“他小时候还在小刘貫庄讀过書，我爷爷跟他同学。他跟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常說：‘咱們造反吧，我当头兒。’就把桌子都垒起来

了。”

但他不可能长期讀書下去，因为邓官屯的孙士驥說：“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在邓官屯孙吉煥家扛小活。”而从此他便在农村中轉来轉去地为地主扛活。据許繼紹、杜赵庄杜亭选、夏庄夏来有等証明，他在崗屯、杜赵庄、布寨等村庄都扛过活。——这大概都是他幼年、少年时代的生活。

到了壯年，宋景詩和一般缺少土地的农民一样，除了做庄稼活、种菜园子以外，还干过各式各样的副業。諸如推車、燒窑、打鉄、軋棉花、打棉油，他样样都干过。他也做过小販，卖过豆腐，卖过油醋，卖过蜡，而临清、聊城、堂邑許多村庄的老人們都說他还販賣过私盐。郭庄李炳發說他曾到关外去販过馬。戴灣杜金选說他在临清当过馬队，当过兵。胜保在奏折中也說宋景詩曾在前山东巡撫張亮基部下当过勇〔一〕。

宋景詩和当时魯西一般农民一样，从少年时候起，就酷爱武艺。他在給人扛活的同时，便學習拳脚。但他沒有錢，“是偷着学的，学得很好。”小刘貫庄的王立成說。“偷学到武艺，常到外边去‘踢場子’，（到別人練武場子上去比武）一次叫人家打敗了，回来一說，大家認為給这庄子丢了臉，这才允許宋景詩加入場子練武。宋就拜了老三爷刘厚义为师。”这位老三爷刘厚义后来便成为黑旗軍的老将。这可能是他第一位师父。

据农民傳說宋景詩的师父很多，但他的徒弟也不少。大概他以“武”会友，到处和英雄好汉們比武，敗則拜人为师，胜則收入为徒。这不过是句話罢了，不是什么正式师徒〔二〕。而一生中和他关系最深的师父，是西汪村的孙汝敬。——人称孙老敬。

邓官屯孙士驥說：“宋景詩十来岁时，在邓官屯孙吉煥家扛

活，跟邓官屯五十多人在西汪村跟孙汝敬学过武艺。”小刘貫庄王道符也說：“宋景詩的长槍是跟孙汝敬学的。”冠县西汪村卢連江、孙开敬等說：“孙汝敬是西汪村人，生得上身长，下身短，个兒不大。原来是个好戶，因为收徒弟不要錢，还要供吃喝，沒衣的給衣穿，就将家产花光了，后来成了貧戶。”因为是这样一位师父，扛活的宋景詩才得拜在門下。卢連江等談宋景詩拜师的情况說：“在拜师的那天，孙老敬看宋景詩穿得干淨整齐，就叫自己老婆去找糞义子。宋便說：‘我去。’孙說：‘你这么干淨，干这个不行。’宋景詩馬上褲腿一卷，衣裳一脱，跳进糞池就挑起糞来。——孙老敬这才收他为徒。”

这位孙汝敬老师，不是一位等閑之輩。据卢連江等人說：“孙老敬教的拳叫‘水滸拳’，——就是‘梁山拳’；在外边假称‘紅拳’。因为‘紅拳’是赵匡胤家的，在外边不犯忌。”而后来，他参加了太平軍。

原来太平天国第二批北伐軍黄生才等部队在咸丰四年即公元一八五四年春，攻克山东莘县、冠县，經清水鎮往攻临清，与胜保大战后，曾一度占領临清；后又为胜保所夺，黄生才等便南走李官庄，与胜保再战，退走清水鎮。在清水鎮黄生才等夜襲胜保，“官軍不戒而潰”，又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南退。孙汝敬投太平軍便在这时。太平軍两度經過的清水鎮，离孙汝敬住的西汪村只有三里地，离宋景詩住的小刘貫庄也只有十几里路。

孙士驥等說：“孙老敬是被‘长毛’‘裹’去的。因为他有本事，‘长毛’要他在那边做事。”卢連江、孙开敬等則說：“他在临清被‘长毛’‘裹’走，还‘裹’走他一伙子徒弟。”〔三〕

这伙子徒弟当中有無宋景詩不得而知，但宋景詩也曾去迎接太平軍。据后焦庄王紹武說：“宋景詩在起手之前，有回約了

二三十人到河边去迎接‘长毛’。——那时‘长毛’到了临清。”和孙汝敬投太平軍正是同一時間的事。

对于孙汝敬的下落，卢連江等人說：“后来官兵破了临清，‘长毛’散了。孙汝敬跟着败下来的队伍和他十几个徒弟一同跑到小刘貫庄（即宋景詩所住村庄），停了一夜，又随着零散的队伍走了。从此就再沒回来。临走的时候，徒弟給他磕了一个头，师徒們就算分手了。”那十几个徒弟据說后来“留在小刘貫庄”了。孙士驥說：“孙老敬走后，他的槍——槍杆是鉄的，有拳头那么粗。——大家都不动它。說：‘这是老师的。’孙会摆陣势，但不是八卦教。”〔四〕

在太平軍北伐失敗向南敗退时，毅然“随着零散的队伍走了”的孙汝敬，必然是个革命意志極为坚强的人物。破临清后，孙汝敬不回西汪村而回小刘貫庄，和十几个徒弟磕头分別，显然是有意播下的革命火种。从那十几个徒弟后来都留在小刘貫庄看来，宋景詩可能是其中的一人。即使不是，孙汝敬的思想、行动，也必然对于宋景詩后来的献身革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拜了名师，宋景詩学得一身好武艺，好拳脚。农民們对此不遺余力地加以贊揚：說他“好本領，不要近身，能百步打人。”“耍起两个門枕，单手会接住。”說他能使刀又能使槍，“他打仗时使大刀，有时使春秋刀。”能在馬上耍大刀；扔出大刀，馬向前一窜，接了刀又耍起来。“一二十人貼不到他身边。”而“槍法好，外号一百趟。”“能使左把槍，多少人抵不住他。”甚至說“閩中国就数宋景詩槍法第一，万将难敌。”而这槍法据說是跟孙汝敬学的。連“曲周县志”也說他：“以武技膂力雄一乡。”王韜的“瓮牖余談”更竭力形容他的武艺說：“生平具有絕技，力大过人。屈其臂，数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数十人不能屈。所用飞錘飞鏢無虛發。”

“冠县县志”也說他：“精技击、嫻刀法，有勇惯战，百入敌。”

三

在小刘貫庄及其周圍，对于英雄宋景詩的形象是这样描画的：說他是“大身材，很魁偉，身体很虎实。”“长的四方大臉，明眉大眼。”“臉色黑，額上有顆黑痣。”“大嘴，嘴角搭拉着。”装束是“常穿一身黑衣裳。”当他“从陝西反回来”的时候，把辮子全剪了，留着一匝长头髮。”

据山西巡撫派赴山东的坐探明桂在同治二年十月的手折說宋景詩的外形和装束是：“高身量，額上有高粱大一个黑‘猴子’。身穿兰布大棉袄，兰呢套褲，头戴黑毡帽。”

对宋景詩的性格，农民們都一致地以亲切的口吻說：“好人！性子温柔，好脾气！”“不暴不燥，很仁慈！”“人性不錯，很正直！”“講义气”，“很直爽。”而由于他“性情柔和，不爱講話”，农民們說，他的奶名所以叫“宋丫头”，又叫“宋妞兒”。而另一面，农民們又竭力称赞他說：“是英雄好汉，爱抱打不平。”又說他“性情很强，做事宁折不弯。”而“打起仗来，手有点黑。”

宋景詩性格的两面，是分別对待两种人的。农民們說他对穷人的一面是：“宋景詩爱拉把穷人，”“心眼里头頂爱穷人，”“待穷人可好，”“可待見穷人咧！”另一面对地主是：“宋景詩恨的是地主好戶，”“专跟好戶作对；”“宋景詩的仇人就是好戶，”“专和有么兒的作对。”——而总结一句是：“穷人都說他好，好戶說他孬。”

为了“講义气”、“抱打不平”，宋景詩曾几度被抓进監獄。临清聞玉良說：“有年正鬧灾荒，官差下乡催錢粮，穷人交不起，就把欠粮的穷人鎖了去。宋景詩看見了，出来打抱不平，也給鎖了

去，押在牢里。”临清的另一位老人說：“宋景詩和一些私盐販曾被官家抓去。是他的弟兄們連合了艾老梅把他从堂邑县里救出来的。”崗屯的賈万相說：“宋景詩被关在冠县監獄里”，刘楊林刘乃善、东呂庄楊桂中、張四古庄張英和都說：“宋景詩为了抗粮，被抓进冠县監獄。”呂庄呂浩然則說：“宋景詩早年曾因断道，被告了官，捉到冠县。”后路堂路文显并举出宋景詩在冠县監里几乎餓死，被难友呂文汉救活，因而有結拜的故事。这許多傳說証明宋景詩的入獄不止一次，入獄原因大半都是为了朋友，为了穷人；而出獄也都是得力于朋友們的營救〔五〕。

而由于一再入獄，“抱打不平”的宋景詩的声望更高，成为附近各村庄农民們的救星。因此，当大小粮事件爆發，宋景詩一声号召，“完不起粮的都到宋景詩这边来了”。

但远在抗粮之前，宋景詩似乎已經进行了某些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是在他的两种新職業的掩护之下进行的。

当宋景詩学得一身好武艺之后，有了两种新職業：一种是打拳卖艺。辛集、梁水鎮、柳林、小刘貫庄等三十多村鎮，上百的农民都說：“宋景詩到各处打拳卖艺，教場子，收徒弟。”冠县的毛子堰、白塔集、堂邑的梁水鎮，范寨，梅庄，以及聊城都有着关于宋景詩在当地打拳卖艺的傳說。如在聊城，“每年正月十五日左右，宋景詩都到东門外南边的場子来卖艺。带着几个徒弟，穿着黑衣裳，”和人如何如何比武。又如在梅庄、范寨如何“教人白手夺槍”等等。宋景詩的这种闖蕩江湖的職業，似乎不仅为了糊口。“瓮牖余談”为宋景詩說出了真实目的：“宋景詩每至一处，必以鬻艺授徒为事。‘伴’以意气交結。若墜其术中，必乘机‘煽惑’，劝其入党謀‘逆’。”这样，宋景詩就結交了各处的英雄好汉，收了許多徒弟，为革命准备了干部。

另外一种职业是保家护院，就是在地主家当教师爷，保镖。冠县和堂邑许多村庄的老人們对于宋景詩为人保家护院的傳說特別多，被“保护”的地主将近十家，計有莘县武庄（又称武莘白庄，非堂邑柳林附近的武庄）武贊化家、冠县白家、白塔集某紳士家、程赵庄韓八万家、五里韓村赵大戶家、清平相家、堂邑丁刘八寨某家以及河南某县毛古堆某大戶家等等。“山东軍兴紀略”也說他“在冠县韓姓富戶为教师”，“清平县志”也說他“佃于邑白姓”家。但宋景詩不是替地主作看家狗的，农民們的傳說里沒有这类材料。有的是——比如杜赵庄杜亭才等人說：“宋景詩給韓八万家护院，遇上‘长毛’反，就离开韓家，从此去‘造反’了。”再如孔里庄的老人們說：“宋景詩在白塔集一个紳士家护院，他师兄弟很多，常到这紳士家去找他。外边就傳說他东家院里有人鬧着要造反，把他东家抓了。”甚至像莘县武庄武贊化，是宋景詩的“东家”，但保家护院的結果，連这位东家的侄兒武敏合后来也成为起义的領袖之一了。“清平县志”和农民們都說宋景詩的好几个东家也都被誣为白蓮教了，可見是一气。而后来宋景詩邀約英雄好汉去劫牢反獄时，也假称請人去“保家护院”。可見得“保家护院”是为了結交英雄好汉的职业掩护。

宋景詩是在結識英雄好汉，儲备革命干部，并且已“鬧着要造反”之后才領導抗粮运动并进而举行武装起义的。

〔一〕 張亮基是咸丰三年十月到山东任巡撫，他曾奏請各州县各保送四十名壯丁共二千余人，由他加以訓練，成立所謂練軍。四年二月太平軍第二批北伐軍路過清水鎮时，宋景詩就在迎接太平軍。这其間不过約三个月，說宋景詩在張亮基部下当勇，似不可能；否則，也是为时極短的。

〔二〕 傳說中的宋景詩的师父很多。如岳振華說岳庄的張三爷是他的师父；崗屯許繼紹說宋景詩曾向妻子的外祖父学过武艺；柳林的廖重山等还說楊坟的王占基也是宋景詩的师父；張官屯陈百祿等人說后赵庄的赵老师也教过

宋景詩的武藝。

〔三〕 孫汝敬參加太平軍是自願的，當然不是“裹”去。但農民們習慣於這樣說，而且在他們使用這字眼時，也絲毫沒有“裹脅”之意，所以仍保存他們的原口吻。

〔四〕 農民當中有許多關於孫汝敬會招訣念咒擺洪水陣之類的傳說，“山東軍興紀略”在一個夾注里也說孫汝敬是“教首”。孫士驥這里着重說他不是八卦教（即白蓮教），是有反對那些傳說之意。

〔五〕 有好些傳說，說是朋友們到冠縣劫牢反獄將宋景詩救出來的。但冠縣劫牢反獄只有一次，而說宋景詩去劫牢反獄搭救別人的更多，更可信。因此宋景詩的出獄與劫牢反獄是兩回事，有些農民把它混為一談了。

第三章 劫牢反獄——魯西农民起义的信号

宋景詩率众进城抗粮，是在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的十月間，而魯西农民大起义是开始于次年的二月十九日的冠县劫牢反獄。这中間相距五个月，抗粮的农民們是怎样进行活动的呢？

农民們对于这五个月的醞釀过程說得很簡單，他們說：抗粮被騙以后，“官家还是要小粮，于是就三五一群的搞起来了，后来人聚多，也不好散了，这才反起来。”（李四德）或者說：“宋景詩起初反的时候，明散暗聚，等闖大了，就干起来了。”（石家村农民）但宋景詩是在繼續動員群众、組織群众的，如宋小屯的老人們說：“薛里張家庄有了邢維新，在黑旗，会看病，他搭着毛竹籃到处說給人治病，其实到处邀人。在黑旗的人越来越多。”又如王刘八寨的老人們說：“宋景詩到这庄上来过两次，叫好武艺的人加入黑旗。”而且还有整批的群众前来参加聚义，如曾和宋景詩在一起生活过，并一起坐过牢的“私盐販”，据燕甸老人們說：“很多盐販都参加了黑旗。”又如“哄花”的群众，估計也在这时参加到抗粮运动中来。同时，一些領導干部也集合了，刘万隆，王道生等人說：“有一次，少林寺的五个和尚来到小刘貫庄訪友，他們本来不是和尚，——是闖江湖的好把式化装的，他們后来都加入了黑旗。”

“冠县县志”对于这五个月中間的活动，倒有一段比較系統

的叙述：“咸丰十年冬，岁饥，乡民聚众抗官鬻漕，土匪乘机蠢动，推本境七里韩村八卦教匪杨泰及其子杨彭龄（朋龄）、其侄杨四为首，造绿色旗帜。彭龄游侠任气，久蓄异志，乘之人心思乱，乃糾合党羽，倡議發难。黑旗宋景詩、朱登峰，紅旗張玉怀、苏洛昆（洛坤——即苏坤崗）〔一〕，白旗李丹簡、程三黑（順書），黃旗老奶奶〔二〕等，揭竿响应。旗分五色，烏合万余人，暗結南捻，同举反旗。分布于本境赵庄、韓村、清水鎮及冠（县）、館（陶）交界燕兒庄等处。”

所謂八卦教，就是白蓮教。根据这段記載，宋景詩所領導的抗粮群众，已經統一組織到白蓮教所領導的农民武装——所謂“五大旗”里来了。但宋景詩是怎样和白蓮教結合在一起的，“官”書和傳說里都缺少正面的說明。

这时在魯西一带白蓮教的势力很大。張魯集賈貴恩說：“那时四外家家都在白蓮教。”馬仿曾也說：“乡民都是教徒。”这当然是太夸張了。“山东軍兴紀略”（以下略称“紀略”）說“習教者十之六，”是接近真实的。但宋景詩本人，所有被調查的农民們都异口同声的回答說：“他不是白蓮教。”連白蓮教的領袖之一延翰秀的后代——延家营延書林也証明說：“宋景詩是个英雄好汉，可不是‘道門’（白蓮教）。”胜保的奏折中也說：“宋景詩虽曾助教，其始并非習教之人。”

但宋景詩和白蓮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延書林說：“宋景詩一起手上咱延家营来过，就跟他家里一样。”当时的延家营是白蓮教的聖地之一。他和白蓮教的領袖們——張玉怀、程順書等人也有着深厚的友誼。如張善全說：“程順書和宋景詩是师兄弟。程从小是卖饅出身，起义以后和宋景詩开玩笑，管宋叫卖艺的小子，宋也叫他做卖饅的小子。”

因此，宋景詩的黑旗軍與白蓮教的五大旗一開始就合作得很好。所謂“推楊秦為首”，就是由楊秦擔任五大旗的總領袖。作為五大旗之一的黑旗軍，根據各種記載證明，似乎是專門領導一切非教徒的部隊，如後來的張魯集的“西域回民大隊”，楊芳顯的黑旗支隊以及“鹽民”、“哄花”等等隊伍。這種合作是異常可貴的：白蓮教同意一個非教徒參加它的軍事組織，擔任獨當一面的領袖，在教規上說是破規的創舉；宋景詩以非教徒的身份率領自己的群眾接受白蓮教的統一領導，也是深明大義、顧全大局的行動。這種推誠合作，是後來五大旗取得輝煌勝利的重要保證。

此後，便是進行所謂“旗分五色”——編組群眾，成立武裝的工作了。（按“冠縣縣志”所列五大旗有個別錯誤，後邊再詳述。）等到五大旗“分布于本境趙莊、韓村、清水鎮及冠、館交界燕兒莊等處”的時候，是冠縣城已在三面包圍之中，魯西農民武裝大起義靜待一聲信號，就要爆發了。——這信號就是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冠縣劫牢反獄。

二

一提到劫牢反獄，堂邑、冠縣一帶老人們一個個眉飛色舞，都能講出一大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來。這是我們調查中收穫量最大的一个部分。

這故事的一開頭，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說：“宋景詩帶着一十八名英雄好漢，去到冠縣城劫牢反獄。”把這一功勞都歸在宋景詩個人的賬上，或者歸在黑旗軍的賬上。但也有幾條不同的說法，被湮沒在這大量的、雷同的敘述里。如：

冠縣趙莊趙致得說：“有人說張玉懷要造反，官家要拿他。他一看這事情不好，就下傳單，三天內把人集合起來，十八個人

就反冠县去了。”莘县翟庄老人說：“張玉怀带着十八个人，就到了冠县。——把冠县城破开以后，出来的人就多了。”

冠县的石家村老人說：“楊朋岭二月十九日起的事，反时是十八个人。……”冠县城关区老人也說：“劫牢反獄是楊朋岭为首干的。……”冠县李金鰲說：“进城只有十几个人，燒了大堂。”

冠县白塔集郭發玉說：“五大旗头一次反，是打程赵庄起手的。領头的是白蓮教的程三黑程順書。……一起手是十八个人。……二月十九日起的事。”

時間也是二月十九，地点也是冠县，人数也都是一十八人，这和宋景詩的一十八人劫牢反獄是同一事件，毫無疑义了。而更有力的証明是：杜赵庄老人說：“宋景詩劫冠县獄，是联合着楊朋岭那一把子人去的。”王信村王金桐說：“和宋景詩一同到冠县劫牢的十几个人当中有張玉怀……。”

这就有力地証明了：冠县劫牢反獄，是冠县五大旗的統一行動，決不是宋景詩个人領導的〔三〕。但有一点，也是無疑的，就是在一十八人执行劫牢反獄任务的时候，是以宋景詩为首，由他执行指揮任务的。这不仅有着广泛口头傳說，而且張四台張金殿明确的說过：“宋景詩和弟兄們去劫獄，他讓大家作首領，全不肯干，說：‘就你做头目人兒得啦！’宋景詩說：‘如果大家都願意，那也可以。’……”这当然指的是劫獄的临时指揮。

对于劫牢反獄的动机，农民們众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是为救这个人，有的說是为救那个人，有将近三十种不同的說法〔四〕。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宋景詩为了抱义气，才打开監獄救了人。（朋友，或是师父，或是东家，徒弟等等。）救出的人都是事实，而且很多，但說是为了某某或某某，都是片面的，倒果为因的。梅庄的老人們說：“宋景詩为人心好，講义气，心眼里頂爱

穷人。那会儿坐监的都是贫苦人，没钱出不来。宋景诗一寻思，没办法，领着干吧，就劫了狱。”这说得未免太简单。但把劫狱说成是救一群人，是比较合理的。这一群人当然也不仅仅是穷人，他们是抢骡馱子的，贩私盐的，劫皇纲的，……特别是抗粮的，——在抗粮受骗之后被捕去的人一定很多，这些人是必需救的，而且他们正是农民起义所需要的骨干。

当时在城外既然集合了“万余人”，对一个不大的冠县城并不公开攻打，而用劫牢反狱的方式来破城，除了军事上的因素（如首先还缺少粮草、武器，以及农民们还缺乏战斗锻炼等等）之外，救出军事骨干，并避免狱中人的遭受伤害，也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否则农民们的传说也不可能都普遍地把它认为是狭隘的救人的行动了。

三

阴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诞辰，许多地方如堂邑岗屯北的杏儿庄和冠县白塔集都有庙会。劫牢反狱就预定在这一天。农民们的传说与官方记载都是一致的。

劫狱那天，宋景诗和一部分英雄好汉们先在东杏儿庄开了会。该庄小学教员们说：“这儿的华岩寺是二月十九庙会，宋景诗在这里起的义。先在后殿（现已毁）开过会。”王金桐等也说：“宋景诗是二月十九在杏庄庙会上集合了人，到冠县去劫的狱。”魏延年则说：“人是宋景诗大将薛礼集合的。”

然后，宋景诗等从杏儿庄到冠县七里韩村与杨朋岭等人会合。七里韩村这时是起义农民们集合之处，也是五大旗领袖杨泰所住的村庄。杜赵庄老人们说：“宋景诗劫冠县，是从七里韩村联合着杨朋岭一把子入去的，”是真实可靠的。赵庄五个庄子

也是起义农民集合地之一，程順書自己是程赵庄的人，所以他是“打程赵庄起的手。”这三路英雄好汉最后在白塔集会合了。陈家楼老人们說他們：“是打白塔集起手的。”县志也說是在白塔集秘密集合的。白塔集在七里韓村与赵庄之間，地点适中，又是个大集，逢着庙会，正便于集合。

劫獄的人数一般都說是一十八位英雄好汉。但也有說百十人的，有說三十余人或四十余人的。这倒不是傳說不一，而是临时發生了变化。

据說在东杏庄出發之前，宋景詩先就約集朋友了。許馬王朝营老人說：“宋景詩聚人的方法是：叫人到武辛白去护院。”郭繼武也說他：“以护院为名，下帖約友。”但知道了是要劫獄，有人退却了：“穆書紳、常大力到了那里，見宋景詩正与众人商量劫獄，他二人知道要造反，就托詞进厕所，跳牆逃走了。”又据陈楊林陈兰英轉据参加黑旗的陈二疙說：“宋景詩請了一百多人，大吃大喝之后，大家起初都还不知道要干嗎，等知道是劫獄，有的人溜了。所以走到冠县城，只剩下十八个人。”另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蕭集蕭鴻飞說的：“有个姓周的，胆子小，走到半路上装肚子痛，又拐回来了。”

这样到进城的时候，只剩了十八个人。

这一十八位英雄好汉到底是哪一些人，农民們是言人人殊的。而每个人所举出的也只有三、四人，最多的也只能举出七、八个人来。但綜合所有老人們的傳說，則又超出了十八人，一共有三十二人。这个名单是：

楊泰、楊朋岭、楊福齡、張玉怀、程順書、程五姑、宋怀玉、靳四、鄧洛文、楊二馬、李老梅。——以上十一人是白蓮教各旗的領袖人物。

宋景詩、宋景礼、楊殿乙、張崇德、朱登峰、刘繼賢、于四帥、溫連科、徐有道、吳二斗、邢善德、薛礼、孙天进、刘盛德、葛仲福、韓金礼、錢立德。——以上十七人是屬於黑旗的人物。

郭为善、馬某、薛某。——以上三人是宋景詩的朋友，后来并沒参加黑旗或五大旗。

孙八——是冠县衙役，作为內应的人。

其所以成为三十二人，有两种可能：一是供給材料的农民們把本村本庄的英雄附会进十八英雄之列；一是有些人物并沒进城，而是在城外做响应工作的，被誤列进十八英雄名单。

关于十八位英雄好汉以外，派去冠县城外响应的，到底有多少人，誰領队，农民們的兴趣不大，缺少傳說。只是在他們所講的故事中附带說出城外的情况而已。

二月十九日，十八位英雄好汉由白塔集出發，在宋景詩領導之下，在这天的白天就进了城（也有說是晚上的），大家都化了装。据农民們說：“有装卖菜的，有装补鍋的，有装小爐匠，也有装推車的。”但最多是“装着卖柴禾的。”“进城到了柴禾市，市价八百文一担，他們却要一吊二，到黑夜也沒人买。”原来他們是“把刀槍藏在秫秸里，装在大車上进的城。”“还有的装作打拳卖艺的，”公开的带了刀槍。

到了晚間，住了店以后，“从秫秸里抽出刀槍”，“找油坊，拿油澆在秫秸上点着，火光吓坏人，”“这才去劫獄”。

同时，在城外：响应劫獄的人“在夜晚把很多香头插在树上，守城的人以为許多人点着烟管；城已被圍。”他們又把“馬鈴串在脖子上叮当响，繞城乱跑，官兵不知多少人，还当着千軍万馬。”同样也“点着秫秸，把冠县三面圍着。”

于是“外边嗷嗷叫，反了，反了！里边就炸了。”“外边在北关

叫，南边就爬城墙进去。”有的說：“由四門闖进去。”有的說：“用竹竿挑着灯籠抛在城里，再順着竹竿爬上城去。”这样就里应外合了。

而“冠县城里那时沒有兵”，“武营只有二十匹馬队。”有的說：“县里不过十来个兵，衙役更不中用。”而且“以为很多人反了，就开了北門逃了。”

劫獄的英雄們这时“以白布包头为記”，杀进监狱去。事前已約好“衙役孙八作为內应。”再“把两个在睡觉的打更的鑼夺来，要了獄里的鑰匙。”“打开牢門，看牢的早吓跑了。”

十八位英雄就問：“‘誰在嗎？誰在嗎？’被救出的就应：‘在呀！’这个問：‘往那走呀？’那个說：‘往这走呀！’”一共“救出七十多口人”到“百十口子”。大家去找县官朱瑞果，“找了半天也沒找着”，他“早逃到临清去了。”于是“燒了大堂”，“劫了銀庫”，“把地亩册都給燒了，”就胜利地出城了。“一个人也沒伤。”

等到出城，是在午夜或者黎明以后，應該是二月二十日晨了。

“冠县县志”对劫獄經過，記載还算精确的，它說：“二月十九日，在白塔集乘此庙会期間，秘集七十余入，乘夜潛入城內。先劫監獄，縱放囚犯，繼而焚燒县署。知县朱瑞果惊匿。”“紀略”对于知县朱瑞果的“惊匿”，說得具体些：他在事先就“声言調团，出城改服而遁”了。对于“秘集七十余入”这一已經被夸大的数字，“紀略”則更夸大为“数百人”。

在破城以后，县志說的：“貧民麇集，”“将粮食衣物，搬运出城，絡繹于途”；和“紀略”說：“穷民运厩粟出城者，旁午于道。”都是实情，农民們也承認“把城里粮食都搬走了。”

〔一〕魯西一帶習慣，對於別人的敬稱，都在他的名字中換上一個“老”字。如孫汝敬稱為孫老敬。蘇洛是原名蘇坤崙，人稱蘇老坤。但官書當然不願意對“匪徒”加以敬稱，又不知原名，便改老為洛，成了蘇洛坤了。這種例子很多。坤與崙是音訛。

〔二〕“冠縣志”所記五大概是有錯誤的。黃旗老奶奶，據縣志說“系錢姓婦”，不知何許人。其它所有記載及傳說中都不見此名，是顯然錯誤。張玉不是黃旗，這里又誤為紅旗。

〔三〕我們所採訪的農民們由於對宋景詩熱愛過深，每每把許多傳說中別人做的好事，都歸到宋景詩身上去。劫牢反獄的事是一個例子。但類此的例子還很多，有的我們可能還沒注意到。

〔四〕說是宋景詩為了救朋友才去劫獄的，有如下諸種傳說。王劉入寨的老人說：“宋景詩在白塔集教場子的時候，他有一個朋友為了反對清廷，被押在冠縣。他就去劫獄。”張四台張金殿說：“宋景詩的老師欠糧被押，他和師兄弟們去劫牢反獄。”劉萬隆則說為了有次劫皇綱，其中有一個師兄弟梅庄人姓程的被捉到冠縣牢里，宋景詩約了十八人去冠縣劫的獄。崑屯楊守德說：“他的把兄弟冒著宋景詩的名字搶了山西人的騾馱子，被抓到冠縣，宋就集合了十八人起手反獄。”李復存也說了類似事件。柳林楊昌言說：“宋景詩以武會友，拜兄弟很多，其中有一個打官司下了獄；”柴庄范保存則說：“他的好朋友被連累入獄；”賈鎮和臨清的老人們則說是“楊二馬擄殺了人，關在冠縣牢里；”丁劉入寨老人則說：“他的徒弟搶了好戶的瓜，被押進冠縣牢；”魏灣的老人們也說是為的某個徒弟坐了監；有的又說是宋景詩販私鹽的朋友們都被關在牢里了，……因此才去劫牢救他們出來。還有一類是說救東家的。如王道符、郭繼武、穆俊都說：“宋景詩為人保家護院，那東家入獄了，給縣官送了錢還是不放，這才劫的獄。”岳振華說：這個東家是莘縣人；有的說這東家就是莘縣武庄（即武辛白）的，可能就是武贊化；但下獄的却是少東家——他的兒子，或侄兒（也許就是武敏合），而罪名是被人咬為白蓮教。有的又說“因催錢糧不齊而入獄”。孔里庄老人說過他在白塔集紳士家護院，外面謠傳這家院裡有人要造反，把東家抓了（見前）。宋景詩才去劫獄救了他。至於說是為了救王占基的就更多了（郭庄郭炳發等十餘人）。一般說王占基為了哄花事件入了獄（見前），但也有說王占基因打死一個撈魚的而入獄，陳樓的老人則說他在路上劫了富家的路而入獄。——不管為什麼，結果是宋景詩約人去劫獄救了他。

第四章 魯西农民大起义

一

冠县劫牢反狱这一革命信号升起以后，白莲教五大旗分赴鲁西以及直隶南部各州县举行武装起义。从二月十九日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以如火燎原之势，连拔一十三城，进攻二十余县，并壮大自己的队伍到五万人以上。

起义军的活动缺少系统材料，根据农民们的传说和“纪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个轮廓：

绿旗杨秦、杨朋岭父子在冠县起义以后，先回到白塔集。石家村的老人说：“杨朋岭他们劫完狱，救出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当然是包括起义的农民。然后在这里买马。石家村石大旦说：“杨朋岭起手，在白塔集买的马。不论贵贱，见马就买。”再回到七里韩村。李金鳌说：“起手在七里韩村搭棚唱戏，聚众起事。当场杀了几个不服杨家领导的人，就算开刀反起来了。”到二十×日，据“纪略”说：“杨朋岭等众千余，围（馆陶）城将陷。”二十五日，据“冠县县志”说，起义军又再度入城，这当然是杨家的部队。二十九日，打下了馆陶。“纪略”说：“匪于二十九日入城，尽火公私廬舍。（三月）初三日日中，由西门出窜、渡衛（河）而去、火水次廬舍。”〔一〕据“纪略”说，到三月十九日，杨秦的绿旗联合邱县起义的张善继和范县起义的王来凤〔二〕的部队攻克濮州；二十二日再攻入范县，乘胜围攻直隶大名；二十四日放弃大名，杨秦与张善继部队联合攻克直隶曲周县城。到四月初七，杨、张部队攻

入直隶清河县城，并由此回攻山东的临清和武城。四月十三日又攻下直隶广平县城。同时，从四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几度围攻直隶威县，不克。在这里与胜保所遣的部队鏖战。这一路连攻下七座县城，主要方向是进攻西北。

張玉怀的黄旗，是向西南进攻。翟庄翟汝文說：“張玉怀是大李王庄的。从冠县反回来，就破了莘县城。”大李王庄的張戴云說：“莘县城西北有棵大柳树，在上边了望的看見他們（張玉怀的黄旗）来了，城里的人馬上都跑了。張玉怀就囑了城。”“紀略”則說張玉怀是十九日当天就去圍莘县，到二十五日黎明攻破县城的，時間上可能有些錯誤。三月初，“紀略”說張玉怀圍攻朝城、觀城，初四日进入觀城，十七日进入朝城，并向直隶清丰进兵。到三月末，又一度去帮助宋景詩打东昌府——聊城，翟汝文說他“再到东昌，燒了东关。”但他的大本营好像即在莘县以及大李王庄。

白旗程順書和他的妹妹程五姑从冠县出来，先回到白塔集。白塔集的郭發玉說：“二月十九日白塔集騾馬大会（按即庙会），这天（按应为次日）上午程三黑（即程順書）、程五姑他們扛着小鋤刀、木鋤，——上边系着白飄带，头纏白布为記，来到鎮上。說：‘众位乡亲们別动，公买公卖。咱爭的是天下，不动你們的。’他們并不騷扰。”此後程順書的白旗的行动很少記述，只在三月末沙鎮之战时，見他参加了。可能是与宋景詩的黑旗在一路。

紅旗向东南进军。据“紀略”說：鄧老文（即鄧四）与苏洛坤率領一千余人，在三月初四日攻入陽谷县城。紅旗穆显荣和張桐在三月初十与雷鳳鳴（三）攻克堂邑县城。另一部分紅旗穆显貴和張宗孔（張桐之子）二千余人，三月十七日由陽谷之孙家樓至張秋鎮，渡运河攻东阿。三月十九日又回軍圍攻寿張县城，寿張

城攻打最久，也最艰苦，一直到五月半，连攻二月，不下。

黑旗〔四〕宋景詩的任务，根据形势看，是向东北进兵，攻打东昌府治——聊城。

宋景詩出冠县以后，首先也是到白塔集，据張四台的張英和說：“在起义前，宋景詩就托朋友到白塔集来买馬。看沒有好馬，就叫馬販子明天送来。要是把好馬送到集上，不管成不成交，每人給四百錢作为人的飲食、馬的草料。馬販子貪得四百錢，就把好馬全給牵来。”到了起义时，“宋景詩挑了几十匹快馬，騎上去，呼嘯一声，从此起义了。”然后到白塔以东的桑阿鎮。冠县賈鎮及朵庄老人們說：“冠县劫獄后，宋景詩領着大家到了桑阿鎮。那时犯罪的人都穿紅囚衣，便搶了当鋪，讓从牢里救出的人換上衣裳。”往北，回到清水集。辛庄老人說：“宋景詩黑夜反到清水集，就有四百人了。后来又上西北一轉游，就一、二千人了。”从清水回小刘貫庄，又路过杏兒庄，这时还在庙会期間〔五〕。崗屯农民們說：“宋景詩回到杏庄庙里，正赶上庙会，那时人数已有三、五百了，”后連二砦老人說：“在庙会上又集合了許多人。”最后回到小刘貫庄附近一带时，据邓官屯的人說：“后来人越来越多，家家都給送給养。”当宋景詩率領大队回到小刘貫庄一带时，岳庄的岳振华对那时情况描写得最亲切生动。他說：“劫獄以后，大鬧起来。从張八寨回到俺庄。俺庄的人光听說反了，也不知道是么事兒。出去一看，好！他奶奶的啥反叛呀？都是老乡！尽是俺庄上的人！当时他（宋景詩）叫俺門上插松枝为記。”

这时还是在聚集人馬。到三天以后，开始了軍事行动。柳林楊昌言說：“劫獄后三四天之間，宋景詩湊了三四千人，杀到东昌府。”这就是“紀略”所說的：“（二月二十二日）聊（城）之沙鎮迤南刘家河、張八庄附近，黑旗股匪〔六〕宋景詩等数百人（？）突起，

逼(东昌)府城”了。楊昌言又說：“杀到东昌府败回来，只剩下一千多人。可过了几天，人又湊多了。”又进行第二次进攻。

东昌府治——聊城是“南漕北上孔道，商賈輻輳，市肆鱗次”（見“紀略”）的地方，是魯西一带駐兵的处所。东昌知府秦际隆率領东昌的綠营兵和聊城練勇閉城固守。“黑旗攻打府城时”，聊城城关区老人們說。“城里士紳逼着东昌府秦（际隆）大人开炮打他，才把他打退了的。”沒有攻城工具和經驗，又遭了大炮轟击，黑旗便“敗回来”了。因此第二次进兵时，宋景詩便不攻聊城。他联合穆显荣、張桐、雷鳳鳴等紅旗軍，分兵两路：一路去打清平魏家灣，一路“由堂（邑）之嶧壩集、安太集、宋家小屯至梁家淺（按即梁水鎮）潜渡运（河）东，”进攻博平。对清平、博平两县沿运河数十村庄的“民团”——地主武装进行了一次武力鎮压，斬断东昌府的外援。企圖攻取清平、博平两城后再打聊城，这是三月半的事。当时署山东巡撫清盛派来的济东道明新率領的步兵和僧格林沁派来的烏尔貢扎布率領的土默特騎兵都到了聊城。因此，宋景詩的黑旗，程順書的白旗以及穆显荣等人的紅旗在三月二十二日再渡梁家淺时，和秦际隆、常喜等步兵，烏尔貢扎布騎兵發生了一次战斗。据“紀略”說，宋景詩等退回运河以西。

当时宋景詩的黑旗是以沙鎮为大本营的。据“紀略”說：“沙鎮左右数十里間，匪众逾万。”明新、烏尔貢扎布等仗着新銳，在三月三十日，糾合秦际隆的东昌部队，向沙鎮大举进攻。这时宋景詩黑旗联合了程順書的白旗、穆显荣等的紅旗，还可能有楊朋岭的綠旗，便在沙鎮之北和清軍展开了一次大战。这次战争农民們沒有傳說，根据“紀略”的简单記述說：“土默特头起騎兵馳入东南，步軍去走；二起騎兵由西南进，步兵繼之。”而“匪彊騎先

冲步兵，步兵北。明新、(秦)际隆墮馬，所部兵勇伤亡潰散。能屬者百余，皆徒手。”就是說，除了百余人被繳械逃回来以外，全部被歼灭了。而这三位“大人”的败后可怜相是：“(秦)际隆回府城守，因伤乞代”，“明(新)营、烏(尔貢扎布)营退壁堂(邑)之二十里鋪。”

黑旗軍打了一次大胜仗，便在四月初会合張玉怀的一部份黃旗以及在陽谷起义的王存重(七)部队一同圍攻聊城。明新和烏尔貢扎布都吓丧了胆。明新首先“不能成軍”，和烏尔貢扎布以及被明新調来仗胆的参将玉山一起往城里逃：——“欲入城拒守”，而“商民大噪”。起义軍分作两路：“一路由北堤扑城，一由南堤入踞东关旧米市街礼拜寺民舍。火光宵旦不熄。”旧米市街礼拜寺离东門不及一箭之地，是进行圍城了。明、烏二位“將軍”在城外胆战心惊，不敢逗留，連忙逃去：“烏营退壁八里庙，明营退壁王塾鋪，欲移軍往平。”商人恐惧了：“商民千余跪觴馬下，控轡遮留。”但两位將軍那里敢留，半夜里偷偷地逃走了。剩下一位地方官秦际隆和一位地方駐軍东昌营参将宗权。宗权又“为团民詬詈，匿不敢出。”秦际隆只好勉强地扶病而出，“登陴憑守”。黑旗軍攻打了三昼夜，“盘旋圍攻，倏近倏远。”秦际隆已經是惊弓之鳥魂不附体，那里守得住？幸而援兵陸續到达，才保住了聊城。

四月半，山东曹州鎮保德率領援軍来到聊城。烏尔貢扎布騎兵也回来了。明新被劾，参将玉山代領他的部队，也回到城东。还有游击玉秀也駐軍城外。四月下旬，新任山东巡撫譚廷襄，带着参将柏祥、游击緒綸等部队及济南練勇，也亲自来到聊城。真是大軍云集。

黑旗軍等圍攻聊城，达一月之久。最后是为了对付西北路的胜保，宋景詩才把黑旗的主力調去临清、邱县。但还留下七、

八千人牢牢地看守着东昌府城。“紀略”說这七、八千人“十之七八皆‘土匪’、‘盐梟’”(按即王存重等人的部队)。

在圍攻聊城同时，五大旗从沙鎮一带向运河边上进军，一連攻克运河沿岸的阿城鎮、七級鎮、官家口、周家店、李海务等重要渡口。連同紅旗攻克的張秋鎮及黑旗攻克的梁家淺、魏灣，临清以南、黄河以北一段运河上的重要渡口，都在五大旗掌握之下了。

这就是冠县白蓮教五大旗进军的大致情况。

邱县白蓮教張善繼也在二月間成立五大旗，在軍事上和冠县五大旗联合作战。先在二月十一日，由邱县黃旗孙全仁百余人一度进入邱县城，旋即退出。到三月初三，邱县黃旗張九春（即張二邪）及邱县黑旗（或称藍旗）左临明再度克复邱县城。后来，張善繼和楊泰联合作战在直魯边境上連克許多县城，建立了很大功勋。

总结两个月来，冠县、邱县两个五大旗联合着王米鳳、王存重等友軍，接連克复冠县、莘县、館陶、邱县、朝城、观城、堂邑、陽谷、濮州、范县、曲周、清河、广平一十三座县城、运河沿岸重要渡口以及数百集鎮，包圍了寿張、威县两座县城，并进攻清平、博平、清丰、东阿、大名、临清、武城等十数州县，取得了輝煌的胜利。农民起义軍統治了直魯边境广大的平原地带，解放人口在百万以上。

这次农民起义之所以取得如此偉大胜利，主要是由于白蓮教的領導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要求，以及五大旗农民战士的英勇战斗。但当时清朝的地方政府之腐朽無能，达于極点，也为农民起义軍造成有利条件。“紀略”說白蓮教之所以發展、壮大的原因，是在于各州县的掩飾遮盖：“当乱之未發也，州县徂于

失察教匪，吏議恭嚴，于是里甲首告，官曰‘誣良’；丁役捕治，讓賄遁亡；或申上官，上曰‘張皇’。”是很真實的。各州縣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無兵無勇”，不得不“隱忍諱飾”。到彌縫不了的時候，最“聰明”“狡猾”的州縣官如莘縣黃以鑫之流，干脆倚靠白蓮教；比較“聰明”的如冠縣朱瑞果，到時候便“改服而遁”；如果“老實”地做清廷忠實走狗，那就像朝城知縣董涵：“孤城四面屯賊，飛書請餉求援，十上不報。”最後巷戰而死。或者像邱縣知縣王准的自訴：“縣城岌岌可危，屢請援兵不至。城汛馬守兵十餘名，一年無餉，形同乞丐；所募民勇，五日未發鹽糧，勢將潰散。乞發餉銀五百，蒙批‘自行捐辦’；請撥臨（清）關稅銀二千兩，蒙批‘不准擅動’。……盼兵不到，盼餉無期。……”最後只得丟了縣城。所以“紀略”一則說“六州縣官吏不知存亡”，再則說“七州縣無官無兵”了。因此五大旗當時連克這一十三座縣城和許多重要集鎮，除了與各縣“民團”打了几仗之外，是並沒有和清軍發生過大的戰鬥的。

黑旗是例外。它不僅擔負了當時軍事上最艱巨的任務——圍攻聊城，這是農民起義軍所進行的最大的一次攻堅戰；而且聊城是唯一駐有重兵的處所，宋景詩的黑旗在此抗擊、歼灭了清廷的主力部隊，這對於其它几大旗對各州縣的進攻，也造成有利條件。而黑旗因此也比別人獲得更多的戰爭鍛煉，所以它雖然沒有占領過任何一個城池，而在五大旗中突出地享有赫赫威名。農民們說“數黑旗最能打”，“紀略”也說是“群匪倚以為重”的力量。

二

農民起義軍迅速地獲得如此偉大的勝利，是由于起義軍的政治綱領符合了廣大農民的革命要求。雖然這綱領異常簡

单。——政治上是“反清复明”或“兴汉灭胡”；经济上是从“抗粮”到“劫富济贫”。

在延家营一带，据王兰峰说，当时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歌谣：“小鞭兒，不識羞！誰人保你二百秋？”这就是白莲教反清思想的一种宣传。因此据冠县李金鳌说：“当楊朋岭起义后，出过布告，上面写着两句话说：‘受气二百年，咱也报报冤！’”这种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从清朝的奴才嘴里也得到了证明。胜保写给苗沛霖的私函中，说他在教军張萍繼、楊泰等部队中搜获到两方印：“尤可笑者，起获伪印，一有‘兴汉灭胡’字样，一有‘扫清立明’字样。”（见故宫博物院“文献丛编”第二十二辑）

关于宋景诗的政治思想也有这样传说。王道符说：“宋景诗打算各霸一方，不受騷鞭子的气了。”楊光炬说：“宋景诗不是反穷人，是反清朝，为穷人的。”辛庄卢敬典也说宋景诗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因此在武城演的一出地方戏“反西河”里，据说宋景诗一出场，就反映他这思想说：“推翻滿清，汉人不受气。”

这些政治主张的思想根源是很明白的。白莲教的历史一开头就以“反清复明”做号召。而太平天国四年（即咸丰四年）的二次北伐经过冠县、堂邑、莘县、临清一带，特别在冠县清水鎮两次駐过军，他们的政治主张，不仅对宋景诗，也必然对鲁西广大农民发生巨大的思想影响。

“抗粮”，是初起义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临清鎮等处的老人们都说：“随了宋景诗，可以不納粮。”到既起义以后，单单不納粮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这就有了“劫富济贫”或“杀富济贫”的政策。

“劫富济贫”政策的具体行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开倉放粮；后幞头老人说：“黑旗軍打开这村大財主馮志剛的倉庫，叫穷

人进去拿粮食煮饭吃。”西布寨陈鲁说：“宋景诗待穷人好，开仓放粮。”“纪略”也一再证明了：“（冠县及莘县）穷民运厥粟出城者，旁午于道。”在馆陶也“火水次厥仓。”——二是分散财物，刘万隆说：“宋景诗把大户的东西分给穷人用。”戴湾老人说：“宋景诗在张官营烧了运皇粮的张家的瓦房，叫穷人去抢好户的东西。”梅庄老人说：“宋景诗把地主的粮食、财物、银子都搁在当街，叫穷人拿去吃用，他拿好户的分给穷人。”

像这类关于黑旗军“劫富济贫”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五大旗一般也不例外，比如南馆陶的老人说：“绿旗头子王公鷄——王天顺来了，就常说：‘我来了，大家吃碗饱饭！’打开仓库，叫老百姓抢粮。”

这些政策不仅获得农民的热烈拥护，而且以踊跃参军来答复黑旗军和五大旗。

三

五大旗——特别是黑旗军队伍的扩大是迅速得惊人的。劫狱以后，如前所述：“出狱百十人，”“到清水就四百人了！”而“上西北一转游，就一二千人。”岳庄岳振华说：“后来宋景诗反到卫河西北边，可就两万多人啦！”

临清镇、边庄、孔里庄等处农民说：“那会庄稼人种不上庄稼，上面又要粮。随了宋景诗可以不纳粮，所以穷人多参加了。年青人在家没吃的，能踹能蹦的就都反了。”而普遍于岗屯、堽垌、杏庄、路堂、林辛堂……十几个地方的传说都这么说：“宋景诗初起义时候，尽赶八大集，一集总集合不少青年人去。——一集五六十，再一集就好几百。”或则“一百人进集去，二百人出来。”而年青人特别积极。如张庄王敬文等说：“俺庄王玉柱，一

天挑挑子遇到黑旗。人家对他一叫：‘到咱这里来吧，有吃有喝的。’他撇下挑子，家也不回就进了黑旗。”而像后幪头的青年“葛洛参加黑旗才十几岁”。其它相仿佛的例証还很多。

特別重要的是这些参軍者都是出于自觉自願，虽然有些农民習慣于用“裹”字来代替这自願的参軍。白官屯老人既說了：“宋景詩招人入黑旗，願去就去；不願也不勉强。”聊城城关老人又举了例子：“有个老婆婆，他兒子才十七岁，也被‘裹’去了。她在后边喊叫。宋景詩听見了，問什么事。她說她家就这一个孩子，又小又老实，要求放了他。宋景詩問明之后，就把那孩子送了回去。”

在我們所訪問过的村庄里，沒有一个村庄能够肯定地說它沒有人在五大旗，而都是說：“那个庄子都少不了；”“各庄子都有。”莘县燕甸老人說：“五大旗‘反’的时候，这里净是‘反’的。”又像“臭虫張庄只剩下两家沒反，其余都反了。”（堽垌老人）“夏庄只有一家半是‘好人’——陈半家，郑好人。陈家弟兄俩只有一个在黑旗。”（东呂庄农民）而冠县之东的一个大集鎮——白塔集也只“除了三家以外全都吃‘反叛’的飯。”就連地主階級两大堡垒也不例外：“柳林也有投黑旗的，”“范寨也有参加的。”大李王庄張戴云說：“那时各个地方都要立旗，再待三天北京不来人，就沒治了。”崗屯区域更不必說是“清一色”，“和黑旗一事。”——只有一个例外：原屬于冠县的白官屯現在还有一块匾横在地上，是同治三年冠县知县孙善述为这个村子立的。匾上四个大字：“端人正士”。据說是因为这个庄子沒有一人参加过五大旗。但可也反証：在堂邑、冠县、莘县、館陶一带，除了这个村子以外，农民們是普遍地投入了这个正义的、偉大的武装起义。就是“紀略”也不得不承認这情况，但它称之为：“乡民良儒黠桀者悉从

賊”，“从‘乱’者如归。”而莘县、冠县农民特别踊跃，参军者据说“十居七八”。

除了农民的个别参加，还有集体参加起义的，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朝城張魯集馬岐山的“西域回民大队”：

張魯集屬朝城县，与莘县接壤（現屬莘县），和白蓮教的根据地延家营相隔仅十五里，是一个大集镇。居民有三千户，但十分之九是回民。張魯集回民地主阶级的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馬尙林，字岐山，人称馬老尙。据張魯集楊大山說：“馬尙林的父亲叫馬犹龙，人称馬五爷。家有三頃地，是張魯集民团的团长。馬犹龙死后，馬尙林就繼任团长。”而馬尙林的兒子馬仿曾亲自对我们說：“宋景詩起义后，張魯集也随了宋景詩队伍，名为‘西域回民大队。’”

一个是清平县楊辛庄的楊劳显〔八〕的“黑旗支队”：

楊辛庄現名李官营，在运河南岸，与戴家灣隔河相对，楊劳显的远房族弟楊文显与杜金选說：“俺这楊辛庄有个楊劳显，是个武秀才，有两三頃地，开着大油坊。宋景詩沒反以前，在临清当过馬队，和楊劳显認識。”咸丰十一年二月“宋景詩黑旗軍来到运河南边，人馬扎在楊辛庄，宋景詩住在楊劳显家。楊待他很好。”等宋景詩撤退以后，另一个地主——楊劳显的兒女亲家李老河便告他随了黑旗軍。“县官就命令李老河抄了楊劳显的家，燒了房子。楊劳显無家可归，投奔崗屯的宋景詩訴苦，要加入黑旗报仇。宋景詩說：‘此仇非报不可！’就在五月十五日飯后，宋景詩人馬到了。”替楊劳显报了仇。“宋景詩对楊劳显說：‘把家橫了吧！’就杀到康庄（現清平县城）以北。”因此，楊劳显也立了旗，組織了农民队伍。他們說：“楊辛庄是黑旗的支队，由楊劳显領队。”

这两个例子都是黑旗的。其他各旗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后面将要提到的雷鳳鳴的率众起义就是。

五大旗军队的总数，“官”方始終沒有明确的統計。而各个“官”方又各有所掩飾、諱忌，就更難獲得正确的数字。在武装起义前，“冠县县志”已經說“烏合万余人”，三月末，“紀略”說仅沙鎮附近就人数“逾万”了。陰历五月初，胜保初到山东，据他奏称：“大小不下百数十股，各領三五百人。”总数应超过五万人。“紀略”在卷十四里也籠統地估計为数万人。胜保在致苗沛霖的信中則吹牛說：“不下数十万”这是吓唬苗沛霖的，不足憑信。但估計为五万人左右，是接近真实的数字。而黑旗軍在其中特別壮大，可能有两万人。胡里庄赵占礼等說：“宋景詩起义一个月后就一万多人了。”岳庄岳振华說：“黑旗反到衛河以西，就有两万多人。”

〔一〕“館陶县志”說进城在三月二十九，正好相差一个月，以“紀略”說为是。

〔二〕“紀略”卷十一之上“土匪三”称：“范县廖家桥廩生王来鳳（即王仪廷），号称办团，糾集、范数百十村众，推为堂主，儼腹皖匪故态。……董道平，毛得平，……王存重，……等股，惟所指揮，与邱萃教匪合势。”

〔三〕雷鳳鳴有說是小紅旗，有說是小綠旗，也有說是花旗的，不一。按雷鳳鳴不在五大旗之列，是自發組織即所謂的杂八旗。見后章。

〔四〕关于宋景詩立黑旗，有着各式各样的傳說：有說他在起义时撕了黑布长衫立的旗，他爱穿黑；有說是因为他白己臉黑；有說因为五行生克的講究等等。冠县五大旗在劫牢反獄前已經建立了，这些当屬誤会。

〔五〕所謂二月十九日庙会，在前后三、五天都是庙会期。上一章及这一章凡說二月十九日庙会的，都不一定是指的当天。

〔六〕“紀略”在此指宋景詩为“股匪”，以別于“教匪”，是說他不是白蓮教。

〔七〕“紀略”称王存重是陽谷“盐匪”。按“东阿县志”中有王全重，說他是“以教門聚众……窜扰陽谷寿張等处”。疑即王存重。

〔八〕楊劳显在“紀略”中有时書为楊洛显或楊老險。疑应作楊老显，是农民敬称，但原名不詳。

第五章 白蓮教及其五大旗

一

白蓮教和山东、特別是魯西一帶農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元朝末年和朱元璋同时代的白蓮会韓林兒起义，是在邻省河南；明代永乐年間白蓮教唐賽兒的起义，就是在山东的魚台；明末白蓮会王好賢和徐鴻儒的起义，也在山东巨野；清乾隆、嘉庆間的所謂“川楚教匪”虽然活动于川、鄂、陝、甘，而起源地也接近山东；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所领导的天理会（八卦教）起义，正是在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交界地区，与这次魯西农民起义地区相接近；而乾隆年間白蓮教王倫的起义和道光初年白蓮教馬進忠起义地点，就正好是在魯西臨清、東昌一帶，山东农民在白蓮教名义之下，不断地进行武装起义，就創造了：“白蓮教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張魯集楊大山）和“山东人好大胆，反反当会赶。”（路堂路文显）这样自豪的革命諺語。

白蓮教的名称很多，如白陽、紅陽、天理、八卦等都是。魯西的白蓮教也被称为八卦教，“紀略”則称之为天龙八卦教。但当地农民一般都叫它白蓮教。八卦教又各分系派，称为离卦教，坎卦教等。如莘县延家营的白蓮教即属于离卦教。

“紀略”把魯西的白蓮教称之为“邱莘教匪”，“邱”是指臨清侯家庄（靠近邱县）的張善繼，“莘”指莘县延家营从家。它是把这两处当着白蓮教的两个中心。但据調查，冠县的七里韓村是白蓮教領袖楊泰策动起义的大本营，也是一个次要的中心。但

我們只进入了延家营，其余两处都因故未能調查。对于延家营白蓮教的历史和組織情况，当地老人們知道的也不多，我們只找到教徒李泰平一九五〇年在某处談話的一份記錄，可以參考。

李泰平說：“清康熙时，刘奉天因平反有功，封官不作，清廷允許在‘黄河南北，归他指划’一个地区組織白蓮教。当时有八个大徒弟，分列八卦：乾卦，姬姓；坎卦，郭姓；艮卦，張姓；震卦，王姓；巽卦，刘姓；离卦，郜姓；坤卦，陈姓；兑卦，邱姓。刘爷执掌八卦，郜爷执掌六爻。南三爻：馬、閻、潘三姓；北三爻：楊、从、靳三姓。南方离卦郜为主。莘县离卦在北三爻之数。”〔一〕

李泰平又說：“莘县东延家营从家，是受楊家領導，楊家在河南归德府睢城县楊五亭樓村。东延营从家又領導莘县靳堤口靳家。”

关于白蓮教的組織，据李泰平說：“教中分‘文場’和‘武場’，‘文場’領導‘武場’。‘文場’为門里徒弟，‘武場’为門外徒弟。‘文場’部分，一个老师只許收一个徒弟，为‘单綫領導’。（后来都不按此执行了）收徒弟須两人介紹始能入教，中途不得退出。‘武場’有‘大刀会’、‘一心会’、‘六趟拳’等名称。收徒弟由一人介紹即可，中途也可以退教。所以又名‘太平丢’。”意思是到了太平年月即可丢去。一般农民入白蓮教，都是这所謂“武場”的門外徒弟。

其教規，据李泰平所說，主要的有下列几条：（1）凡入教，必須用黃表紙写上自己姓名，燒香礼拜，然后将黃表焚化。（2）每年十月十五日为“天元节”，又名“办五季”。全教徒弟都集体上供一次。凡是教徒必須带来供品。（远方徒弟不能带供，可以折錢。）都到东延营集合。（3）教徒父亲死后，教徒必須对老师办“交差”、“了賬”、“办会首”等，能使去世的老人“上天”、“成人”、

“不入地獄。”——手續是請老師到家中燒香上供，一家人跪在靈前。（4）徒弟稱老師為“當家的”。

二

五大旗是應該屬於白蓮教的所謂“武場”組織，但各方面的材料都缺少關於它的系統敘述。許多記載和傳說，也僅僅提到五大旗的分旗和主要的領導人物。而就連這一點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下面是十種主要的說法：

（1）“紀略”卷十二之上里，根據教軍的細作李大簫供詞說五大旗的組織是這樣的：

白旗——從世欽、程順書、安興兒、安喜兒、石天雨；

黃旗——張善繼、張玉懷、張殿甲、孫全仁；

大綠旗——楊泰、楊福齡；

小綠旗——雷鳳鳴、王振南；

花旗——楊朋嶺、楊朋山、楊朋海；

紅旗——鄧老文、蘇洛坤、穆顯榮、穆顯貴、張桐、張宗孔；

黑旗——左臨明、姚泰來、宋景詩、朱登峰、杜慎修。（二）

（2）“紀略”同卷之下，在所引勝保的奏折里則又說：“白蓮教首以黃旗張善繼為總頭目，楊泰、雷鳳鳴、張殿甲、石天雨、左臨明、宋景詩為各旗目。”除張善繼是黃旗外，其餘都未指明旗色。下面又列舉許多“小頭目”十餘人，但除白旗姚泰來、黃旗孫全仁外，都不知名。

（3）“紀略”卷十三之上，在有關宋景詩的夾注里，又說宋景詩“與張善繼合；與李興德、姚泰來、張九春、張殿甲俱為領兵大元帥，（宋景詩）張黑旗。”其餘諸人也未指明旗色。但無疑是以

張善繼为总的首領。

(4)“冠县县志”的說法就几乎完全不同;“推……楊泰及其子彭齡(朋岭)、其侄楊四(朋山)为首,造綠色旗帜。……黑旗宋景詩、朱登峰,紅旗張玉怀、苏洛坤,白旗李丹簡、程三黑(順書),黃旗老奶奶等……。”

(5)“朝城县志”則說:“莘、冠等县教匪倡乱,旗分五色:黃旗張玉怀、白旗程順書、黑旗宋景詩、綠旗楊朋岭、紅旗閻(延)翰秀……。”

(6)“館陶县志”的說法是接近李大簫供的:“黃旗匪張善繼、孙全仁为首,紅旗匪郜老文、張宗孔为首,白旗匪程順書、石天雨为首,藍旗匪左临明为首,花旗匪楊朋岭为首,大綠旗楊泰、楊福齡为首,小綠旗雷鳳鳴、王振南为首,張藍旗之左临明与姚泰来等改換黑旗,推宋景詩为首。”这一說中值得注意的是:除黑旗外,每一旗为首的都举出二人。

(7)在堂邑、冠县、莘县各村庄調查中,农民們的說法也極不統一,但把几十种傳說归納起来,比較普遍的說法是:黃旗張玉怀,紅旗靳三、靳四,白旗程順書,綠旗楊泰、楊朋岭,黑旗宋景詩。

(8)“紀略”卷十三之上,說到五大旗在是年七月間曾一度“均張黑旗”,而“留边月自別”。这“边月”的顏色显然是他們本来的旗色,因此可以推断出他們本來是:黃旗張玉怀,白旗程順書,綠旗楊朋岭(时楊泰已死),紅旗靳三(时已死)余党,黑旗宋景詩。

(9)和(10)是延家营的王兰峰和延家营附近田家集的張善全的另一种說法。王兰峰說的是:黃旗張玉怀,紅旗延翰秀,白旗从世欽,綠旗程順書,黑旗宋景詩。——从世欽是总头兒。張

善全的說法也相似。只沒提延翰秀。他們并說：“還有靳堤口靳家也是紅旗。”

此外，還有一些零碎的記載，如說某一人是某旗的，很多，不錄。

根據以上十種說法，刪去一些不重要的分歧（如藍旗并入黑旗。又如楊朋嶺等本應該和他們父親同屬綠旗，花旗不過是其變格，可以同列入綠旗。）和一些顯然的錯誤（如雷鳳鳴的小綠旗——也有稱他為小紅旗的，本不在五大旗之列。）列表于下：

從這張表里大致可以看出，白蓮教五大旗一共有三個系統：一個是勝保奏折和“紀略”注所說的以張善繼為首的邱縣五大旗，一個是三縣農民和以下三種材料所說的以楊泰為首的冠縣五大旗，一個是延家營附近農民所說的以從世欽為首的莘縣五大旗。至于李大簫供和“館陶縣志”里所說的則是包括三個、或者是前兩個五大旗的總名單。

因此，這三個五大旗的組織可以作如下的推斷：（各旗的分首領所列不全，這里僅以上表中所有人名為限。）

邱縣五大旗：

總首領：張善繼

黃旗首領：張善繼（兼）或孫全仁（分首領張殿甲、張九春）

紅旗首領：李興德

白旗首領：石天雨（分首領安喜兒、安興兒）

綠旗首領：楊福齡

黑旗首領：宋景詩（分首領左臨明、姚泰來）

冠縣五大旗：

总首領：楊 泰

黃旗首領：張玉怀

紅旗首領：苏洛坤或鄧老文（分首領靳三、靳四、張桐、
張宗孔、穆显貴、穆显榮）

白旗首領：程順書

綠旗首領：楊 泰（兼）或楊朋岭（分首領楊朋山、楊朋
海）

黑旗首領：宋景詩（分首領朱登峰）

莘县五大旗：〔三〕

总首領：从世欽

黃旗首領：張玉怀

紅旗首領：延輪秀（分首領靳家）

白旗首領：从世欽（兼）

綠旗首領：程順書

黑旗首領：宋景詩

“紀略”曾两次說過張善繼是总首領或教主，沒有承認过楊泰的独立地位。但楊泰在农民的傳說里，不仅也是一个总首領，而且也同張善繼一样做了皇帝，冠县的五大旗應該是独立的。但楊泰所領導的冠县五大旗，其实是代表莘县延家营的。而在楊泰死后才成立的以从世欽为总首領的莘县五大旗，其实也可以說是前一个五大旗的改組。因此这三个五大旗，实际上只是两个系統：邱县系統与莘县系統，也就是反动統治階級以之并列的所謂的“邱、莘教匪。”

但这里先得提出一个最特出的現象，就是任何一种傳說或記載里所說的任何一个五大旗的黑旗領袖都是宋景詩。在每一个說法里別方面可能有怀疑，但对宋景詩的黑旗領袖則是深信

不疑，絕無二說。這是真實的，他兼任了三個五大旗中的黑旗領袖。“紀略”所謂的“群匪（各個五大旗）倚以為重”，決不是一句空話。

三

先說邱縣張善繼。張善繼其實是臨清侯家庄人。侯家庄在臨清城西五十餘里，與附近之邵家庄、王家庄、張三寨、下堡寺同被稱為“匪巢”的地方，都屬臨清。但因這五處離邱縣城更近，教徒的發展也偏重邱縣，而張善繼起義後首先克復的也是邱縣城，所以張善繼系統的白蓮教五大旗被稱為邱縣“教匪”。

“紀略”卷十三之上說：“善繼，臨清侯家庄人。父萬選，嘉慶間習教，遣戍新疆，道光六年，回疆出力、赦回。善繼隨母習教，楊泰、張殿甲、張玉懷、石天雨、張九春、孫全仁、姚泰來均其徒，推善繼為教主。”“曲周縣志”說他的“先人燒香惑眾，稱白蓮教主”。他自己以“販牛為業，初無反意，”是教徒們“尋”他出來“奉為教主”的。

張善繼在起義以後做了皇帝。勝保致苗沛霖函中說張善繼：“僭號分旗，鑄刻偽印。……其逆母竟稱老皇太，該逆自稱黃天聖主。”（見故宮博物院“文獻叢編”第二十二輯）

勝保奏說“白蓮教首以張善繼為總頭目，”是把楊泰作為“各旗目”之一，放在張善繼領導之下的。但“紀略”卷十三之上里說：左臨明、張善繼等“與靳三、鄧肆（鄧老文）離卦教各分支派。”靳、鄧都屬於楊泰的冠縣五大旗，是無異於承認楊泰是和張善繼“各分支派”了。又，“紀略”在關於宋景詩的夾注里，所舉張善繼部下各大旗領袖（即領兵大元帥，見前表）中不僅沒有楊泰，除宋景詩外，連一個冠縣五大旗的領袖都沒有；反之，張善繼部下的

諸領袖如孫全仁、張殿甲、張九春、李興德、石天雨、楊福齡、左臨明、姚泰來等，也和冠縣五大旗毫無瓜葛，他們所活動的範圍也截然不同。也都證明張、楊是“各分支派”的。勝保的奏是在尚未進入山東時寫的，他當時對白蓮教情況的了解很片面；（像張玉懷、程順書、楊朋嶺重要領袖在他奏折中都沒有列上名）他只看見張善繼在邱縣做皇帝，卻不知道楊泰也在冠縣坐了金鑾殿；把張善繼強加在楊泰之上，顯然是一個錯誤。張善繼只是邱縣五大旗的總首領，而不是魯西白蓮教各個五大旗的共同的總首領。

或有另一個可能，即張善繼雖然不是各個五大旗的總首領，也許是白蓮教的總首領——“教主”。但這裡也有一個可疑之點：張善繼父親張萬選和延家營的從政是同時由新疆赦回的，班輩、地位相等，張善繼似乎也不可能駕凌父輩的從政之上而成為總教主。

再說莘縣延家營從家。延家營在莘縣城西南二十里。東邊叫東延營，西邊叫西延營，中間連接的部份叫做郝胡同。白蓮教領袖從政及其家族就住在東延營。

當地農民說：“延家營的從家是老教門了，習的是離卦。”馬仿曾說：“延營的大頭目是從政。”“紀略”說從政是“道光間習教戍新疆赦回”的，東延營王蘭峰說這“赦回”的原因是“他平‘西洋回回’有功，給皇上家出過力——用駱駝送軍報。後來辭官不作，回到家來。”這平“西洋回回”指的當然是鎮壓新疆回民張格爾的起義。

但當時，“從政只能在‘香堂口’管事，不是‘當家的’。”王蘭峰又說，“當家的是他的兒子從世欽——人稱從四當家的。”從政僅是名義上的“教首”，從世欽“事事都打着從政的旗號，用他的名。——大家叫他老從政”。

从氏家譜載：从政兄弟三人：从政、从巽、从观(?)。

从政的兒子叫从世欽。——世欽两个兒子：錫奇、綉屏。

从巽三个兒子：世祿、世賢、世爵。

从观两个兒子：世明、世选。

从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从尙选，胜保的奏折和西延营延書林都說他是从政的兒子，但不見于家譜，又不以世字排名，疑为他后来不知所終，所以家譜未敢記載。

另有从四老虎，是从世欽的綽号。

西延营又叫东高村。延家营里另一白蓮教領導人物延輪秀的家族就住在这里。延家的地位低于从家，除延輪秀外，还有延書善、延書闌等。

在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延家营以团練名义成立武装。“紀略”卷十三之下說：“延家营教头延輪秀、从世明、从尙选等習白蓮教有年。咸丰四年，东省扰乱，輪秀等以团練御賊。”冠县五大旗起义时，延家营白蓮教倒沒有来積極領導这次革命，因为它的內部意見不統一。王兰峰說：“当时老从政几个兒子和延輪秀都想造反，但老从政独独不願意。”这就逼使从世欽等人对冠县五大旗起义只能取半公开的支持态度。“紀略”卷十六末附記中說：“延輪秀、从世明……从世欽、从尙选……等于咸丰十一年春与冠人楊朋岭、莘人張玉怀謀乱，……拥众数千，建白旗，自号忠义团；地方官不能制，因而羈縻之。輪秀等冒朋岭、玉怀名，四出焚掠。……”这就是說他們以团練式的武装——忠义团作伪装，暗中帮助冠县五大旗。而五大旗也随时进入延家营。“紀略”說：“匪党潛入者六七千。”对于清軍則表面应付：“官軍过境，輒有朴愿癯老十数輩，伏道左称良民，具饌餅餉軍。”而官府的“羈縻”之策，也是可怜可笑得很。張善全、王兰峰等說：“莘县

(知县)黄(以鑫)太爷和延营的从尙选、高漸鴻(东高村举人)都拜了把兄弟，当时就住在延家营收錢粮。”据馬仿曾說：“当时莘县、朝城、冠县各村庄十之八九都到延家营来納粮。”可是其結果据張善全說是“收了一年，全花在延营了，一个錢也沒带走。”王兰峰又說：“延家营从家还在这里問官司。”——建軍隊，收錢粮，問官司，延家营已經建立一个半公开的革命政权。

延家营的这种特殊地位，遂使得“当时延家营势力很大：乡民都是教徒，教徒都是兵。”馬仿曾更夸大地說：“黄河之北，十之八九，都归延家营。那时流行一句話，叫：南京到北京，都是从家的兵。”因此，王兰峰說：“好多农民都到这里来避难。”“紀略”也說：“良民逼胁(?)入圩者，不下三万。”超过了当时莘县人口的半数。在这样情况下，延家营便扩建圩子了。“紀略”說：“筑垒浚壕，附近宋家庄、陈家集皆为所并。圩周十四五里，設樓櫓、儼然城廓。”

延家营势力虽然如此雄厚，但它的这种半公开革命的做法，只能依靠冠县五大旗的存在而存在。楊泰失败后，它也就难于立足了。到后来虽由从世欽重新建立莘县五大旗，但已經是强弩之末，难以有为了。

延家营因为从政反对革命，它應該負担起的领导武装革命的担子便落在楊泰的身上。

楊泰是冠县城东七里韓村人。一般傳說他“是編卖(拾粪用的)籬笆的出身，大家都叫他楊籬笆”。冠县城南区李金鰲說：“太平軍扫北后七年，才生出五大旗反。当时年成不好，百姓交不齐錢粮，由七里韓村楊籬笆为首反起来。起手在七里韓村，搭棚唱戏，聚众起事。反的口号是‘抗粮’，他没有什么本事，就是大家推他做头兒。”一般农民也都是說“推楊泰做头兒。”——“因

为楊家这股最大。”(白塔集岳企海)这可以与“冠县县志”所谓的“推楊泰为首”相印证。而說楊泰“没有什么本事”，也正是“县志”說楊朋岭“游侠任气，久蓄异志”的反面文章。“有异志”的其实是楊朋岭，不过推他父亲做头兒罢了。因此在冠县一带許多傳說里，每每把楊泰做的事(如做皇帝)都扯到楊朋岭头上去。甚至如上引“紀略”里說延家营想起义时，也說是“与冠人楊朋岭謀乱”，而不談楊泰。——但不管怎样，楊泰是冠县五大旗的总首領是無疑的。更有力的証据是楊泰做了皇帝。

楊泰做皇帝，在冠县一带是广泛流傳的。冠县張为川說：“楊泰做了两个多月的皇帝，当时有个歌謠說：‘南京到北京，都是楊家兵。搬倒咸丰爷，楊家坐朝廷。’”李金鰲并記得楊家出的告示上的两句話：“受气二百載，咱也报报冤。”

余家集賈裕德、崗屯許繼之、石家村石大旦等人也都說：“楊泰做了皇帝，搭了一座大席棚做金鑾殿，四外插京城，找了几件唱戏的黄袍穿上，登上大殿，文武大臣，按时朝拜。”岳企海并說到楊泰給母亲做寿时的盛况：“戴鳳冠、穿霞帔。扎金鑾殿，鋪紅毡。五大旗的人，都給她拜寿。一天坐三遍席，还唱戏庆祝，熱鬧了一个月。”“冠县县志”对此事以諷刺的笔記載說：“楊匪自以为有帝王分，于韓村周圍圈地方四十里，区划皇城，高扎席棚为宮闕状。每当伪皇升殿，黄袍加身，称孤道寡。各文武伪官亦綿叢朝仪，效优孟之登場。”至于“紀略”虽从未敢承認楊泰做过皇帝，但在叙述后来楊泰牺牲的一次战斗里，清軍所截获的战利品当中透露有“黄盖、黄衣”等物，也就等于默認了。

从世欽、延翰秀等既“与冠人楊朋岭、莘人張玉怀謀乱”，而延家营又不公开起义，則楊泰的組織五大旗以至做皇帝，也可以說都是得到延家营的支持，甚至是代表延家营系統的白蓮教做

的了。因此我們所說的冠县五大旗，实际上就是莘县的五大旗。——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楊泰之所以能做皇帝，也許就是代表所謂“北三爻楊、从、靳”当中的那个“楊”家。

对于楊泰当皇帝，当时老百姓是有微詞的。石大旦說：“那时人家娶媳妇，都得先去参拜他，并需抬着食盒，送他的礼。”杜赵庄杜亭选說：“大臣和百姓向他朝拜磕头，他把袖子一摆，說‘免参！’——跟真事一样。”賈裕德說：“当时老百姓都說：‘你作皇帝，光在这兒插京城就行啦？’”而朵庄楊敬善更断然說：“楊籊籊有些胡来。”

但群众对于五大旗还是拥护的，特别是对于黃旗首領張玉怀、綠旗首領楊朋岭和白旗首領程順書，程五姑兄妹都充滿了热情的歌頌。因为五大旗基本上是符合于农民利益的正义的軍隊。

四

当时在五大旗之外还有所謂“杂八旗”。

杂八旗或称杂巴旗、花花旗，是在白蓮教組織以外的队伍。东呂庄楊桂中說：“当时分大五色旗，小五色旗。小五色旗就是杂八旗。”宋小屯馬丰希說：“当时五大旗之外还有杂八旗。反正看別庄立旗了。咱庄也立。”辛集于品三說：“杂八旗規矩不好，因为参加的人都是出身不正的。”張四古庄皮金麟說：“他們二三十人也立一旗。”东汪村老人們說：“杂八旗每人腰里都有几塊包头，那边胜了，就換上那边包头。”

从杂八旗的行为来看，它是該受到人民的責难的。武庄武金池說：“杂八旗奸盜邪淫全干。”枣科的陈雄說：“杂八旗可乱来，杀人搶东西。”三里屯王士良說：“他們是驢馬財物，遇么兒搶

么兒。”据说后連二寨因为杂八旗逃得都没有人了。农民們还举出杂八旗的許多劣迹。

农民們把它和五大旗、特別和黑旗对比來說的时候，爱憎就更加分明了。如王刘八寨王金路說：“老百姓听說黑旗、紅旗来了都不怕，听說花花旗来了就跑。”張庄南士泰說：“当时流行的話是：黑旗武，紅旗文，花花旗，不是人。”……等等。而且，岳庄岳振华說：“杂八旗是誠心跟黑旗鬧乱子。”东汪村的老人們并以为黑旗抱屈的口吻說：“知道的人說他們是杂八旗，不知道底細的还以为是咱黑旗哩。”

在农民口中被談得較多的杂八旗的代表人物是雷鳳鳴和雷煥——都被称为雷三。

雷鳳鳴是堂邑張爐集或張二寨的人。王兰峰說：“五大旗里沒有雷三（鳳鳴）。”西呂庄宋香亭說他是花花旗的头目。“紀略”也說他是小綠旗，又說他是小紅旗。——都是所謂杂八旗。聊城宋振才等說：“雷三是店里当伙計的，也是好武艺，有‘八步赶轎’的本領。”

雷鳳鳴虽然不是五大旗，但他是和五大旗同一时期起义的。“紀略”曾說他是农民起义軍中和宋景詩、張玉怀齐名的三大領袖。在起义之初，也曾建立过不少战功。但在当时就恣意屠杀老百姓。沙鎮老人說：“他出了沙鎮北門就杀，往北杀到張爐集，往东杀到二十里鋪。”后来特別为农民所詬病的是他在政治上反复無常和軍紀敗坏。^{〔四〕}

雷煥是冠县相里庄人，是在咸丰十一年八九月間起义的。“紀略”說他立的是小綠旗。王朝营和王刘八寨老人們都說他是花花旗的头子，外号叫小閻王。王金路說：“他在王刘八寨扎过大营，坏透了，尽爱吃庄稼人。”并說他下过一个命令，鼓励部下

奸淫妇女。

农民們是从自己切身利害上来反对杂八旗的，許多傳說應該是真实的。但杂八旗的起义，無疑也是代表了农民的願望的。特別如初期的雷鳳鳴起义以及后来八九月間五大旗和胜保边打边談时的雷煥等人的起义，都对整个魯西农民武装起义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惜农民們和官方材料里都缺少对他們的正面記述和評价，这里也只好从略了。

〔一〕 按“南方离卦邵为主”的邵姓領袖，系指邵生才。他是清乾隆时代的白蓮教領袖，被清廷斬首了，所以他被白蓮教称为“南方离卦宮头殿無首真人邵老爷。”

〔二〕 李大簫供中还分別說出某人習某卦，但多不确。如从世欽是离卦，他說是“習乾兌”；宋景詩并非教徒，他也說是“習坎卦”的等等。故不录。

〔三〕 莘县五大旗是在咸丰十一月七日以后才組織的，这在后面再詳細說明。

〔四〕 雷鳳鳴的事迹后面还有記述，此处从略。

第六章 五大旗与清军的战斗

一

白蓮教两个五大旗在直、魯交界地区十三座县城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大大震撼了風雨飄搖中的大清皇朝的統治。因为五大旗往北發展，便会威胁京畿；往南發展，又会与捻軍联合，有把太平軍和捻軍引过黄河的危險。清廷在震惊之余，不能不竭尽全力以优势兵力来鎮压、击潰农民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布署是这样的：这时僧格林沁大軍正被捻軍打得“全队潰敗，軍械遺失，”（清文宗实录）自然不能北調，便叫他就近移軍曹州，兼防黄河，这是南路。以新任山东巡撫譚廷襄統率明新、烏尔貢扎布、保德等山东地方部队由东昌进攻，作为东路。以僧格林沁所派遣的帮办軍务、蒙古副都統西凌阿及副总管恒齡率領馬队赶往东昌，担任北路防剿。而主要兵力則放在西路，由清廷特派的欽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剿匪事宜的胜保亲自兼任。胜保由直隶进兵，計劃“分兵三路：一由临清南下，进攻邱县、館陶；一由大名取道东南，进攻莘县、冠县；一由清丰直搗东面，进攻濮州、范县。”（东华录）——这末四面八方向五大旗进行反扑了。

从四月十一日起，張善繼、楊秦两个五大旗部队就在圍攻威县。胜保要进攻教軍，自然首先要解威县之圍。但“屡解屡圍”，相持了十天之久，还是不分勝負。到四月二十一日，胜保改变了战略，突然率引大軍去攻陷張善繼的主要根据地——即被称为“教巢”的侯家庄、邵家庄、下堡寺、王家庄、張三寨五村庄。战局

开始逆轉了。

从四月二十一日起到六月十九日止，教軍和清軍进行了連續两个月的艰苦战斗。但在老百姓的傳說里沒有留下什么正面的記述。下面只能根据“紀略”的片面之詞——它对教軍方面情况很少提到——簡要叙述一下这两月的战况。

二十三日教軍曾一度回邵家庄，二十四日又由尖冢反攻下堡寺的胜保軍，圖襲威县，未成，退衛河南之幞头鎮。但据說楊泰部队則退至直隶元城東館集及小滩一带。二十五日，教軍放弃邱县城。二十九日幞头教軍集合万余人，以五千人渡河至尖冢，与胜保軍战，不利，仍退幞头。五月初二日，胜保軍过衛河攻幞头，与教軍大战。教軍退館陶及小滩。初四日，教軍万余人由馮家圈渡河，反攻尖冢，大战两个时辰之久，胜軍由于“援匪大集”，“慮兵疲挫失，傳催歛軍，”——宣告退兵了。教軍也依旧退守衛河以南。初六日胜保軍进攻館陶，在城外遇到教軍“馬步万余”，“吹螺伐鼓，有聚而圍之之勢。”从卯时打到巳时，而“匪圍益密”，胜保軍遭到惨重的伤亡。但后来据說由于“如有神助”的原因，才又“轉败为胜”，連陷館陶城及冠县之清水鎮，教軍退冠县城。

这时北路、东路的敌人也出动了。西凌阿与恒齡的騎兵配合譚廷襄的山东地方部队沿运河向南反扑，五月十三日前后連陷李海务、周家店、官桥(家)口等渡口。

五月十四日，胜保分軍两路：一由大名陷小滩而东，一由館陶而南，向冠县城进逼。教軍弃冠县城南退，胜保又陷楊泰的主要根据地七里韓村。但十八日夜，教軍又集合各路大軍，号称四万余人，大举反攻冠县。可惜这次反攻未能成功，楊泰等率軍退往莘县。

大約就在十四日冠縣撤退後，宋景詩、楊芳昱及黃旗黃芳玉、綠旗黃學文、黃蘭枝等曾引兵由清平左家橋、土閣、博平之李家園、三孔橋諸處上下游同時搶渡運河。這一行動很顯然是企圖進兵臨清，威脅清軍後方，以擺脫清軍的兩路夾攻的。但黑旗宋景詩等在攻克清平、博平沿河數十村莊，大敗兩縣民團以後，又為山東軍烏爾貢札布騎兵所阻，二十日被追退回運河以西。

西凌阿、恒齡及山東軍十五日又由聊城渡河而西，陷孫克盛莊及田家莊，十八日陷曲家營、于營，教軍退沙鎮。二十六日西凌阿合烏爾貢札布軍陷堂邑城。堂邑以北柳林、堽圪等處教軍——其中可能包括由運河東退回的黑旗宋景詩等部隊，也被迫向南撤退。

二十八日，勝保軍陷冠縣東南白塔集及富義集等村鎮，越一日，又陷桑阿鎮。

二十八日，西凌阿、恒齡等陷丁家莊，進逼沙鎮。六月初一教軍退出沙鎮。烏爾貢札布此時亦陷興泰集，赴桑阿鎮。東西兩路敵軍從此會合，莘縣以北地區全部淪陷了。

六月初二日，勝保由桑阿過蕭家寺進攻莘縣，“已越過大李王莊，距城只四里”了，忽然城東北湧出教軍万余人，莘縣城內教軍七八千人也出城夾擊，殺得勝保軍“死傷相屬，勢將復沒。”敗退四十里，“回軍馬橋”去了。初五日勝保親到馬橋指揮，聯合山東軍隊，先攻大李王莊。經過一場大戰，大李王莊終於陷落。莘縣城隨即也告失守。莘縣撤退時，冠縣五大旗領袖楊泰為敵軍所困，隨從都死斗被殺，他自己“下馬衝突，身被刀矛十數”，終於英勇犧牲了。

西凌阿從初四日至十一日連陷運河上七級、阿城、張秋三大鎮。烏爾貢札布與勝保軍亦於十一日由莘縣陷陽谷縣城。

六月十三日，胜保等軍向朝城进军时，宋景詩突然向胜保投降了。“紀略”說：“有道光間習教戍新疆赦回之从政等詣成祿軍，陈言景詩懾軍威，悔罪乞撫，願行間效力，胜保許之。”接着在十七日，胜保軍在朝城的教軍未交鋒即退走的情況下，占領了朝城。十九日再攻觀城，据“紀略”說觀城是“城門洞开”的，經過小小战斗，也被占領了。在攻朝城时，宋景詩是“亦随同大軍在后繼發”；攻觀城时，宋景詩則被派“作为响导。”（均見故宮存胜保奏折）

至此，除了范县、濮州二城仍在被称为“团匪”、“会匪”的王米鳳等部队据守之中，白蓮教軍所有的重要城鎮——邱县、館陶、冠县、堂邑、莘县、陽谷、朝城、觀城八座县城以及数十重要集鎮全部淪陷。

胜保自己也被这赫赫战功所陶醉，他在此时致苗沛霖的信中，不禁得意揚揚地写道：“两月以來，每战必捷，連破賊巢数十座，克复館、冠、莘、朝、觀五城。（其它三城算在西凌阿，譚廷襄等名下）……所向克捷，指日即可肃清”了！

但胜保在事后的奏折里不得不补充两句話說：“克复觀城后尚有敗匪三四千人，于朝城西面窜逸。”“紀略”也說：“偵范县城外匪巢林立，悍匪均赴濮州，人数尙伙”云云，作为以后教軍活动的張本。

二

胜保的“指日即可肃清”，乐观得太早了，白蓮教軍并没有被消灭掉。但两个月苦战的結果，两个五大旗也确实是遭受了惨重的損失。其失敗的原因何在，“紀略”之类的官書里自然沒有交代，农民們有許多傳說，但也不是有系統的。

首先是农民起义军的内部不团结。莘县翟庄翟汝文说：“当时五大旗里几个大元帅闹家务，宋景诗再顶不住，别的旗就都‘哗啦’（垮了）了。”别的农民也有类似的传说。这所谓“闹家务”的具体情况当然不得而知，但一个最大的可能，便是在皇帝问题上闹了家务。张善继与杨秦两人同时都做了皇帝，这不能不破坏两个五大旗的团结。张善继什么时候做的皇帝，无从查考，大致是在起义以后不久。杨秦是“做了两个多月皇帝”的，如果以六月初五日在莘县牺牲之日往前推，则约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即在连克一十三城大胜利的时候。似在张善继之后。起义之初，如果是由于杨秦与张善继的两个五大旗联合作战，才取得辉煌胜利；则杨秦做皇帝，便不可能再和过去那样同张善继合作无间了。胜保大军压境，这种不团结必然会在军事上造成相当重大的损失。

其次，是宋景诗的黑旗和教军之间发生了裂痕。翟汝文又说，“宋景诗在那些‘反’的队伍里最撑劲，他在北边没少跟官兵打仗。但他写文书调别的旗，别的旗不上北去。”岗屯杨守德等人也曾说：“五大旗归宋景诗调遣。”似乎宋景诗在五大旗内有一定的军事调遣权的。按冠县失守以后，杨秦等都南退莘县，惟有宋景诗、杨劳显等抢渡运河，去威胁清军的后方临清。这是突破胜保和西凌阿等优势围攻，争取改变被动局势的计划。但宋景诗的这一行动似乎没有获得杨秦、张玉怀、程顺书等主力部队的支援，不得不又退回运河西岸。翟汝文所说，可能即指这次事件。这种情况当然也在军事上造成相当的损失。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情况，是战士的离散。张善全说：“庄稼人打了胜仗，认为官兵不敢再来了，都想回家去种地。——庄稼人三天看不见庄稼就别扭嘛！这一来就散啦！”马仿曾也举宋景

詩的例子（当然不仅是黑旗的情况）說：“宋景詩的队伍慢慢少了，撑不住勁啦！”王兰峰也証明宋景詩失敗的原因是“后来人都散了。”当五大旗連克一十三城，也就是“庄稼人打了胜仗”之后，正是麦秋时节，而这一年庄稼据說又偏偏长得好，这些作为临时战士的农民們，如何不思乡念土？这是对五大旗的最严重的打击。

在这諸种原因影响之下节节敗退的五大旗，六月初五日又損失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領袖楊泰，一时群龙無首，內部有瓦解的危險；当时五大旗所据守的城池，只剩下朝城和觀城，但面临三路大敌，背阻黄河天險，看形势也是难以坚守了。魯西农民的革命运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三

宋景詩的突然投降，就是在这存亡关头發生的。

“紀略”对于宋景詩的投降是这样記述的：“（六月）十三日諸軍进攻朝城。有道光間習教戍新疆赦回之从政等詣成祿軍，陈言景詩憚軍威，悔罪乞撫，願行間效力，胜保許之。”在摘引一段胜保原奏中說明招撫用意后，“紀略”接着写道：“疏入，报聞。胜保詣燕旬前敌受降，景詩匍匐听命，編所部为靖东营。”

按照这样記載看，宋景詩的投降是無可怀疑的。但农民們对于投降这件事，却提出不同的說法。田集張善全說：“宋景詩投降，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后庙上的农民們說：“宋景詩投降，是因为他那时力量小。”前楊坟楊書佩說：“他投胜保，为的是扩大（保存？）自己的势力。”而宋小屯和雷庄几十位老人們則一致地說：“宋景詩投胜保是假投降的。”

宋景詩的投降是真是假，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农民們的傳

說是止于此了，他們不能有再詳細的材料；這只有從清廷方面的記載中再加以探索。

“紀略”所說的“從政等”，這“等”字代表一些誰呢？〔一〕存在故宮博物院檔案里的勝保原奏折解答了。奏折原來是這樣說的：“據從前習教歸正、于道光年間由新疆釋回之從政遣伊子從尙選來至軍前訴稱”云云，實際就是從尙選一人。“紀略”之所以故弄玄虛，不過是從尙選在以后文字中又以“匪首”身份出現，此處不能不偷梁換柱。但從政與從尙選一名之差，關係匪淺。他們雖然誼屬父子，在政治立場上却是敵國。從尙選代表從政出面與從政自己出面是截然的兩回事。從尙選不久以后還組織莘縣五大旗，他之代表從政，只不過是“事事打着從政旗號”的老手法，利用他的老招牌取信於勝保而已。宋景詩與延家營的關係既然是“和自己家里一樣”，從尙選與楊朋齡、張玉懷等又是共同“謀亂”的，則從尙選代宋景詩向勝保乞撫，說明什麼呢？說明宋景詩的投降並非對延家營和教軍的背叛，而是得到他們的同意和支持的。而且教軍讓宋景詩單獨投降，其餘四大旗繼續和清軍作戰，這當然是五大旗的共同策略。是假投降。

其實“紀略”和清廷官方所有材料中，從來也沒有承認宋景詩是真投降。把“紀略”中以及有關的一些記載依次排列起來，就可以看清眉目了：

(1)六月十三日，從尙選代宋景詩向勝保“乞撫”。

(2)(六月十五日前)“當是時，各縣伏匪麤聚四擾，景詩部眾潛叛，陽、堂、莘、館再警。勝營自謂景詩投誠，功在東邦，亂庶遄已；東民方謂陽奉陰違，禍猶未艾。其實景詩黑旗人數眾，叛服難齊。有假冒黑旗焚掠，東軍不便擊剿，致負激變名；且剿而勝，紛紛入勝營號訴，勝營將弁不能辨其真偽，即景詩亦不能辨也。”

(3)(六月)“十五日，黑旗匪众由莘之鑾駕屯入陽谷之皇姑庄，至距城三里聶家墩，众二千余。”

(4)“十五日(胜保)亲赴燕甸地方，傳令宋景詩来謁。”(胜保原奏折)

(5)“十七日黎明，成祿、得魁步騎分路进，景詩降众为繼。……遂克朝城。”

(6)“十九日，仍令景詩降众前导。”陷观城。

(7)(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自朝(城)之張魯集以南数十村庄，皆張黑旗，自称投誠宋勇。”

(8)“二十二日，成祿移营孔家堂，景詩移营李家安洲，相距十里，遣叟什赵玉林等發功牌旗帜軍火，諭令二十七日候点驗，玉林等几为所杀。”

(9)“(二十二日后)黑旗焚掠益肆。……莘、冠、館驛路再塞，复登陴守御。”

(10)“(二十二日后)前此入直匪众……皆藍旗，头帕青巾，腰插黑旗。”

(11)“(二十二日后)另股(黑旗)匪目楊洛(勞)显又从莘入临，……欲架浮桥渡尖冢。”

以上这許多活动，归納起来是两类。其一，是宋景詩自己的投降活动。他六月十三日“乞撫”，十五日会見胜保，十七、十九随胜保軍攻克朝城、观城，但二十二日宋景詩就要杀赵玉林等，“点驗”未成。这是說“招撫”之局瀕于破裂。其二，是黑旗軍的行动。它的行动分为黑旗“潜叛”与“假冒”黑旗二种。“紀略”对此强作解釋，說“景詩亦不能辨也”，是难以自圓其說的。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宋景詩的投降是五大旗的策略，所以他以“投誠”的身份为掩护，一面叫真的黑旗“潜叛”，(如去陽谷的二

千余人，“腰插黑旗”的人直部队以及楊芳显部队。)轉移陣地；一面又讓其它四大旗冒充黑旗，以躲避敌人的追击。把宋景詩的投降与軍事活动两者結合起来看，宋景詩的投降只能說是假投降。——敌人称之为“陽奉陰違”。

但衡量宋景詩投降是真是假，是否是五大旗的策略，也可以从五大旗軍事行动的結果来考察。黑旗“潜叛”与“假冒”黑旗只是五大旗的手段，不是目的。那末从六月十三日宋景詩“乞撫”起到六月底，整个战局起了什么变化呢？这也要把五大旗、包括黑旗的軍事行动排列起来看：

(1)(六月十五日以前)“当是时，各县伏匪麇聚四扰，……陽、堂、莘、館再警。”

(2)(六月)“十五日，黑旗匪众由莘之鑾駕屯入陽谷之皇姑庄，至距城三里聶墩，众二千余。”

(3)(十九日)“敗匪三四千，冒雨由朝(城)西南無兵处繞道南奔，……至小灘北，匪泅水渡衛。……至南館陶，分半西奔曲周，半竄临清、邱县。”

(4)(十九日后)“其东南敗匪三四千，出沒观、朝、莘、谷之間，倏由堂、冠交界闖踞临清瀕河之樊村厂、大营口，分股扰清河。”

(5)(十五日至二十二日間)“朝、冠四乡伏匪由朝之大厂入冠之辛屯、桑阿、蔡兒庄至堂城西賈寨、石槽庄，蔓延辛集、李家刘八寨、王家刘八寨、缸(崗)屯、柳林、范寨、堠堠、宋家小屯、陈屯、七星屯、刘紹諸处。”

(6)(二十二日后)“黑旗焚掠益肆。館陶东乡刘家塔头、西二庄、影庄、楊家坟、西北之魏僧寨、丁家圈、西南之武家寨、張官寨、柴家堡、朱庄，紅、白、黑三旗环繞馳突，莘、冠、館驛路再塞。”

(7)(同上)“前此入直匪众六七百，后由曲周之張朝朱尔寨、城孟、王家堡横入邱之务头、段尔寨、梁尔庄、七方屯、常家屯，皆藍旗……。”

(8)(同上)“另股竄临清黨耳寨、破庙庄。”

(9)(同上)“另股匪目楊洛显又从莘入临之李官庄、樊村厂，欲架浮桥渡尖冢。”

(10)(同上)“又另股数百騎偷渡丁家村，入临北謝路油坊等庄，后股则在洪王营、常家圈。”

(11)(同上)“另股又奔夏津河西二哥营、王家壩、張家窑搶渡。”

只要把这些活动画在地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原来整个战局突然扭轉过来了。被赶到黄河边上、而且已被消灭殆尽的白蓮教五大旗，忽然神出鬼沒地从四面八方出現，跳到敌人的背后，不仅包圍了八座被陷的城市，而且又重新突破了衛河防綫，深插到临清、邱县以北以及直隶的曲周、清河、夏津一带，越过胜保的威县大本营，再度威胁畿輔了。胜保和西凌阿等两月来以数十次战斗所赢得的轟轟烈烈的大胜利，完全落了空！

战局之所以扭轉，正是五大旗讓宋景詩“籍乞降为緩兵之計”(胜保奏折)的結果。

“紀略”对于战局的大轉变是認識清楚的，不过沒有敢于明白指出，只輕描淡写地着上“胜保軍由館(陶)回威(县)”七个字，便作为交待了。至此，我們才能理解田家集張善全所說的下面这几句話是如何真实地概括了这半月来的战局。他說：“五大旗一連打了七个胜仗，杀死很多官兵，胜保也沒办法，退到衛河以西，五大旗追出了一百多里地。”七个胜仗張善全自然無法列举，但胜保从莘县的燕甸退到威县，正是一百多里地了。

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四

宋景詩的投降是“陽奉陰違”的假投降，那他和胜保的表面关系是怎样呢？“紀略”說“編所部为靖东营”云云，宋景詩的黑旗軍是否被改編了呢？

故宮所存胜保六月二十一日奏折中說：“……从尙选至軍前訴称：黑旗头目宋景詩自知悔罪，情願率众投誠，以圖自贖等情。并具投降稟帖，由成祿、黃得魁奉請示遵前來。奴才此時軍威甚盛，惟期尽杀乃止。該匪首被剿情急，或籍乞降为緩兵之計，原本可信以为真。然剿撫兼施，亦屬权宜之举。……适奴才馳至前敌，即于十五日亲赴燕甸地方，傳令宋景詩來謁。見其匍匐軍門，口称願隨大軍剿賊，出自真誠，請先繳旗械馬匹自明心迹。詳察情詞，并非作偽。……当經面諭務將首要次要各賊首協同官軍指名擒獻，方見真心出力，即为自贖地步。宋景詩唯唯听命而去。”

根据这份奏折看，第一，此次胜保“傳令宋景詩來謁”，只是和宋景詩初次会見，并非“紀略”所說的“詣燕甸前敌受降”。这在农民的傳說里，也可以得到印証。据这次会見地燕甸的老人竇松春說：“宋景詩來燕甸見胜保时，跟鑽刀山一样：胜保把队伍列开，馬队也排开，弓上弦，刀出鞘，槍头都对着宋景詩，那陣势非要他俯着身子进去不可。宋景詩是一个人进去的，队伍都在燕甸外面，沒有进街。胜保也不敢对他怎么，——要有个什么，胜保也跑不了。那时宋带来的队伍也不少。”据小刘貫庄王立成所叙述的情况，除了“弓上弦，刀出鞘”等等胜保摆威風的姿态相类似以外，他說：“那天宋大帅沒去，王二香帶着宋二帅（景礼）坐

着大轎車——二帥坐在車里头，王二香跨着車沿——一路去見胜保。宋二帥見了他，由王二香两边作保。”——从这些情况，特别是“两边作保”云云看，这只是初次談判，不是“受降”典礼。

第二，胜保所說“先繳旗械馬匹”，“紀略”所說“編所部为靖东营”，都还是一句空話。“紀略”既說：“（六月）二十二日成祿遣叻什赵玉林發功牌、旗帜、軍火，諭令二十七日候点驗，玉林等几为所杀。”点驗都未能实行，“先繳旗械、馬匹”自然更談不到了。所謂編为靖东营，那更是五个月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五的事了。因为胜保六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既沒有提到改編靖东营的事，而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官方文告中也从未出現这个名目，“紀略”搞錯了。

宋景詩投降胜保这桩公案，除了燕甸会見以外，到六月底，是既未繳械，更未改編。到了赵“玉林等几为所杀”的情况下，所謂“撫局”在表面上也是瀕于破裂或陷于停頓了。

〔一〕 我在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題做“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文章里，曾把王二香、馬岐山和从政放在一起，認為是从政等所包括的人物。这个推測以及对于从政的一些判断是有錯誤的。

第七章 边打边谈

一

咸丰十一年七月起，鲁西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边打边谈的局面。但官方记述对此諱莫如深，隱約其詞；农民的傳說也較少。这里把七月到十一月間和战經過作一簡要叙述。先說七月間情况：

七月初，邱县五大旗教軍首領張善繼被害。“紀略”說：胜保的“直隶諸軍陣擒女匪多名，內有善繼母、妻，訊出善繼匿沙河之贊善村。知县金秀三、邢台令錢敏率勇役掩之，善繼及弟善正、光文等死党数十上馬欲遁，……毙二十余。”張善繼、善正等都被擒，在威县就义了。張善繼的大将左临明“率党数十人匿（邱县）大河套庄”，也被掩捕，同时被害。据胜保奏，“贼首伪元帅（張）殿甲”也被“擒斬”。是邱县五大旗除楊福齡外，多半被击潰了。

冠县五大旗虽然脫出險境，并曾經越过衛河，扭轉了战局。但据“紀略”記載，到七月間也沒能抓紧这有利局势，組織有力的反攻，只看到“紅旗匪党（郜）肆（即郜老文）、（苏）洛坤等大扰邱、館东直交界。”“（張）玉怀股众剽掠莘、堂、冠、朝，旬月不已。”以及“七月初二起至既晦，莘、堂、冠、朝四境紛紜扰乱，忽去倏来，此击彼窜無虛日。”这些活动是很难看出他們的明确計劃和目标来。

这时，宋景詩黑旗也遇到新的威胁：馬岐山叛变了。

馬岐山，名尙林，人稱馬老尙。是朝城張魯集（現屬莘縣）的“家有三頃地”的地主。張魯集是個大鎮，當時居民有三千餘戶，十九都是回民。它很早就成立了民團，團長便是馬岐山。馬岐山的兒子馬仿曾親自對我們說：“宋景詩和俺父親從先就認識，很佩服俺父親，一切聽他策劃。宋景詩起義後，張魯集的民團也隨了宋景詩，名為‘西域回民大隊。’”馬仿曾又說：“勝大人把‘西域回民大隊’改為‘急公團’，後來打延家營的時候，‘急公團’就專保勝大人。”馬岐山在什麼時候投降勝保，馬仿曾沒有正面說明，但他說：“勝保打不下延家營，後來召見俺父親，叫他說降宋景詩。”可見馬岐山是在宋景詩假投降之前、至遲是在宋景詩與勝保談判過程中先就投降了勝保。這就是說，馬岐山先就背叛宋景詩，此時又反轉來替勝保向宋景詩逼降了。這是勝保以挖牆腳的方法所給予宋景詩的一個嚴重的打擊與威脅。

總結白蓮教軍方面七月間的情況是：兩大領袖陣亡以後，邱縣五大旗是被擊潰了；冠縣五大旗則群龍無首，內部混亂；黑旗軍由於馬岐山率部叛變，處境艱險；整個教軍陷入了困境。

但勝保的情況也不見佳。當勝保大軍“所向披靡”之時，既已疊奏捷報，並且“奉旨嘉獎”了；在克復朝城、觀城之後，又奏報清廷說：“其餘紅藍白黃各旗，合而計之，共止數千人。且城池俱已克復，該匪不能立足。”真是“指日即可肅清”了。於是清廷也信以為真，便在七月初“詔下勝保”叫他“俟北路肅清，即統兵督辦皖豫軍務”。可是這叫勝保如何交代呢？張善繼的邱縣五大旗雖然勉強可稱肅清，而冠縣五大旗根本沒有被消滅，宋景詩的投降已經奏報卻沒有定局，他那里能夠去“統兵督辦皖豫軍務”？而正當勝保進退兩難之際，咸豐皇帝奕訢又在七月十六日病死熱河了。那後來被稱為西太后的拉那氏及恭親王奕訢正醞釀着

一次爭奪政权的政变以消灭其政敌肅順等人。作为奕訢手下实力派人物的胜保不能不去热河奔丧——参加这场政治上生死斗争。胜保是非走不可，非摆脱这种尴尬的困境不可！

白莲教軍与胜保都陷于困境，大家都在找寻出路。六月十三日所开始的对宋景詩的“招撫”虽然瀕于破裂，但这是双方接触的基础。七月下半月，胜保与冠县五大旗全面的“招撫”談判开始了。

胜保本来是个以捏报战功聞名于当世的人物。“掌固零拾”說：“胡文忠(林翼)与人書，謂胜保無役不敗，而犹以胜聞。时人謂之‘敗保’。”胡林翼致錢蔭桓信中果然說：“胜帥……每战必敗，敗必以捷聞，故中朝尙催其进兵，不知其創敗之实际。”（“胡文忠公遺集”）在同一信中还揭露了胜保的另一隱秘：“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徒乱人意耳。自降于賊，而美其名曰賊降。”胜保的确是以招降納叛为能事的，綜計在他一生中招納的降将如李昭寿、苗沛霖等不下十余人。而“捏报战功”和“招降納叛”又是他的相互因果的两大法宝。捏报战功的結果，每每以招降了案；招降的結果，又必捏报战功。因此，当胜保在魯西無法了結战局的时候，必然祭起这一法宝来了。

“紀略”叙述这次“招撫”談判的情况（見卷十三之上）說道：“七月初二起至月既晦，莘、堂、冠、朝四境紛紜扰乱，忽去倏来，此击彼窜無虛日。……聚散無定，多少莫測。各县团长文武生监与胜营弁勇出入匪中，关說多方，行徑詭密。朝欲納款，夜复叛逃，东則乞降，西又攻剽。（山）东軍無可捉摸，按兵不动。”从这些隱晦的文字里約略可以看出“各县团长”与“胜营弁勇”都是在代表胜保向五大旗进行劝降工作，而五大旗的态度似乎在一边打一边談，尙無定局。接着下面又写道：“胜(保)营之檄云：‘有

阻撓撫局，激變降眾者，軍法治之。’巡撫(譚廷襄)之檄曰：‘有言降眾欲叛，撫局難成者，軍法治之。’”从勝保等一付急不可耐的嘴臉上，可以看得出，勝保對於這次“招撫”是不計利鈍，勢在必成的了。因此，到了八月初，也不管談判是否真的獲得結果，勝保便又急忙忙奏報說：“……歼匪略盡，槍傷(張)玉懷、(程)學書，擒斬賊首偽元帥(張)殿甲、(程)五姑^{〔一〕}等，余匪無多。……除歼天外，余皆畏威反正。”這當然是宣布“招撫”工作全部勝利完成了。于是他匆匆離開山東，直奔熱河而去了。

但勝保太性急了，他剛剛離開山東，談判馬上宣告破裂：“紀略”在勝保奏稱“余皆畏威反正”之後，緊接着加以否認說：“而教黨分屯”朝城、冠縣、莘縣、堂邑數十村鎮者“尙不可數計”。并且說：“匪眾聞勝保(八月)初八日赴熱河行在叩謁文宗皇帝梓宮未返，訛言大興，人心惶惶，團練解体，匪焰再熾。”——全面談判告一段落。

冠縣五大旗和勝保談判的具體內容，無從懸測。但从當時勝保的遷就態度看，從談判終告破裂的情況看，可以推斷“招撫”條件還沒有談妥。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的是：這次“招撫”談判，雙方都是有條件的。

在談判中，宋景詩黑旗軍很少活動。據“紀略”說，這時五大旗對黑旗的態度是：“景詩未降部曲二三千，陽與景詩為難；各旗群匪亦揚言恨景詩，以示景詩之無貳也。”張玉懷、楊殿乙、程順書、楊朋齡等并“均張黑旗，留邊月自別”。又把部隊都圍繞着宋景詩黑旗所駐的張魯集等處駐扎下來^{〔二〕}。黑旗唯一的一次活動是：“(七月十八日)黃、紅、綠三大股匪眾，……趨莘縣，攻西北門。……有純黑旗從西北來，云是景詩赴援，未交鋒而匪退。叛服固未可測也。”但在“莘縣縣志”里對黑旗這一活動是另一樣說

法。它說：“辛酉年七月十六日教匪宋景詩復陷邑城，杀伤甚惨。”所謂“叛服固未可測也”，其实是可測的：七月十六日宋景詩的黑旗軍已經攻入莘县，十八日“景詩赴援”莘县云云，自然是記載失实，或者十八日即十六日之誤。因为县志更可靠些〔三〕。

二

八月，“招撫”談判破裂，教軍与清軍双方又恢复了战斗。九、十月間的主要战争共計三次。

第一次战争是在九月間，教軍联合黃河南的捻軍及其它农民軍向清軍进行大反攻。“紀略”說：“教匪遣党赴黃(河)南結长枪会匪，向濮、范河口冒民团陸續过渡，不下四五千。……曹屬土匪刘四反叛亦率党数千北渡。于是大綠旗教匪楊福齡、大紅旗教匪靳四余党、小綠旗雷三即雷煥、小紅旗李金声、王怀玉、赵老怀等、小黃旗王玉符等复豎旗聚众冠之燕兒庄，合之‘捻’、‘会’各匪，几万五千人。”联合向胜保留駐山东的部队进攻。

这次进军由南而北攻克莘、朝、观、范四县城，进军到冠县、堂邑一带，圍攻冠县城五昼夜。胜保此时“北行未返”，“其兵勇三千余潰至临清。”但据“紀略”說后来捻軍与教軍不和，“反劫夺教匪資粮，倒戈相杀。”到九月二十一日，捻軍“悉数搶渡黃河”而去了。这次大反攻可惜未能成功。

第二次战争是在十月初。此时胜保已由热河回到威县。在“冠县以南、堂邑四境”，据說有“教匪遣孽糾会、土匪五六千，盘旋攻鈔。”胜保派曹州鎮总兵郝上庠等往剿。据“紀略”說：十月初，教軍楊福齡、郜老文及雷三等曾从堂邑北柳林一带趋临清，“逼城关河口搶渡”，与胜保軍激战結果，据报“斬匪二三千，匪首尾不顧，敗奔东南。”但两天后教軍却在亢家庄打了一个大胜仗，

杀了曹州鎮总兵郝上庠等人。

郝上庠是山东地方部队，他在初四日与烏尔貢札布的部队会合，行“至堂（邑）北丁家庙，遇綠旗匪張三臭、藍旗楊老險等众五六千，四面包鈔。騎軍冲其一隅，上庠步軍繼之。騎軍突圍之，圍复合。……步軍炮火略尽。至亢家庄，上庠……遂遇害。萊州營守备伊縉保、撫标右營千总袁得胜，同日陣亡太公庙。兵丁死者数百。”同日杀死清軍总兵以下三員將領，兵士被杀“死者数百”。在“紀略”中这是絕無仅有的記載，可見是教軍的一次大胜仗。

第三次战争紧接在第二次之后。依“紀略”的叙述看，这不过是对教軍“殘余”的“扫蕩”了。据說教軍当时尚有万余人，但初七日一战放弃了临清南之李官庄、楊家坎等村鎮，并被胜軍“斫毙約千人，馬械盈路。”繼由柳林退西南狼窩、桑阿等处。十二日至十六日，胜保又“連战皆胜，匪死伤散亡大半，余者三四千。”繼而清軍“乘胜追之辛村、賈鎮、桑阿、烟店（燕甸）、馬桥，昼夜二百余里，沿途尸骸縱橫撑扑，流血殷紫，車牛系畜旗械收繳粮台充賞，数日始尽。余馬匪六七百，走范县。”最后，到十一月初，据說教軍仅剩下的人馬情况是：“分半入寿張之竹口蓮花池与土匪合，有千余人入莘之延家营教巢。”

两个多月战斗的結果，似乎白蓮教五大旗除了退入延家营的千余人之外，都被胜保斬尽杀絕，再無遺留了。——这都是一派胡言，但暫且按下不談。

在八月到十月期間，当教軍与清軍鏖战时，宋景詩黑旗軍的活动如下：

首先，在上述第一次战争之前，“紀略”說：“景詩赴堂邑謁留防道員王觀澄，請寺捻自贖。观澄慰安獎借而行。（八月）二十

五日，皖擒大股扰范(县)之郭滩，景詩引軍迎击获胜。”下面并加注說：“詳皖匪卷”。但我們在同書卷十一之上里找到这段記載了，可是它說：“(八月)皖(擒)匪接踵而渡(黄河)者逾万，焚掠濮、范……。諭勸宋景詩击擒，景詩伪战。”原来宋景詩“請击擒自贖”，只是一句空話。

其次，九月間在教軍联合擒軍、长槍会等与胜保軍大战时，据“紀略”說：“景詩方营冠县竹竿巷，匪众夜襲之，猝不能御，退营堂之缸屯。匪众……扑缸屯，景詩部众携贰，不能出队。”又說：“成祿密期景詩夜襲……，焚紅、綠旗匪营十余处。”这是說宋景詩又与过黄河来的擒軍、长槍会軍作战了。但“宋景詩起义史料”二九頁引王家麟“双鯉集”九月十七日一封信說：“近則投誠之宋景詩余党，勾来曹州长槍会，名为与宋景詩为难，又踞范县、朝城、陽谷、莘县、复入堂邑城。宋景詩战敗，退至館、临交界之李官庄。”可見擒軍与长槍会本来是宋景詩余党勾来的，而与宋景詩作战不过“名与”“为难”，实则“勾結”。又据李靜慈同志听他父亲李周臣老先生說过：“这时宋景詩在堂邑、范县一带与擒軍張宗禹的部队打仗，其实是你来我去，好似演習作战。”宋景詩与擒軍、长槍会的真实关系原来如此。

第三，十月初第二次战争即郝上庠被杀那次战争中，“紀略”說：胜保“派景詩降众由堂(邑)进逼，期与(郝)上庠軍合。”是攻打自己的五大旗了。

关于这一次战争，特别是郝上庠被杀，在农民們的傳說中却完全相反，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一种說法。据林辛堂的农民們說：“宋景詩曾在亢家庄杀死一个曹州鎮总兵。这枝人馬是从赵家楼那边来的，一路上尽搶东西，黑旗軍都躡过来了，还在搶，被黑旗杀死很多。”宋小屯和雷庄的农民們也說：“有个曹州鎮总兵

帶着一萬多人來打黑旗軍。……宋景詩在太公廟打了一個大勝仗，把曹州鎮蹙到亢家莊，給殺了。當時曹州鎮人多，宋人少，老百姓都用木鋤揚土，作為疑兵幫助宋景詩。”張四古莊喬如梅和楊統剛也同樣證明這一傳說。我們對於這一傳說曾表示懷疑，向農民們一再提出追問，而他們也一再堅決地，肯定地說：“郝上庠是宋景詩黑旗殺的。”

原來“紀略”中所說殺郝上庠的藍旗楊老險就是黑旗楊勞显。楊勞显最初全家被地主杀害，是宋景詩領兵去替他報仇，他因而憤然參加起義，成立了黑旗支隊，歸宋景詩領導的。他是宋景詩的生死之交。了解宋、楊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可以理解：宋景詩與郝上庠合軍攻打楊勞显是不可能的；反之，宋景詩與楊勞显聯合起來，乘機殺死郝上庠，倒是合情合理的了。

最後，在勝保“掃蕩”教軍“殘余”時，“紀略”也說宋景詩曾在咸祿的命令下“斫匪營，焚其三巢，梟匪百余，得馬百余，”云云。

但“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二十四僧格林沁奏里，對此時的宋景詩、也是對投降以來的宋景詩提出過疑問，他說：“十一月初三，國瑞進攻竹口賊圩，搜獲投誠守備宋景詩鈴記一顆，”又說：“西凌阿前在東昌一帶剿匪，亦獲有宋景詩功牌。”因此他問：“查宋景詩系勝保招撫之人，何以鈴記尚在賊手？”這一問把宋景詩六月十三日以來的真實態度給揭穿了。但清廷此時正倚重勝保，對此也未加深究，便不了了之了。

三

十一月初三日，勝保進攻莘縣延家營。

在七、八月間，延家營似乎還保持它半公開的革命態度。據張善奎和玉蘭峰說：“勝保曾問過莘縣知縣黃以鑫：延家營是否

想造反。他說，延家營里都是飢民。如果造反，必先杀官，他們为什么不杀我呢？——这样就搪过去了。”

但当九月中捻軍、长槍会等与教軍联合作战失敗以后，延家營的地位日益危險，便开始搭圩子。“紀略”說延家營的圩子筑于咸丰四年，是錯誤的。李樹德、延書林都說：“直到胜保攻打延家營时，圩子的西南边還沒搭成。”王兰峰說：“从政沒死的时候他反对搭圩子。”并說：“后来延家營要修圩子，官兵認為是造反了，在十一月初三就来攻圩子，那时圩子還沒修成。”所以修圩子的可能的時間是在这年的九、十月。

接着延家營成立五大旗，推从政做皇帝。王兰峰說：“从政的几个兒子因为想做皇帝，就把各門徒送来的黄緞子龙袍和冲天冠硬給老从政穿戴上。老从政本来不願意造反，这样一鬧，就气的得了膨脹病死了。在他病重的时候，还穿上赭黄袍哩。”胜保在攻开延家營圩子以后的奏折中說：“获違禁黄色帷盖、旗帜、袍裤百余，”也是从政做皇帝的明証。

王兰峰說：“当时五大旗都在延家營。除从、延两家一是白旗紅边，一是紅旗白边以外，还有程三黑（順書）是綠旗，張玉怀是黄旗，宋景詩是黑旗。还有靳堤口靳家也是紅旗。”張善全的說法相似，只沒有提延翰秀，說紅旗是靳堤口的靳家。就是所謂“靳三、靳四余党”了。

这个五大旗的組成就是前边所說的：

总首領：从世欽

白旗首領：从世欽（兼）分首領：从尙选等

紅旗首領：延翰秀（分首領：靳家）

黄旗首領：張玉怀

綠旗首領：程順書

黑旗首領：宋景詩

这个五大旗是在冠县五大旗的基础上改組的，最主要的改变是以从家代替了楊家，因此这里沒有楊朋岭兄弟。而由于从家的地位較高，他自己的白旗不能改变，便讓程順書抵了楊家的綠旗。延翰秀本来是紅旗，补了部老文、苏洛坤的地位。至于宋景詩的黑旗，則似乎是虛設的。

延家营新五大旗成立以后，主要的軍事行动就是进攻張魯集。馬仿曾說：“从此延家营与張魯集时常打仗了。”張魯集的賈貴恩說：“延营打張魯集，今天兵来，明天兵来，天明了来，天西了回去。团长馬尙林(岐山)吓得坐的車輪子都跑掉了。……延营的軍隊打东門进来，街里人都往西北跑，只剩下三家人。延营的人喊：‘把你們的人都給杀了！杀你們就跟杀蛤蟆一样。’”張魯集西域回民大队改編的“急公团”也去打延家营的五大旗。賈貴恩对此以諷刺的口吻說：“团里拉着人上西去打五大旗，走到柳林，大家說：‘团长，咱們走了五天啦，一个五大旗也沒看見啊！’团长只好說：‘咱們一更天吃飯，三更天起营，往回走吧！’”

十月半以后，“紀略”說：“胜保移营朝（城）之張魯集”，战事移向延家营了。“可是”，賈貴恩說：“官兵誰也不敢来打延家营，但不来又不行。来了，打一仗是敗一仗，离延家营二三里，不敢向前跑，就回張魯集来了。”馬仿曾也同样承認：“胜保兵力虽盛，可打不下延家营。”而据張善奎說，延家营五大旗之打胜保却是如此之英勇：“从四当家的——从世欽帶兵和胜保打仗；胜保那边使二人抬（槍名）、紅纓子槍、竹竿矛、火炮、火鴉子、过山鳥（槍名）；从家的兵都拚命地杀上去，爬着走，像蛇行样的，使得清兵的家伙变成無用。”

可是“紀略”对于十一月初三日胜保攻延家营这一仗却写得

那样有声有色：“是月朔，……胜保飭成祿……等陣五里外，遣數騎諭降(延)翰秀等。比至，寨閉不得入。……初三日，官軍兩路進，距匪巢不一里，匪發巨炮，官軍趨趨逼之，抵濠畔，火器仰击之，匪守益密。自辰至午，官軍多伤亡。复遣……持令督战，势必克，軍士冒死血战，……由西北攻入，全軍逾濠，肉搏而登，伤墮枕籍，肩累不輟。匪知不守，退而巷战。官軍四面入，……守匪旁窜，官軍四面斫之，如籠鳥釜魚，無一得脫。……圩地羸馬牛驢鷄犬皆飞騰跳躍，人畜自相蹂躪，号呼耳不忍聞。余匪乃闔南門奪路出，圩外步騎軍，層層截之，擒悍匪六七百。訊出(延)翰秀、(从)世明、从錫祺等斬梟之。圩内外平地流血成川，杀获万余，遣良民五六千。获……槍械炮位數百，刀矛數日帶之不尽。負伤逃遁殘弱，不及千人，四散狂越。”

农民們的傳說，却把这連篇胡說完全否定了。被称“斬梟”的延翰秀等根本不是陣上被擒，而是由胜保以無耻手段誘杀的。張善全說：“胜保来了，把延翰秀、从世明、从世祿都叫了去，鎖在屋里，看他們怎样‘土遁’。过了三天进屋一看，三人还在鎖住，就把他們給弄死了。”延書林說：“把他們全叫到張魯集去，請他們試驗法術，都給害了。”〔四〕宋庄区干部刘呈祥并补充說：“死得很慘，是用竹簽插进糞門弄死的。”三人只錯了一个名字，那是“紀略”說的對。但他們三人的被害情况，老百姓所說的才是真的。

在害了延翰秀等人之后，卑怯無耻的胜保才敢去攻延家營。但被形容得轟轟烈烈的战斗，据王兰峰說却是这样：“延家營虽被胜保攻破，五大旗并沒死多少人，因为各大旗先已反出去了。圩子里尽是避難的老百姓。”因此胜保所恣意杀戮的并不是教軍，而是普通避難的老百姓。王兰峰說，連胜保也覺对老百姓杀

得太过了：“胜大人一看，說：老百姓太多，叫兵士‘住手！住手！’”延書林說：“出東門、北門的老百姓死的太多了！”賈貴恩說：“圩子里好些人都跳到井里自尽，井都填滿了。”

在这次对延家营老百姓的屠杀里，張魯集的“急公团”也参加了。張魯集楊大山說：“我們的团(急公团)和官兵一起去破延营，本街武秀才楊尽忠領队，蔡长青——原先西域回民大队队长打先鋒。”馬仿曾說：“打延营时‘急公团’专保胜大人。”后来这个“急公团”到了同治二年，据楊大山說：“就同官兵一起打宋景詩了。”

在攻延家营的时候，宋景詩的态度如何呢？据延家营的王兰峰說：“宋景詩当时帶兵住在李安洲。攻咱圩子的时候，他攻南門、西門。但他拿着大刀，空喊不杀人，把人放了好多。其余的老百姓都帶到李安洲去，問明家乡住处，派人給送回家去。因此往西、南門跑的都得救了。”延家营的延書林也承認：“攻延营时候，宋景詩把住西、南門，放出来好多难民。”李安洲的李树德也說：“宋景詩打延营的西門和南門，凡是由西門和南門逃出来的人都不杀，帶往李安洲，把場院挤得滿滿的。宋景詩一个个的問清楚了，都送回庄上去。”按“紀略”說：“余匪乃闖南門夺路出。”王兰峰所說的“把人放了好多，”正是“紀略”所說的“余匪”了。

四

延家营之战以后，經過很短一个時間，胜保和五大旗又恢复了談判，接着“撫局”达成了協議。

据“紀略”說，从延家营逃出的教軍“殘弱不及千人”，“由大营口渡衛(河)，西走下堡寺。”并說：“維时匪众無复大股，”張玉

怀等“匪首”“各率死党百十为群”，于十一月初四日“窜柳林、焦庄、杏庄、定远寨。越二日窜樊村，联車为浮梁西渡（衛河）。”并杀了胜保部的都司張玉祥。然后“奔威县之周家楼、陈家庄、曲周之龙招村、角怀桥。”正同六月間情况相似，又攻到胜保大本营——威县的后面去了。而胜保也和过去如出一轍，在十一月十六日奏称：“該匪欲出我不意，圖扰威县，以襲我后路。臣連夜赶赴威县”（“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一）去了。

“紀略”此后的記載更多含糊其辞。到十九、二十日，說教軍人数“多者百余騎，少者一二十騎”了，并說胜保“追賊曲周、广平，均奏报連获大胜”（“紀略”作者把真实与否的責任推給奏报了）。接着急轉直下說：“各匪目狼奔豕突，旁蹙無归，……于是玉怀、朋岭、鳳鳴、順書、世欽等赴……营輸款，放兵繳馬。”一下子，教軍五大旗全部投誠了。

这几节的記載漏洞太多。延家营的五大旗既然“事先反出去了”，守延家营的教軍又被宋景詩放走了，可見胜保除了屠杀老百姓以外，並沒有消灭五大旗。說教軍“多者百余騎，少者一二十騎”，是潰不成軍了，但五大旗投降之后所改編的三千余人，特別是所謂“数万匪众”，又是从何而来？教軍人数既然沒有損失，而且有力量闖渡衛河，并“圖扰威县，以襲我（胜保）后路”，怎么不几天功夫，忽然会“旁蹙無归”到非集体“輸款”不可呢？

如果回想一下七八月間胜保所奏的五大旗“余皆畏威反正”，更回想一下六月十三日宋景詩投誠以后赵玉林“儿为所杀”，繳械、改編都未实现这两桩公案，就可以理解这些漏洞的由来了。問題很简单，五大旗和宋景詩的“撫局”都是早經胜保奏报有案，此刻必需了此公案。胜保由热河回山东以后，尽管也在打，目的还在談。輸款云云，不过是六月間宋景詩的投誠和七月

間全面“招撫”五大旗談判的最后達成協議而已。惟一不同之點是這次“招撫”談判的對象中，多出一個從世欽。

“撫局”勢在必成，還不僅僅由於急圖了結過去公案。“紀略”在第十四卷之上里才補說了这个理由，它說：“無如勝軍方亟南征，東疆兗、沂教（指鄒縣宋繼鵬）、幅（指所謂幅匪），兵不能弛，不得苟且旦晚之安，勢使然也。”这就明白招供：勝保為了從山東脫身，渡河南征，也非完成這一“撫局”不可。

〔一〕勝保這奏折中所說“余皆畏威反正”固然是謊報，即所謂被“歼灭”的，也都不確。如被“擒斬”的程五姑據“清河县志”說她在同治元年六月還在活動，可見也是捏報的。

〔二〕“紀略”在這下面還有一段記載說：“景詩部眾屯大王寨、楊下庄、張魯集，黑旗白月；玉怀部眾屯曹家樓、姜家庄，黑旗黃邊；順書部眾屯大楊集，杖巴（丈八）村，黑旗白邊；朋岭部眾屯位庄左右，黑旗綠邊；恩繼部眾屯胡疃、白塔，黑旗紅月；靳三余党屯燕店（句）集、霍庄，黑旗紅邊。”

〔三〕“莘縣志”所說宋景詩七月十六日“復陷邑城”見于一個紳士的傳里，是他被黑旗所杀的日期。因此这个日期比較“紀略”更為可靠。

〔四〕張善全說：“延營的从家、延家都說有法术，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鋪上席子就駕云，騎上板凳就成馬，踏上草繩就變龍”云云。这里所謂“法术”、“土遁”即指此而言。

第八章 “招撫”真相

一

白蓮教五大旗全部投降，在“紀略”里是当着重大事件加以渲染的。它記載說：“勝保派（周）士鍵、（刘）景芳、都司查甫蹕、刘祺、五品軍功于海龙等分詣东昌沙鎮、莘县烟店（按即燕甸），与（王）观澄宣諭朝廷威德，数其不軌之罪，予以不杀之恩。匪众崩角稽首，跪道欢呼，声聞数十里，分东西伏地，自行唱名登册。挑精悍馬队編为誠順、禧順、庆凱、靖东等营，并亲軍大紅旗队、小紅旗队，派守备松端、都司王永庆、卓武臣、游击張得祿及降目参將（宋）景詩、守备（雷）鳳鳴、（程）順書、（張）玉怀、（楊）朋岭、馬荣等分带，随营征剿。惟（鄧）老文一股，自外生成，逃窜伏匿。此外不願出征降众，各給免死牌票，凡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情罪，寬免不問；分別遣回莘、堂、冠、館、临、邱、朝、观原籍，安插归农。”

这段文字是極其冠冕堂皇的，真是宣揚了天朝的威德，也写尽了教軍的卑怯。但到底也不过是文字魔术而已。首先，讓我們揭穿下面两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宋景詩的投降究竟是何时定局的？上引文字里有“編为……靖东等营”云云，这和六月間“景詩匍匐听命，編所部为靖东营”，当然是同一个靖东营。这里重現靖东营名目，說明了宋景詩投誠以后始終是并未繳械、改編。也就是說，宋景詩的投降，是和五大旗的全面“招撫”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

才最后成为定局的。支持我們这样断定的，还有两个有力的旁証：——“临清县志”是这样說：“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詩于衛河南，降之。”又，張善全等人說：“宋景詩、張玉怀、程三黑（順書）是一起到燕甸投降胜保的。”証明了他們的投降是同时的同一回事。

第二个問題，这次五大旗諸領袖集体“輸款”和七月間的全面“招撫”之間有什么联系？我們既然肯定了宋景詩的投降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定局的，那末也就可以肯定，十一月二十五日教軍的全部投降正是七月間全面“招撫”談判的繼續和完成。

胜保既有“方亟南征”急于脫身的迫切要求，又有“余皆畏威反正”的一桩公案未了，这就迫使他重回山东以后必需恢复談判。这在上一章里已經論述过了。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迫使胜保非繼續談判不可。这就是实力的对比問題：五大旗并没有被消灭，而相反，胜保軍隊急需补充。

据“紀略”說，教軍投降后，經過了挑选，共編为七个营，約三千五百人。而“此外不願出征”的，即“乞降被汰者，数倍之。”那該在一两万人之間。而且“此外”还有“其未降匪党”散居各县的，更“不可数計”！胜保十一月二十八日奏中，申述不得不“招降”的原因时，也承認說：“該匪股数繁多，虽殘敗之余，賊馬尚有数千匹，炮械尚有数千件！”（这当然是还被压縮了的数字）所謂十月以后的战斗中教軍如何潰敗，被歼多少人，以及“百十为群”“穷蹙無归”云云，徹头徹尾是一篇謊話！

相反的，倒是胜保的兵力甚为单薄，急需补充了。据僧格林沁、国瑞等奏，說胜保在十一月間派人到国瑞营去“勾引各营勇丁”，由于胜保高价招募，“国瑞所部勇丁，应募甚多，兵心搖动。”可見胜保一再諱敗为胜的結果，那些实际上成为“死灵魂”的花

名册，必需以大量活人来填补了。但此事既被僧格林沁等揭穿，胜保还得弥补这个缺额，那他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招撫”。

宋景詩与五大旗投誠的公案要了，胜保的兵力必需补充，而教軍“賊馬尙有数千匹，炮械尙有数千件，”胜保的唯一出路就是繼續六月間和宋景詩、七月間和五大旗所已开始了的“招撫”談判。集体“輸款”，“放兵繳馬”云云，不过是这一談判最后达成協議的官样文章而已。

二

不管所謂“崩角稽首，跪道欢呼”这些記載是否真实，五大旗和黑旗軍既然是接受了胜保的“招撫”，胜保也可能举行过一定的受降典礼之类的形式。但这次“招撫”的实际性質是怎样呢？

七月間的談判情况是：“各县团长、文武生监与胜营弁勇，出入匪中，关說多方，行徑詭密。”这里各县团长全体出面，自然是对包括宋景詩在內的全部教軍进行談判的証明。胜营弁勇也亲自出馬，是胜保急于“招撫”所自然流露的丑态。而行动鬼祟，就是掩飾这一丑态的注脚了。这几句話总结起来，就是說胜保找着教軍进行隐秘的談判。

这里可引用宋景詩的情况为例。王二香是說降宋景詩的最出力的人物。据崗屯賈万相、楊守德、邓官屯孙士驥、小刘貫庄王道符、后王二庄李复存、塔头刘吉美等等以及許多村庄的农民們說：“胜保打不了宋景詩，才找王二香‘說降’宋景詩的。”宋景詩在六月十三日主动托从尙选向胜保“乞撫”，当然用不着王二香来“說降”；王二香在这里当然是作为“各县团长文武生监”之一出現的，他的“說降”是七月間全面談判的一个部分。因此“打不了宋景詩”是“打不了五大旗”的同义語。而王立成說，在胜保

与宋景詩之間是“王二香两面作保”，才使得“招撫”达成協議的。别的农民則說成“两边說合”云云。胜保与教軍的談判，虽不一定是所謂“自降于賊，而美其名曰賊降”，但可以推想，談判是在双方各有条件，相互討价还价中进行的。

具体条件是些什么，缺乏材料，只能根据官方記載，推知一二。比如“編为誠順……等营”七个营，五大旗保存了一部分实力，这自然是不在話下的条件了。又如“此外不願出征降众，各給免死牌票。凡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情罪，寬免不同，分別遣回原籍，安插归农。”这是确定了起义农民“招撫”后的法律地位，当然是談判的結果。胜保六月間曾說宋景詩願意“先繳旗械馬匹”，十一月間又要全体教軍將“賊馬数千匹、炮械数千件”“悉数繳出”。这当然都是紙上空談，由于改編而实际抵銷了。但“不願出征”的教軍所持有的馬匹、炮械如何呢？照理該“悉数繳出”了。可是后来譚廷襄办理“降众”时，又提出“勒繳馬械”的命令，可以反証这些馬械并未繳出。农民們保存了武器和馬匹，当然是經過談判才能获得的。——当然，如果教軍在談判中仅仅取得这些条件，是沒有多大积极意义的。

談判中最主要的、可能也是爭执最烈的一个条件是所謂“随营征剿”問題。这自然是胜保方面提出的。“紀略”曾說改編的七个营由宋景詩、張玉怀等分带，“随营征剿”。但教軍是如何答复这一条件呢？是根本反对，沒有达成協議呢？或者是口头同意，而拒不执行呢？或者本来沒有这一条件，是胜保后来提出的呢？农民的傳說是接近后者的。孙士驥說：“宋二帅（景礼）說王二香卖了他哥哥。叫大帅过黄河去潼关是送死。”把过黄河說成是被卖，可見是原来談判中所沒有的条件。“紀略”卷十四之上里，也明明答复說：“無如匪目張玉怀、楊朋岭、宋景詩等三千余，

皆無意南征。”可見教軍沒有接受這一條件。更明確的答复則是教軍的行動。在勝保後來命令教軍過河隨征時，教軍先是消極抗命，繼而在臨渡黃河時，張玉懷、楊朋嶺等突然率隊回奔山東，宋景詩、程順書等在過河以後，也率軍搶渡黃河。這都是教軍反對“隨營征剿”的明証。冠縣城關區李金鰲說：“五大旗投勝保以後，有一次点名，聽見有人叫：‘拿繩子來！’五大旗的人一听，吓跑了一半。楊朋嶺跑回衛河東，又攻打冠縣城。”這正是五大旗張玉懷、楊朋嶺等渡黃河臨時嘩變那件事，也可以想見渡黃河“隨剿”本不在條件以內。

反對“隨營征剿”問題還可以從正面來推測：教軍和宋景詩對於部隊改編後的處置提出了什麼要求呢？這裡只有一個間接的文件，就是故宮檔案里宋景詩在六月間給勝保“投誠稟帖”的抄本〔一〕。稟帖最後說：“凡黃河以北，大名以東，濟南以西如有賊匪，即效力剿除，以贖罪過。”

宋景詩當時的“乞撫”是一時策略，稟帖中的話本不可深信。但稟帖中所劃的“黃河以北，大名以東，濟南以西”這一地域範圍，正是不過黃河，與過河“隨營征剿”恰恰對立。在當時，宋景詩也不過是怕勝保對他調虎離山，必須聲明一句，以留後步。但到了後來，教軍全面與勝保談判時，宋景詩這一條件便可能被教軍用來作為共同堅持的條件了。因為教軍只有提出這個條件，才能保護農民安插歸農和保存馬械那些條件；而且也只有留駐本土，教軍才能獲得農民的支援。教軍領袖們和宋景詩自然是明白這一點的。——當然這僅止是個推測。

不管“隨營征剿”這條件如何提出，五大旗是否反對，提出什麼對策；在這問題上的最重要之點，還是在於如何行動。教軍和黑旗軍在行動上很明確：他們是以武裝叛變來反對渡黃河“隨營

征剿”的。

三

教軍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到次年（同治元年即公元一八六二年）正月半之間，即接受招撫以后到渡黃河之前，这五十天中間，是在繼續不斷斗争着。“紀略”並沒有隱瞞这一点，虽然它的叙述是隱晦而零碎。

“紀略”說这时教軍接受招撫改編者仅三千余人，而“乞降被汰”与“未降匪党”則“不下数万人。”并断定說这“数万匪众，知将反侧”了。从后来事实看这“数万匪众”与那接受招撫的三千余人始終是一体的，这三千余人絕不是胜保挑选出来的，其它“乞降被汰”也不是胜保要淘汰的；“紀略”如此說，不过是为后来教軍“反侧”做張本而已。胜保在十一月間还去国瑞营中勾引勇丁，可見其正希望“多多益善”，那里还会挑选、淘汰？

这“投降”了的三千余人的真实态度也慢慢透露出来了：“張玉怀、楊朋岭、宋景詩等众三千余人皆为盜积資，系恋挈賄，猜防乡里，無意南征。”于是胜保等便“分遣員弁責牧令清查保甲，令之曰：‘降众慎毋逗撓不进！’”山东巡撫譚廷襄更怕危害他的地方，便令“在籍道員楊紹和……由堂邑周历冠、莘，率团长武举丁錦堂等挨庄查逐降众，責令归营。”

教軍領袖們也針對这种恶劣局势作了布置：“玉怀、朋岭私豢死党，景詩潜遣弟景書及張丕烈引众六七百，分布堂之李官庄、朱家庄、墩堦、焦庄、宋家小屯、南辛集、莘之馬兒寨。”

双方展开了明爭暗斗。“于是謠詠益紛，运衛两河間复震。”

胜保看形势不对，連忙把改編的教軍引过黃河。“紀略”說：“同治元年正月，胜保督軍南行，令将校率降众七营由館陶、大名

赴豫。十四、五日胜軍先后渡黃。”就在这时候，張玉怀、楊朋岭等教軍突然嘩变。据前引李金鰲說，是因为听到要拿繩子捆人，楊朋岭等跑回去了。而“紀略”則这样說：“玉怀、朋岭借詞無船，糗粮將尽，吹角鄴队，引馬步二千余回奔东北。胜保遣騎將明庆追之。二十日，叛匪大股至直隶元城南境，掠十数村庄。二十四日向东南入山东莘、朝境，北趋冠县。次日，王榕吉引兵抵莘、朝，曉諭彈治，而玉怀等坚乞归农，不允。玉怀等乞渡河赴胜营，榕吉責令刻日起队。二月初二、三等日，玉怀等分股入冠之清水鎮、狼窩，頓队不發。明庆、榕吉訂期馳击。”教軍再度举起义旗了。

当張玉怀、楊朋岭等临渡嘩变时，宋景詩及教軍程順書、馬榮、雷鳳鳴、从世欽^{〔二〕}等部队先已渡过黄河了。他們二月初到达前綫，分駐安徽太和及河南陈州等处。在二月十七日也發动了回渡黄河的斗争。看起来，他們是在事先与張玉怀等共同計划的，或者是事后知道而回援張玉怀等人的。“紀略”說：“宋景詩靖东降众四营营太和，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引众潰归豫之陈州府，誂降目雷鳳鳴等誠順三营^{〔三〕}嘩然拔队，入（河南）省乞餉。”“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三十九說，河南巡撫郑元善此时“飞檄沿河各县調集船只，收泊北岸，不准擅渡。”把宋景詩渡河的路堵了。然后他又“赶調省防昌胜营楚勇扎立关外，以壮声势。飭署开封府知府朱光宇前赴距省二十五里之太平岡駐守彈压。”据說宋景詩到达以后，对朱光宇說：“只求賞給口粮，准令回籍，安份归农。”而雷鳳鳴等則变了卦：“其管带誠順营勇目雷鳳鳴、馬榮、程順書等則称：奉命駐陈，并無归志。因宋景詩勇队揚言撤防回家，大众不知虛实，嘩然同行，約束不住。現已自知咎戾，情願回营等情。”宋景詩見雷鳳鳴等变卦，便在“二十七日乘夜率众由太平岡繞向兰仪一带”而去，作后退模样，然后繞了一个圈，突然插

到开封背后的柳园、黑岡，打算由此搶渡黃河。这时郑元善便“赶紧飞飭渡口加意严防，并派昌胜营全队及副都統明庆馬队……跟踪追击，……立即痛剿。”清廷也下令“著胜保、譚廷襄、遮克敦布派撥官軍，沿途拦截，与豫軍派出各軍，合力兜击，务将宋景詩等悉数歼除。”

据“紀略”說宋景詩“由柳园、黑岡覓渡不得，緣河奔中牟。二十九日，（郑元善所遣副将）巴揚阿追及之东漳迤西，奇击毙数十。宋众益西奔，游駛楊桥、京水鎮附近。元善檄河北鎮道于黃河上游提船禁渡，遣营总圖克唐阿率騎兵由偃（师）、巩（县）、汜水遮击之。咨直、东、山（西）、陝（西）戎备。巴揚阿又及之滎澤境，斬步匪四五十。”但在这时候，胜保却用了另一样面孔，他“派弁馮廷祉、彭休勤等諭招景詩回軍。”宋景詩当时“見官兵四集，河不得渡”，便利用胜保的“招回”，率領黑旗回到开封。郑元善也馬上換了口气，对清廷奏称：“潰敗思归，原不得目为叛逆。前因夤夜潜逃，搶船拒敌，則不得不剿；今既悔罪乞恩，正可网开一面，已飭司發銀千两，令明庆騎兵帶降众回营。”这当然是郑元善不敢得罪胜保的說法。清廷也明知故昧，只好說郑元善“办理甚为姑息！”并处宋景詩以“革去参将”、胜保“革职留任”了事。据后来胜保奏：宋景詩由郑元善“酌給口粮，仍令赴陈（州）听候發落。”（“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一）从此，到去陝西之前，再听不見有关宋景詩黑旗軍的活动了。

五大旗“招撫”前后的斗争，到此結束了。

四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招撫”經過了。

在咸丰十一年六月間，五大旗以黑旗向胜保投降，因而保障

了五大旗的安全轉移，并进而扭轉了整个战局；这可以肯定說，黑旗軍的投降是假投降。

七月間开始的、五大旗与胜保边打边談、最后在十一月所达成的“撫局”，情况就复杂了。七月間的談判，从双方处境、从胜保的詭秘行动和农民們对談判的傳說来看，这是妥协性質的談判；虽然那代表朝廷尊严的胜保是不可能在形式上和教軍成立妥协。十一月“撫局”剛剛告成，教軍馬上开始了反对“随征”的斗争，先是被說成“無意南征”，繼而是临渡嘩变或渡河以后嘩变。因此这次“撫局”是以妥协始，而以“嘩变”終。如果此次教軍在形式上是投降的，这投降也証明是假的了。

宋景詩在六月間“乞撫”时，态度是明确的。在第二次全面“招撫”过程中，情况虽然复杂，但他对于友軍——捻軍和长槍会表面是“伪战”，实际是“勾結”；友軍对于他也是“名与为难”。他对于清軍是乘机攻入莘县，乘机杀死曹州鎮总兵郝上庠。对于五大旗是暗中与楊芳显联合作战，把鈴記、功牌交給五大旗；五大旗也仅止“揚言恨景詩”，“陽与景詩为难”。宋景詩对敌我友三方面的态度还是明确的。特别是对于五大旗的关系，虽然他处境特殊，但在和战大計上，他始終和五大旗保持一致的步驟：与胜保之間的“撫局”是和五大旗同时达成的；从安徽回河南搶渡黄河，也是与張玉怀、楊朋岭等协同动作的。（虽然渡河是失敗了）——他和五大旗始終是团結一致的。因此，宋景詩虽然和敌人較早接触，与敌人关系也最密切，但到同治二年二月回渡黄河为止，他之投降胜保，和五大旗一样是假投降。

五大旗假投降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呢？它对于革命起了什么影响呢？六月間的情况是明确的，意圖和結果都有利于革命。七月以后，教軍五大旗和胜保談判的意圖，缺乏材料，很难判断。

从談判过程中側面材料来看，他們似乎是企圖保存實力，留駐本土，以便乘機再起。這樣的意圖當然還是好的。不過，在“撫局”達成以後，宋景詩、張玉懷等都被授以官職了。“紀略”說，當時宋景詩是參將，張玉懷等是守備；這自然是勝保“招撫”五大旗的香餌。既然接受他的“招撫”，這些官職是當然的結果，不能以此視為他們接受“招撫”的目的。至于宋景詩連升三級（咸豐十一年八月，清廷賞宋景詩以“五品頂戴，藍翎”，十月間又“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十一月又“著以參將即行補用”。——均見“清穆宗實錄”卷二、七、十），清廷說是因為他“屢立戰功”而賞的，那是假話，是“勝保代為捏報”的；在清廷的真正用意是“以為悔罪圖功者勸”，在勝保則是不斷增加的香餌；因為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宋景詩既未繳械，也未改編，撫局尚懸而未決。升官是勝保的招降手段，也不能等于是宋景詩接受“招撫”的目的。據來自陝西的材料說：宋景詩在陝西時，不願意別人叫他參將大人，還讓大家叫他宋大哥（詳見第十章）。這是可以反証的。

“招撫”的結果，一方面通過改編的形式，五大旗保存了一部份武裝，並由此保障了“安插歸農”的戰士們以及他們所持有的馬匹、槍械，使革命力量沒有完全被消滅，為後來再度起義保留了一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這次“招撫”也瓦解了起義農民的戰鬥意志，也造成了革命內部的分裂。當時起義隊伍中，沒有接受“招撫”的，據“紀略”說：“散處莘、堂、冠、館、臨、邱者，不可數計。”其中屬於五大旗的，除郃老文外，還有“未降匪目靳二發旺，”都是紅旗。所以崗屯許繼之說：“黑旗隨勝保時，紅綠旗有些沒隨官。”在所謂“雜八旗”中，除了雷鳳鳴以外，也有許多人并未投降。如五楊林梁華林說：“五大旗要去投官，雜八旗不願他們去。”

五大旗的投降虽然是一时策略，为时又不长，后来也获得宋降教軍的諒解，并未發展为革命内部的冲突；不久，張錫珠再度起义，又把大家团結起来了。但就在这一时期里，在起义农民間确实造成了分散而混乱的局面，使得整个魯西农民革命遭受到挫折。宋景詩等与張玉怀等分隔在黄河两岸，革命力量分散，更有利于敌人“分剿”。張玉怀等从黄河边上虽然回到冠县，但未能坚持斗争下去，也是革命力量分散的結果。

〔一〕 宋景詩这个稟帖是胜保为报告宋景詩投誠給清廷奏折中附呈的抄本，它首先說他自己“曾在山东巡撫張(亮基)大人帳下教練乡勇，平賊得功，授賞六品頂戴。”又說因为“冠县衙蠹張梦兰、張东泗、沙恩德、郭太和等与身素有仇衅，串通冠县县主朱瑞果借端裁害，指身与教匪相通。冠县县主誤信其言，差票鎖拿，被身毆打不堪，自知毆差犯罪，王法难容，”这才“聚众謀叛”的。这两說都不可靠。特别是“聚众謀叛”的原因，在农民群众中从来沒有人提起过。这可能是故意避开“抗粮”罪名而捏造的。但接着稟帖說：“且身素日曾在标局住过数年，南北二京学习槍棒者不止数千人，皆与身为生死交。一聞身被株連，持械相助者数日中即得一万余人。”这种帶有威胁性的說法也不像一个投誠者的口吻。稟帖下边接說：“自知罪該万死，梦寐之中思欲邀我朝天恩，行文招安，以开三面之网，眞意投誠，自持不貳之心。乃信息难通，关說無人。今幸蒙胜大元帅推誠招安，情願將軍器槍炮呈献麾下，以表眞心。为此，伏乞恩施格外，带罪平賊。”以下即接“凡黄河以北”等語。因此怀疑除了这个具体条件以外，这份稟帖可能是別人代拟的。

〔二〕 据后边郑元善奏，和宋景詩同时回軍开封时有雷鳳鳴、程順書、馬榮等，又据“紀略”卷十四之上說：“降目从世欽、陆朝海、任振鐙等五人复回籍，”又同卷說：“降目宋景札、楊殿乙回籍。”这都是从黄河南回来的，可見这些教軍領袖当时都过了黄河。

〔三〕 “紀略”在“招撫”教軍当时說，共編为七营。此刻說宋景詩靖东营四营，雷鳳鳴等誠順营三营，不計張玉怀等未过河部队，已經是七营。故疑七营之数系指实际过河营数；則前边“招撫”时又應該超过七营了。准此，張玉怀等未渡河的“二千余人”，也不应在“三千余人”总数之内。因为据郑元善奏，說当时宋景詩靖东营“馬步尙有一千余人”，連誠順之营計算在內，也应有三千之数。如果再包括張玉怀等二千余計算，則达五千人。

第九章 魯西农民再起义

一

当魯西农民大起义以后，魯西地区以至直隶、河南边境一带二十余县的地主武装——民团随时随地都协助清軍向五大旗进行攻击。但处在革命中心地带的堂邑、冠县、莘县、館陶等县的民团却被革命威力所镇压而銷声匿迹，不見有任何活动。正如竇松成所說：“五大旗反的时候，民团是不敢搞了。”只是“不敢搞”，并非不存在。所以在七月間胜保进行全面“招撫”时，“各县团长文武生监”都紛紛出現了。这是意味着地主势力的重新抬头。等到“招撫”成功，地主們就張牙舞爪，向革命农民进行大反攻。聊城大紳士楊紹和和团长丁錦堂等人之“挨庄查逐降众”，就是这一反攻的信号。他們急于要把改編后的教軍誑出山东，好向“安插归农”的农民們报仇。

因此張玉怀、楊朋岭等率部嘩变，由黄河边上回到冠县来，是完全符合当时革命形势和农民要求的。但敌人也沒有放松这一着，胜保派“副都統明庆、豫省委員周士鍵統带馬队五百名，由（河南）滑、浚一路”追赶而来，“繞赴冠县东北之清水鎮，与总兵徐廷楷一軍遏其北竄之路”，“山东撫臣（譚廷襄）派兵严防东面”；“遮克敦布带勇赶赴临清駐扎防御”（“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三十八）“直隶大順广王椿吉引兵抵莘、朝”（“紀略”卷十四之上）。对張、楊等部取四面包圍形势。

这时清廷極其糊塗而狂妄地下令說：“降众仍复折回，諒因

河套中尚未肅清，意圖勾結。即便押令南行，非獨不能得其死力，恐緩急之際，變生肘腋，莫若乘此尚未顯然背叛之時，四面截殺，免貽後患。”譚廷襄當然了解實際情況，便對清廷說：“現在降眾人數不多，惟器械俱全，分居數十村庄。一經截殺，必鋌而走險，各處奔突。從前遣散及河東就撫之眾，多千折回者數倍，設令煽動，所關民事甚大。”所以他“力主撫議”。

張玉懷、楊朋嶺等沒有看到敵人的弱點，被四面包圍形勢所懾；更由於五大旗接受招撫以後，革命力量分散了，張玉懷等一時也團結不起這分散的、但還相當廣大的武裝力量，便只好暫時表示“均願歸農安業”，二千餘人都解体了。

譚廷襄勾結地主武裝進一步向農民反攻了。他“分遣員弁諭勸莘、堂、冠、館民團具保，勒繳馬械。”這就是叫把革命農民的生殺之權交給地主，農民的武裝也繳給地主。這是击垮農民武裝力量以壯大地主武裝的毒計。而譚廷襄這個毒辣政策當然不僅止是對付張玉懷、楊朋嶺二千餘武裝部隊，而是針對魯西數萬革命農民普遍進攻的，所以“各州縣團長不下數百輩”都借此“漁利復仇，略敗相殺”，廣大農民遂慘遭“鄉團凌侮”、“廬貲蕩盡”的浩劫了。

堂邑、冠縣、莘縣、館陶一帶地主的民團，這時都紛紛成立或恢復，並在譚廷襄大力培植之下日益壯大，躍上政治舞台。我們所調查的堂邑城北如柳林、范寨、堽圪、小屯、辛集等處民團，都是這時候才搞起來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柳林的永清團。它是反動統治所稱的“良團”，是清軍的鷹犬。它不僅保衛柳林地主的利益，還到處向革命武裝進行反扑，屠殺各地的起義農民。農民們說：“柳林團殺了不少宋景詩的朋友，”指的就是起義農民領袖。連後來再起義時的最高領袖張錫珠都被它逮捕過。

这些也就是張錫珠起义和宋景詩再起义以后对于地主武装所以进行坚韧而頑强的战斗的原因。

二

这时候的革命农民还保留着馬匹、武装，部队虽然解体，还有一定的团结，并没有完全分散。曾經解放过自己的人自然不願再做奴隶，他們重新举起武器进行斗争。这就造成“紀略”所說的“乡团降众猜嫌日甚，禍变将起”的局面了。

二月間張玉怀、楊朋岭部队剛被解散，农民們馬上又在各县各村庄爆發了一連串的武装斗争。据“紀略”說：

“(二月)(楊)朋岭部众王云、侯升、赵从先、李方清等七十余騎，潜聚冠之楊家湖墮，十八日由北館陶渡河，至龙洼掠行客，焚杀临(清)境徐家樊村。”

“(二月)临清西南大名、邱县交界西河寨附近，时报焚掠。”

“三月十九夜，有匪首任奇秀糾人莘县小張庄，揚語二十日赴大名接队。在处恐动，城門晏啓。”〔一〕

“五月，紅旗降众五百余，起莘之馬連寺，揚語朝(城)、元(城)两县民团寻仇杀掠，不得不糾众自衛。”

“五月，临(清)、館(陶)与直隶接壤，时有訛言，謂伏匪定期会队下堡寺。”

“(七月)另股教匪鄆老文余党李崇德亦从称鉤灣渡河，屯冠西湯家村、乜家村。”“复渡衛西走，分股入曲周、广平，勢甚盛。”

“(七月)莘之馬陵寺、河店集、冠之臥佛堂、相里村、范家村，均数百人，夜聚昼散，謀不軌。”

“(七月)伏匪刘桂哲、王以言、孙立成^{〔二〕}等复起館陶之东古村。”

“九月，积匪梁双泰余党李丙仁、赵化山等，李云龙余党延發雨、左桂枝、彭金岭等定期分攻莘、朝。”

而此时地主武装，也火上加油，加紧迫害起义农民，如：“大名人(地主)王叔詰复越境亮团，閭閻益扰。”又如：“閏八月，朝(城)(民)团白云龙、韓文鋒、張仲等揚語：桑阿以西、白塔以东，七里韓村降众将举事，莘之曹家樓、东旺庄、姜家店小白旗降众已竖旗，率团二千赴之，遂大掠。(楊)朋岭等忿怒，傳帖糾人。”

而在同时，宋景詩等搶渡黄河虽然失败，但都派遣重要領袖回乡支援农民这一次斗争：

“(三月)南征之誠順营綠旗降目馬榮、白旗降目程順書^{〔三〕}等率二十余騎由豫回冠。于是莘、朝降众，蟬蟬欲起。”

“六月，降目宋景礼、楊殿乙回籍，自言奉胜保檄令回东招旧部馬勇赴营。二十二日至堂邑，輒言：有願赴营者，如馬給乡团，准即牵回；或已变卖，准本勇回贖。其謬妄如此。乡团大嘩。景礼旋病死^{〔四〕}，殿乙統其众。”

“时(八月?)胜保随营降众陈懋在籍馬勇为乡团凌侮，不能安業，願随营效力。胜保允之。令游击張得林等率降目謝来鳳、籍法雨等回籍，先謁商(王)榕吉，再赴莘、冠乞地方官示募。”

“(八月)降目从世欽、陆朝海、任振鐸等五人复回籍，自言在营乞假，潜来者二十余輩。”

以上記載都很零碎，但显然看得出：农民不断起义和宋景詩等派人回乡支援，两者之間是互通声气，互相影响的。后者虽以

合法斗争形式出现，但其目的异常明显。如宋景札和楊殿乙回来以后的活动，是积极领导、支持农民的斗争。又如从世欽等回籍以后，活动了遮克敦布营主事王仲蛙“由遮营檄莘令派世欽为团总，(莘)令(郑)溥拒之。”可见他是企图恢复延安营式的忠义团。至于馬荣、程順書等人的意图就更明显了。

农民们的起义前仆后继，不断失败，又不断崛起，到了十月间由于張錫珠事件爆发，遂融合为鲁西农民第二次大起义。

三

張錫珠领导的农民起义部队被反动阶级称为“降众”，可见他原是五大旗的一员。他可能是属于黄河边上哗变回来的張玉怀、楊朋岭等人的部下，因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和楊朋山等人一起，而且被“纪略”称为“散目”。此外，書面和口头材料中都缺少关于張錫珠生平的记载或传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張錫珠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是继承白莲教五大旗起义成立了新的五大旗^{〔五〕}，而且張玉怀等始终都是这个五大旗的支持者和参加者，所以我们仍称之为教军。

“纪略”记载張錫珠起义的经过说：“十月，遮克敦布聞堂、冠乡团降众猜嫌日甚，祸变将起，遣侍衛謙禧、知县李鴻墳率兵分赴鎮撫。……維时降众益蠕动，(冠县知县)(李)煊以甘言慰留(楊)朋岭，寄食城市，而其弟朋山引七十余騎馳騁(冠县)城中，詞意叵測。(李)煊商之謙禧，令赴遮(克敦布)营效力。至临清河西，遮克敦布遣蔭德泰、侍衛益謙按籍点驗，令放兵繳馬。朋岭、朋山等十九人快快听命。”此时有一个被胜保招撫而在遮克敦布营做随营参将的王恩第劝告“散目張錫珠、其子豁孜及李勇等五十余人毋繳，繳則旦暮就戮，錫珠等然之。……未及旦，錫

珠、朋山等五十三騎縱轡走，朋嶺等十九人未行。”据“剿平捻匪方略”說：“遮克敦布恒怯無能性耽安逸，日以斗鶡为乐，一切軍情尽委营內劣員。……嗣該匪（指張錫珠等）遣党五十余人赴营就撫，因該副都統吸食鴉片，未能早起，自辰至未，久候無音，賊众各怀疑慮。及聞有‘先收馬匹，后点器械’之言，誤听‘器械’为‘起解’，当即逃竄，致起变局。”不管官書記載如何，張錫珠等人当时意圖如何，他們这五十三人的縱轡而走，重举义旗，是体现了当时广大农民們迫切的革命要求，所以在一个月以后，他們便成为数已“逾万”的革命队伍了。

張錫珠等五十三人于陰历十月初十日起，“颶疾如風”地經過臨清、邱县及直隶威县、曲周、清河、广宗，再入山东館陶、堂邑、冠县、莘县等地，“倏已千人”。鄧老文和楊朋举又“各聚匪二三百起館、冠間，劫夺馬販，驟得馬队七百余”，張玉怀也“部勒党众，得七八百人，張黑旗与錫珠潜合。”十一月初六日攻堂邑时，据說有“馬步三千余”，而“分股屯莘、朝境者又二千余矣！”总数已近六千人了。到十二月初，“降众段方朝等数百起龐庄，刑牲插血，言为張玉珍等复仇。”“降众接庄人姚玉鑄、董代云、赵信、李师、高得志等众四百余复起冠县。”“位兒庄紅边白旗群匪复起。”“匪众股一二千，合之数亦逾万”了。

这时負責“圍剿”張錫珠的，除了“督办直、东防剿”軍务的正白旗汉軍副都統遮克敦布和会办軍务的大順广道秦聚奎及大名鎮总兵伊綿阿等以外，还有直隶总督文煜和直隶臬司孙治等专办直隶防务。但这許多大員的“防剿”情况据“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七十四裘德俊奏說，文煜是：“安駐深州，遙遙百余里，声息無聞。”孙治是：“帶兵出省，多方取巧，繞路按站緩行，沿途徒滋騷扰。賊去既未尾追，賊回亦不迎截。帶兵月余，未开一仗。

且至今均不知孙治驻扎何处。”至于遮克敦布，据“館陶县志”說：“副都統遮克敦布、營官謙禧尤畏賊如虎。躡賊常在十里外。賊行亦行，賊止亦止。時人有‘謙不打，遮不動’之謠。”裘德俊对于伊綿阿，則說他“去賊較远扎營，未敢前进。”又說他“避至总督大營，不复出問。”其中只有一个秦聚奎拼了命。“紀略”說：“遮克敦布督兵壁臨清，令聚奎与伊綿阿出战。……聚奎自小灘、白塔引軍馳至桑阿，（張）玉怀伏匪千余突起，聚奎馳馬冲陣，身被数伤，为張金堂等所害。”張金堂即豁孜，是張錫珠的兒子。

但連这唯一拼命的秦聚奎，死得也并非如此英勇。据桑阿鎮老人們說：“秦聚奎看到桑阿这带沒官沒兵，就自作主張来巡視，想占点便宜。他带了三千人馬，到了桑阿鎮沒进街。街上士紳說：請他进圩子休息喝茶吧。他說：打完了那些人再息不迟。那些‘反叛’每人带一把木鋤揚土，当时南風大，因此塵沙漫天。秦聚奎带的炮兵点了火繩，被風一刮，火药炸起来，炸死不少自己人。官兵乱了，秦聚奎坐在轎車上走不了了，被張豁孜拉下来杀死。老百姓都說：他死得活該。”杜赵庄杜亭选等則說秦聚奎是大将王金龙杀的：“王金龙是大紅旗，秦聚奎先把五大旗打得四散奔逃，就是王金龙紅旗沒跑。但也只剩下百兒八十人了。王金龙向北叩了一个头，把衣服脫光，大叫一声，举着大刀直奔秦聚奎，到那兒就把秦的脑袋給砍下来。”桑阿老人說这王金龙是“張广德的徒弟，張是宋景詩的人。”并有人說：“王金龙是黑旗。”因此这件事又被拉到宋景詩身上去。按这时張玉怀張黑旗，王金龙可能是張玉怀的部将。

到了同治元年十二月底，文煜、遮克敦布、孙治等这批大員都被“褫职遣戍”，而以“通商大臣崇厚授任（直隶）总督視师”。

四

同治二年正月初，張錫珠教軍由直隸南移山東，獲得堂邑、冠縣“降眾入伙者驟增馬步三四千”的實力，程順書由陝西回來，楊朋嶺退出遮克敦布營，也都與張錫珠合作，教軍力量達兩三萬人。重要領袖計有張玉懷、程順書、楊朋嶺、楊朋山、姚泰來、張金堂、孫思邈、張廣德、楊文玉、武敏合、張奉春、戴匪即戴興隆、李文光即李丹簡、張洛鈞、李絡等，形成再起义以來的鼎盛時期。宋景詩黑旗回山東後也與張錫珠取得軍事上的配合。

但教軍不可能有更高的發展了。據說此時“匪股不下數十，爭相雄長”，內部沒有形成堅強的統一領導。這是一。其次，除張錫珠等以外，此時還有莘縣西南的常金標、安奔牛、孫大法僧等五六百人，東南的高玖、從四老虎等二三百人，西北綠旗楊文政等數百人，冠縣西南郭大懷等和元城窩卦教宮四和尚等八九百人，堂邑東南劉二禿、孫四暴等馬步三百餘人，都沒有被教軍聯合起來，統一作戰。特別是濮州起义的毛得平等部隊，是很大的一股革命力量，也沒有取得很好的合作。和宋景詩黑旗的合作，也沒能進一步加強。因此，張錫珠等教軍雖然造成“袤廣四布，而地烽烟，”縱橫直、魯邊境的局面，勇敢得“一日交鋒二十餘次”，打得敵人不克收軍，并曾在冠縣西南、衛河西岸幾度包圍了強大的敵人，但最後終于被清軍所消滅。

當然，張錫珠所遭遇的敵人也特別強大。文煜等被“褫職遣戍”以後，先以崇厚署直隸總督，不久又以湘軍名將劉長佑調補。在直隸軍系統下有直隸提督寶山、山西臬司王榕吉、大順廣道祝愷、天津鎮春霖、通永鎮徐廷楨的步兵，署直隸提督恒齡、荊州副都統薩薩布、山海關副都統成保、僧格林沁翼長蘇克金及常海的

騎兵。在山东譚廷襄指揮下的則有副都統海群的騎兵，曹州鎮保德、署曹州鎮常存、道員陳昱彝、東昌知府秦際隆等人的步兵，以及董道平、雷鳳鳴等叛徒的部隊。總計不下三四萬人。而除此以外，在直隸軍中出現大批的洋槍和洋炮，這就是英國幫助清廷組織的由英國人克乃所率領的天津洋槍隊。它對於還在使用大刀、竹竿矛和土槍等武器的農民起義軍，為一種嚴重的威脅。如“穆宗實錄”卷五十九崇厚奏說：“（張錫珠）匪眾竄近（寧晉）縣城，……洋槍隊教官克乃等繞至上風，連開大炮，賊隊登時散亂。……沖入賊中，施放洋槍，賊輒應聲落馬。”但最成為教軍經常的威脅的還是地主的民團。教軍每經一縣，必遭到一縣的民團“截擊”與“追殺”。總計張錫珠等教軍所活動的三十餘縣範圍中，有記載可查的，他們曾和朝城、堂邑、臨清、莘縣、陽谷、聊城、壽張、茌平、歷城、齊河、高唐、臨邑、東阿、德州、夏津、陵縣、元城、威縣、曲周、清豐、故城、武城、南樂、恩縣等二十四個縣的民團發生過戰鬥。其中有些民團特別凶惡而頑強。如朝城團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和张錫珠、張玉懷所進行的一次慘烈戰鬥中，官方承認朝城團“死傷千人以上”，就可見其實力的強大。莘縣民團在知縣鄭溥的指揮下，曾消滅過常金標和靳二法旺的兩次起義，張玉懷教軍在莘縣的活動更經常受到它的襲擊。故城的民團在同治元年十一月曾三次幫助伊綿阿攻打張錫珠教軍，二年三月又“截殺”教軍某部于武城之西。茌平民團曾以一萬餘人“揚旗列隊”，阻止張玉懷部隊前進，并“圍之數重”。堂邑的柳林團當然是尤其凶狠的一個。張錫珠起義之初，“欲從南館陶渡河”，柳林團擔任了防河任務；張錫珠部要進軍堂邑辛集，柳林團又迎上去戰鬥；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張錫珠軍由臨清回李官庄，柳林團又“擊之尙店、荊林、段屯，殺獲近千。”二月十五、六

日張玉怀攻打范寨，又是“柳林团击走之”。它自称与教軍“無日不战”，成为农民起义軍“所欲甘心”的死对头。因此它受到直隶总督刘长佑的特別賞識，奏請清廷：“敕下山东撫臣，令該团随营征剿，导引前路，指賊所向。”做了清軍最得力的帮凶和走狗。而这样的民团每县有若干个，每团平均千人，这就为清軍添了数十万爪牙。

处于这样恶劣形势下的教軍，在同治二年正月間分为两大枝：張錫珠、張玉怀、楊朋山等由直隶渡衛而东，被称为东股；姚泰来等留在衛河以西，被称为西股。东股活躍于莘、堂、朝、館、冠、聊城及临清地区，西股在直隶边境漸被消灭，在正月底退回衛河东与东股合并。这时尚拥有部队約两万人。二月初十，除張玉怀部队外，教軍大都进入直隶，走曲周、鷄澤、平乡，深入宁晋。此时遭遇了崇厚的天津洋槍队，受到严重損失。二月十八日，又分二路重回山东，二十三日与張玉怀部队会攻館陶。二十四日張錫珠部退向西南，为崇厚、王榕吉、刘景芳等所追击，教軍領袖張錫珠不幸陣亡。張玉怀代替張錫珠担任教軍总領袖，但在二十七日館陶西南沙堤之战役中，張玉怀又負伤。教軍頓失两个坚强的領導人物，一时步調混乱。在直隶、山东之交来往奔突，毫無定向。三月初，一度再入直隶，初八日以后，又紛紛回渡衛河。初九日，楊朋山为叛徒董道平誘入敌营，縛献譚廷襄軍中遇害。同日，張錫珠之子張金堂亦为敌所俘，送至东昌，被“剖心以祭秦聚奎”。三月半大軍再退直隶。二十四日又回衛河之东。二十七日夜由陽谷七級鎮上游郎家灣渡运河而东，从此由茌平入禹城境，奔馳于高唐、恩县、平原、长清、禹城、齐河、德州、临邑、陵县各州县之間。四月初三日，楊朋岭、戴韭、李丹簡渡运走故城至直隶南宮，楊文玉、張广德等渡运走景州，回軍夏津。初

四日，楊朋岭降敌，受王榕吉誘，又誘張玉怀至都司唐建勋营，教軍領袖張玉怀遂遇害。張广德于十六日降于保德，楊文玉遁走。程順書与戴韭、李文光亦同被刘长佑所誘杀。以張錫珠为首的教軍至此全部瓦解，魯西农民第二次大起义宣告失敗了。

〔一〕 三月間，宋景詩等正拟回渡黄河，这里所說赴大名接队云云，可能即指接应他們而言。

〔二〕 孙立成据原注为孙老敬之子。孙老敬即孙汝敬，是宋景詩的恩师。

〔三〕 程順書、馬榮和雷鳳鳴等誠順营二月底在开封回渡黄河时变了卦，表示願仍回陈州駐防。但三月間程、馬即回到山东，可見他們是終于帶了少数人回来了。

〔四〕 据老农民們傳說，宋景礼回山东后，因与王二香吵架气死的。可見当时地主們气焰高漲。詳見后文。

〔五〕 “刘武慎公(长佑)全集”卷四“复呈股匪情形片”里說張錫珠死后，各旗情况是：“赵麻子为黄旗头目，藍旗系姚泰来，紅旗張玉怀，黑旗程順書，綠旗楊四即楊鶴(朋)山。”可見还是分为五大旗的。不过傳說不一，如張玉怀有的說是黑旗。

第十章 宋景詩在河南、陝西

一

宋景詩回到陳州，約在同治元年三月底，到七月十九日隨勝保去陝西，這三個多月間，宋景詩及其黑旗軍做什麼活動，沒有正面材料，只知道駐在河南。因此他們可能就駐在後方陳州一帶，沒有去到前綫。否則三個多月，在清軍戰報中不可能沒有一點記載。

在這時期惟一有關黑旗的記載，就是前章引過的、“紀略”所說的這一段：“六月，降目宋景禮、楊殿乙回籍，自言奉勝保檄令，回東招旧部馬勇赴營。二十二日至堂邑，輒言有願赴營者，如馬給鄉團，准即牽回；或已變賣，准本勇回贖；其謬妄如此。鄉團大嘩。景禮旋病死，殿乙統其眾。”這虽然是仅有的、但是極其重要的記錄。

這裡所說的“自言奉勝保檄令”，当然是托詞。而後來官方要“殿乙馬勇同詣勝營，不從；”則所謂赴勝營云云，也是应付官方的話。那末楊殿乙等回籍的意圖就很明白了。他們說“如馬給鄉團，准即牽回”，正是針對譚廷襄的“民團具保，勒繳馬械”政策的。就是要已把地主民團勒收去的馬匹追回來。“鄉團”自然要“大嘩”了。

這段記載里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句話，就是“景禮旋病死，殿乙統其眾。”所統的是什麼隊伍呢？其一，自然是追回馬匹的黑旗戰士又集合了；其二，在宋景詩渡黃河前所“潛遣弟景書、張丕

烈引众六七百”分布各村庄的，自然也集合；都归楊殿乙所統率了。这就是說，楊殿乙以半合法的地位，在家乡重建起一枝黑旗軍。而且和柳林团还作过战。

农民們对于这件事的傳說，偏重在宋景礼之死上。崗屯許仪礼說：“大帅走后，王二香常罵宋二帅是賊寇。”后王二砦老人們說：“有一次在冠县开会，二帅对王二香說：‘你說不行，我說才算。’王二香回嘴說：‘你說了算？！你賊皮剝淨了么？’二帅仇恨在心，非要杀他不可。”小刘貫庄王道符也說：“二帅回来后，士紳們开会，他答腔来着。士紳們說他是賊底子，不配說話。”开会的内容虽不詳，看来正是向民团索馬的事。王二香等地主辱罵宋景礼，就是所謂“乡团大嘩”的写照。丁刘八寨楊天格、岳庄岳振朴、孔里庄孔繁亮都說：“宋二帅因此得了病，后来气死了。”小刘貫庄王道符說是“跟柳林鬧乱子气死的”。西呂庄宋香亭則說：“宋二帅是因为攻柳林受伤死的。”所謂“旋病死”的具体情况这就很清楚了：宋景礼是个“脾气倔，好翻臉”的人，被敌人賊长賊短地一陣罵，打柳林又受了伤，因此憤懣而死了。据小刘貫庄刘万隆說，宋景礼临死前曾埋怨宋景詩：“二帅說，我們是反大清的，为什么要投降呢？”〔一〕

宋景礼之死，給了宋景詩很大刺激。岳振朴說：“二帅死后，宋大帅很伤心，他少了一只膀子。”

地主王二香之流对于黑旗將領家屬的迫害还很多。李复存、岳振华及許村农民都說，王二香曾經公开侮辱宋景詩三弟宋景書，叫他“宋三兒”，讓他提开水。許繼紹更說：“宋景詩老婆霍氏有个兄弟，喝醉酒在街上罵王二香，王二香把姓霍的拉去杀了。”賈万相則說被杀的是宋景詩的表弟，刘万隆則說王二香打了宋景詩的母舅。……甚至像岳振明說：“宋景詩在陝西，拉話

头的人說：‘柳林要杀宋家滿門家眷。’”从这些傳說里，就可見这时地主們猖狂到什么程度！

与宋景礼一起回来的楊殿乙，是一个很机警的人，他把家乡的黑旗又团結起来，成立了一枝队伍，这才保护了所謂“安插归农”的“降众”与黑旗家屬的生命财产。后来官方要楊殿乙带着“馬勇詣胜营，不从；責令遣回原籍，亦不遣。”到了不能公开立足时，他又利用“胜营”官兵身份把队伍寄于在山东带兵的道員陈显彝的名下。及至張錫珠起义，楊殿乙便把队伍拉了出去，一直到宋景詩回到山东才归了大队。

黑旗軍在河南的态度，由楊殿乙在山东的行动說明了。

二

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胜保奉命去陝西进攻起义的回民軍，宋景詩和雷鳳鳴等“降众随軍入关，分駐同州府、潼关厅。”到十二月初三日，胜保被逮問后，宋景詩引軍回山东，在陝西約五个月。这期间宋景詩与胜保相处得很好，据“平定关隴紀略”記載，他并参加了“剿回”的战争。

这时期宋景詩与胜保之間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胜保对于被称为“屡降屡叛”的宋景詩何以深信不疑，宋景詩又是怎样获得胜保的信任呢？

据李靜慈同志〔二〕轉述他父亲李周臣老先生的話說：“宋景詩与胜保結合是有他的打算的。清廷因英法联軍攻破北京，对外急于求和，更需要山东、直隶地方無事。故恭亲王奕訢令胜保以招撫为上策。宋景詩因暂时处境困难，为了整頓实力，先緩一口气，在胜保答应他条件后，就归其节制了。这条件有八句話，叫做：‘要留黑旗軍，听調不听宣，調动由自便，归标不要

管。’……”下边四句轉述者忘記了。又說：“宋景詩知道胜保腐朽無能，他投降胜保是‘借山修道’，暫時掩护自己。听說宋景詩到陝西后，並沒有取消黑旗軍的編制。他的部下也不叫他参將大人，而叫他宋大哥。”又轉据郃陽灵村人党宣臣老先生說：“听宋景詩部下說：‘咱宋大哥最不喜欢別人叫他参將大人了。’”这些傳說对于宋景詩投降以后，特别是回渡黄河未成以后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說明。

据轉述李周臣的話說：“西太后执政后，很信任曾國藩和李鴻章，并有諭旨說：無論滿漢官員有能攻破南京的即加封郡王。恭親王以为吳三桂叛乱后汉人不得封王的祖訓不能改变。西太后說这是先帝遺命，将来攻下南京再看。胜保看見曾國藩等人得到寵信，常在恭親王面前說：‘六王爷，不應該讓他这样鬧下去。’西太后和恭親王是面和心不和的。凡是和恭親王接近的人就为西太后所恨。但胜保凭着迎过咸丰帝梓宮的功劳，总觉得西太后不能把他怎样。他在外大事‘招撫’，擴張势力，是以为可以挟制西太后。”又說：“胜保在河南时，西太后已命多隆阿为欽差大臣，由湖北襄、樊赴援陝西。但多隆阿为太平軍陈得才部所阻，不能入陝，关中国民又起义，西太后又命胜保由河南入陝‘剿回’。但仍叫多隆阿在湖北以欽差大臣督理陝西軍务名义，限期清剿鄂、豫、陝三省交界的太平軍、捻軍。意思是教多隆阿防范胜保。胜保与多隆阿素有嫌隙，多与曾國藩相好，更为胜保所恶。胜既已先到西安，就不願多隆阿入陝夺其位置了。”因此，胜保此时是企圖抗衡曾、李，排斥多隆阿。

要拒絕多隆阿入陝，胜保便奏調苗沛霖的团練入陝助剿。据同上材料說：“請苗部入陝，是宋景詩向胜保献的策，欲借此阻止多隆阿入陝的。因宋早在安徽时即与苗沛霖有聯絡。”而宋景

詩的獻策，據說也是另有目的的：“苗的幕友方金鏞來陝西又與宋景詩有密約，等到苗部入陝，暗中即策應陳得才（太平軍）、張洛行（捻軍）在鄂、陝交界處牽扯多隆阿不能前進。”并說：“苗部在西北販馬，與陝西回民常有來往，互相接濟。陝西回民軍又與陝南太平軍、捻軍早有聯絡。苗沛霖所部數萬，如果到陝西，局勢恐有大變動。但勝保正欲借苗以擴張勢力，故不惜一再奏調苗部入陝。”苗沛霖是個反復無常的投機分子，但他在最後終於又叛了清廷，則他此時聯合太平軍、捻軍、回軍及宋景詩部队的計劃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廣東道監察御史華祝三奏說苗沛霖是“久蓄異謀，今勝保調其入關，是猶放虎出柙，後患殆不可言。”（“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六十三）清廷對勝保調苗部入陝也嚴加申斥說：“即迅速飛檄截止苗練，不許一人一騎入陝。倘敢不遵諭旨，陽奉陰違，必將勝保从重治罪，決不寬貸！”

根據以上傳說看來，宋景詩在這時已經是進一步抓住勝保和清廷內部的矛盾而加以利用了。

三

勝保在陝西“剿回”的實際情況，基本上是不打。據當時鳳翔知府張兆棟的“秦隴回務紀略”卷三說：“勝帥頓兵不進。……抵省垣（西安），營于東城外八仙庵，無剿賊意。”李周臣的說法是：“在西安南院內演戲作樂，酗酒漁色，永不出城。”東阿居士“秦難見聞記”也說：“宮保（指勝保）亦日以淫樂為事，梨園子弟有色者，日侍左右。又令搜求民間美女，任其奸淫，每夜從南院後門送進數人或數十人不等。”及後移駐同州，據當時同州城內塾師雷俊三的“西園詩草”中“郡城記事詩”說：“逆回倡亂，天威下降。成（五京營提督成明——原注）無成功，勝（勝保——原

注)無胜仗,民之死亡,情难为状。非無兵勇,徘徊觀望;非無战馬,城內馳蕩;非無槍炮,私操閑放;非無粮草,来路賊当。尸骸遍野,心焉凄愴。帳下歌兒,三更猛唱。(营弁宋景詩寓城內姚家巷,夜演影剧。——原注)……”(“近代史資料”第二号)

但不可能完全不打仗。如八月十五日临潼大捷,閏八月及九月間咸陽馬家堡、苏家沟等处战役,“平定关隴紀略”都是大書特書,动辄称“斬賊二千余”、“毙賊数百名”的。但当时住在西安的东阿居士日記(“秦难見聞記”)在八月十五日記道:“宮保在临潼被变民截杀一陣,軍器、帳房及女人衣物为变民夺去,伤兵勇一千余人。又在斜口堵杀一陣,不能前进,遂退入临潼。”又在閏八月二十七日記咸陽城外之战說:“胜兵与回民交战,伤兵勇二千余人。”九月十九日又記道:“聞宮保派馬步共四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与回民战,兵馬自相踐踏,死者数万。”后来在同月二十五日干脆記下一笔总賬說:“自八月至陝,凡临潼及咸寧、长安、咸陽大小数十战皆敗,而宮保俱以大捷聞。”这是給胜保入陝“剿回”战事下的总结。

胜保被打敗了而“俱以大捷聞”,这就是清廷在八月二十一日“复已革參將宋景詩职”和閏八月二十九日“賞宋景詩巴圖魯名号”的由来。那末宋景詩与回民軍是怎样作战的呢?李靜慈材料据华陰县郭蘊生說:“宋景詩进潼关随胜保西进,他所带的全系馬队。胜保队伍是从大路走,宋的队伍从渭河北岸游弋前进。渭北一带为回軍駐地,宋前进时只对天放槍,空声叫喊,并不杀人。胜保在华陰西与回軍相遇,損失很大,宋景詩聞訊来援,回軍即退回渭北,各走各路并不打仗。”又說:“宋景詩馬队只不过是到处奔驰,遙为声援,好像打草惊蛇。凡是回軍退出的地方,宋軍后边就到;宋軍活动的地方,也不見回軍。胜保就这样

捏报了‘抵陝以来，三战三捷’的战功。”又轉据郃陽張勉哉說：“回軍遇到胜保的軍隊即坚决抵抗，一遇到宋景詩的馬队，即退回渭北，也不見宋的馬队在后边追。”这就証明宋景詩和回軍之間是有一定默契的了。山西巡撫英桂对此似乎也有所聞，他曾奏說：“宋景詩所帶之兵尤多降众，……若駕馭未能得宜，誠恐拥兵生变，或投入回逆，均屬意中之事。”而英桂以为意中之事的，也有事实为証。李靜慈材料說：“听說宋景詩离陝后，还有一小部分人留在宜君、洛川一带，以后还响应过隴东回民的起义。”

最能够反映宋景詩与回民軍的关系的，还是陝西老百姓中間流傳的一首民謠。据李靜慈材料說，他父亲李周臣記得自己在童年时和兒童們一起玩耍，用木刀砍泥人的头，大家一齐喊道：“宋景詩，来沒事；若要好，杀胜保。”这歌謠当然是出之回民的口吻。

四

据“紀略”說，同治元年十一月，胜保被清廷逮問，“命荊州將軍多隆阿为欽差大臣，視师办賊。十一月莅軍，分別遣留同州、潼关諸营。景詩言：前在咸陽求提督雷正綰部下，願复归其节制。多隆阿允之。（十二月）初三日，景詩引所部行至郃陽县露井，改道向东北去。胜保方就医郃陽，傳諭景詩責之。景詩以各勇思归为解，遂引众走。”

农民們对于宋景詩回軍山东，一般都是这末說：“宋景詩由陝西反回来了。”至于反回来的原因，温丙承等說，是由于“胜保被参，調京治罪。”郭庄李炳發、武庄武金栋等說：“胜保調走后，換了多隆阿来接管。宋怕多隆阿扣他，收他的家伙（武器），就由陝西反回来了。”陈楼的农民們說：“官家对宋景詩的人說：你們

要回家的就回家吧。宋景詩一想：把我的人散了，剩下我一个，要杀我呀！就回家来又反了。”东吕庄的农民們說：“清朝把起义的大头子都收拾了，宋景詩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看出这局势，就反回来了。”宋景詩看見胜保被逮，局势不利，乘机反回来，这是实情。所謂“各勇思归”，自然是托詞。此外，岳振明說是因为：“柳林团要杀宋氏滿門家眷，宋三帅（景書）給大帅送的信，”才回来的。这时地主們对于在乡黑旗以及黑旗眷屬的迫害，自然也是宋景詩反回来的原因之一。

“紀略”說：宋景詩由邵陽奔向黄河而去，“各隘防軍詰問，輒称遣撤回籍之勇。”这是利用多隆阿对胜保部队“遣散回籍”的名义，避免“堵截”之計。“紀略”又說：“景詩引众由茶峪白馬（荣河县轄境）渡河。”多隆阿奏說：“宋景詩等于初五日辰刻雇覓回空炭船数只，由茶峪白馬渡渡河。”对于渡黄河，宋景詩是早有前車之鑒的了，据李周臣說，他这次先找在籍翰林編修、韓城、邵陽、澄城三县团总王鳳翔帮助，王鳳翔答应他不許民船停泊东岸，又贿赂了防河外委郭亮，这才能够获得大量渡船，“全部馬步三千余人，安然东返”。

宋景詩这次回渡黄河时，据多隆阿奏說他“所帶馬勇仅八百三十名”，李周臣說是“馬步三千余人”，“紀略”后来又說是“馬勇千五百，步勇三百数十。”以“紀略”所說，較近真实。因为这是它后来一再重复、且与各地县志所載相近似的数字。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胜保奏說，宋景詩的部队經裁撤后，“仅留馬队六百名。”同治元年二月宋景詩回河南搶渡黄河时，据称是四营，郑元善說是“馬步尚有一千余人。”此刻回山东共一千八百余人，而且据李靜慈材料說：“宋景詩离陝后，还有一小部份人留在宜君、洛川一带。”并此則在两千人以上，人数是有所增加了。——依郑元善

說，是增加數百人；依勝保說，則增加一千四百人。這是從何而來呢？據李周臣說：“張宗禹和宋景詩早有联系，張部西進豫鄂時，有些分散的捻軍就歸了宋景詩。宋的入陝部隊，包括這些捻軍。”“紀略”則說宋景詩曾收容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的殘部數百人。因此，宋景詩回山東時，在他的部隊里增加了許多久經鍛煉的革命骨幹，這對他後來的革命事業一定起着積極的影響。

五

據“紀略”說，當宋景詩率部奔向黃河時，多隆阿一面叫駐朝邑提督成明等堵擊，一面咨照山西巡撫英桂、西安副統都德興阿嚴為戒備。成明等追到黃河邊，宋景詩早已過河。英桂派人追到韓侯嶺，也沒追上。德興阿派的副都統常海在趙城追到了宋景詩，但宋根本沒理他，引兵而去。清廷對此也很驚慌，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七十二說，除將“多隆阿、英桂交部議處”、“外委郭亮革職”外，命令多隆阿、文煜（直隸總督）、英桂、張之萬（河南巡撫）等“四面兜剿”，又令譚廷襄（山東巡撫）“派兵攔截”。井大發雷霆說：“若縱令（宋景詩部）一名東歸，惟英桂、德興阿是問，決不寬貸！”

宋景詩部在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由稷山、絳州走平陽府大路，浩浩蕩蕩直奔趙城。北走靈石縣韓侯嶺，由介休、平遙、壽陽至平定州，出固關，入直隸境。十二月中旬，文煜派知府徐鏞、沈熔到井徑，勸宋景詩“呈繳馬械，給資遣散。”清廷除叫成保帶一千馬隊去正定、獲鹿一帶示威外，更對文煜說：如宋景詩“萬一不肯呈繳馬匹等件，或酌給價值，以買為繳。”簡直要跟宋景詩做買賣，再也不談不許“一名東歸”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景詩部到了南宮，文煜再派劉世忠去“開導”他。據說宋景詩回答他說：

“情願投營杀賊立功，并請假十日，回籍省亲。”这当然是敷衍搪塞之詞，清廷也借此下台說：“該革弁（指宋景詩，此时已革去參將銜了）入直境后，不稍停留，其为急欲回籍無疑。著令其剿張錫球以自贖。”（均見“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七十四）于是宋景詩率領所部由直隶清河、枣强入山东，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临清，駐州城南关外車營。

自从宋景詩率部离陝以后，清廷方面虽然大嚷大叫要“兜剿”、“截杀”，实际是外强中干的虛張声势而已。許多方面大員比較明白情况，地方官吏更是心中有数。所以多隆阿最初就咨文各地，叫：“所过州县，陣而不战”。英桂、德兴阿等派人追赶，也是敷衍故事。文煜等派人“劝导”更連官架子也都不要了。下面有三个例子足以說明这一路之上宋景詩所遇官府的一般态度。第一，是平定州的州官。李澍人的“广梦丛談”卷一載：“宋景詩……率部由陝奔直隶。方其渡河也，……平定州牧为董公香丛，先使干役迎至徐沟，厚为犒贈；守备某迎至寿陽，叙旧好，且約（部队）勿进（平定）城。去城十里曰义井，由义井取道出娘子关，路坦而便于行。宋許之。……至义井，特請大帅（宋景詩）入（平定）城，設宴于涌云樓，情誼优渥。……忽接省城急遞，奉廷寄有沿路劫杀之命，董公失色。乃……三更后送出城。……宋及抵关，天尙未曙，关吏不啓門，宋亦疑惧，遂返旆焉。譯者飞奔报命，……董公复往遇于柏井驛，百口解釋，亲送出关。”第二，是清河县知县某公。西呂庄宋香亭說：“宋景詩从陝西回来，在清河扎营时，清河团（指地主民团）跟宋景詩打仗，清河知县亲自来給他們說和。两边都举着刀槍，知县从刀槍中間过去。后来說和說成了，民团讓开一条人衙衙，宋景詩騎着馬过去。”第三，是临清知州彭垣。“紀略”說，宋景詩到了临清，“知州彭垣出南关

外車營，責以大義。”但是如何責宋的呢？臨清城關的老人們說：“州官帶着二太爺、三太爺（指州丞之類）、千總、把總一些人都排成隊出城去接宋景詩，連西府的協台也穿上盔甲去迎接他。宋隊伍到後，住車營龍王廟。”宋景詩的目的在於回到山東家鄉，去靠近自己的人，也並不想打仗。他沿路之上所遇到的既是這類官府，自然也就回敬一個“陣而不戰，”吓唬一下敵人就過去了，不過對各州縣“訛詐”了一些“銀兩”而已。

而宋景詩部隊在這一路上，對於老百姓則是另外一個態度。李靜慈作“關於宋景詩的二三紀事和傳說”里說：“（宋景詩）和他的戰士們渡河以前，還在我們郃陽坊鎮和靈村一帶都駐扎過。來了先不進村，只在村外休息。軍紀很好，老百姓給他們送水送飯，婦女見了也不甚怕。住在我們靈村時，就只分了几家大財東的糧食（如三益堂），其它真是雞犬不驚。”這一點連官方記載也不能否認，不過它說做“並無騷擾”罷了。

宋景詩在河南、陝西共約十個月，這期間他一直都在勝保營里。當二月間搶渡黃河的鬥爭由於雷鳳鳴、程順書等的突然變卦，由於“官兵四集，河不得渡”而宣告失敗時，勝保不僅沒有乘機消滅宋景詩的黑旗，反而“諭招”宋景詩回軍陳州。這在勝保是因為他有擁兵自衛，“挾制朝廷之心”，故爾大施“怀柔”之策，以培植私黨。宋景詩自然也將計就計，避免被歼滅的危機，保存了自己的實力。這就是宋景詩和勝保能夠相處的基本原因。在這樣情況下，宋景禮、楊殿乙回到家鄉便以“勝營”的官方姿態支持、援助農民的鬥爭，並建立了一枝半公開的黑旗軍。也是在這樣情況下，黑旗軍才和勝保相處了十個月，而且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與回民軍作戰中，黑旗軍與之暗中聯絡，保持了一定的友誼，也維護了自己的立場。到了利用關係斷絕了，黑旗軍便乘

机回軍山东，重举义旗，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宋景詩黑旗軍在形式上是投降了胜保，而實質上仍然是前此假投降的繼續。

〔一〕 刘万隆說的这段話全文是这样：“二帅所說宋景詩投了胜保，气得跟大师吵架。二帅說：我們是反大清的，为什么要投降呢？吵完架吃了几片西瓜，后来得病死了。”农民們一般都說宋景礼是与王二香吵架后气死的。“紀略”說宋景礼六月間与楊殿乙由河南回山东，回山东后才病死的。与一般傳說吻合。在河南吵架、吃西瓜，而死在家里，是不可能的。因此应以一般农民傳說为是。

〔二〕 李靜慈同志在一九五一年西北艺术学院出版的“艺术生活”第五、六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关于农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的二三紀事和傳說”，我們因請他在西北繼續搜集关于宋景詩的材料。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他又写了一份書面材料寄給作者，題为“关于宋景詩与胜保之間关系的各种傳說”。本章所引李靜慈同志的材料，都来源于此。据李靜慈同志說他所写的这些傳說主要是得之于下列五人：（1）李周臣，是李靜慈同志的父亲，光緒辛卯年举人。宋景詩在郃陽过河时，李周臣已六岁，而他的姑母对宋景詩的傳說知道甚多，当时已近三十岁了。（2）党宜臣，郃陽灵村人，举人。是李周臣朋友，較他年长十岁。（3）張勉哉，举人，在鳳翔作过教官。博学强記。比李周臣年长五岁。本章所引的是李靜慈在一九一四年亲自听他說的。（4）郭蘊生，华陰县人，李周臣的朋友。（5）侯箴甫，郃陽露井鎮人，李周臣朋友，較他年长七、八岁。

第十一章 黑旗軍第二次起义以前

一

宋景詩率部到达临清，是在同治元年十二月末。从此以后，有一段时间，被农民們称为“半私半官”或“似明似暗”的时期。

临清州城在运河东岸，运河与衛河在城南匯合，匯合处的南岸叫做車营。宋景詩率領的人馬就駐扎于此。临清城关老人們說：“宋景詩住在車营，以河为界，与官軍相对，誰也不打誰。”又說：“临清这边官兵怕宋景詩，不敢过河去。当时宋景詩似明似暗。”梁村陈中林說：“宋景詩回到临清时是半官半私，还没有大反。”同治二年初，山西巡撫英桂奏：“据……王榕吉稟称：宋景詩……現于东省临清、館陶一带盘据，……时在临清沿河操演，叛迹显然！”（故宮档案）也承認宋景詩是“半私半官”的。

根据宋景詩这一时期各方面活动看起来，他是利用了这半官的身份，先扩充了駐軍陣地，壮大了黑旗队伍，以之攻打柳林为首的地主民团；在和地主民团作战中，又获得农民們的拥护，就更壮大了黑旗。在这些条件都成熟了以后，宋景詩才正式宣告黑旗軍的第二次起义。

回到临清时，黑旗軍只有馬队一千五百人，步队三百余，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但对地主民团进行报仇，又是农民部队急不容緩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宋景詩的基本态度：一方面必需对清軍虛与委蛇并进而加以利用，一方面必得向地主民团开火。

当宋景詩一到临清，“紀略”說：“时巡撫譚廷襄駐軍兗州，檄

知府蔣斯璠詣臨(清)察視。奏言：‘如(宋)無不法情事，擬調令淄川軍營。’疏入，報可。”而同時，“署直隸總督崇厚亦遣游击邓啓元赴臨(清)察詢，景詩言願行間效力。崇厚奏令引隊赴直(隸)。”它并加以分析說：“皆緣景詩部众大半东昌莘、堂、冠、館之人，前与教匪荼毒乡里，民困切齒；投誠后廬賄蕩盡，勢必寻仇报复。俾远遑乡里，免再肇衅。”这一分析很对，它已經看出宋景詩黑旗軍与民团之間的基本矛盾。官方的策略“俾远遑乡里”也很对，这正是所謂調虎离山之計。但宋景詩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針对着“远遑乡里”先把部队送回家乡：“于是所部降目程順書、朱登峰馬勇七百余渡运趋冠，二十七日……持景詩移文投县。……知县李煊撫慰之，令屯白塔集。……宋部降众莘人吳松峰等率五十余回里度岁，乞冠令派莘人祝景孟伴之行，至則郑溥令屯城外，諭乡团毋得寻仇生衅。”除車營以外，黑旗軍又安下两个据点。

接着，宋景詩就利用官方名义招兵买馬了：“二年正月，景詩、順書、登峰、鳳鳴、来鳳〔一〕等遣党募勇。景詩揚言赴直随剿，部曲过单，募足三千(馬队)方可应敌。……”

这时譚廷襄与崇厚都要調宋景詩去助剿。宋景詩又利用他們之間事权不一的矛盾，躲避了“远遑乡里”之計。他先以崇厚压譚廷襄，以免远去淄川。清廷此时下令說：“宋景詩回东省后，譚廷襄有調赴淄川剿賊之奏。現在直隸防剿吃紧，自应先其所急，着照崇厚所請，准其催調来营，以資攻剿。并著譚廷襄赶紧督队啓行，毋許延誤。”

宋景詩于正月十五日先派“馬步千余，令降目守备刘厚德将之入直，”作为头起，敷衍一下崇厚〔二〕。但头起以后，仅在十九日宋景詩“又遣其侄六品軍功宋昭忠〔三〕帶領馬勇一百七員”(崇厚奏稿)代替他赴直，宋景詩的二起部队从此沒了下文。原来

宋景詩又利用东昌知府秦际隆拖住黑旗，連直隶也不去了。“紀略”說：“（張）錫珠股匪渡衛南奔，东昌大警。（秦）际隆需兵逆剿，因景詩所部巡撫有調赴淄營之奏，即赴直隶亦屬为国宣勞，遂矯巡撫檄諭留景詩赴直二起馬步由柳林逆击。”而崇厚只好也回答說：“自应先其所急，当即札飭宋景詩准其即在东昌”（崇厚奏稿）了。

宋景詩这第二起部队干什么去了呢？据“紀略”說，并不是去打張錫珠，而是“派把总薛法起步勇七百余赴敌，（宋景詩）自率后队繼进。嗣此日与堂、冠民团构衅相杀”去了。“紀略”在卷十四之中說：“景詩恣睢于堂、館，来去自由。”也是指的这一时期情况。它在此又加夾注說：“（宋景詩）先云赴直，遂移入館陶，至是（二）月十四日移入堂邑西北辛集。”辛集在柳林之南，宋景詩部队抄到柳林的背后去了。所以卷十五之上說：“（二）月十四日景詩馬队二十余縱火柳林北界牌，砍伤团丁林玉俊等。（柳林）永清团长文生楊鳴謙率团击之，杀四人。次日，宋众大至，圍攻（范寨）尚义团，往返两日夜，鳴謙等赴救，擒斬二三十，宋众敗退，相仇益深。团民出探，輒截杀。”到此时，宋景詩利用官方名义以及譚廷襄与崇厚之間事权不一的矛盾，扩充、壮大自己并乘此攻打地主民团的目的达到了。因此“紀略”所說：“（秦）际隆以权宜赴急之謀，成养虎自衛之誚，至今东昌輿論，丑詆际隆不置。”在地主阶级来評論是很确当的。但不該讓秦际隆独当“养虎自衛之誚”，崇厚、譚廷襄等都有份的。

二三月間，宋景詩又派“五品花翎宋景春、五品軍功刘希武引众屯东昌（东門外）旧米市街，日以追賊（为名）赴乡攻抄，团民控县，莫敢究詰。”“（薛）法起引数百人入元城（大名府附郭——原注）之小滩鎮，自称山东官兵。……屯宋兒庄三日，飽掠而归。

南乐等县数十村紛报賊至，皆宋（景詩）、雷（鳳鳴）部众也。”到三月末，宋景詩“馬步大股屯（堂邑城北）堠堽，留弟（朱）景春小队屯临清。”此时，宋景詩在东到聊城，西到南乐、大名，南至莘县，北至临清的許多据点上都已布置下自己的部队了。

三月初到四月底，“紀略”对宋景詩的行动記述很少，这就是“日与堂、冠民团构衅相杀”时期，它是略而不記了。其实这两个月里宋景詩和地主民团的战斗异常剧烈，我們在以后再专门叙述它。但此时不能不先提一笔的，是“紀略”說的“二月八日，（宋景詩）縛民团王百齡去。”王百齡就是說降宋景詩的王二香。又說：“是（三）月二十四日，景詩、（朱）登峰窺柳林、范寨無备，截杀楊鳴謙等二十余，备極慘毒。”同时并把上月捉到的王二香也“斃割、投尸衛河。”宋景詩在同一天里杀了两个万恶的地主头子，替农民們报了大仇。

二

“紀略”曾說過：宋景詩曾派刘厚德率領馬步千人去直隶，随崇厚軍隊打張錫珠；后来又派宋昭忠带一百另七名馬队去助剿；張錫珠回山东，东昌大警时，宋景詩自己也和薛法超率兵“赴敌”“逆击”；而据崇厚奏稿，說刘厚德曾“赴前敌出队，接仗获胜”；“紀略”說宋景詩也曾对教軍“引众击之”云云。都是肯定宋景詩及其所部攻打过張錫珠的教軍。

这是对于宋景詩及其所部的污蔑。其实“紀略”作者自己也曾一再否定了这些謊話。如卷十四里一則說：“諭劝景詩击匪，景詩觀衅不發。諭之再三，……而其意欲襲柳林。”再則說：“景詩軍之駐堂邑者，觀望如故。”“崇厚奏稿”也說：“宋景詩駐扎东昌，坐觀成敗。”而“紀略”卷十五更明确地說過：“景詩等遇賊不

交鋒，彼此吹唇唱吼而退。”——這都是說宋景詩與教軍是消極地不交鋒。

還有積極一面的例証：“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三據監察御史王谷蘭奏說：“宋景詩……不惟不肯剿賊，而且潛與賊通，時常接濟賊匪火藥鉛丸等物。……竟與賊為犄角之勢，官軍受其牽掣，民困畏其傾害，雖欲剿賊，而勢有不能。賊遂恃為護身符、遁逃藪，出沒自如，毫無所忌。”“曲周縣志”對於入直助剿的劉厚德也這樣說：“宋景詩遣其黨劉厚德陽助官軍討賊，陰與賊通聲援。”

如果這些証據還嫌空洞，那還有更具體的。在“紀略”卷十四里說：“二月十四日（張錫珠部下張玉懷等）掠焦莊；十五、十六日掠范家寨，柳林團擊走之。”而在卷十五里又這樣記載着：“二月十四日，景詩馬隊縱火柳林北界牌，永清團長文生楊鳴謙率團擊之。次日（十五）宋眾大至，圍攻尚義團，……鳴謙等赴援。”這兩段引文除了日期相同外似乎毫不相干的。但妙就妙在這裡了：焦莊與界牌雖然一屬臨清，一屬堂邑，但它們相距只有三、四里，這兩處戰事其實就是一回事。因為范家寨（即范寨）的團叫尚義團，柳林的團叫永清團，把這兩個團名加上等號，那末這兩段引文中云云，就是張玉懷等教軍和宋景詩黑旗的聯合作戰了。此外，“紀略”還有這樣的記載：張錫珠陣亡後，張玉懷在一次與清軍戰鬥中負傷了，教軍敗退下來，“宋（景詩）（等）各發馬隊數百，布守南館陶。保德戰勝旁追至南館陶，敗匪寂然不見一騎。”又說：“（四月）初七、八（馮）勝林等分曹兜擊，斬散尤多，（教軍）半墮入景詩隊內。”又說：“五月，（教軍）走莘、堂、館、冠間，兵困日有殺獲，余者亡入景詩隊內。”

說宋景詩黑旗隨清軍“助剿”張錫珠，完全是誣蔑。正相反，

他們是暗通聲氣，相互支援并且配合作戰的。

但我們可以這樣發問：宋景詩和張錫珠教軍的聯合作戰，為什麼僅限於打地主民團，不進一步聯合起來抗击清軍呢？宋景詩這樣做法是不是被清軍所利用，而中了敵人的各個擊破之計呢？

宋景詩率軍回山東後先攻打地主民團，是客觀形勢的要求。首先是黑旗將士們离家以後“廬賄(?)蕩盡”，在家黑旗以及黑旗家屬所受“鄉團凌辱”，都要求向地主報仇，特別是對王二香等人的仇恨，連宋景詩本人也存在着強烈的復仇願望。其次是這时的地主民團正飛揚跋扈，張錫珠教軍處處為其所困，此刻的問題不是黑旗該不該攻打它，而是它讓不讓黑旗生存。莘縣知縣鄭溥說：“此輩不法之徒，在籍殺人父母妻子(?)，仇不共天；今乞降回里，馳馬試劍，意氣洋洋，欲戡刃其胸者，四野環伺。”(“紀略”卷十五之上)就可見當時黑旗的處境了。而特別是柳林、范寨幾個團，據“紀略”說：“柳林團為匪所欲甘心，無日不戰。”王谷蘭奏中也說：“柳林團剿賊最為得力。”劉長佑的“全集”卷四更明確的說：“柳林團不肯從賊，尙能殺賊，各匪皆與之為仇，誓欲破其團而後快。……即飭柳林團隨營助剿，導引前路，必能指賊所向，搜殺無遺。”柳林團成為清軍的爪牙，已與它勾結在一起了。這時黑旗軍攻打柳林，是把它作為清軍的一個部份加以攻打的。特別是黑旗軍與張錫珠教軍聯合作戰時(如上引張玉懷打柳林、范寨)，就更難把清軍與地主民團劃分開來了。因此宋景詩黑旗軍攻打地主民團是合乎革命農民的要求的。

但宋景詩為什麼不進一步與張錫珠共同抗击清軍呢？對於這一問題，只能從宋景詩與清軍的關係上作側面了解。當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宋景詩尙在回軍山東的途中，清廷就指示

崇厚說：“令其（宋景詩）剿張錫珠以自贖，免致勾結為患。”二十九日又對崇厚說：“宋景詩屢降屢叛，狼子野心，此時因兵力不敷分布，暫事羈縻。昨據文煜奏稱情願投營，恐不足恃。”（均見崇厚奏稿）可見此時清廷對於宋景詩的政策就是“暫事羈縻”以免與張錫珠“勾結為患”。譚廷襄要“調赴淄川助剿”，崇厚之“飛催宋景詩來營調遣”，都是一相情願的主觀希望，還不及清廷冷靜。而宋景詩這時立腳未定，兵力單薄，為躲避被歼滅的危機，與敵人虛與委蛇，也是一時權宜之計。但到後來，即同治元年二月，宋景詩黑旗的處境不同了。它保存了黑旗實力，並且擴充壯大了，它回到家鄉老百姓的懷里，在臨清、東昌一帶站穩了腳跟，並且對地主民團取得優勢地位了，而張錫珠教軍在此時日趨衰弱，黑旗為何不與教軍進一步結合呢？特別是這時清廷方面的態度更明顯了，二月初一日崇厚奏稱：“宋景詩駐扎東昌，坐視成敗。”同日清廷也對崇厚說：“宋景詩既不十分出力，……如果心迹漸形不軌，即當……先發制其死命，設法歼厥渠魁。”（崇厚奏稿）到三月間，清廷同意王谷蘭的奏，更要“將宋景詩設計調至大營，訊明正法”（“清穆宗實錄”）了。這雖然沒成為事實，但繼續留在“半私半官”的地位上，對於宋景詩還有什麼意義呢？四月初，劉長佑的“宋景詩暫應羈縻片”更明確點出不除宋景詩的用意說：“若遽加以兵，彼（宋景詩）將與各匪共謀抗拒，……兵力有所不逮。……再四籌商，仍不得不暫為羈縻，以弭賊勢而紓兵力。”（“劉武愼公全集”卷四）宋景詩此時正中敵人各個擊破之計了。

宋景詩未與張錫珠進一步合作抗清，當然是錯誤的。但他們為什麼不肯合作，不肯合作的主要方面是誰，就無從查考了。我們既不能毫無根據地歸過於張錫珠，也不能對宋景詩加以臆測。但有一點是可以證明的，教軍失敗後都“匿入”或“亡入”宋

景詩部队里来，后来宋景詩在小刘貫庄撤退有許多黑旗軍又退入延家营，則宋景詩与白蓮教始終还是保持着友誼的。

三

宋景詩在三月間結束了他的“半私半官”状态。“紀略”說五月初五日宋景詩“率众焚掠”，刘厚德率軍与恒齡軍夾河相望，这是明显的对峙。梁村陈中林說：“宋景詩杀了王二香，才大反的。”“紀略”說宋景詩杀了楊鳴謙、王二香，以“馬步大股屯堠堠，留弟景春小队屯临清，显与民困为难矣。”在三四月間，它又說宋景詩虽然名义上隶属保德，但“实則拥众挟制，叛服由之，仅未显与官軍对垒耳。”而三月間“总督刘长佑令参将王永胜，引景詩入直馬步归原籍，”〔四〕宋景詩与直隶軍也断了关系。因此，可以断定，三月中宋景詩就已經在事实上結束“半私半官”状态了。

从三月中到五月初五与恒齡对垒，这一个多月是黑旗軍举行第二次起义的准备时期。但到六月初六黑旗才与恒齡第一次交鋒，这个准备时期也可以說是两个多月。

在这两个月当中，根据仅有的材料看，黑旗軍作了如下的几件工作。

首先是繼續扩大黑旗队伍。后王二砦老人說：“宋景詩到临清以后，就招兵买馬，备战了。”在“茌平县志”里有一段关于宋景詩搶馬的記載，正是这时期的事：“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捻匪張玉怀、宋兴（景）詩等扮作木商，兵器藏于木內，至东阿陈家店会场，突然起事，搶劫騾馬，疾馳北上。”在同治元年底，宋景詩利用“赴直随剿”名义，連原有队伍，要求募足三千馬队。到五月半以后，据刘长佑奏，說宋景詩“馬步已有五六千名之多”（“刘慎武公全集”卷五）。“紀略”在六月間的估計是“馬步七千余”。但同治

二年初，英桂就奏称：“宋景詩……招集亡命之徒，数已逾万。”（故宫档案）可见“紀略”等估计，是偏低了。农民传说的人数不一，有说“黑旗到后来有十几万人”，那是偏高了。前王二寨張連第等说：“那时宋有一万多人，馬是馬队，步是步队，馬匹很多。”宋香亭说：“朱登峰、刘厚德率领五千馬队打前敌。”張善全说：“宋景詩二次干起来，有六千馬队。”按六、七月間黑旗連打胜仗，又曾扩充兵力，这些传说很难确定是六月以前还是以后。但估计这时期黑旗人数大致超过一万人，其中馬队約五千左右。因此这个数字是回到山东时的五倍，是赴直前的三倍。黑旗軍是大大地扩充了。

其次是对黑旗的訓練。临清东关聞玉良说：“黑旗軍在車营时，跑馬放箭，耍刀練武。——临清街上有个曹四，他是在楼上亲自看見的。”“紀略”也说黑旗軍刘厚德部此时“屯車营，敲鼓教战，槍炮昼夜無停声。”

再其次是囤集粮餉。据許繼之、刘万隆等说：“黑旗軍是拿大戶的粮食养兵。”“紀略”說黑旗軍“分屯临（清）南尚店、荆林、翟科、李官庄十数处，搜索資粮馬草。”所謂“搜索”就是向大戶借粮草了。至于餉銀，据“清穆宗实录”說，早在回山东的路上就曾“一路訛索州县銀两”，此刻又向临清关截留关税。聞玉良说：“宋景詩命令临清关把稅銀送到黑旗营中。稅官施善政起先不願意，可没办法，还是送去了。”

然后是軍事部署了。据“紀略”載，四月，“景詩拥众二千有奇，屯堂邑。”后来又說，在五月初黑旗的部署是：“景書、厚德引馬步千数百，扼開河（指临清运河閘）之南，（指車营）与直隶提督恒齡軍夾河列柵相望，分两营駐李官新屯，隔絕堂邑柳林諸团，不令与官軍通。”接着又說：“景詩拥馬队二千余，令步勇四出布

扎。景晷、登峰部屯館陶者，均向东北移临清。自衛(河)西尖冢起，运(河)东魏灣止，綿亘百余里，設卡巡警。又分屯临(清)南尚店、荆林、翟科、李官庄十数处。”农民們对于这些軍事布署很少知道，幞头的老人們說：“那时从尖冢到清平县魏灣，都有黑旗軍。”这是与“紀略”相合的。因此，可以看出黑旗軍此时在北面是防守运、衛两河，由車营西至尖冢，东至魏灣，形成一个三角形防綫。但黑旗軍的大本营是在崗屯(五)。幞头老人又說，冠县清水鎮也駐有黑旗，則崗屯的东南和西南两面的布置如何呢？这更缺少材料了。辛集子品三說：“黑旗軍东到聊城，西到冠县，南到陽谷，北到临清。”这只是黑旗防守范围的最粗略的輪廓。

关于黑旗的大本营，崗屯楊守德說：“崗屯好戶高家的房子作了黑旗軍的大本营。”乔庄王士良說：“小刘貫庄以前沒有圩子，宋景詩起义时才打的圩子。”許馬王朝营的老人說：“宋景詩在崗屯和小刘貫庄中間挖了一道很寬很深的沟，人騎着馬在里面走，外边都看不見。”(西杏庄許瑞珩則說开的是条河，能通船。)这是說用一条軍用的路把崗屯和小刘貫庄連在一起了。而以小刘貫庄为中心又修了三条大路，岳庄村干說：“宋景詩曾开辟三条大路：北通临清，南通韓路，西通清水。就是东边沒修，因为往东就是柳林地界了。”(楊天格則說往南的这一条路一直通到桑阿鎮。)大本营周圍的建設是这时期重要准备工作之一。但幞头老人說：“幞头当时是黑旗总部，黑旗駐扎在这里。”幞头是个重鎮，位在尖冢之西，車营之南，想来黑旗可能在此設过前敌指揮部。

最后是安民工作。“紀略”說宋景詩曾經“張伪示安民”，時間約在五月初。幞头老人也說：“宋景詩住在幞头时，出过告示，叫大家各安生理，叫跑反的老百姓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大家很拥护他。”安民告示的具体内容不可知，但当时社会情况曾有

一度安宁。据同上老人說：“宋景詩在車營还搭棚唱过戏。”但安民的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宋景詩在这时候为民除害。据临清城关老人们說：“黑旗不杀人，但是杀衙役。衙役是穷人最恨的，也是黑旗要报复的。黑旗有时黑夜里过河来（指从車營到临清）綁走几个衙役，到車營就杀了。还有武秀才徐殿甲，是个坏人，有一天大白天里叫黑旗从熱鬧的大寺里給捉去了。”

到了准备工作完成，黑旗軍便在六月初六日夜半，以搶渡运河与恒齡接仗，宣告它第二次起义了。

〔一〕 雷鳳鳴所率誠順營在宋景詩由陝西回山东时，也随后回到临清。程順書、謝来鳳曾先在同治元年三月及八月分別由河南潛回山东，不知后来是否重返河南陝西。但看“紀略”的口吻，是說他們和雷鳳鳴一起回来的。

〔二〕 刘厚樸入直，并非真去打張錫珠，見后节。

〔三〕 宋昭忠在“紀略”里作宋忠昭。

〔四〕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捻軍”第四册排印的“山东軍兴紀略”三一〇頁上，这句话是这样标点的：“总督刘长佑令参将王永胜引景詩入直，馬步归原籍。”这个錯誤不仅把宋景詩与他的馬步分开，而且讓宋景詩入直隶去了。宋景詩此时沒有入直隶过。又，中华書局版“宋景詩起义史料”所引的这句话也同样标点錯了。

〔五〕 崗屯的別名很多，有时被称甘官屯或甘管屯，有时被叫作岡屯或岡家屯，也有写作缸屯的。在“紀略”中前后記述也極不一致，甚至把缸屯誤植为紅屯。为了划一，不管其引文中如何写法，以后一律写作崗屯。

第十二章 黑旗軍与地主民团的斗争

一

农民們都一致地說，黑旗軍远在第一次起义时，就“是专跟好戶作对”，或者說：“宋景詩的仇人就是好戶。”但农民起义軍对于地主階級除了“借粮草”、“要銀子”以外，并没有在政治上进一步加以打击。所以东昌府和临清州一带地主們只是暂时消声匿迹，逃亡城市；地主的民团也只是暂时停止活动，并没有被摧毁。及至教軍全面接受“招撫”談判，地主民团便乘机抬头；再經譚廷襄大力扶植，他們就更气焰万丈了。因此教軍再度起义，便受到它的严重打击与牵掣。宋景詩回到山东以后，是理解到这种新局勢的，所以从二月到五月，黑旗軍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地主民团方面，也是势所必然的。如果不狠狠地打击地主民团，黑旗自己先就不能立足。因此黑旗軍回山东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革命准备时期，其实就是它对地主民团进行猛烈攻击的时期。

在叙述黑旗軍与清軍的英勇战斗之前，必須先叙述一下它和地主民团的斗争。（由于我們調查时在这方面的材料收获最多，也最瑣碎，所以除重要談話外，本章中一般都依談話紀录綜合叙述，不再引用原紀录了。）〔一〕

先从“縛民团的王百齡去”的王百齡說起。

王百齡即王二香，当时农民叫他香二爷或王老香。因为他“口巧舌灵”，外号叫王二画眉；因为他手笔好，又称飞笔王百齡。他是个只有一頃地的小地主，但兼恶霸、豪紳、訟棍于一身，地方

上人人怕他，便当上了崗屯民团的总团长。

崗屯民团叫“忠爱团”。这是包括并管辖崗屯及其周圍如許村、杏兒庄、梅庄等二十一个村庄的总团，各村庄各有分团。

王二香是許村的一个秀才，“手笔好，文章快，写个訴状么兒的，拿过紙米鋪在腿上就写。”“为人口巧舌灵，能說会道，地方上有个大事小事，甚至出个人命案子，他說句話就能了了。”因此当地至今还有句話說：“事大事小，王老香一到就了。”或者当人們吵架，难解难分时，則說：“你把王老香請来也不行！”又說他“好胆量，很霸道，大包大攬，說一無二。”“他給別人評理，听他的話沒事兒，要不听，他就說：‘沒旁人的事啦，咱俩来来，你告我去吧！’誰敢跟他打官司呀，有时他跟县官拌嘴，县官都說不过他，老百姓更怕他。”因此在农民中間至今还流傳着关于他的許多無賴行徑(二)。

王二香还是个“衛道”者：“他不許妇女站街，誰叫他瞧見，他就把她男人叫出来訓一頓。也不許妇女在門前紡綫，不許跟貨郎担买东西。”

王百齡很懂得政治投机。据說当太平軍北伐路过当地时，他看农民們像宋景詩都去迎接，便也“抬桌子摆上酒去接‘长毛’。第一批‘长毛’說：你不要摆酒吧，后面来的人可不会客气。他說：还有誰不喜欢人敬酒的？第二批‘长毛’来了，果然把他的桌子給掀了。”

据說“宋景詩早先在王老香家当过管队，叫他上东就得上东，上西就得上西。”或者說王二香搭救过宋景詩：“宋景詩犯了法不敢露面，堂邑知县到崗屯驗看武艺，看見王五奎的玩艺說好。王二香說，这还不算好，他的对手才好，可不敢来。知县問为啥不敢？王二香說有点‘小毛病’。知县看見宋景詩果然好拳

脚，便說那小事情不要紧。这官司就了了。”因此一般农民都說王二香对宋家有“恩”。

白莲教第一次起义时，崗屯一带农民大多数都投了宋景詩的黑旗。当时王二香及其民团的态度，据崗屯許仪礼說：“那时忠爱团是王老香当团长，王占鳌带队，但不敢跟黑旗打仗。”这也等于說，当时宋景詩黑旗軍虽然在外边东征西战，但对于家乡崗屯王二香的“忠爱团”还允許它存在。这可能就是王二香有“恩”于宋家的結果。

王二香也正是以与宋家这样的关系出而“两面作保”，为胜保說降宋景詩，而且也正是利用这种关系，王二香才得以欺騙、出卖了宋景詩。

宋景詩回山东后对地主民团的进攻，首先在二月八日以“縛民团王百齡去”而开始，决不是偶然的。“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七十八据譚廷襄奏說：“宋景詩拥众归里，欲快恩仇。堂邑尙义等团范景賢稟訴宋景詩与团为仇，将忠爱团王百齡縛去。此其积衅已深，不易解釋。”这“不易解釋”之处，也正包括了王二香以至“各县团长文武生监”等等对宋景詩的出卖在内。

农民們所傳說的杀王二香的經過，也透露出这个消息。前引孙士驥說：“宋二帅說王二香卖了他哥哥，叫大帅去潼关是送死。”下面紧接着說：“胜保調回北京，三帅就把王二香杀死了。”他明白指出杀王二香是为出卖大帅之事报仇。別人所說的虽沒有这末明确，也隱約看得出这个原因来。楊守德、邢金龙都說：“黑旗回来后，王二香逃到临清去躲着。——那时宋景詩住在車营。”这当然是他做贼心虛。后来大概是由于見到宋景詩还以“官軍”姿态出現，王二香又去見了宋景詩。后庙老人們說：“宋带队回来了，香二爷心中納悶。上宋营去看看。門上一稟报，大帅

跟家里的都去接他，只有三帅（景書）坐着，眼皮翻都不翻。”这“納悶”和“去看看”，正写出王二香心存鬼胎。又說：“香二爷住了两天一夜，要走。大帅的娘說：‘派人送他走吧。’三帅領人放哨，平时一更二更就回来了。这一回領一哨人去，天明才回，臉色很难看。他娘問：‘到哪里去了？’他說：‘不用問了。’他娘說：‘不要是謀害了香二爷吧？这可不好啊！’……”李复存說：“三帅把王二香带到临清（？）去，押了一个多月。”又說：“后来来了一輛大轎車，赶車的人說：‘大帅找你。’把王二香拉出去杀了。”許村干部补充說：“宋三帅先把王二香拴在馬脖子上帶着跑了好远。”邢金龙說：“把他杀在临清南河灣子，头和尸首都扔在河里，水的顏色都变紅了。”据調查，农民們編的一出关于宋景詩杀王二香的戏便因此叫做“血水河”〔三〕。

杀王二香的时间地点都和“紀略”所說相符。但据农民們傳說，宋景詩对杀王二香这件事的态度是装聾作哑，故意讓宋景書去干的。其原因是：第一，当时（二月八日）宋景詩“半官”的身份还不便于公开扣他，所以表面还迎接他，留他。而押了一个多月一直到杀楊鳴謙的那天才同时杀王二香，也正是这个緣故。第二，从农民的傳說中看出，宋景詩的母亲是不同意杀王二香的，这正是王二香有“恩”于宋家的緣故。甚至到現在，有些农民，比如刘万隆、王立成也还表示这样的意見：“王老香是宋家的恩人，他們不應該杀人家。”这也是当时一部分农民思想反映的延續。宋景詩不能不装聾作哑。——而这也更深的反映了宋景詩非杀他不可的决心。

杀了王二香，崗屯的忠爱团便解体了，它的管队王占鳌便逃去范寨繼續做另一地主的走狗。楊守德說：“崗屯最富的地主高家，也都全家逃到临清去避难，丢下的房子便作了黑旗的大本

营。”黑旗軍到此时才把它的总部由車營迁到崗屯来。

二

在逮捕王二香之后的第六天，即二月十四日，黑旗軍便进攻柳林和范寨团。这便是前章所說的張玉怀“掠焦庄”亦即宋景詩“縱火柳林北界牌”那次战斗。农民說战事其实是在焦庄进行的，也更証明是与張玉怀联合作战了。范寨呂春堂說：“柳林、范寨两团在焦庄打了一次敗仗，两天两夜撤不下来。宋景詩他們那边用的大炮，炮子是大秤鉞，打到地上还乱蹦哩。”柳林楊塢也說：“柳林与宋景詩在焦庄交战。范寨在前焦庄，柳林在后焦庄。柳林要敗了，正在危急，范寨团挑了一百人作敢死队，冲进了敌陣，才救出柳林团。”黑旗軍初試鋒芒，柳林、范寨都吃了大亏。

从此黑旗軍便进入所謂“日与堂、寇民团构衅相杀”，“無日不战”的时期了。但除了柳林、范寨而外，还有很多民团，也都与黑旗軍作对。如堂邑的堠堠团、小屯团、辛集团、王朝营团、临清的焦庄团、朝城的張魯集团、莘县志合寨团等等，大小不下几十个。

当时地主階級中流行着一个歌謠，对于堂邑几个民团加以褒貶說：“柳林团英雄好汉，范寨团能杀慣战，辛集团半私半官，小屯团供米供面，堠堠团見面就散。”而被称为“見面就散”或“聞風就散”的团还有很多，如王朝营团、許村团等都是。这个歌謠是农民們普遍傳說着的王朝营大战的反映，而这几个团也正代表了地主民团的几种典型，我們就依次介紹一下它們。

柳林在堂邑城西北四十五里，其北三里与临清接界，偏西是館陶地界；其西十五里便是崗屯，偏南些便是宋景詩生地小刘貫庄；东距堠堠十五里；南距范寨二十里。柳林的团叫“永清团”。

它管轄柳林周圍五十二個村庄，分為五營四哨。以其南王信、樊庄、菜園、喬庄一帶為前營，其東北大桑樹、界牌一帶為後營，其東喬店、姜庄、李庄一帶為右營，其東南五楊林、張四古庄一帶為左營，而柳林及其西北武庄、夫人砦、大小楊庄一帶為中營。

柳林永清團的總團長是楊鳴謙。楊鳴謙名錫桓，號益齋。楊鳴謙父親楊寶善，字慶祥，人稱慶二爺。是太學生。他伯父有子二人，楊鳴謙親兄弟六人，子輩不重排父輩的行，而楊鳴謙最小，排行第十，故人稱楊十爺。

楊家是大地主。楊鳴謙有十幾頃地，他丈人又給他十幾頃，共二十幾頃地。楊家“在街上還開了一個錢鋪，叫全興隆。還開了一個藥鋪，叫保壽堂。”楊鳴謙是個庠生，死后敕封鑾儀衛。他為人“性情很暴，威風很大，說啥是啥。”“每任縣官上任都得先來柳林拜會他。”“那時楊家誰也惹不起。”但他對農民能施小恩小惠，“每到過年，不論貧富，他全給挨戶拜年。”據說“五十二村庄都服他。”

在白蓮教第一次起義時，柳林團似乎雖然成立但不敢與五大旗對抗。農民們說那時候“宋景詩來到柳林就住在當舖里”，可見並未抵抗；楊鳴謙這班地主也不知住在那里。在教軍第一次失敗後，柳林團在譚廷襄的培植下才逐漸露頭。農民們說，這時柳林殺了宋景詩的許多朋友，宋景札回山東後，“楊十又駁過宋二帥，”柳林又要殺“宋家滿門家眷”，而因此黑旗才和柳林結下了仇。這些個別原因也是真實的，但黑旗以及張錫珠五大旗（所謂“群匪”）對它都是“所欲甘心”的，可見是有共同仇恨。教軍第一次起義受“招撫”被騙，這其中可能有柳林在作祟。因為王二香和楊鳴謙、范景唐等是一氣。特別是，“紀略”所說的“各州縣團長漁利復仇，略斂相殺”，以及“鄉團降眾，猜嫌日甚，”“為

乡团凌辱”等等，其中所指“乡团”当然是以柳林团为首。而特别由于“柳林是和北京通气的”，張錫珠五大旗与宋景詩黑旗擒賊擒王，要打地主民团自然是先打柳林。

柳林对于張錫珠和宋景詩也是早有戒备的。它原来只有一个木寨子，是“黑旗反的时候才把圩子修起来的”。或者说：“宋景詩从陝西回来，柳林已打上了圩子了。”柳林由于有了圩寨，这才敢于頑抗到底。于是楊鳴謙先就“坚壁清野”，“讓五十二村庄的人都进柳林去。”“柳林的人很挤，就在当街搭窝棚住。”当然这都是“有点么的好戶了。”并且在四門稽查行人：“那时界牌的人守北門，乔庄的守西門，乔庙的守东門，五楊林的守南門，凡是本村的人才放他进圩子。”圩子的守衛情况是：“柳林四門，每門有一尊炮。——是把百姓的鉄器搜去鑄的。”“进柳林避難的，夜里都得站圩子，米往巡邏。”“各庄的人都得到柳林去站圩子，不去不行。”柳林西北角上有顆十几丈高的大楊树，“上面插了大旗，日夜有人了望。看到黑旗攻那边，旗就往那边摆，柳林的兵就往那边去。夜晚有灯光照着旗子，并用火鴿子作信号，各村都能看到、听到。信号發出，柳林团不派人到各村去，各村就派人来。”

柳林团常备的团勇并不多，据说只有一千五百人。但那时“团里規定：三丁抽二，二丁抽一，十四五岁的孩子就得当团勇，不去不行。——柳林街上沒有年輕人了。”“也有不去打仗的，那是心細有能耐的人，装做拾粪的、砍柴的去做探子。”“連老年人也要到地里去打粮食，不去就关起来，不給飯吃。”——柳林及其周圍的“男人就这样都当了兵。”楊鳴謙对于团丁訂出殘酷的禁令：“只許拚死，不許交家伙。”他威胁团丁說：“誰交家伙誰落个小寡妇。”因此，农民們說，柳林周圍的人“都得随着去打仗，”“尽管我們跟宋景詩并沒有仇。”

楊鳴謙在柳林圩子里进行恐怖統治：“凡与宋景詩有关的，楊鳴謙抓住就杀。”“誰跟黑旗通气就杀誰。”楊鳴謙并叫他的哥哥“楊九（楊鳴皋）在圩子里到处私訪，捉拿‘奸細’。”而当时柳林团“自己問案，乡民有錯就打，有罪就杀。”“插上亡命旗，推到南門外就杀了，不准老百姓看。”

統治着柳林五十二村庄的，除了总团长楊鳴謙，还有几个副团长和分团长。一个是楊鳴謙的哥哥楊錫璋，字华国，一名鳴皋。是个武生。大家叫他楊九。是个副团长。一个是步超然，字东岳，人称步老超，又叫他步老先。是乔庄人，有九頃地。因为沒有兒子，时常放賑，农民对他比較有好感。他是副团长兼領右营。一个是徐云龙，人称徐四先生，高楊林人。副团长兼領左营。一个是高老梅，乔庄人，文生。副团长兼領前营。另外有个外号叫二紅磚的許老韶，姜庄人，祖上曾做过甘肃某处知府。他和步老先“一正一副，領着右营”，不知是否副团长。但他还兼領頗有恶名的黑虎队，極为黑旗軍所痛恨。还有一个赵老篤，一般都說他是柳林监斬官，不知是否也是副团长，当时“很有权柄，說杀誰就杀誰。有个穷人到他地里去拾干叶子，被他抓住送到县里，写上八个字：‘剥皮抽筋，立地处死。’”

柳林团自炫为“英雄好汉”是因为它拥有很大一批打手。而这些人物又大半都是宋景詩过去的师父、朋友、仁兄弟、师兄弟之类，乔庄王士良說：“宋景詩是恨这群玩把式的朋友都归了柳林团，因此就結下了仇。”是不为無因的。

王希祿，王信庄人。“是柳林的大将，会好把式，和宋景詩在一起玩过拳脚。他本来在口外当过賊头子。”因为“王希祿有匹好馬，宋二帅想跟他換，他不肯，宋二帅推他一跤。大帅知道了，說了二帅一頓。大家求情，王也服了軟，可心里别扭，就离开黑

旗投到柳林团去了。每次打仗，都由他排兵布阵，总是带头。”

楊春善，楊庄人。“是柳林团的好手，本领很大，能空手夺刀。和宋景詩一起跟艾老梅学扎枪。”“原先宋景詩起义的时候，也是一起干的，后来楊鳴謙把他全家押到柳林，說他如不归柳林，就杀他全家。楊春善沒法，就到柳林来了。”

艾老梅，西沟張庄人。“是拳脚师，柳林团的好手。人称艾师傅。”据說宋景詩跟他学过扎大枪。由于“他一个徒弟在幞头一家地主家当保鏢，被黑旗給杀了，他就投了柳林。”

柳林团里被称为“好手”的还有李安邦、武开中、杜五把式、高翔、刘清、郭义、王馬灯、王老殿、戴二臃子、陈××等十余人，其中陈××原先也是在黑旗的，杜五把式則是楊春善一样人物。

除了这些团勇的領队人物以外，柳林团还有一个所謂“黑虎队”。这黑虎队“是給团长保駕的，”“有一百多人，全是好手。外乡人很多。”据說“他們原先多在五大旗，后来投到柳林的。所以他們打着仗，还会跑来彼此講話。”它的队长“穆景华也是宋景詩的师兄弟，先跟黑旗有来往，后来不知怎样鬧翻了”的。据說：“穆景华原是个二流子，好武艺，是柳林团的好手。单人敢闖陣，在王朝营大战时他救回許多人，楊卜爷大喜欢，才讓他組成黑虎队的。”黑虎队里知名的好手还有于吉利、馬彦义、楊培喜、刘德盛、吳光熙、刁为东、穆書紳、武喜、王二秋、岳炳奎等人。其中刁为东、穆書紳都是宋景詩的师兄弟，楊培喜原先在黑旗，从陝西回来后投入柳林团的。

柳林筑有坚固的圩寨，拥有一批頑强的首脑人物和大批凶恶的打手，有一支經過陣仗的团勇，而在武器方面除了刀枪弓箭，有抬枪，有火枪，有铁炮，有火噴子，还有一些“扣炮子兒的火枪”，这是地主們的一座頑固的堡垒。它就在崗屯附近，是黑旗

軍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因此，“黑旗就整天的打柳林，黑夜白天的打。”“不打柳林，就打范寨，見天兒打。”而“打柳林比范寨更多。”

三

与柳林团互为狼狽的是范寨团。范寨团北接柳林，东距小屯十里，西距辛集八里，南距县城約二十余里。范寨团叫“尚义团”，轄附近野庄、梁庄、近古寨、大紙坊头、边庄等二十一个村庄。

范寨也有圩寨，据“范寨圩重修碑”文說，这圩子是“筑于同治元年，一面攻战，一面兴筑”的。所以农民們說“宋景詩从陝西回来，范寨已經搭上圩子了。”在堂邑以北一带，“各团筑圩子，范寨是第一个。”当时“宋景詩黑旗一来，大家就往范寨跑。”“二十一村庄的人都到范寨避难。”也都是“搭窩棚住”。

范寨尚义团有团勇一千来人，另外“也成立了四十多人的小队子(衛队)，这些人全是好手。”

和柳林的大楊树一样，范寨“寨外有一棵大榆树，天天有人用滑車盘上去，上边有間了望台。看見黑旗軍立刻就敲鐘聚众。鐘一响全寨都得来，不来的，团长要杀人。”

尚义团的团长，按同治八年的碑文上开列的有十六人，想是历任团长名单。农民們一般都說那时候的团长是范景唐，字冀方，号陶村。行二，人称范二先生。他“是武秀才，有十二頃地。”“为人胆子最大，人都怕他。”据說“范氏家祠里有口大刀，重一百二十斤，是范团长常要的。”“他常穿厚底鞋，上街也照样穿着。他常对人說：‘諸位兄弟，你們都跑得了，反正我跑不了。’”这是他坚决对抗黑旗軍的表示。据呂春堂等說：“山东臬司丁宝楨跟

范团长是仁兄弟，范氏祠堂有了宝楨給的匾，还有刘长佑、恒齡給的匾。僧（格林沁）王爷也賞給他功名。丁宝楨还給他令旗令箭，有犯法的准他就地正法。”碑文上也說山东巡撫閻敬銘、丁宝楨、僧格林沁“前后領兵至，扎圩中。”范氏祠堂里現在还悬着一塊上下款剝落了的匾，写着“捍衛七城”。可見當日范氏的声势是如何煊赫。

范寨团的实权是在范景唐手里，但当时在名义上可能还是他的大哥范景賢略高一些。所以前引譚廷襄的奏中是以范景賢为首。据范氏家譜：“范景賢，字仰尼，欽加六品銜，即补巡檢。”后来的封賞是不如范景唐（加守备銜，賞戴藍翎）高的，在碑文上他的名字也列在乃弟之后，农民对于他也毫無所知，可見是个名义上的团长。

边簡，号濂溪，人称边六先生。“边家是从任邱迁来，边簡是个教書先生，”“在范寨当參謀。”据碑文載，他也是一个团长，可能是同治二年以后的事。边簡这个參謀是相当厉害的角色，据说：“当宋景詩正兴盛时，边庄的人也有要立旗（起义）的，旗都縫好了，边六先生看見了，便說：‘太陽还能尽晌午啊？’大家被他潑了冷水就全散了。”

張光源，人称張老光，“野庄人，是武秀才，約有五頃地。他跟范寨有聯絡，野庄就随了范寨团，他当了副团长。”碑文上称他是团长，并說：“若非仰尼、冀方諸昆季与簡翁边君、光源張君为之×合流散，竭力团練，發縱指使，亲冒矢石，吾輩焉知进退？焉能保命？”可見他是和这几人齐名的。

范寨团所以有“能杀慣战”之名，也和柳林团一样，它有一些出名的打手。而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代表人物也是宋景詩的朋友。

一个是王占基，是崗屯之北后楊坎（屬館陶）的人，与楊殿乙同村。人称王老占或老占三爷、王三先生。“他是个讀書人，”但“武艺好，他的标槍在百步之外百發百中。”宋景詩和宋的大将楊殿乙据傳說都是他的徒弟。当教軍第一次起义之前，王占基因为哄花事件杀了人命，被关在館陶县監獄。起义时，宋景詩、楊殿乙等人“去劫獄，把王占基救出来，他还說：‘我是有罪的人，不要劫獄。’宋景詩要他一起‘反’，他說：‘你們头里走，我去接了娘就来。’他溜走了，又去投官自首。”“后来反而投了范寨。宋景詩很生气。”据說“宋景詩、楊殿乙騎着馬去范寨圩外罵王老占沒有良心：‘救你出来，你不干，反跟我們作对！’——王老占对不起宋景詩。”

另一个是王占鰲，和王占基并非一家，是崗屯附近庙上的人。“个兒不大，黃臉，黃鬍子，黃眼睛，是个手狠心硬的人。”“是范寨团的打手，会拳脚把式，专保范景唐。”又說“他一直为范寨守圩子。”“宋景詩和他是亲戚，不得意的时候，还在他家住过，”“早先都在一起玩武艺。”“宋景詩造反叫他一起干，王占鰲不肯。”他先在崗屯忠爱团当队长，王二香被杀后，忠爱团垮了，他投了范寨。后来黑旗退出小刘貫庄，因为他率領范寨团杀了很多黑旗，还“得了六品軍功”。所以一般人都說他“是范寨的創子手。”

范寨另外还有一些打手，如武俊德即武二麻子、武冬岭、武学礼、刘学易等，但除武二麻子以外，很少有什么傳說。

对于王占基和王占鰲（也可以說是对范寨），宋景詩似乎还做过爭取工作。边庄的老人們說：“宋景詩打范寨，是想救出王占基、王占鰲。”呂春堂說：“有一次宋景詩要跟范团长当面講話，王占鰲保着团长去見他。宋景詩說：‘范二爷，你一不为江山，二

不为社稷，咱俩干吗要结仇呢？你过你的太平日子吧。只要你把王占基、王占鳌交出来，我们愿意用刀枪马匹换。’范团长不答应。”农民们并认为这就是黑旗与范寨结仇的原因。

黑旗对于范寨的仇恨是和柳林一样的，决非仅仅由于个人恩怨。而范寨的地位最初还高于柳林，（谭廷襄奏中称“尚义等团”，是以范寨为首的。）范寨筑圩子又在先，当然也是黑旗的死敌。黑旗不仅“打柳林、范寨是见天来，”而且早就扬言说：“要打开范寨、柳林，一个扫帚疙瘩也不留。”范寨碑文中也承认与黑旗军等打了“七十余战，杀贼无数”。这是不可解的阶级仇恨。

四

辛集位在堂邑西境边缘上，当时辛集街分隶堂、冠两县。辛集团叫“肃清团”，它管辖三十二个村庄。北边以七星屯、南野庄、张八寨等村与岗屯范围为界，东边从胡堂、里庄到白官屯与范寨团为界，南边与王朝营团接壤。地形狭长。辛集东北八里便是范寨，西北二十五里是岗屯。辛集肃清团北面辖地是黑旗军攻打范寨的必经之路。

肃清团的正团长叫丁炳堂，“丁刘八寨人，是个财主，中过武举，和前任堂邑知县屠道彰是亲家。”大家都说“丁举人胆小，孬种。”据孔里庄人说：“宋大帅曾到丁刘八寨去请丁举人一起参加起义，丁举人不但不答应，反把他包围了。宋景诗杀出重围才跑回来。”但丁刘八寨的人说，这是红旗王玉符的事。“丁举人胆小，后来就推王九龄做正团长。”

王九龄是孔里庄人，字梦锡。有个弟弟叫王九成。“王九龄是个寒家，武功很好。”“个子不大，可挺威武”。后来约在同治四、五年间“会了武进士”，王氏家谱说，死后“追封云骑尉。”

辛集团还有一个副团长是后赵庄的赵老錦——赵二先生。据说“宋景詩幼年曾在后赵庄赵老师家做燒飯的，赵老师是个玩架子的老师。”而赵老錦就是赵老师的兄弟。

辛集团“有个參謀李六先生，是王九齡的仁兄弟。”

辛集肅清团不知有多少团勇，据说“肅清团抽丁是按地亩算，十亩地抽一人。好戶地多，就出錢雇人。所以团勇不懂兵法。各村都有武术場子，打仗全靠那些有武艺的。”

黑旗与辛集起初的关系是傳說不一的。比如宋景詩第一次起义时，属于辛集团的張八寨就“抬桌子迎接过黑旗。”同属辛集团的孔里庄的傳說又不同：“宋景詩黑旗在辛集也杀人。一次他在北边扎营，祈务的人撵他們，叫黑旗給杀了。”祈务的白致人証明他的爷爷就是那次被黑旗杀的。黑旗对于辛集范围的地主也照样斗争：“黑旗把刘八寨的好戶搶了，把东西分給穷人，他們自己不要。”張八寨的李文会也証明說：“我家过去有三頃地，黑旗把我家連大門都砍走了。”而和王九齡的关系也是这样。据说：“王九齡的弟弟王九成参加了黑旗軍，是宋景詩的副将。王九齡到宋景詩那里，叫王九成回去。宋景詩說那怎么成，王九齡說我留在这兒。王九成就回来了。后来王九齡驅了宋景詩一匹馬也跑回来了。”而据王九齡的馬童李超亭晚年自己对人說：“有一次王九齡和宋景詩打仗，被黑旗从衛河西一直撵到清水鎮。”看来这次打仗也是較早的事情。

但到后来，情况突然改变了。一般都說：“黑旗不打辛集，不杀辛集的人。”黑旗还有许多保护辛集的措施。而“辛集也不跟宋景詩打，”是“明保僧王，暗通黑旗，你不打我，我不打你。”“黑旗在丁刘八寨一带随便来往，”“黑旗打范寨，来回都从胡堂这里过。”“宋的队伍来了，住在辛集北門外，大营扎在街上。”甚至到

后来黑旗从小刘貫庄撤退时，宋景詩連家眷都送到辛集来躲避，王九齡也因此被連累而吃了官司，受了苦刑。

这是为什么呢？是王朝营大战的結果。这一战决定了它的“半私半官”的态度。

小屯团的情况和辛集团也相类似。宋家小屯略称宋小屯或小屯。它西距范寨十里强，北距堠堠二十五里，南距县城十五里。它与崗屯、小刘貫庄之間隔着柳林和范寨，是不沾边的。小屯团叫信实团。它所轄村庄范围現在說不清了，大致北到張四台、蕭集与堠堠团为界；东边以陈楼、張汙庄与范寨团交界；稍北以小楊庄、邵庄与柳林团接壤。

信实团的团长是馬广仁，但他完全不管事。副团长是馬景三，“人称馬老景或馬三爷。——但他并非行三。”他“有二十八頃地，但沒有功名，也沒有势力。”一般人都說他“为人很好，淨周济穷人。”很会籠絡农民。特别是“到年上，家里住着很多要飯的。見到穷人就給个三吊两吊的。”因此当地流傳着一个故事，說他办了一台戏到陽谷去唱，人家要斗斗他，就把戏箱子給扣了。当时有上千要飯的帮他忙替他要回来了。可見他是个在政治上沒有权势，靠混人兒起家的。但他后来也巴結上堂邑知县屠道彰，拜了把兄弟了。他“也喜欢給人家了事”，有些故事也类似王二香。

信实团的組織和实力不可考。但它是远“在宋景詩起义之前就成立的。”起先它和范寨有勾結。据說那时“范寨要这里去护圩子，小屯也派人去帮助。范寨搭圩子，小屯也派人去帮着搭。范寨那边一敲鐘，这边的青年人就得去。”而“黑旗到蕭集（屬小屯），蕭集的人都逃到宋小屯去。”而且也發生过一些小战斗。

但到王朝营大战之后，小屯信实团和黑旗的关系改善了：大家都說“宋景詩只打柳林，不打小屯。”而且，“小屯团听說黑旗軍来了，就抬着酒飯去接宋大帅。”“还供給宋景詩米面。”据蕭集蕭鴻飞說：“黑旗来了，要么兒給么兒，馬老景常說：‘給黑旗拿点兒东西算什么，要是跟他打仗，一伤人，那損失可就大咧！’”正是一个混人兒的口吻。“因此人家都說：小屯团供米供面。”

据查，黑旗在小屯所屬的宗堂、林庄都驻扎过。陈楼的人并說：“宋景詩打柳林、范寨，有时敗下来，馬景三也敢窩藏他們。”而“柳林請小屯帮助兵馬，小屯不理，后来柳林便告馬景三通賊。”“这官司后来打了二三年。”

但当宋景詩由小刘貫庄撤退，小屯团的态度又大变了。

堠堠是堂邑县北的一个大鎮，靠近临清边境。柳林在其西南角十五里。堠堠的团叫“永兴团”。它管轄二十八个村庄。据調查，它西以赵庄、西呂庄、路堂、靳庄、万庄等与柳林团为界，南以吳海子、老君堂、梁庄、吳庄等与小屯团为界；北止县境，东界不清。它与崗屯虽然相隔着柳林团的一片土地，但它背靠临清地界，临清是駐有黑旗軍的。

永兴团团长是梁兆祥。“大家叫他梁二爷。家有八頃地，花了一百零八两銀子捐了个监生，是个小墩子鼓(矮胖子)。”

永兴团原来“和永清团是要好的，”“梁兆祥跟柳林楊鳴謙是一事。”但到后来，大家都又說：“堠堠不跟宋景詩黑旗軍打，”或者說：“宋景詩是堠堠不打，小屯不打。”而堠堠所屬的东呂庄也是“黑旗軍一到，就拿桌子摆上酒和四碟菜，迎接他們。”黑旗又“常到靳庄、万庄一带来打地主的粮，”“路堂也給黑旗送給养”了。

这是为什么呢？堠堠的人說出几种理由：第一，“是团长梁兆祥的面子大，所以和宋景詩不打了。”或者說，是因为宋景詩和

墩壩的呂文漢有交情：“宋景詩在獄中有個朋友呂文漢。宋景詩那時病得厲害，呂文漢用嘴喂他東西吃。出獄以後，二人拜了仁兄弟。凡事有呂文漢的片子就行。”因此“宋景詩就不打墩壩了。”第二，“宋景詩不打墩壩，是沾了井的光。那時墩壩街上有七十二眼井，黑旗要在这儿住腳、飲馬。”第三，“那個團也頂不住黑旗軍，墩壩又沒有圩子，所以沒跟黑旗抵抗。”

這都是部份原因，沒有說出真象。後來墩壩集上有位姓劉的老人，找調查組單獨〔四〕談話，才透露了真正理由：原來是墩壩團曾被黑旗打敗，後來再也不敢打了。他指的就是王朝營大戰。而墩壩團也是在這一戰中才被諷為“見面就散”的。

五

王朝營大戰在官書中是沒有只字記載的。但在柳林周圍几十个村庄中都談到過這次戰爭。王朝營當地的農民們說最近在野地里挖出大批死人骨頭，正證明那里是一座古戰場。

這次大戰的時間農民們都說不清。從教軍也參加了戰鬥來推測，約在同治二年二、三月間。從柳林內部情況看，也是在三月二十四日楊鳴謙被殺之前。

關於這次作戰情況，沒有正面的系統的材料，只能由一些零碎傳說構成一個輪廓。據查地主民團參加這次戰鬥的有柳林、范寨、辛集、墩壩、王朝營等團，小屯團也可能參加了。另外還可能有一部份清軍。黑旗軍在這次戰鬥里也聯合了教軍協同作戰。

先從柳林團作戰情況來看。農民們說：“民團和宋景詩在王朝營打過一次大仗。”“柳林團是由王希祿帶隊，”“黑旗把柳林團勇圍起來了。”“喬莊的抬槍隊被圍在里边，”“柳林的好手穆書紳

也被圍在內。”黑旗用炮轟，柳林“死了很多人。”據柳林常來斌說，他的二哥“常來福就在王朝營陣亡了，是被黑旗炮轟的。”後來連柳林團帶兵大將“王希祿也負了傷，身上中了許多槍子。”但他拚命頂住，“還不肯放下大旗。”當時“柳林團的情況很危急，抬槍隊的火藥已經用盡。”於是“王希祿用計，叫團丁用口袋裝上沙土，當作火藥。柳林團就大喊：‘趕快開炮呀！’王希祿又用詭計，叫柳林的團勇對黑旗喊道：‘你們後邊的人都退了，還上個什麼勁兒呀？’黑旗沒理他，可五大旗就上當了。那天五大旗本來打的很好，但見柳林的火藥還多，泄氣了。再聽這末一叫，就退了。”可是黑旗還是包圍住柳林團。這時“適逢天降大雨，柳林團才派人突圍到柳林求救。”據柳林穆樂堂說，當時他的父親——即後來的黑虎隊的領隊穆景華就是赴援人之一。“楊鳴謙給了穆景華一匹白馬，他就身帶二斤火藥，飛奔王朝營。到了辛集，有人告訴他：團已被圍，不要前去了。他不聽，向東南角沖去，殺出一條人胡同，把火藥送到，並救回了很多。”後來“王希祿等到救兵到來，火藥也送來，把柳林團組成梅花隊，用抬槍轉着圈兒打，這才殺出重圍。”柳林團是敗退了。

范寨團的戰況是這樣：“在王朝營打仗那天，范寨的隊伍還沒布置好，就叫宋景詩的黑旗給圍上了。”“黑旗在大聲問范寨團：‘你們要多少錢吧，我們今兒給你全包園兒啦！’”這天范景唐是親自出馬的，“當時只吓得從大青馬上掉下來，上了三回馬，都上不去。”范寨的好手武冬嶺也被包圍在內了，據說他的家裡“聽說范寨團叫人包了園兒了，慌得把老人和婦女都用大車送到梁家淺去了。”後來是幸亏來了救兵，柳林的大將“艾老梅上去頂住，才轉敗為勝。”——把范景唐救回去了。

辛集團這次“也和范寨團一起到王朝營，跟黑旗打仗”了。但

据说“是上边逼着去的。”因此毫无斗志。辛集团“刚上去就退下来，”而“范寨就因此被围了”。但辛集团是怎样退下来的呢？——是和黑旗谈判了：据说“宋景诗黑旗跟范寨在打仗，辛集团的副团长赵老锦跑去拜访宋景诗。”而谈话的结果是“宋景诗劝赵老锦也参加黑旗。赵说：‘我得回去商量商量’。”因此大家认为“宋景诗不打辛集团，是赵老锦的面子。”这就是“辛集团半私半官”的由来，所以“后来范寨团就告辛集团通贼”了。

墩圪团这天根本还没赶到王朝营。据姓刘的老人说：“墩圪团梁兆祥带了好几百人出去亮团，本想到骆驼山（按在王朝营附近），可刚走到菜园，就叫黑旗军在半路上给围住了。黑旗军问：‘你们墩圪团多少钱十个？’墩圪的人反问：‘这是什么意思？’黑旗军笑道：‘咱黑旗要把你们包园儿！’墩圪团没了办法，当时派人骑快马去请吕文汉，他一来，事情才了。”后来靳万庄的农民补充说：“墩圪团有次被黑旗围了，噙不住，交了家伙。”东吕庄农民也说：“墩圪团被围，是吕文汉给说开的。”——这就是所谓“墩圪团见面就散。”

至于王朝营团，更是不堪一击。许马王朝营老人们说：“王朝营团长是许鸿渐和馬玉成。馬玉成会好把式，那天被人围住，本来已经冲出来了，为了回去救他的一个亲戚，终叫人家给杀了。”“外边的人都說咱王朝营的团，闻气就散。”

小岗屯如何败退，缺少材料。

另据倪屯倪嘯峰说：“俺爷叫倪松岩，在王朝营随团打仗时，恨那些官军不肯上前，攥死了一个骑马的官兵。”这证明王朝营之战清军是参加了的。

王朝营会战的结果，地主民团分化了。除了柳林、范寨以外，都以各种姿态向黑旗低了头。黑旗为了孤立柳林、范寨，便

叫出口号：“不打辛集、不打堠堦、小屯。”并宣告說在柳林、范寨地界以外的“一概不杀。”堠堦在柳林之东，所以路文显說：“黑旗对大路往东跑的不杀，往西跑的就杀。”小屯在范寨以东，所以張四台和陈楼的人都說：“黑旗对路东的不杀，路西的才杀。”而辛集在范寨以西，所以辛集一带的人都說：“宋軍对官路以东就杀，官路以西不杀。”但这样简单的規定当然容易有錯誤，沙王庄的人說：“黑旗从范集撵来了一伙人，以为是范寨的，杀了三十多。后来黑旗發覺是辛集的人，杀錯了。就讓辛集的人大襟上挂一个腰牌，凡有腰牌的就不杀。”

从此，黑旗得以专力于攻打柳林、范寨了。

六

在柳林、范寨之間，黑旗更着重于打柳林。对于范寨似乎还想爭取，如宋景詩找范景唐談話就是。在柳林內部地主之間，黑旗也只強調杀楊鳴謙兄弟二人和二紅磚，对于步老先就赦免了。当时黑旗所唱的一首歌謠就是这一态度的宣言。歌謠有各种不同的紀錄，比較完整的是靳万庄老人說的：“打开柳林团，吃喝得两年，寻个媳妇不作难。先杀楊九、十，后杀二紅磚，五营四哨齐杀尽，当中留着乔庙的步老先。”

楊鳴謙兄弟果然在宋景詩的妙計之下被杀了。“永清团团长楊參軍庙碑”記載此事說：“三月二十四日，在圩牆見宋（景詩）逆帶領数十騎，似來諜狀，公（楊鳴謙）即率丁一队往追。不意伏賊突出，众寡不敌，奋力血战，遂俱死。”

农民們的傳說就有声有色了。先是楊鳴謙因战敗很久不肯出战，到三月二十四日那天“黑旗当着南門，脫下棉袄，鋪在地上，爬下来罵陣。”而“宋景詩另把一枝人馬藏在南門外土坯后

边”。楊鳴謙“脾气很暴，听见黑旗堵着門口罵，說：‘冲出去！’就亲自率队出了南門。”可是“到南門外一看，四下無人，便追下去，一直追了三里地。”“等到柳林团过了土坯，黑旗軍跳出来用槍尖就刺。柳林团勇起初还以为是自家人，口里說：‘別鬧，別鬧！’及至發現是黑旗，已然措手不及了。”

“那时柳林团用的是抬槍，但不懂兵法，只会摆四方城。”“黑旗見抬槍一打，就伏在麦地里。槍声一过，起身就冲，就把柳林团冲散了。”而且因为柳林团“往时打仗，都有犒賞，那天偏沒有。”所以出兵时都不起勁，有許多人“有抬槍沒火藥，有火藥沒火繩。”“又刮大風，柳林团的人都睜不开眼。”因此“柳林团出兵還沒多大会兒，（据五楊林徐悬堂說，他爷爷徐友德在这天被杀，死后他怀里带的榆錢兒窩窩还热着哩。）后边大队也还没有拉出来，楊鳴謙就被杀死了。”据楊氏家譜說，楊鳴皋——楊九也同时被杀。

杀楊鳴謙的是楊殿乙。“黑旗軍的楊二馬韜会鎧里藏身，他窜上去一刀，連小辮子把楊十的头割下来。”但也有人說是楊家的亲戚陈發泰——陈老東即陈五杀的。

这天柳林团被杀了很多，单是知名的人物除楊九楊十外，据查就有副团长徐云龙的兄弟徐云峰、徐云汉，艾老梅的一个大徒弟以及徐友德、徐桂林等。后来是“范寨听說楊十被杀，柳林团大敗，便出兵二百人，用許多杆抬槍打出一条人胡同，才把柳林团撤下来。”（据說“黑旗本来可以攻进柳林圩子的，但宋景詩不願多伤柳林的百姓，就下令收兵了。”）

杀楊鳴謙是件大事，所以“黑旗用紅纓槍把楊十的头挑着，”到各处示众。“黑旗很高兴，喊叫着‘把楊十杀了！’街上人也都高兴。”到了崗屯，“那天正逢上崗屯集日，各村农民都来赶集。黑

旗軍都嚷嚷，這個說，楊十是我杀的，那個說，楊十是我杀的。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得意揚揚。”楊鳴謙的头被黑旗帶走了，因此农民們傳說楊鳴謙的尸首上的头是面做的或者說是銀做的。

楊鳴謙兄弟被杀，黑旗軍在同一天又把王二香杀了，投尸衛河。柳林、范寨的地主們惶惶如喪家之犬了。一面讓楊鳴謙的侄子——楊家长房楊錫年的兒子楊樹猷（名圻，字同風）繼承团长。一面各团都派人去淄川向僧格林沁告状。这就是地主阶级間盛傳的所謂“楊錫嘏搬兵”了。农民們說：“从此柳林、范寨不敢跟黑旗打仗了，才去請的僧王爷。”向僧格林沁去告状的，除了这个楊鳴謙的本家兄弟楊錫嘏之外，还有王二香的兒子王硯田（字岁丰，人称王老岁）。李复存說：“柳林团帶着王老岁，叫他头顶状紙，到王爷那边去告状。”范寨也派了个监生曹登惠一同去。連武庄的一个武四，据說一共去了五个人。結果是“因为僧王在淄川分不开身，派恒齡做先鋒先来打宋景詩。”

僧格林沁派兵不必由于地主告状，但“先来打宋景詩”的确是恒齡。而从与恒齡作战起，黑旗軍便正式展开抗清的战斗了。

但黑旗軍与地主民团的斗争也并非从此結束，它在此后与清軍战斗中間，依然不断地攻打地主民团。这都随后再說。

〔一〕 在調查中，关于地主及其民团的材料将近十万言，但重复的特別是相互矛盾及錯誤之处很多。因此在这里只把經過我們比較、淘汰以后認為可靠的材料写下来，以省篇幅。

〔二〕 关于王二香的一些無賴行徑，如一家媳妇冤死，娘家要真童男童女陪葬，而王二香和老婆自充童男女的故事，傳說很多，均不录了。

〔三〕 关于宋景詩的戏曲，在山东一带很多，詳見附录二。

〔四〕 在調查中，农民們的顾虑很多。这位姓刘的老人是不敢在公开場合說地主的坏話，故要求和我們单独談話。

第十三章 黑旗軍的抗清战争(上)

一

黑旗軍从五月初五“扼(临清)開河之南,与直隶提督恒齡軍夾河列柵相望”起,就和清軍进入战争状态。黑旗軍的全面部署,沒有正确的記載。只有“紀略”說它“自衛(河)西尖冢起,运(河)东魏灣止,綿亘百里余,設卡巡警。又分屯临(清)南尚店、荆林、翟科、李官庄十数处。”农民們也只籠統地說:“黑旗軍东到聊城,西到冠县,南到陽谷,北到临清。”“清穆宗实录”王拯奏里說:“宋景詩于堂邑、莘县、临清、聊城四州县村庄豎伊旗号,勒取麦石,心甚狡而謀甚大。”又据农民說黑旗軍的大本营在崗屯,敌人也称崗屯是黑旗的“老巢”。因此可以推断:宋景詩黑旗軍是以崗屯为中心,以衛河、运河为屏障,統治了临清以南,莘县、陽谷以北,聊城以西,冠县以东的大片村庄。

清軍的布署,是根据刘长佑的計劃。他在五月二十九日“全軍出境进圖元惡折”里說:

“一面飞咨苏克金速由北路移营前进(临清),一面咨会恒齡等馬队由临清之东西两路渡河包剿。”这是正北一路。苏克金是福州副督統、僧格林沁部翼长,恒齡是署直隶提督、僧格林沁部翼长。除此,現住临清的,还有山海关副督統、僧格林沁翼长成保、荊州副都統薩薩布及僧格林沁部翼长海群等等,全部是滿蒙騎兵,約三五千。他們都是僧格林沁部下的大将,此刻名义上是归刘长佑节制。

西路由直隶总督、督办直鲁豫三省交界剿匪事宜的刘长佑自己“与臬司王榕吉分布于临清之尖庄(冢)、馆陶之馬头及南馆陶一带河口擇要安营。”刘长佑也由威县移营馆陶县城对岸的馬头。这一路都是步队，实力也極雄厚，估計一万余人。其部将有直隶提督江长贵、前浙江提督郑魁士、侍衛益謙、臬司王榕吉、通永鎮总兵徐廷楷、署大名鎮总兵姜国仲、总兵吳再升、广平府知府余承恩、副将崔福泰、参将吳永敖等等。

“并飭飭大順广道祝塏、已革大名鎮伊綿阿选調兵勇及得力乡团由小滩、冠县一路节节进逼。”这是西南一路。

“山东署臬司呼震、曹州鎮总兵保德在东昌堂邑一路筹办防剿。并調集运河以东各州县乡团分布沿河，严防窜越。”“又冠县知县孙善述令召可靠团勇，随营助剿。”这是东南路。刘长佑并催調山东臬司丁宝楨率領楚勇来加强这一路。后来山东巡撫閻敬銘来到山东，也在这一路。

双方布署既定，刘长佑还存着幻想：“諭宋勇造册听点。”丁宝楨在“六月初五日駐堂邑，进军冠县，令秦际隆諭景詩遵直督示，留勇千五百，册报候点，”也做着好梦。并且与宋景詩会晤談判。而宋景詩就在这一天的夜間——初六日子时强渡运河向清軍大举进攻，正式宣告黑旗軍第二次起义了。

这次渡河之战，可惜在农民中間沒有留下傳說。但即据“紀略”記載，也可以看出黑旗的勇敢、頑强的英雄姿态来。初五日夜即初六日子时，“(刘)厚德引众搶渡(临清运河)头閘、歇馬亭、三里灣(鋪)諸处，沿河上下游十里，喊声瘡瘡。”据說結果由于恒齡“击却，”渡河未成。黑旗軍又“回車营、南厂拒守。”这一天刘长佑先就得到消息，所以馬上就“飞飭通永鎮徐廷楷、候补道总兵王佐臣、候补参将蔣希夷、热河营总协領瑞兴等各率所部防河

兵勇随同恒龄在于临清各口岸严密防范。”（“刘慎武公遗书”卷五）但黑旗军紧接着就在当天夜里四更天又发动了第二次猛攻。“是夜四鼓，（刘）厚德、（杨）殿一再引众渡河，”“同时鼓楼底、三里铺匪昇屋梁牐牐，于枪炮声中编筏以渡。”黑旗军似乎已经渡过运河了，但由于恒龄又得到成保、海群等“拨骑兵助击，”才转觉“不支，南屯八里庄。”第二次渡河可惜又未成功。

二

刘长佑马上就组织反攻了。大概他看黑旗军后方空虚，想径袭岗屯大营。“纪略”紧接渡河之战，又说：“越二日（六月初八），诸军分三道进：署大名镇姜国仲、广平守余承恩进东南，副将崔福泰、肥乡令杨毓枬、已革总兵吴再升进东北，游击汤繼揚、知县張植初、参将吴永敷进正东，前浙江提督郑魁士及徐廷楷、薩薩布等步骑繼之。日中，抵冠之清水镇，催军逼甘官屯（岗屯）匪巢。匪分路拒，官军势却，急斂军。四野高粱稻稜，伏匪尽起，官军且行且战，伤亡甚多。是日，恒龄由临清出军至柳林，阻渰而返。”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些，但还算接近真实的。而刘长佑在“进剿宋景诗迭挫贼锋折”里却无耻地为自己的失败掩饰说，是因为“恐至天晚遇伏，难于抵御，诸军陆续撤队”之后，才又遇“马贼千余，分两路冲来。”而“贼势稍却，遂用卷帘法挨次收撤。”虽然“新集各勇未经战阵，猝为贼乘，均有伤亡。”但最后还是“该匪力不能支，纷纷败窜。毙贼约二百名，生擒七名，夺获枪刀旗帜四十余件。”似乎胜利者倒是刘长佑自己。

农民们对于这次战争，说的一点也不含糊。杨守德、许繼之、许繼紹开头都这末说：“六月初八，清朝派了一枝人马，有一万七

千人，來攻崗屯。”溫丙承說：“六月初八，官兵分三隊來打宋景詩。”許瑞行并說：劉長佑“六月初八那天在清水鎮架上鍋炮，又架上望賊樓。”是一副準備打勝仗的樣子。這都與官書吻合。但孫士驥及楊守德接着說：“那時正發大水，崗屯四外水都很深。官兵抓到一個往清水賣菜的閩三老头（有人說是許老刁），叫他帶路。官兵問那門水淺？本來東門的水最深，賣菜的卻告訴他最淺。到了東門外，賣菜的一個蒙子就晃到東門里。這時，宋景詩大隊都出去了，只留下十八個人看家。（據“鍾秀函稿”“六月十六日稟撫先夾單”說，這天崗屯“圩中并無多人”，但農民們說成十八人當然是加以創造性的誇張了。）這十八個人拿着兵器從圩牆上跳出去，藏在高粱地里，齊聲吶喊，又吹竹筒子，嗚嚶嗚嚶响，就像有千軍萬馬一般。清兵也不知有多少人埋伏，抹轉頭就跑。”許瑞行、溫丙承等接着敘述以後情況說：“宋景詩分兵三路：南北兩路埋伏在高粱地里，中間一路和官兵交戰。一邊伏兵吹起竹筒子，一邊伏兵大喊‘黑旗來啦！’前後截殺，把官兵圍在里边。官兵都拉着槍、拖着刀跑，不敢還手。黑旗殺官兵像割高粱頭一樣。還有許多官兵，淹死在水里了，連殺帶淹，三隊官兵，死了兩隊。死人遍地，看不見道兒。”王金桐說：“劉制台帶了十二個方城子，被黑旗軍打壞了十個。”

劉長佑自己說：“新集各勇未經戰陣”，老百姓口中也有注釋。楊守德說：“這些清兵都是從子固、白地一帶招來的一群孩子，任么兒也不會，前來白送死。事後那一带的小媳婦兒都成了小寡婦兒了。”

清查戰果，據東國寨楊韻石說：“宋大帥這次勝仗，得了裝滿兩間屋子的抬槍，還得了好多大炮。放在小劉貫庄，叫大家隨便看。”而從楊守德所說的故事中也可以側面了解一些戰績：“崗屯

有个徐勁兒，是宋景詩的爱将，胆子很大，冲到敌陣里，刀一扑落，就杀死好多官兵。这天收兵的时候，一点名不見了徐勁兒，宋景詩出东門去等他。天黑了，徐勁兒才从东北边回来，渾身上下，連人帶馬都是血，刀上的血有一寸厚。大家問他哪去了，他說扑落了几个戴頂子的。說着从袋里掏出一把頂子来，什么顏色都有，全是他杀的清营軍官头上戴的。”

对于恒齡“期会不至”，农民們也有傳說。楊韵石說：“刘长佑跟恒齡两路人馬打宋景詩，这一次刘长佑兵来了，恒齡的兵沒来。”

王立成对于这次战斗概括得很好，他說：“刘长佑头一仗就叫宋景詩抄了后路，杀得大敗，一直追到館陶，杀了許多人。”

三

过了两天，丁宝楨也想占点便宜。他先移軍冠县賈鎮，在“初十日五鼓，官軍潛襲崗屯，会甚雨霪霪一昼夜，川原瀕洞，不克前。”第二天，黑旗来了个反襲：“馬步匪五六千分四路进，西南北三面皆掩旗臥鼓，从高粱深处蛇行来犯。”东面一路是猛攻冠县知县孙善述率領的朝城回团——岐山等团于赵田庄〔一〕。这个岐山团就是張魯集馬岐山的团。据“紀略”說“岐山等团屹立不动，匪三驟三反，被伤二三十。三面伏匪亦为官軍击斬，……匪敗，官軍……釋勿追。”可是黑旗又“抽悍馬数百，突团勇中坚，又分两翼抄之。（丁）宝楨由西南引亲軍橫出接应，（丁軍副将）（馮）翊翔等殊死战，喊杀声，槍炮声，水潦声，撼动原陆，人馬騰踏，泥淖皆飞，面目都不辨。”結果据說又是“刀砍、矛戳、炮轟，伤匪不胜計，匪大奔。”从文字看丁宝楨似乎也打了个大胜仗。

張魯集楊大山說：“有一次丁（宝楨）大人在冠县賈鎮打宋景

詩，張魯集馬岐山的團打前敵。宋景詩的馬隊很厉害，尽用竹竿矛，而我們張魯集用的是短刀，够不上。撥开一个长矛，另一个又上来了，这样就敗啦！”至于丁宝楨本部人馬，是因为“前面張魯集的团沒能从两边撤下来，后面丁宝楨的炮不能轟——怕伤了自己人，也就頂不住，被宋景詩杀得大敗。”赵郎寨許慕璜說：“丁宝楨来打宋景詩，也叫宋給打敗了。”辛集于敬功則說：“丁宝楨噲不住宋景詩。”

而在这次大敗以后，东路方面的山东軍——丁宝楨和保德借口“两营积水日深，全軍乏食。”便在十二日东退堂邑县境去了。十三日四鼓黑旗軍“馬步二千余”打到聊城之西的沙鎮，丁宝楨先向东“移营小屯”；当夜因黑旗攻打柳林，丁宝楨又連夜向东“移營運軍(东?)吳家屯，保(德)軍营梁家庄(淺)。”两天之內三移其营，丁、保两軍狼狽之状可以想見了。辛集于品三等对丁宝楨的軍事活动加以概括說：“丁宝楨来打宋景詩，宋景詩只跟他来回鬧騰轉弯。丁軍尽跟在后面轉，可是打不着他。”是异常警辟的評語。

丁宝楨之所以敢于到賈鎮一帶來，主要是想依靠、也是幫助地主民团的。他本人以地主办团練起家，自然很懂得怎样使用和籠絡地主及其民团。据农民說，他和范寨地主范景唐、張魯集地主馬尙林(岐山)都拜了仁兄弟，和柳林等团地主也搞得很好。地主民团自然也为他卖命了。因此，黑旗軍打丁宝楨的同时，便又进攻地主民团。除了攻打黑旗軍的叛逆馬岐山团以外，黑旗在九月初一“出馬步三千圍柳林，自卯訖申”，足足打了五个时辰——十个小时。接着“紀略”又說黑旗“連日焚柳林附近五十余村”。十三日夜，黑旗又“急攻柳林”。从打敗刘长佑以后，黑旗軍是連日連夜地在圍攻柳林。

四

在两天以后恒龄又紧接着冒了一次險。“紀略”說“恒龄軍十三日移李官庄，距匪巢（指崗屯）二十里。”也圖窺伺黑旗軍的大本營。这次恒龄是想独占大功的，据“刘慎武公遺書”卷五“賊情狡悍相机剿办折”說，恒龄不仅不听从統帥刘长佑的調遣，反而叫刘长佑在西北面“全力严遏窜越”，并要刘长佑“酌撥得力步队二三千，并炸炮数尊，前赴临清会合，”讓他指揮。刘长佑不敢違拗，便“先后撥給大名、天津暨提标官兵二千四百名，帶去炸炮二尊，又新定营津勇五百名，”由“侍衛益謙、总兵王佐臣、姜国仲、参将音登布、守备葛开泰等”率領，“于十四日齐至李官庄。”据说“合諸成保、薩薩布、海群各馬队，共馬步五千有余，”兵力是相当雄厚了。刘长佑并且故示謙虛，“于十五日派令总兵徐廷楷、副将崔福泰、知府余承恩等由館陶出發至崔家庄、潘家庄一带遙为声势，兼扼西窜之路。”讓恒龄完成大功。

“紀略”叙述这一仗的經過說：“十五日日中，进至梨兒庄〔二〕，距匪巢五里。令三起白旗騎兵前驅，踰伏不見一匪，高粱袖袖然。俄而突起千余，官軍两道分击，东股却出数十武；西路伏匪复出千余，腹背合圍。恒龄冲突而出，成保、薩薩布、海群紛退，損折甚多。新定营勇、古北口、天津步軍逆击之，匪稍却。而大股馬步匪复分路来犯，步軍喧乱遂北，兵勇多伤亡；惟（姜）国仲全軍而出，犹遺炸炮一。”据刘长佑奏折說：恒龄到“晚間撤回临清車营地方”去了。說恒龄等騎兵“損折甚多”，刘长佑撥去的步队“兵勇多伤亡，”都是近乎真实的記載，不过对損折、伤亡的数字就含糊其詞了。

农民們說恒龄的外号叫恒二彪，西布寨楊繼孔說：“恒二彪

是僧王的前敌，他打宋景詩是从临清走大路来的，一边兒一趟。宋景詩在潘庄〔三〕的高粱地里設下埋伏，把恒二彪的人馬杀成两截兒。”临清东关聞玉良等說：“宋景詩把恒齡队伍冲成三股节兒，队伍乱了，沒人指揮，就向回跑。直到进了車营，才保住性命。”王信村王金桐說：“恒齡帶了两千五百騎兵，在柳林西打宋景詩，他一直敗到临清，二千五百人都被杀光了。”“临清县志”也說：“亲王僧格林沁命其先鋒〔四〕来剿，（彼）視為土匪不足平，方在焦庄西松林內避暑，宋于林之南远竖旗帜为疑兵，陰率死党自禾稼內分道掩襲。（清）軍弃甲奔逃，直至（临清）州之头閘口始敢稍息。”这与刘楊林刘乃善所說几乎是一样的：“恒齡瞧不起宋景詩，他那天先到塔头东边（按即焦庄西边）松林里，因为天热在那里休息。宋景詩摸清了底，二千人一冲，把恒齡杀的退到临清才敢收兵。”

至于刘长佑的步兵，据張四台張金殿說：“張逢海挑了二百人藏在柳林西高粱地里，等大队来了，先讓前边的馬队过去，从后面劫杀步队。这一仗，把刘（长佑）制台的兵杀得大败。并且杀了刘制台的先鋒益（謙）大人。”楊繼孔說：“还得了好多銅炮。”

这一天丁宝楨、保德等对恒齡也还了个“期会不至”。刘长佑同上奏折說：“先期知会之山东臬司丁宝楨、署曹州鎮保德及柳林团練均未見到。”因此农民們說刘长佑与恒齡是：“刘打，恒不打；恒打，刘不打。”

恒齡的梨兒庄之战和刘长佑清水集之战以及丁宝楨的賈鎮之战都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这三位大員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单庄李四德說：“刘制台打不过黑旗，六月初八一仗以后，簡直不敢朝黑旗的面了。”于品三說：“丁宝楨打不了宋景詩，毫無办法，

就只好向上边报告，請队伍。”高楊林的梁华林說：“恒二彪退到临清，吓得四十天沒敢出来。”

在黑旗軍連打三个大胜仗之后，农民們对于这三位大員的評語都是很恰当的。刘长佑从此不再輕言攻剿，他向清廷献策說：“为今之計，惟有严防窜越。俟各軍整頓完备，布置周詳，拟用滾营法挨次輪轉前进。”是不敢“朝黑旗的面了。”丁宝楨在失敗以后也果然是“分飭附近州县，县挑壮勇四五十，共募千五百人。”閻敬銘又一令“都司楊通廉、守备郭大胜、張大富等三营兵勇一千五百名，”又派“守备韓登峰带勇五百名”，再“調淄川范正坦、曹正榜步軍”和“王安邦騎兵”都到堂邑来协助丁宝楨。恒齡从这次战敗以后，到七月底，战报上再不看見他的踪跡。确实是四十天不見出来。但农民們对于恒齡的嘲諷还不止于此。三里屯王培庆和梁庄武鳳練等都說：“恒齡自称是长胜將軍，从沒打过敗仗。可跟宋景詩一打就敗。”柳林楊塢說：“恒齡是宋景詩手下敗将，打一仗敗一仗。”还有許多可笑的傳說也集中在恒齡的身上。如韓庄王金望說：“恒齡来打宋景詩，宋景詩从圩子里放出二十四馬，到处乱跑。恒齡的兵只顧追馬，無心打仗。黑旗大队人馬从圩子里冲出来，杀得恒齡大敗而逃。”又如許瑞行說：“有一次黑旗假装在河里洗澡，恒齡軍隊跑去搶馬，被宋景詩伏兵打的大敗。”甚至連梨兒庄之战，据張四姑庄楊統剛說，都是由于恒齡中了宋景詩的誑兵之計：“宋景詩叫楊二馬驕假扮做宋景詩，带着礼物去临清見恒大人，約定明天見面不打仗。恒大人信以为真，不再防备。及至第二天带兵过来，宋景詩一声号令，黑旗四路涌出来，杀得恒大人敗而逃，从此不敢照面兒。”这虽然只是傳說，但也看出农民对于清軍腐朽無能所發出的胜利的嘲諷。——自然，在这些故事里包含得更多的是对于宋景詩

的歌頌。

五

八天之間連打三次輝煌的勝仗，黑旗軍的聲威大振。“臨清縣志”說：“自此宋聲勢愈熾。”“紀略”說：此時黑旗軍“招納莘、冠伏匪，”“在處虜人掠馬，人數益眾”了。張英和說：“这时的五大旗都降了宋景詩，收為二十九支隊。”如前邱縣五大旗黃旗首領孫全仁此時也歸黑旗了。（見“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九三）估計此時黑旗軍人馬總數約在二三萬人之間。

此外，宋景詩還與許多友軍聯絡，取得軍事上的配合。據“紀略”所載，其一是：“七月，土匪李奎元、宋三瞎糾馬步三百余應景詩。由莘之陳家集突入朝城之成店營、山家堂、新店集。……宋匪合之，回奔莘之梨花園、延家營、宋家庄，分屯清平之運河二十里鋪、官窩口、左家橋、戴家灣、張官營、李家圈諸處。馬匪往來如織，圖闖渡。”其二：“張廣德……與武敏合、王玉和合股。（七月）十七日，匪大股至范家寨之西。……再攻范寨。同時柳林亦為所攻。”其三是：“另股匪目李江與叛匪（張）廣德焚抄溫儀集附近。”其四：“（張）廣德、王得平糾眾五六百麇集王家海，景詩遣許四引三百騎入圩助之，日浚壕增壘，招納莘、冠伏匪，為持久計。”王家海子失守後，“廣德、王三等又引馬步匪三四百焚掠堂邑西南三十里河店、馬橋、定遠寨、觀音廟諸處，旋奔桑阿鎮。……”其五：“另股擾燕甸、河店，分我兵力，勢欲窺館陶。”其六：“又有匪黨李金聲、李光榮、王捌、周維新、李絡各引眾二三百，（與黑旗）勢相翕辟。”而黑旗軍與張錫珠教軍的殘部，如所謂“堠堠程四黑（程來書）股匪及冠境李家蔡庄、白塔、胡疔張玉懷余黨，”都有一定的聯絡。

黑旗此时所据守的据点，临清以南如白炭（塔）窑、八里庄、周家店、姜庄、朱庄等都仍在黑旗軍手中，李官庄也光复了。运河、衛河沿岸，除了車营被恒齡占据外，其他并無变动。“紀略”說此时黑旗“四出紛扰临、莘、堂、館，倏来倏往，數百里間。”可以想見黑旗的活动地区仍極广闊。

但同时，敌人方面也正在重新整頓布署之中。东路的山东軍方面：丁宝楨新募一千五百人，閻敬銘三次撥調給他三千多人，七月中，在襄陽、樊城一带募的“楚勇东治六营三千人先后至”山东，也归丁宝楨率領，連同丁宝楨、保德原有人馬，共約一万二千人（民团尚不在內）。丁宝楨、保德便積極經營东路，进兵柳林、辛集一带。并兼备西南一路。山东巡撫閻敬銘七月二十五日率軍抵达博平，他把运河沿岸从临清二十里鋪至陽谷阿城鎮止，都分段派兵严密防守，并下令說：“使一匪潜渡者，杀無赦！”又派炮船至張秋鎮上下游巡邏。

北路也增加了生力軍。僧格林沁翼长苏克金率領副都統常喜、善三宝等騎兵于六月中下旬到达临清与恒齡合队协助防守。恒齡所損失的騎兵也該补充上了。

至于刘长佑自己，他在“六月二十八日馳抵大营河口，与提臣恒齡、翼长苏克金悉心商酌”，認為“分进莫若合攻。拟于本（七）月初七、八等日，亲督步队馳赴临清，与恒齡、苏克金馬队会合，用滾营法步步輪轉进扎，随将高禾节节芟刈，俟距賊巢稍近，再行大举合圍。”（“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九三）刘长佑把自己的主力合并进北路，而讓王榕吉、徐廷楷、伊綿阿、祝瓊等防守沿衛河的西北一路。并“添派兵勇馬队，自尖庄（冢）以东临清以西各口岸巡查，以期严密。”（同上卷一九四）

从六月半以后到七月底一个半月中間，双方都在重新布署，

醞釀着新的战斗。这是个表面上比較沉寂实际上异常緊張的时期。

这期间清軍方面主要是进行刘长佑的滾营法。七月二十日，清軍在临清城南旧县地方筑成第一批的五垒。二十三日又前进至于家楼添筑新垒。二十七日，刘长佑軍再前进至江家村。二十八日进到兴隆寺。到七月底，刘长佑的滾营才前进十多里，离李官庄尚距六里，离崗屯尚有二十余里，进展很慢。但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渐向李官庄、崗屯推进。同时閻敬銘严防运河，丁宝楨与柳林团等从后面加以牽制，这对于黑旗軍造成一种逐步严重起来的威胁。

黑旗軍在刘长佑实行滾营前进之前，就几度搶渡运、衛两河，准备打入直隶去。远在六月十二日，黑旗軍就有“竄梁家淺之謠”，拟“分股扰东北渡閘河，可由恩(县)德(州)入直疆。”六月二十四日，黑旗軍又“尽宰牛驢作擋牌千余，闖渡衛河。”“次日(二十五)，馬匪焚掠館陶之滩上村、樓子坡、崔家庄諸处”，也是渡衛河的行动。而同一天，“尖冢、大营口馬匪亦为天津鎮春霖……击退。”惜乎都未成功。六月底，“匪馬百十为群，出沒(临清)州东十里鋪、南岸方家辛庄、董官屯試水深淺。諜报匪計：言景詩与于孟春扑范(樊)家厂渡河，(薛)法起、(朱)登峰扑南水閘渡刘家河，(刘)厚德扑观音嘴，郭景輝扑歇馬亭，楊殿乙即楊二馬韃与楊殿甲扑十里鋪。”但这計劃后来都未实现。七月“初十日中，匪出数百騎倍道馳衛东闖渡，(王)榕吉、徐廷楷軍更替轟击。……越二日，大股夜奔調馬桥、馮家圈，鼓音鑼聞百里。”但結果也未渡成。而与此同时，黑旗軍又以很大的力量攻打柳林、范寨，企圖消灭后顧之憂。在六月十五日以前，已經不断进攻了，到“(六月)十七日，宋众攻柳林三时久，炸炮入圩，火發，死伤甚

多，仅得勿陷。”十八日又“攻范寨，略同。”从此“日在附近旋繞。”二十二日“又攻陶柳林，民团出战两时久。”二十五日“柳林、范寨啓圩樵汲，匪驟馬掩杀。越日，民团遁匪西出，匪設伏乔庄，杀民四十四。又次日，馬步匪千余圍攻柳林、范寨，获熟禾二百余亩而去。”七月十三“夜，柳林团民刈禾入寨，景詩遣細作三十余負藁随声叫栅。”想混进去作內应，但柳林团“微察其异，傳呼閉栅。团民負重者与墙勇相詰責，有数十人委重反奔。……俄大队馬步匪呐喊拥至。縱炮力拒，……两时久。”接着又讓張广德等在十七日分攻柳林、范寨。二十一日，黑旗又“馬步三千余扑范寨。”到黑旗軍集中力量去对付刘长佑的滾营法之后，在七月三十日，宋景詩还又一度夜襲柳林。因为这时候柳林和范寨实际上已是丁宝楨协助防守的清軍据点了。

到七月下旬，刘长佑逐步筑垒滾营前进，黑旗軍感到形势严重了，便大力破坏刘长佑的計劃。在七月二十一日刘长佑剛在旧县筑成五个新垒时，黑旗便以騎兵千人前往襲击。二十三日刘长佑軍在于家楼添筑新垒，黑旗軍先“环迭冲突”，破坏其新垒，繼而又三路进攻。二十四日夜又两次猛攻。到二十七日止，“紀略”說：“七日間，大小八战”，战事剧烈可知。到二十八日刘軍进到兴隆寺时，黑旗軍改变战术了。据“紀略”說：这一天黑旗軍“冒官軍旗装，出前敌諸营后，馬步二千余，穿出前营。营后呼声詢詢，与炮声豁然相应。（余）承恩逆战垒側不得前，苏克金来援，势逼不能縱騎，几大敗。长佑亲率后营馳之，匪始却。”南野庄李登云說：“宋景詩知道清軍穿紅坎肩，这天也把自己的兵穿上紅坎肩，辮子盘成个髻，插上一个小花棍兒作暗記。等到两軍打起来，清軍認不清敌我，自相殘杀。黑旗因为有記号，光杀敌人，把清軍杀了一半。”指的就是兴隆寺这一仗。这次战斗的結果，从

“紀略”的以后的記載看，黑旗把刘长佑軍赶回于家楼去了。但滾营的威胁沒有完全解除。

綜观这一个半月的战局，黑旗軍虽然一再搶渡运、衛两河，但終未成功，可能是决心不够大；对柳林、范寨的攻打虽然猛烈，后方的威胁始終未能消除；对刘长佑滾营的爭夺战尽管英勇，也不免于被动。黑旗軍是处于劣势的防御地位。在战略上急需改弦更張了。

八月初，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突然进兵东昌，战争形势大变。

〔一〕 賈鎮附近查無赵田庄。在辛集与賈鎮間有赵庄，辛集之北有赵里庄，疑为这两处中之一。

〔二〕 崗屯周圍五里內，經我們仔細調查，沒有梨兒庄这地方。在崗屯北四里，有杏兒庄，六里有襄二寨；所謂梨兒庄疑为杏兒庄之誤，或襄二寨(庄)之音訛。

〔三〕 恆齡从李官庄攻崗屯，不致走过潘庄，而是日刘长佑派兵在潘庄为恆齡声援，故宋也不可能在潘庄埋伏；农民所說的潘庄，疑指后王二寨，因此地曾一度改名潘庄。

〔四〕 “临清县志”說这位先鋒是姓黄，似指黄国瑞，即陈国瑞。但陈国瑞并未来过东昌，当是恆齡之誤。而下面刘乃善所說的正与“临清县志”相同，可証。

第十四章 黑旗軍的抗清戰爭(下)

僧格林沁之來，是很突然的。從這裡看出了清廷統治下滿蒙大臣與湘系軍閥之間的尖銳矛盾。在五月間，清廷要劉長佑進剿宋景詩時，僧格林沁便向清廷說：“請飭下劉長佑將宋景詩一股速籌剿辦，以便臣等抽調恒齡、蘇克金兩軍，統帶南征。”劉長佑見僧格林沁要抽調恒齡等馬隊，便向清廷說：“直省兵勇，防剿兼籌，不敷分布，如得僧格林沁大軍移營東昌，……庶可迅速奏功。”但他並非真心要僧格林沁前來，所以又說：“倘僧格林沁萬難分身，請飭丁寶楨速赴東昌一帶會辦。”清廷答复是：“丁寶楨既到淄川，僧格林沁似可即赴東昌，與劉長佑會同剿辦。”但僧格林沁對於“會同剿辦”並不感興趣，所以又回答說：“臣將北路之蘇克金、恒齡馬隊……等調齊，即行啓程（南下），其直東之宋景詩應剿應撫，由直隸督臣劉長佑酌量調度。”（以上見“東華續錄”同治二十二）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僧格林沁又變了計，他對清廷要求說：“一俟此股（指白蓮池“教匪”）殲除，……即統帶全隊，馳赴河北會剿宋景詩”了。清廷對此知道不妙，便佯裝不理，說：“該大臣先將教匪一股辦清，再圖南下，實屬奇勇可嘉。”並要僧格林沁將恒齡、蘇克金“暫歸劉長佑節制調遣，以歸畫一。”是不敢讓僧格林沁北上。在七月十八日清廷又“傳諭僧格林沁曰：宋景詩一股有直東兵勇合剿，似尚不難了結，……該大臣即可親統大軍南下。”又說“該大臣務當酌量情形星速援皖。”但僧格林沁

那里死心，到七月二十六日，他又奏說：“該督（刘长佑）优柔寡断，劳师糜餉，实难望其振作。……請旨飭下苏克金、恒齡，令督馬步各軍赶紧进兵，所有直东馬步，悉归調遣，以专責成。”是要清廷免刘长佑的职了。清廷無奈，便申斥刘长佑說：“刘长佑身膺督办之責……何以区区小丑（指宋景詩）竟不能克日殄除！……毋得任意迟延，致干重处！”但四天后，僧格林沁就以“惟河北宋景詩一股，尚未扑灭，亟应赶紧歼除”为名，徑自率軍到东昌来了。清廷只好無可奈何地說：“僧格林沁現复移师东昌，督剿宋逆，实屬不辞劳瘁，忠勇可嘉！著即会同刘长佑将宋景詩股匪一鼓歼除。”（以上均見“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九二——五）

僧格林沁敢于这样驕橫专断，是他有着“欽差大臣、統轄魯豫軍务及直晋防兵”的头銜，作为“直隶总督、督办直魯豫三省交界剿匪事宜”的刘长佑，屬于他的管轄范围以內。因此他在七月三十日具奏，八月初三便“由水路进驻清平县屬之魏家灣”，并立刻飞調原由刘长佑节制調遣的“恒齡、苏克金各起馬队暨防守北路之提标、津标等营官兵，同赴东路。”“僧格林沁續将西北駐防之洋槍队全数調去。”几乎把刘长佑手中部队調空了。

僧格林沁更不管刘长佑的什么滾营法，在“魏家灣擇地安营”之后，到八月初七“各队先后到齐”了，初九日僧格林沁便“帶領各起馬步队由魏家灣过河进兵，先由柳林西南前进，将赵家塔头等处村庄一律克复，即在各該处分扎营垒，逼近甘官（崗）屯、（小）刘貫庄賊巢。初十日該逆由甘官（崗）屯东門逃窜，我軍自北繞赴西南追剿，賊匪遁入（小）刘貫庄寨內，并力死守；我軍即将甘官（崗）屯賊寨收复。当飭恒齡、春霖带队駐扎。是夜探得該逆全股由（小）刘貫庄向西南逃窜。十一日黎明苏克金、恒齡

帶領馬隊追剿，(僧格林沁)復帶舒通額隨後策應，并調魏家灣步隊炮位，移至(小)劉貫庄駐扎。”在“剿平捻匪方略”(見卷一九六——七)里，轟轟烈烈的崗屯大戰就這樣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紀略”對這次戰役也是着墨不多。除了補充說僧格林沁在魏家灣扎營之後，曾“分軍扼梁家淺，次日出軍追逐王家廟、馮家廟諸處踞匪”。之外，沒有更多的材料。倒是八月初黑旗的活動它有一些記述。如它敘述黑旗軍在八月初四日搶渡衛河的情況說：“日中，馬匪百數縱火館陶之南。未刻，另股匪二百餘搶渡坎兒庄河干。分股馬匪三百餘擾炸子店、徐村河干。……又有紅黑白三旗七八百匪搶渡南羅(頭)，沿河上下游告警。……酉刻，遶迴羅家渡、老隄頭河干，火光徹夜。匪意乘雨闖渡，諸軍通夕戒備，黎明始罷。”這次渡河不幸又未成功。“紀略”又補叙初三日黑旗軍夜襲柳林的一次戰鬥。接着說初四日，黑旗軍有馬步二千餘先攻祁家務丁寶楨營，繼“遁莘之燕店”等“二十餘村，入堂南二十里廣盛店、西北蘇家堤口”等處，“逼縣城。”“匪奔西北，入冠東北鄉十里鋪、……清水、程村、白塔，趙城下。……蔓延聊城之寨里村……道口鋪、于家營。”“又有紅黑花三旗圍攻沙鎮。”“又館陶東南之招村、西南之鋪上村、陽谷西北之鄭家海、殷家坡，馬步匪縱橫馳騁。”但從黑旗軍的活動看，這似乎都是在知道僧格林沁駐軍魏家灣以前的行動。

在崗屯大戰時期劉長佑直隸軍的活動，據“紀略”說：八月初“劉長佑移營臨清河南三里庄，前敵軍仍駐于家樓。”以後，據劉長佑自己奏報說：“臣于初七日親赴魏家灣(與僧格林沁)面商機宜，并請克期會合進剿。”他回營以後，依然推進他的滾營法，于初八日進陷李官庄。但“嗣准僧格林沁咨，擬由柳林進兵，令即嚴防西南河岸。”雖然他的“前敵各營，系在賊巢正北。”也只好

忍气吞声，“于初九日与江长贵、郑魁士亲督諸軍，向西南兜扎。”可是第二天“旋准僧格林沁咨称：……又飭調总兵徐廷楷、姜国仲及参将邱瑞祥所部兵丁定于十一日午刻齐赴塔头大营，听候調遣等語。”刘长佑被僧格林沁呼来喝去并把他的部队抽調一空的情况，真是躍然紙上。但僧格林沁并沒滿意，在八月二十一日終予以“坐拥重兵，迁延不进，实屬貽誤戎机”的罪名参了刘长佑一本。清廷也就給了刘长佑一个“降三級留任”的处分，作为汉奸走狗与滿蒙大員爭功者的薄懲。

二

在人民口中傳說的崗屯大战和小刘貫庄撤退，不仅轟轟烈烈，說出人民軍隊英勇斗争的艰險过程，而且繪影繪声刻划出許多英雄人物的朴实形象，同时也附带描画了一些民賊們的丑恶嘴臉。这是人民为自己的子弟兵及其英雄們所写下的一段信史。

农民們首先形容僧格林沁煊赫的声势。賈鎮錢文光、武庄武金池說：“僧王的兵，由李官庄到布寨深长十五里，由运河到衛河横长一百里，摆开陣綫来打宋景詩。”乔庙、塔头、武庄、近古寨的老人們說：“僧王在塔头天齐庙（一）扎下大营。大营外插上杏黄旗，打开蚰蜒旗，还展开十二年未展的龙旗。”王金桐說：“僧王亲自帶五十一队馬队来打黑旗。”穆乐堂說：“僧王亲帶五百紅孩兒——洋槍队，还有五百駱駝队。”楊統剛說：“他的兵都戴紅纓帽，系战裙。”西布寨姚庭芳等說：“他們打仗用过山鳥槍，每五百人分两起兒，后边用大車拉着火繩。还用巴狗子炮。”前庙上江大义說：“他們跟黑旗打仗摆籬圈队：前排打槍后，轉到后边去装藥；等后排轉到前排打槍后，它又轉上前排去打。”或者是如后王

二寨潘耕历說：“是用方城子陣，把大兵扎了方城子，人人槍口朝外，轉着打。”

僧格林沁初九日由魏家灣率軍出發，先到达柳林。这天，据楊塢說：“柳林团派二百人去和黑旗作战，到大桑树庄忽然遇見了僧王队伍。柳林团便說是来接僧王的。僧王說：‘我还当你們是接宋景詩的哩！’”王樊庄等处农民說：“僧王来到，在柳林鎮西北角松林中下了馬。楊团长請僧王到圩子里喝茶，僧王說：‘賊在哪兒？先平了賊再来喝。’僧王便叫楊团长出兵。楊团长說：‘還沒吃飯，吃完了再战吧。’僧王說：‘我三更起程，到此刻水都沒喝，你还要吃飯！’吓得楊团长馬上出兵。”

这时，僧格林沁是驕橫不可一世的。据路文显說：“僧王到了柳林，說：‘黑小子还不够我垫馬蹄子的哩！’”界牌子广兴等說：“僧王說：‘宋景詩是土耗子，不禁一打！’”

英雄黑旗軍对于僧格林沁之来，則投以極端的蔑視。倡庄温丙承說：“有人吓唬黑旗說，王爷来了，你們怕不怕？黑旗說，就是王奶奶来了也不怕！”而据刘万隆說：“那时黑旗軍都管僧王叫大僧小兒。”这是多么恰当的称呼！

于是会战开始了。东、西杏兒庄老人們說：“王爷在武庄窑上插大旗，宋景詩在崗屯窑上插大旗，两軍对战。僧王自北边出队，宋景詩从南边出队。”梁村、柳林等十几个村庄的老人們叙述这第一仗說：“王爷坐在窑頂上，第一次先差恒（齡）大人去出战。恒大人是宋景詩的手下敗将，黑旗一看，报告宋大师。宋大师說：‘好，恒齡又給送馬来了！’黑旗軍都騎着快馬，光着脊梁，嘴里叨着刀，两手抓着馬鬃，一拥而上。楊二馬竊一个鎧里藏身，杀进陣来，吓得恒大人無处躲藏，一直把恒大人压到窑边上。——那时官兵打敗了，不說是敗，說是叫人給压下来了。”又

說：“恒大人敗回來見王爺。那時王爺坐在窩頂上，他一步一個頭磕到窩頂，向王爺請罪。王爺問：‘你還有頭嗎？’命手下人把他頂子摘下來，叫綁起來殺。吓得恒大人跪在腳下求饒，大家也跪下替他求情。僧王才許他戴罪立功，叫他再去打。并說：‘再打不下來，把頭割下來見我！’恒齡脫光上身，拿着大刀督戰，但还是打不過宋景詩。”魏延年補充說：“恒齡戰敗，王爺氣的牙都咬碎了。”

這時僧格林沁才看出黑旗的厲害，他一面埋怨別人：“王爺說：‘你們不是說宋景詩就是兩三千土耗子嗎？都快遮滿半邊天了！’”一面也得承認黑旗英勇：“僧王觀陣時說：‘嘿！黑小子可真厲害呀！’”

第二個出戰的，可能是舒通額（二）。可是一上陣也敗下來了。許儀札、邢金龍、王金桐等說：“舒大人敗回來見王爺。王爺說：‘你們都回去吧，讓黑小子把我殺了吧！’王爺要殺他，他跪下來請王爺的大旗用一用。王爺許了他，又去出戰，還是敗回來。”據韓路馬建同說，僧格林沁這天還出了一條莫名其妙的妙計：“僧王在天齊廟發號令，要附近和尚都來打黑旗，集合二百多和尚，可一上陣就被黑旗殺了一百多。”

第三批出陣的是蘇克金和海群。許繼之、許瑞行、邢金龍等人說：“僧王命蘇克金、海群打黑旗。黑旗楊二馬韁拿着大刀一直殺到窩根底下。他先已挂了彩，跑馬回陣，殺一只雞，生剝雞皮護住傷口，提刀上馬，第二次又殺來的。海群跪下說：‘請王爺升馬吧。’僧王說：‘我死在這窩上！你們再打不勝，就砍你們的頭，殺你們滿門大小！’海群那年七十多歲了，臉紅得像棗兒一樣。僧王也氣得砍了三個兵，才消了氣。”

最後，僧格林沁命令五營齊上。陳蘭英說：“僧王打宋景詩，

先是左右前后一营一营去打，都给压下来了。后来五营齐上。”而许仪礼等说：“黑旗军打仗，善于三闖。一闖，二闖，至多三闖，就把官兵闖散了。”岳振华说：“杨二马骝这天向官兵闖了三闖，沒闖动。便说：‘回去吧。’宋景诗本来不叫闖的，杨不听。这时宋景诗反不愿回去了，说：‘这样回去多丢人！’他就领了人马，又向官兵队里闖去。闖散了四十个方城子，活捉了五百名官兵。”

据邢金龙等说黑旗军的战术是：“黑旗的兵法是一马二步，用两名步队夹一名马队，怕的是马队败下来，冲散自己后队。另外，宋景诗还有一百二十名小队子。这小队子从没打过败仗，不管多少人也敢往里闖。”据说黑旗这天是靠这样办法和小队子打了胜仗的。

崗屯之战一连打了两天，从农民们传说里看，第一天僧格林沁是被打败了。当天，他住在塔头大营里。据杨统刚说：“这天王爷住在天齐庙。他的马一夜也没敢下鞍子，怕黑旗来偷营。”而且怕有人行刺，“当时有十来个人和他一样长像、一样打扮，非得听说话，分不出谁真谁假。”甚至连塔头的水也不敢喝，“到塔头的时候，也是从柳林挑水去吃，怕人暗下毒药。本村一个冯科科和一个哑吧给他送水。都赏戴蓝翎。”但这天夜里，黑旗还是去偷了营。柳林杨致诚、界牌杨广和说：“黑旗夜里去摸营，一夜杀了七十二口子，拿了僧王的枪回来。”据杨广和说，这次摸营连在柳林团的宋景诗朋友杨春善也去了。并拿出从僧营摸来的一只洋枪给我们看，那确是一枝英国造的枪。又据岳振华证明，他的一个“小爷爷胆子很大，那夜摸营也去了，偷回来五十挂枪缨子。”

第二天，八月初十日，黑旗军与僧军再战。根据农民们一致的说法，是由于僧格林沁使用了洋枪队，才把黑旗打败了的。僧

格林沁的洋槍隊，就是从刘长佑那里調来的，即所謂天津洋槍隊。它原屬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攻打張錫珠時調了來，被刘长佑留下的。它的領隊是英國人克乃。這洋槍隊一般說它共有五百人，“都穿着一色沿黑邊釘黑月的紅色褂褲，”所以被稱為“五百紅孩兒。”据王立成說：“王爺說，我這紅孩兒要是平不了宋景詩，我投降他！”其實洋槍隊除了洋槍之外，還有英國制造的大炮，所謂駱駝隊就是炮隊。僧格林沁戰敗之後，只有乞靈于外國人的洋槍、洋炮了。

柳林、許村、廟上、岳莊等十餘村莊的農民們說第二天的戰況是：“僧王急了，將龍旗大搖，吩咐五百洋槍隊和五百駱駝隊齊上。他摆了八個方城子，向黑旗開槍。宋景詩挑了四百個有種的敢死隊，由楊二馬驍領隊，光着脊梁，手提長槍，口銜尖刀，騎馬冲進敵陣，一直殺到窑前，把洋槍隊殺了一半。但後來敢死隊只剩下七個人，楊二馬驍也受了重傷。就因為洋槍隊太凶，黑旗軍從來沒死過那麼多人，這才退進小劉貫莊。”大家都惋惜地說：“黑旗打敗刘长佑，本來得了不少槍炮，可惜不會軋子藥。”至于洋炮，据崗屯附近岳莊的岳振華說：“僧王的炮彈打到咱莊上，都有碗口大小，咱莊上死傷的人可多咧！”

黑旗軍失守崗屯，撤退小劉貫莊，當然不僅止由于洋槍隊和炮隊的厉害。但对于主要使用長矛、大刀（部分使用火藥土槍）的農民隊伍，猝遇集中的洋槍、洋炮的巨大火力，不能不是一種新的重大威脅。

三

黑旗撤退小劉貫莊後，僧格林沁使用馮官屯圍太平軍的故智。喬莊王士良等都說：“僧王叫在小劉貫莊圩子外邊挖濠放

水。濠沟一丈五尺寬，一丈深。并且要筑木城，圍困宋景詩。把树都鋸了。”

东西杏庄等十几处老人們說：“黑旗退入小刘貫庄。楊二馬韜因受重伤，躺在葡萄架下，昏迷不醒。这时黑旗四路总兵有的还要打，有的犹豫不定。楊二馬韜醒了，抱着膀子出来进去，坐立不安。依着宋大帅还要三更造飯，四更出战。楊二馬韜說：‘打不得了。’宋大帅和大家商量，大家說：‘不行了，开城放人，讓老百姓走吧。’他們就定計撤退。”柳林郭繼武說：“王爷把小刘貫庄圍住了，宋景詩下战表給王爷說：‘明天再战。’僧王接到战表，說：‘讓土耗子多活一夜吧！’”在这时，宋景詩先疏散了老百姓。崗屯等許多村庄都这末說：“宋景詩对百姓說：‘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我顧不了你們了。’他又每人給了三吊錢，与黑旗有亲的給二两銀子，作为路費。那时鍋里的肉还没煮熟呢，他也分發了百姓。开了南門，暗暗的走了。”宋景詩的家眷也一起疏散了，楊广和說：“临走时，宋景詩向他娘告别。他娘說：‘我見了你一面，得了你的祭了。’”宋景詩的侄孙宋克义也証明“宋景詩的两个兒子——大的叫金祿，十一岁，小的叫金福，九岁。也送走了。”

但后連二寨的老人們說：“黑旗在撤退之前，大帅就放了三天人。”如果是这样，黑旗的撤退是早就計劃好的了。

然后，黑旗軍巧計撤退。这是堂邑周圍数县几十村庄广泛流傳的佳話，上百的农民大致都是这样說的：“宋景詩派人去下战表，黑旗軍当夜就悄悄撤退了，他的两千馬队也走了，是开小刘貫庄南門往西南走的。大車走的时候怕有声音，給敌人听見，都用棉被鋪在地上。”而在撤退之前，“他在圩子上插上大旗，四周都旌旗招展。又把許多大旗拴在柁車上，用牛拉着轉。大旗一直搖摆着，从圩子外边看不出假来。抬槍杆也用紅布包起来，

又把柳条、木头捆着，裹上红布，放在圩子上，都装作大炮。另外把许多羊都吊起来——后腿吊起，前腿就会使劲地蹬，下面放上一面鼓，就不断地敲得咚咚响了。有的羊则敲着锣。鸛巢都挂在树上，风吹着，也呜呜作响。这都还怕不像，又雇了个瞎子，叫他在北门说书，敲着鼓说了一夜。”

十一日，就是宋景诗下战表诓骗僧格林沁“明日再战”的日期。根据刘长佑的奏折看，也承认僧格林沁是中了宋景诗之计的：“（初十日）准僧格林沁咨称……又飭调总兵徐廷楷、姜国仲及参将邱瑞祥所部兵丁定于十一日午刻齐赴塔头大营。”这当然是要去会战的样子。但刘长佑下面轻轻点了一句说：“詎該逆乘夜南窜幸冠之交”，就是说僧格林沁果然上了圈套了。农民们叙述十一日黎明情况说：“天不亮，僧王叫各路人马把小刘营团团围住。只见圩子周围旌旗招展，听得圩子里锣鼓齐鸣。到太阳都出山啦，僧格林沁着急起来了，说：‘黑小子怎么还不出兵？’等攻进去，原来是座空圩子。只有那个瞎子还在敲鼓哩。探子问瞎子：‘你还敲啦？’瞎子说：‘不是叫我敲的吗？’问：‘人呢？’瞎子说：‘在庄里呀！’黑旗早走完啦。”驕横而愚蠢的僧格林沁扑了个空，“气得暴跳，下令快追。追到西门外，看见地下的马粪还冒热气哩。”

这些叙述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连当地的地主阶级所修的一些县志里也不敢否认的。如“临清县志”记载岗屯大战说：“嗣僧亲王统军来剿，大战于堂西北武家庄西砖窑间，僧王命其先锋队挑战，贼中有所谓杨二马鬣、狼头罐肉翅膀者，尤驍勇，官军屡进屡却。某日自辰至申，势几不支。僧王乃褫其军官职衔，令带罪图功。并命五百红孩子军为先锋，——即拐子洋枪队，号为常胜军者，下令总攻。王坐窑上建大纛督战，战至数合，贼始败

軍。”并加以按語說：“夫以僧邸軍容之盛，如獅子搏象，仅乃勝之，卒未聞殲厥渠魁。”這批評倒是相當中肯的。關於這一戰及小劉貫庄巧計撤退，在“清平縣志”里有一段記載：“景詩詭譎多謀，驍勇善戰。……僧格林沁親督軍討之。賊負隅抗拒，連戰不克，兵欲潰者數矣！王怒，下馬坐窖上，出全隊攻之，賊退。王傳令柳林、范寨、辛集（按指清平縣之辛集）三團各出五百人，自帶鐮于次日黎明齊集听令，意在筑長圩困賊，如馮官屯故事也。一面令各營環回之。忽有軍校報景詩以戰表獻王。王笑曰：‘出征數年，未睹戰表為何物，拿來我看。’啓視，大致謂：景詩以良民被逼，聞王來本擬授首。惟聞王用兵如神，未嘗領教。今鏖戰終日，殊平常，不過恃勢大欺人耳。不然，退至戰場，明日再鏖戰一天，能勝景詩，則甘心受死矣。王大笑，立命退兵。時恒（齡）、海（群）知其詐，又以新敗，不敢力爭。復因大雨傾盆，軍士等無一願留者。王師退，而賊眾逸！”這與農民傳說的史實是相符合的。

四

小劉貫庄撤退的重大意義，還不在於讓僧格林沁中了空城計，而在於把黑旗軍的地位從被動的、防禦的、內綫作戰一變而為主動的、進攻的、外綫作戰。從小劉貫庄撤退以後，黑旗軍既躲開劉長佑滾營法的威脅，也避免再與僧格林沁打崗屯那樣硬仗了，從此採用游擊戰術打擊敵人，消滅清軍的有生力量。

“紀略”說：黑旗軍由小劉貫庄向西南分兩股撤退，清軍也分兩路追趕。蘇克金和恒齡向西南追，僧格林沁和舒通額向東南追。其中一路追到崗屯之南的沙窩地帶，就跟黑旗打上了。賈鎮錢文光等說：“宋景詩由小劉貫庄撤退，朱登峰帶着小黑旗在沙窩一帶打接應。僧王追到沙窩，五千兵都給宋景詩打散了。”

这可能是苏克金的追兵。然后黑旗軍又撤退到冠、莘、朝三县交界的大厂、丈八等着他。“紀略”說：“苏克金追二十余里（按应为七十里）至大厂，伏匪千余突起，会反風急雨，官軍炮火不燃，为匪所乘，伤亡百数十。”这一仗僧格林沁在八月二十一日奏折中，压根兒沒提。大厂与丈八相距里許，农民們所說的丈八之战就是大厂之战了。丈八的邻村——于家村賈裕德說：“丈八那一仗，黑旗得了胜，僧王的兵可死多咧！僧兵没办法，鋸了好些树插成木寨，可是哪擋得住宋景詩的兵啊！急得他們跪在丈八寺上佛爷面前尽禱告。”大厂的童学詩証明僧軍伤兵情况說：“僧王的兵住在大厂圩子里，尽是受了伤的，不能走。”而这一战的結果，据赵辛庄赵振山說：“朱登峰的脾气很暴，丈八一仗，他把僧王的兵从丈八一直杀到清水鎮。”估計起来这次清軍的伤亡当然是不止百数十人了。但僧格林沁沒有提这一仗的更大原因还不在于伤亡之多，是因为在这一仗中，僧格林沁的翼长之一、堂堂山海关副都統成保被黑旗俘去了。但“紀略”叙述得很客气，說是：“成保受伤落馬，为匪‘扶’去。”而且到“次日”就又“昇回”了。据崗屯农民們傳說，其“昇回”的原因，是他立了一点功：教了黑旗許多和清軍打仗的方法。十三日，据“紀略”說：“苏克金追至莘西北白家（馬）庙，杀获無算。”而前王二庄李复存說：“宋景詩退走后，官兵追到白馬庙。这时黑旗分两路隱藏起来，等官軍过了一半，两路伏兵前后夹攻，把官兵杀得大敗。”这就是所謂“杀获無算”了。

舒通額一路追的是另一枝黑旗。据“紀略”說：“匪于十三日奔冠之赵新屯。（原注：城东南十余里。按即赵辛庄）次日（十四），击之烟店之南。馬步匪二千余列队东南，舒通額磨軍冲击。”所謂烟店（即燕甸）之南的一仗，据查是在姜家洼打的，这兒与白馬庙相距四里，可見两路黑旗是在这兒会合了，因为苏克金

也与舒通額合兵了。“紀略”接着說：“前匪尽殪，后队馬匪亦为舒通額所却。步匪力拒，苏克金、恒齡陆击之。”据說这一天“毙匪千数百有奇，委弃槍械無算，获車炮一，馬二百余。”但这一仗清軍也并不是大获全胜的。据白馬庙、燕甸、崔馬固、翟庄一带农民說：“在姜家洼黑旗和僧王的兵打过一次大仗。从白天夜兒个打到第二天晌午。宋景詩先把僧王的兵打得大敗。”据說其中“有一个鉄大人带的五百人，被宋景詩打得止剩下五十多人。”但“因为僧王有大炮——炮高七尺，炮口能鑽进入头去。宋景詩沒有大炮，才退走了的。可是官兵死的人可多啦！后来那一带遍地磷火。”

据“紀略”說，十五日黑旗軍又向朝城、觀城轉进，然后进入直隶开州，十六日又轉入河南地界去了。据說这其間沒有接触。但僧格林沁两路大軍既紧追着黑旗，为什么在他的奏折里說：“据探該逆于十六日已刻窳过开州，”而他自己反而“督飭舒通額帶領馬队仍駐扎(小)刘貫庄”去了呢？这豈非背道而馳？且听呂庄宋香亭道来，他說：“僧王把宋景詩追到觀城。宋景詩就問众弟兄說：‘咱們还打不打？’大家一齐說：‘打！’宋景詩从馬上跳下来，給大家磕了一个头，然后上馬，冲着僧兵迎回去。这一仗就破了僧格林沁的洋槍队。”宋香亭又說：“宋景詩領着黑旗，乘着洋槍队放过一排子兒，第二排還沒装好的时候，猛冲上去，杀死洋槍队好几百人。”最后宋香亭說：“王爷把宋景詩赶出一百一十里，可是宋景詩倒躡回来九十里。——从此王爷也不敢跟宋景詩打了，只在后头跟着。”其实“在后头跟着”的，是苏克金、恒齡等人部队，而僧格林沁和舒通額就在“倒躡回九十里”的一躡之下，回到小刘貫庄住扎去了。

从八月十一日由小刘貫庄撤退，至十五日到觀城为止，五天

之內，黑旗軍連打五個大勝仗，把僧格林沁逼回小劉貫庄，然後渡過衛河，進軍直隸、河南去了。

據“紀略”在卷十六最後的附記里說：“八月，官軍擊敗宋景詩，余匪半入其（延家營）中。”這當然是白馬廟之戰以後進去的。因此，進軍直隸、河南的黑旗軍，只有一半人馬了。

〔一〕 僧格林沁駐在塔頭的天齊廟，“紀略”也有記載：“僧王進軍天齊廟，陰雨連日，泥濘際天。初九日晨霽，令諸營進柳林。”（但這段記載是說僧先駐天齊廟，數日以後才進軍柳林的。這是不對的。所以本章第一節依僧的奏折。）

〔二〕 農民們在此處所說的大將是蘇家舉。不知何許人。“紀略”說：“初九日，舒通額、蘇克金、恒齡三路進。”故應為舒通額。

第十五章 魯西人民的子弟兵

一

黑旗軍是農民自己的軍隊，是魯西人民的子弟兵。至今農民們提起黑旗軍，都還是以“咱黑旗”、“咱宋大帥”稱呼他們，表現出它和人民的血肉關係。在我們遇到的七百多老人們當中，除了幾個地主、商人出身的以外，對於宋景詩及其黑旗軍的贊譽和熱愛，是難以形容，甚至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就連柳林楊鳴謙的後代，雖然有三兩人還罵黑旗是賊，但也不得不承認黑旗紀律好，宋景詩是個好人。

農民擁護黑旗，是由於它代表了他們的利益，體現了他們的理想與願望。這在黑旗初起義時，就提出“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口號，所以“專跟好戶作對”，“黑旗到哪兒就抄哪兒的好戶”，“向富戶要糧草，要銀子，燒富戶的房子，”“好戶都怕他、罵他。”而“弄到地主的糧食、財物、銀錢都擱在當街，讓窮人拿去吃用。”夏庄、西布寨等等村庄都證明說：“黑旗在咱庄上放過糧，”“在咱庄上開倉放糧。”到了第二次起義的初期，如黑旗駐在幪頭的時候，依舊執行這種政策。據後幪頭的老人說：“黑旗軍打開幪頭大財主馮志剛的倉庫，叫窮人進去拿糧食煮飯吃。燒了他的大門，叫窮人進去搬東西。”戴灣老人則說在“張官營燒了做運皇糧的張家的瓦房，叫窮人搬好戶的東西。”

到了以崗屯為大本營的時期，社會秩序穩定了，黑旗對地主用“打糧”代替開倉放糧的辦法。“黑旗的糧草是跟好戶要的，不

給就打。”“宋景詩把大戶的糧食要來養兵。”“打糧”的等級是“好戶多要，中等戶少要。”至于貧農“跟黑旗軍是一事，要給黑旗軍送點什麼，黑旗就還點什麼。”那就是不“打糧”的了。

黑旗井在各村庄派有民政人員，前廟上江大義說：“宋景詩派人在村里辦公作事。”所辦何事呢？除了一般民政，主要就是糧政。崗屯許繼之說：“黑旗要糧是向屯里辦公的人要，不直接找老百姓。”但對於糧政工作，首先是摧毀舊制度。蕭集蕭鴻飛說：“那時所有小糧的‘敕書’全給宋景詩燒毀了。”辛庄盧敬典說：“在這裡，皇上的法令反正不管用，銀錢糧漕是不辦的。”梅庄陳慶余等說：“宋景詩反對完糧。那時庄稼人不納糧，買賣人不拿捐稅。”至于對地主好戶，除“打糧”而外，還有一種強迫征收。王拯的“請速除降賊宋景詩疏”中說過：“聞（宋景詩）于堂邑、莘縣、聊城、臨清四州縣所有村庄，豎伊旗號，勒將所獲麥石，與佃戶平分，運送崗屯。”地主如果是逃走了或是抗拒黑旗，則如武庄武金棟說的：“好戶逃走了，黑旗就跑來割糧食。”崔庄老人也說：“宋景詩叫老百姓到界牌割好戶庄稼。”“紀略”中說過：“宋軍馬步千餘人，圍攻柳林、范寨，將圩外熟禾二百餘畝收獲而去。”對於貧農還有許多重要措施。如趙郎寨劉乃隆說：“大戶逃了，就把地分給窮人種。”又說：“當時窮人沒飯吃的，黑旗就給吃的。”“家口少的給一升，家口多的給一口袋。”崗屯楊守德還舉一個例証：“俺屯有個孫瞎子，打仗時候他不能跑，黑旗就給他飯吃。”又如國寨楊韻石說：崗屯地區農民在戰爭時期不敢留在家里而跑出去的人，如果“回來收庄稼，只要說明來意，宋景詩給一張片子，所有黑旗不准攔阻。”還有敵區的老百姓，“說明要到這邊來，一樣有吃有喝，分給他地種。”這些當然也都是屯子里辦公的人所做的民政工作。

黑旗軍建立了新的司法。后連二嵒閻效曾等說：“宋景詩那會也跟官一樣斷官司，替庄稼人作主。他講个合理合法，誰是誰非，就是宋家的亲戚犯了法也不行。”西杏庄許瑞珩說：“那時誰要有不平的事，就到宋景詩那里去告去。”执行新的法律，首先就是鎮压坏官坏人，临清老人說：“宋景詩反只反坏官坏人。”“黑旗不杀老百姓，只杀衙役。因为衙役是穷人最恨的。”前边所說黑旗在临清杀的衙役和坏人，就是黑旗軍执行的新法律。梁水鎮老人还为我们举了个例子：“宋景詩在这街上沒杀过人，只杀了一个禍害。——博平邵庄人，姓任，他是梁水鎮征收漕粮的‘掌秤’，他这个‘挖升子’的对穷人可毒辣哩。宋景詩知道这人是地方的禍害，就把他杀了。”

黑旗軍有一条法令，叫“公买公卖”，这也就是它的商業政策。据岳庄岳振華說：“黑旗在俺庄和赵郎寨中間九聖三义庙以南通到小刘貫庄，修了一条买卖街，什么卖估衣的，卖鞋帽的，卖鞍轡的……都有。”商人之所以敢在这兒組成一条熱鬧的买卖街，就是因为黑旗軍公买公卖。前王二嵒的一位小学教員就証明說：“我祖父曾到黑旗营里去卖地瓜、撒子，黑旗軍是公买公卖。”临清老人說：“黑旗軍吃东西給錢。”邓官屯老人說：“黑旗对穷人沒有不好的，不賒东西。乱来的就杀。”丁刘八寨老人証明說：“有个黑旗被杀了，就因为吃包子不給錢。”

尤其使农民交口称誉的，是在黑旗軍中从大帅到士兵都树立了廉潔作風。崗屯附近农民們都說：“宋景詩当了大帅，可沒置过一間房子、一亩地。他家里还住那个破草房。他的大将温連科劝他說：‘大帅，你也該修坟立墓了啊！’宋景詩大不高兴，說：‘你这是糟蹋我！’”小刘貫庄刘万隆也說：“宋景詩反了以后，他家还是很穷。……可是他把小刘貫庄的圩子修好了。”对于一般黑

旗，大家都这样說：“沒听說過誰当了黑旗發了財的。”东呂庄楊桂中举他爷爷楊仲科的例子說：“宋大帥叫我爷爷把两个被黑旗擄来的妇女送回家去。她家里的人拿出許多銀子送給俺爷爷，俺爷爷說：‘俺家輩輩都是穷人，要錢干嗎？’他怎么也不拿。”清水鎮老人們說：“黑旗軍沒有餉，全吃大鍋飯。”許繼之說：“黑旗出外打仗，回来吃不上飯，要錢买半斤饅饅吃，吃飽了再去打。”

二

农民們特別拥护的，是黑旗軍的紀律严明。而从这些紀律的实例当中更表现出黑旗軍的軍民关系。

黑旗軍在所到之处，首先布告安民。許繼紹說：“黑旗軍到处都布告安民。”后幪头老人說：“宋景詩在幪头出过告示，叫大家各安生理，叫跑反在外的老百姓回来。”辛集于品三說：“宋景詩的队伍来过辛集。到了西街，随即發出告示。叫老百姓不要走。”安民的内容之一，是宣布黑旗軍的紀律。据于品三說：“黑旗有四大紀律：不許住民宅；不許敲詐民財；不許拿妇女衣物；不許奸盜邪淫。——有犯法的立即懲罰。”王立成也說：“宋景詩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搶百姓，不采花盜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东汪村老人說：“当时黑旗軍每人都有一塊木头的腰牌，上面写着姓名，掖在腰上。宋景詩对老百姓說：‘誰胡作非为就摘下他的腰牌，告到我这兒来。’”据許繼紹說：“黑旗軍中有‘戶局子’，专门执行軍法。”

从广泛流傳的例子里，便看出这些紀律的执行情况。关于駐軍和行軍黑旗軍不扰民的例証，农民們的傳說很多。如于品三說：“黑旗住在辛集北門外的漫地里，只有大营扎在街里。”幪头老人說：“黑旗軍扎館子只扎在地主好戶家里。”赵里庄老人

說：“黑旗軍打范寨，來回从赵里庄过，他們不上人家去，怕老百姓害怕，就在当街做飯吃。有鍋借鍋，沒鍋就使大瓦盆燒飯。借东西还东西都不进民宅，老百姓自己送来，用后自己端回去。吃喝完了就走，誰要胡作非为，割头为令。”董梁才說：“黑旗过山庄时候，有要进入家喝水的，但看到人家里沒有人，就回头走了。”于村老人說：“黑旗从于村过，是从村西南沙窩——故意躲着街走的。”許繼紹說：“黑旗軍走道只是走路中間，不許踩坏庄稼。”……类似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不許胡作非为”——不搶百姓，不杀百姓一类的例子也很多。后連二砦老人們說：“黑旗么，別說你家吃麦子，就是吃銀子也不拿你的。”孔里庄等处老人說：“黑旗队伍經過那兒也不像官兵那样的杀鷄宰牛，不毀坏庄稼。”后庙上老人說：“要說宋景詩队伍，那真好，連你家的供像都不毀。”当然也有犯了紀律的，那就執法如山。临清老人說：“有一回，有人报告宋景詩，說他的兵搶了穷人的粮食。宋景詩馬上查出来，把粮食还了，把那个兵杀了。”“临清大生粮食店的少东家李啓雷叫一个黑旗兵打了，他父亲去报告宋景詩。不想宋景詩随即把那个兵砍了。李的父亲心里很难过，因此得了神經病，老說自己亏了心了。”崗屯刘存敬举他五叔的例子說：他的五叔在黑旗，有一次因为护送一位医生，在路中医生被敌人害了，他自己却逃了回来。“那医生老婆把俺五叔告了。宋大帅就把俺爷爷叫去，問他有几个兒子。俺爷爷說，有五个。宋大帅說：‘从今以后，你只当有四个兒子就得了。你这个老五叫人告了，告的人还很多，一定要正軍法。’后来就把俺五叔杀了。”

在老百姓中間衡量軍隊好坏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它对于妇女的态度。黑旗軍对于奸淫罪更是禁令森严，决不寬恕的。

楊韵石等都說：“在崗屯西北角有个妇女被一个黑旗糟蹋了，她去告状。宋大帅不动声色，叫站队点名，讓那妇女也来。点名点到那个兵士，宋景詩問那妇女說：‘是不是他？’那妇女点点头，宋景詩立刻傳令把他拉出去砍了。”楊桂中举他爷爷楊仲科亲自执行的两个例子說：一个是黑旗軍楊管头的叔父，品行不端，在黑旗里当庶务，有一天楊仲科值班，看見那庶务跑进两个給黑旗軍做活的妇女的屋里去，并吹熄了灯。楊仲科便去抓了他送到宋大帅那里治罪。另一件是有两个黑旗小軍官企圖侮辱两个地主家的大闺女，也被楊仲科报了大帅。两个軍官都按軍法治罪了。杜赵庄老人还举了一个黑旗高級軍官的例子說：“朱登峰手下有个大将叫龐小秃，他搶了两个姑娘，留在营里。一天朱登峰看見女的正給龐小秃梳头，就把龐小秃叫来，問明了，亲手把龐小秃杀了。”

宋景詩对于他的大将們也同样进行紀律教育。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許慕瑣說的：在起义之前，赵郎寨唱戏，狼头罐張崇德在戏台上胡鬧，被人告訴宋景詩給叫回去了。“起义以后，狼头罐想起这件事，要找俺村算旧賬，去跟大帅提了。宋大帅生气說：‘当初是你不对！从今以后，誰要杀赵郎寨一个人，叫他全家抵命！’吓得狼头罐再也不敢提了。”一个是黑旗大将温連科的兒子温丙承亲自說的：“有一次，我爹到一家民家去抓鴿子，那家人很生气，說：‘毀了你！’我爹回来告訴宋大帅，求他給出口气。可宋大帅說：‘毀了你还輕哩！’”

由于黑旗軍的政策是代表貧农的利益，黑旗軍的紀律又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就使得黑旗軍与人民的关系水乳一般交融了。黑旗軍对老百姓的保护既如上述，对老年人也亲如家人。赵里庄老人說：“黑旗軍跟咱家里人一样，管老年人叫大爷、大娘。”对

兒童也倍加愛護。許繼紹說：“黑旗如果把民家的兒童鬧哭了，輕的是打，重的是殺。”戴灣老人說：“宋景詩在張官寨燒張家瓦房時候，看見好多小孩子看熱鬧，他親自拉開他們，說別讓瓦砸着。”七星屯王景元說：“我祖父那年十三歲，宋景詩到這街上曾摸着他的頭說：‘小子，你等着吧，打開范寨給你領個媳婦來。’”因此，崔馬固崔德廣說：“每到一個地方，小孩子都爭着給黑旗去溜馬。”

人民對於黑旗軍，也是視如子弟。農民們以親切的口吻說：黑旗是“啥反叛呀，都是老鄉。”“黑旗跟咱是自己人。”鄧官屯老人說：“老百姓聽說宋景詩來了，大家叫：‘丫頭（指宋景詩）來啦！別跑啦！’他跟這里人很近乎。”幞頭老人說：“窮人最歡迎他，黑旗離開咱村的時候，大家都去送他們。”許村邢金龍說：“窮人跟黑旗是一事，窮人給送點什麼，黑旗就還點什麼。”

人民幫助、掩護黑旗的故事，也是很多的。清廷和劉長佑都承認桑阿鎮人民連“童稚婦女皆執木楸掃帚，揚土助賊”。劉長佑更說“東省莘、堂、冠、館匪巢林立，不獨桑阿為然。”黑旗在渡運河時，據戴灣老人說：“河南邊老百姓用掃帚、鐵鍬揚土，蔽住官兵的眼睛，黑旗乘着機會就架起浮橋，沖過河去。”清水大戰時，賣菜的閻三老头把清軍引到水深处去的那樣故事也不是唯一的，比如賈鎮老人所說的故事更加動人：“官兵在咱賈鎮住了十二天，他們用枣木插了兩道大營，擋住黑旗。賈鎮街上只有一口井，老百姓恨官兵恨得沒得法，就乘黑夜里，把打水的瓢、桶和一些破家什都紛紛扔到井里去，把井都塞滿了。官兵不好打水，沒水喝，住不下去，只好退走了。”連一個單身婦女也敢大膽的幫助黑旗軍，前楊坡楊書佩說：“黑旗軍在一個廟里呆着，外面來了官兵，有一個婦女看見了，就趕快跑到廟里告訴黑旗，讓他們沖

出去。”即使黑旗退走了，臨清老人說：“官兵追黑旗的時候，沒有一個老百姓肯告訴官兵說黑旗往那里跑的。”

三

對於這樣一支熱愛人民、保衛人民也為人民所熱烈擁護的子弟兵，我們曾企圖對它內部的組織、制度等等進行較深入的調查。但地主階級所修的縣志之類沒有留下絲毫材料，農民們的傳說也極其零碎、雜亂，缺少系統的敘述。我們只能看出如下的粗粗的輪廓：

關於黑旗軍的編制，據岳振華說：“黑旗軍也分五營四哨。”聞玉良說：“黑旗兵那時是十二人一棚，四棚為一哨，三哨為一團，團有頭目，也叫統領。”但臨清張啓仁說的不同。他說：“黑旗是十個人為一棚，棚有棚頭；十棚為一哨，哨有哨官；五哨為一營，營有營官；中哨跟營官，營官稱大人；三營為一團，團頭叫統領。三團為一總兵。”這不僅比較精確，也近乎黑旗軍的實際情況。不過聞玉良有個補充很好，他說：“宋軍的統領帶的兵可多可少；有三營，有八營。又有說：馬步十三營（或說十八營）就到頭。”從棚、哨到營，都是有定制的，但統領與總兵所率領的，就有伸縮了。

黑旗在大師宋景詩之下，最高級軍官稱為總兵是可以確定的。許瑞行、楊玉梅、劉萬隆、邢連科、劉吉美、張德春等等都說：“宋景詩有四路總兵。”總兵的名稱雖同於清制，但也不一定是仿效清制的。“紀略”在十一年六月間曾記有“偽總兵王奉安等”，可見白蓮教軍最初就有總兵。（不過那時總兵之上還有元帥，不是最高一級軍官。）“鍾秀函稿”中山東坐探明桂手折稱楊殿乙等為“大頭目”，指的就是總兵這一級。

統領名称在农民一般傳說里沒听說过，明桂手折里除“大头目”之外，还有所謂“头目”者，如張廷法、宋景淑等都是。疑即为統領一級。

据魏訓德說：“管队等于营官。”岳振华也說有管队名目。明桂手折中說：“夏七，……管队”。張啓仁說：“营官称大人。”而夏七在农民中被称“夏七大人”，（此外还有于九大人、岳四大人等）可見营官这一級在黑旗叫管队，一般称为大人。

黑旗是有哨官一級的，如明桂手折里称：“郭均德……均带队哨官。”

（按湘軍、淮軍中亦有統領、管带、哨官等名目，而管带亦相当于营官。故疑黑旗軍的編制或許采用了湘、淮軍制度。）

黑旗的兵种除步兵外，还有騎兵和炮兵。張四台的張英和說：“張逢海是騎兵队的总团(?)长。”明桂手折說：“刘厚德，領一千馬队，大头目。”侶庄李复存說：“馬队是五百人馬为一队。”炮队情况，缺少傳說，只有張仁剛說过：“張逢海先带炮队。”

黑旗軍中有軍师，或称“营中先生”。明桂手折：“刘繼賢，系营中先生。……大头目。”許繼紹也說：“刘繼賢是营中先生。”刘万隆說：“刘繼賢是黑旗的軍师。”此外，农民說的“营中先生”，还有王振为、岳开基等；“軍师”还有清香和尚。另有“师爷”、“書記”等名目，都應該是“营中先生”的变称。

黑旗中有专办給养的，如邢連科說：“高桐五，在黑旗管办給养。”但沒有說出官銜。又有管賬的、管庶务的，如刘万隆說：“王家会是黑旗管賬的；”楊桂中所說的楊某就是管庶务的。

黑旗的統帥是宋景詩，一般都称宋大帥或徑称大帥。这是沒有疑問的。但大帥之下，农民們都說有副元帥。楊金峰等說：

“楊二馬韜是副元帥”。范朝俊說：“楊二馬韜叫楊二帥。”或者如王起隆等說：“宋景詩與劉厚德是一正一副。”但一般農民都認為楊殿乙楊二馬韜才是二帥。但宋景禮沒死時，也被稱為宋二帥，這可能是初期的二帥。但宋景書也被稱宋三帥，則可能是以兄弟關係的習慣稱呼了。

黑旗的四路總兵是誰，其說不一。想來所謂“四路”，是習慣說法，不一定只有四人。而步兵之外，還有騎兵、炮兵，也都可能有總兵，所以總兵就多了。據傳說，總兵計有：楊殿乙、劉厚德、張崇德（狼頭罐）、薛法起、朱登峰、張逢海、劉繼賢、張廣德等。還有把薛法孔、劉書紳、張廷法、王靖、王胡隆、花脖子陳五等都列為四路總兵的，疑系誤傳。

我們通常都稱宋景詩的農民軍叫黑旗軍，但第二次起義後黑旗軍依然是分為五大旗的。山莊董梁才說：“宋景詩的旗子，分黑、白、藍（綠？）、紅、黃五色。”“紀略”記六月初九日黑旗軍情況時說：“群匪分屯犄角：白旗紅邊匪眾屯楊家坎，黃旗紅邊屯張官寨，紅旗綠邊屯塔頭等五莊，惟黑旗紅邊一股回老巢。”又八月初四日“有紅、黑、白三旗七八百”云云。但這五大旗當然是以黑旗為首，似乎只有宋景詩的本部人馬才張黑旗的。如說：“惟黑旗紅邊一股回老巢”，顯然是大營的部隊。

黑旗的正式名稱到底叫什麼，不可考。它的布告和旗幟都沒有找到。只有王信村王金桐等說：“宋景詩的黑旗上寫的是——宋景詩、王保泰（按系宋部下一個首領）替天行道、平賊滅寇、振標營。”這只可能是王保泰“振標營”的旗，而主帥宋景詩與王保泰之名並列，也頗為不倫，疑不可信。至於界牌楊廣和所說：“宋景詩旗上寫着——替天行道，殺富濟貧”字樣，只是黑旗軍的口號，不是它的名稱。而且這是初次起義時的情況。

但宋景詩大旗的形狀倒是明確的。武金池、許瑞行、楊桂中、陳慶余及董梁才等說：“宋景詩的大旗，是黑色，白鈎牙邊，三角形，當中有一個白‘宋’字。”而這大旗，據陳慶余說：“一作戰就得插上大旗。”

關於黑旗軍的服裝、武器等等，農民們也有一些傳說。

許繼之說：“黑旗軍穿的是黑衣服，紅腰帶，黑布包頭。”楊桂中說：“黑旗軍用黑包頭，前帶犄角。”楊廣和并說：“黑頭巾上有字。”王昭德等說：“褲子是白色的，褲腿很肥。”范增光說：“黑旗衣裳用銅扣子。”但制服也不可能完全整齊劃一，所以魏訓德等說：“黑旗的衣服，跟老百姓一樣；”或者說：“就穿便衣。”至於將領，可能不同些。如管給養的高桐五是用黑綢子包頭。而農民們說起楊殿乙來，又每每說他是“白衣白褲，”或“白冑、白甲、紅戰袍。”這是極特殊的例子。

黑旗軍有一部分，特別是將領們，已經剪了辮子。王道符說：“宋景詩把辮子全剪了，留着一厘長的頭髮。”邢連科說：“高桐五回家後，辮子已經剪了。”楊桂中說：“黑旗軍有的剪了辮子，可以拿頭髮換肉吃。”他的祖父楊仲科弟兄二人都剪了辮子。而饒頭徐公基說：“清兵被黑旗逮到，就剪辮子。”也可以作為反証。

黑旗的武器主要是刀和竹竿矛。張德泰等說：“黑旗軍使竹竿矛、刀、纓槍。有時連石頭、磚也使。”許繼紹說：“黑旗打仗用竹竿矛。是竹子做的，用牛筋捆上，漆上漆，再裹上布，前有尖鐵槍頭，還有五個鐮鈎，藏在紅纓子里。向前刺不着時，便往後一拉，把人拉下馬來。”王士良也說：“這竹竿矛有一丈多長，打起仗來，又輕又軟。”據顧思瀚輯的“竹素園叢談”說：“捻匪所用軍器，類多苗杆（按即竹竿矛）。”可見這是捻軍通用的武器。它的優點是：“蓋槍彈為苗杆所扰，多不中敵。而捻匪持竿舞動向前，竟無

从抵抗。”所以“嗣后官軍亦改苗杆，不专用槍炮矣。”它并說明了“苗杆”的制法，与許繼紹等說同。而黑旗軍使刀的与使竹竿矛是配合起来的。王金桐說：“使长竹竿矛的和使短刀的一个一个間隔开，远的使矛，靠近了用短刀劈。”而使短刀的又“用‘銅把手’，下有把柄，可擋槍子。”所謂銅把手，即是盾牌了。聞玉良也說：“黑旗兵有盾牌手。”“紀略”也說：“匪中尽宰牛、驢作擋牌，”也就是盾牌。馬希丰說：“黑旗队里也有二人抬（火药槍）。”数量似乎不够多。也有洋槍，但更少。在七月二十二日王家海之战里，“紀略”說：“游击李芝芸中洋槍殞。”至于大炮，当然是有的，因为黑旗有炮队。但所用自然还是土炮。范春堂說：“宋景詩那边用的大炮，炮子是大秤鉞。”至于將領，則有使雁翎刀或春秋刀的，有使双手帶、三股釵、弓箭的，是因人而异了。

关于將領們的战馬，則傳說很多。如宋景詩的馬叫“黑花狸豹”，楊殿乙的馬叫“草上飞”，程五姑的馬叫“盖山东”，宋景礼并因馬与王希祿爭吵。許繼之說：“宋景詩去打仗，后边帶着馬群，战馬受了伤，随时換馬再战。”楊昌言也說：“宋景詩一馬双跨，一人两匹馬。”但对于騎兵却缺少叙述。只有王金路說过：“黑旗常在沙窩溜馬，用馬猴看着。小刘貫庄一打槍吹号，馬就奔回去了。”以及小孩子爭着为黑旗溜馬的傳說。

黑旗軍作战时是以吹鑼策为号令的。农民对此傳說很多。“紀略”說宋景詩夜襲柳林时“波倫乱鳴”，波倫即指鑼策。作战时还有令旗。

黑旗士兵每人身上都挂有腰牌，这是战士的符号。但离营时，据楊桂中說：“都發給一个小旗子。有了小旗子，在黑旗軍驻扎地区可以自由行走。”

四

在黑旗軍中养成一种友爱的、民主的作风。邓官屯老人說：“黑旗軍里都称老少弟兄，就和現在称‘同志’一样。”后樓头老人說：“黑旗軍也时常开会，一听有兵在街上吆喝：‘大帅有令！’許多头目就到大帅那里去开会。回来时說：某人升了一級”。可見干部升級也經過民主决定。至于許多重大問題，农民們也都說：“大帅和大家商量”，如何如何云云。黑旗官兵之間，特別是宋景詩与官兵之間，有許多友爱的美談至今都在农民間傳播着。魏延年說：“黑旗高桐五带着人出去打粮，回来时大队回山东了，追了多少天也沒追上。一直到临清才找到队伍。見了宋大帅，宋抓住高桐五的手，两人眼泪都流下来了。宋景詩說：我以为你完了呢！”楊桂中說楊仲科晚年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宋景詩派他去偵察敌人，他就騎馬出去了。半道上遇見六个敌人，他的鼻子受了伤。当他跑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可是宋大帅在营門口掌着灯，站在大車上等他哩。宋大帅还亲自用宝剑給他割伤、上药。”像前边所引的宋景詩出圩門等徐勁兒那一类傳說还很多。到了宋景詩后来离开山东过黄河时，据張四古庄乔泰瀾說：“宋景詩对大家說：‘諸位兄弟，你們跟我辛苦了这些日子，現在大势已去，你們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吧。’可是大家說：‘咱們要死也死在一塊兒！’”更可見宋景詩与士兵之間生死不渝的关系了。

黑旗軍对待敌人、俘虏，也都很寬大，表現了中国农民的忠厚。清軍副都統成保被黑旗俘虏去，可第二天便送回了，这且不說。据刘万隆說：“黑旗軍在崗屯南門外杀得恒齡大敗，在收拾戰場时，又捉到十几个官兵。宋景詩看他們年紀都小，就給些錢，把他們放了。并派人送他們好几十里路。”張樊庄范丹龙說：

“僧王派人來摸營，被逮住了，”也只“有的割了耳朵，有的剪了辮子，”就放回去了。再如對地主的例子，張八寨老人說：“有一次張八寨斷了黑旗的糧，黑旗氣了，說：‘殺進莊子連二斤半的孩子都不給留。’可是黑旗來了以後，咱莊上擺酒菜歡迎他們，他們不吃不喝，掀了桌子。只殺了兩個帶頭斷糧的，就走了。”又如，張莊老人說：“黑旗有次去打糧，從這莊子過。地主戶的三奶奶在街上罵黑旗，不讓他們過路，說：‘你頭頂我的天，腳踩我的地，不叫你走！’黑旗都沒有怎麼，就走了。等黑旗回來，又從這兒過，三奶奶和他兒媳又是那樣罵，黑旗這才把他殺了。”農民甚至說，黑旗殺了楊鳴謙那天，本來可以打進柳林圩子的，由於圩子裡老百姓太多，才沒有打進去。而柳林圩子裡的所謂老百姓，就是柳林周圍地主好戶的家屬。

因此老百姓都說：“黑旗人性善。”

第十六章 “黑旗走了！”

一

两路黑旗軍于八月十五日进至直隶开州，与苏克金、恒龄战于花谷集。十六日进河南滑县、浚县，渡衛河。十八日北走临漳、内黄，渡漳河。十九日起，进入直隶，由永年、雞澤、曲周、平乡入成安、邯鄲。沿路又有两千多农民入伍。繼由平乡北上鉅鹿、隆平、新河、武邑，在武邑俘获刘长佑直隶軍的餉銀二万两。到二十一日止，黑旗軍“昼夜行三百余里。”二十二日，回冀州，至景州、故城。二十三日，进阜城境，入交河。二十四日，由东光、泊头以南之霞口渡运河之东，天津戒严。但二十五日，黑旗又南走吳桥。二十六日，再走宁津，向东南逼連鎮，回入山东德州境。二十七日，入高唐，回夏津，抵清平之辛集、金霍庄。半月之間，黑旗軍馳騁直、魯、豫三省三十余县，追奔二千里，使得僧格林沁和刘长佑等大軍，只好跟在黑旗軍后面“迄無定向”地日夜旁追，“微特声势难于联络，即信息多不得通。”（刘长佑奏）清軍完全失去主动，所有部署都被打乱了。但黑旗軍在这期間，再沒有找机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沒有为自己立定脚跟，敌人虽然未得喘息，自己也相当疲乏了。

二十七日以后，宋景詩与楊殿乙正副两元帅分軍了。宋景詩率一部黑旗于八月二十八日先在清平县辛集杀了“辛集鎮团长馬福安全家，”（“清平县志”）即由康庄渡戴家灣，經刘家海子、山庄，到大桑树（村庄名），在此杀了八十八个向柳林逃走的地主

份子，然后“猛扑柳林，伤数十人；”柳林“闭寨拒守。丁宝楨率諸营救之，”黑旗“解圍去。”“清平县志”認為：宋景詩“与柳林团仇最深，王（僧格林沁）知賊之必回襲柳林也，掩兵待之。宋景詩败后，……兼程过辛集，直扑柳林。王师出其不意，歼其众。”农民們一般也都說，宋景詩这次回来是找地主报仇的。关于所謂“八月二十八，杀了八十八”的大桑树的傳說，至今还留着濃厚的复仇情緒。据柳林的郭紹武等人說：“八月二十八日，黑旗軍又拐回来了。柳林团以为黑旗是打败了，要占点便宜。可又被黑旗杀了一百多人。这一仗打得很厉害，柳林团都吓毛了。打完仗，光是箭杆子就拾了一大堆。”也看出是存心找柳林报仇而来的。或者如南野庄李登云等說：“黑旗軍听說官兵在刘家海子收拾黑旗軍，就带着队伍又翻回来。”也是把黑旗重行回来說成是报仇性質。宋景詩对仇深似海的民团，特别是柳林团进行报复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黑旗軍与柳林团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再度起义以来，黑旗接連打败了許多强大的敌人，唯独一个小小的柳林鎮則始終沒有打开，黑旗軍將士自然是“必欲破之而后快”。但这决不是黑旗回軍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僧格林沁認為宋景詩此次回軍是因为“該逆原欲就官軍远追，乘隙窺襲老巢”。清廷亦以为宋景詩“此次回窰东境，徑回堂邑地方”，是为了“回踞老巢”。（均見“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九八）这些判断还是对的。因为在运河之东的另一部黑旗軍楊殿乙，二十八、九等日在清平、博平、高唐、恩县、平原、陵县、德州、禹城等县迴旋奔馳，即所謂“东击西逝，南截北逃”的目的，就在于把大批追兵吸引在自己身后，以便于宋景詩所部能够夺回崗屯一带老根据地。但黑旗軍估計錯誤了，“僧格林沁大营未动，”恢复根据地的計劃遂不能实现。因此，二十九日起，宋景詩又和第一次撤退一样，率部山冠

县走胡城，入直隶清丰又轉到开州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宋景詩回攻柳林，不仅有丁宝楨的抗拒，僧格林沁也“添派舒通額、成保选带存营馬队与苏克金、恒齡等軍合力进剿。”因此沿途頗有伤亡、散失。而同在二十八日这一天，进入延家营的黑旗軍也遭到重大損失。“紀略”說：“二年秋八月，官軍击败宋景詩，余匪半入其（指延家营）中。二十八日閻敬銘密飭保德、王心安攻之。”据說这一次战斗，从世欽、延書善、从三老虎、張广佳、延書闌都被擒，牺牲。延营王兰峰說，胜保第一次攻延营，并沒死多人；“可是后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把咱庄杀得才苦。咱这兒成了賊圩子，朝城十八团也来报仇，死的人可多咧。”

約在九月初五日，在朱登峰接应之下，宋景詩率軍到达开州。这时宋景詩讓朱登峰、程敬書等率領大队馬步由河南之“滑、浚、湯陰、彰德、临漳等处，渡衛、漳两河而北，历（直隶）成安、永年、鷄澤，以至鉅鹿。”把舒通額、恒齡等追兵吸引过去了。宋景詩自己則来了个金蟬脫壳之計，率領着“二百数十騎至开之东武星村河岸，夺小舟六，弃馬放舟，至小濮州柳下屯之南王村嶋，再掠商船五，順流东南”而去了。初六日，“舟至千里眼（在張秋鎮之南），入大清河順流而北。”初八日“黎明，宋景詩二舟馳至黄河东岸于家庄，三舟至龐家口南山下，鬼水登陸，入平陰、东平丛中。”而“景詩自入丛山，昼伏夜行，筵壑奥竇，莫可踪迹。”这个神秘人物便忽然不見了。刘长佑在事后說：“宋逆恐为馬队所躡，嗾令（朱登峰等）向西北，折而北竄，以遂其渡黄潜遁之計。”（“剿平捻匪方略”卷二〇一）是頗有“先”見之明的。但对于宋景詩的下落，刘长佑和僧格林沁、閻敬銘等一样，都只好紛紛揣測。或說：“宋景詩冒充孔姓，乘馬向山路逃逸”；或說：“宋逆与其弟

宋景書叔侄三人赴东南山中逃走”；或說：“宋景詩現向东北山中逃去，仅有夏七一人跟随”；甚至还有說：“聞（宋景詩）有僧服隨身，或竟遁入空門”了。

其余沒有渡黃河的黑旗軍，据“紀略”記載，其大致情况是：楊殿乙部于九月初一日由平原入陵縣境，至初五日止，轉戰于平原、陵縣、德州、吳橋、東光、寧陵、德平、禹城、茌平、高唐十余州縣。初五日，楊殿乙部又分軍為二：一留山東，一由楊殿乙率入直隸。初五至初七日，楊殿乙軍“三日兩夜，屢犯肥鄉、任、南和、廣宗、隆平、鉅鹿諸縣，……由新河入冀州，南奔棗強，入故城。”而由開州北來的程敬書一部，此時“由南宮入棗強者，與楊殿乙合，同奔棗強東南。王榕吉與大名守長啓書之石槽坊，陣擒（楊）殿乙等斬之。”并說：“余者降散略盡。”

留在山東的楊殿乙另一部，初六日仍在高唐、茌平一帶，初七日清軍“馳击高唐、平（原）、禹（城）之間，宋軍奔散，不可踪跡。”初八九等日，說“自此河東一股，益散亂不成列，兵困在處遮击，不敢戀戰，緣道弃擲戈旂而遁”了。

由開州北上的朱登峰部“由祁州回奔，分數股入任（縣）、柏鄉、南和、趙州、曲周境，兵團杀获过半，余匪奔邱、館西南，渡衛而東。”然后由朝城、觀城出開州，据說“計追杀百五十余里，遁散略盡。”

“剿平捻匪方略”卷二〇二載，九月二十二日，在邱縣城東，朱登峰“仍敢抗拒，經官軍斬賊八名，將逆首朱登峰及其弟登山等四十余名全数擒获。”同在威縣就义了。

程敬書自楊殿乙陣亡后，旬日之間“倏隱倏現，東軍击之則入直，直軍击之則回東。”后来在館陶田平村被捕，也牺牲了。

刘厚德与張逢海，“前在黃河鳧水登陸時，夜宿陽谷之刘家

樓”，被丁宝楨派人“突入掩之，擒厚德、逢海及余党十余，皆处斬。”

薛法起也被平陰知县所捕，刘書紳被临清知州所捕，均被害。

据記載，至九月底黑旗軍潰散殆尽，重要將領都英勇殉難，黑旗軍是灭亡了。但這些記載大都出之于“紀略”一类官書，很难完全憑信。比如楊殿乙，农民們說他在同治四年还参加歼灭僧格林沁之役，就是一例。而黑旗軍完全被消灭的說法，更是清廷的自寬自慰而已。

二

对于魯西一带农民來說，黑旗是走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老人們說到“黑旗走了”，沒有不嘯唏嘆息的。因为宋景詩黑旗离开了家乡，农民們便被打进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了。用农民們自己的話說：“黑旗一走，咱誰也不言語了。”

反动統治階級总是誣蔑农民們如何“殘暴”，如何“慘毒”，但事实每每証明最殘酷凶暴的却是反动統治階級自己。对照着黑旗軍的寬厚仁慈，僧格林沁等人慘無人道的暴行，就愈益显示出反动統治階級真是禽兽不如了。下面所敘述的农民們血泪交流的慘史，仅仅是这幅人間地獄圖的一角。

八月二十一日僧格林沁奏称：“札調各地方官督飭各团，次第清理，实力搜拿，以絕根株。”山东巡撫閻敬銘說得更毒辣些：“此次急宜除恶务尽，永絕根株。不特曾从宋逆为乱者，在所必誅，即習为教匪者，均应乘此……一律惩治。……令各地方官諭知各团将为匪各犯按名捆献。一面临以兵威，分路捕剿。”这种“实力搜拿”，“永絕根株”的結果，就是把小刘貫庄等处整个平

毀，全部屠洗。据僧格林沁自己承認的是把“甘官(崗)屯、(小)刘貫庄賊圩及附近賊巢均已平毀。”閻敬銘也承認把延家营平毀了。但他們所屠毀的整个村庄是不知有多少的。仅据我們調查中所接触到的材料看，除上述三处外，在堂邑县境的，計有：夏庄全村被洗劫了。本地老人說：“宋景詩黑旗走了，咱夏庄街上給‘洗’了。”楊桂中也証明說：“夏庄就剩下一家半人：‘陈半家，郑好人。’陈家兄弟俩有一个沒在黑旗，郑家沒人在黑旗。除此都給剿了。”小刘貫庄附近岳庄的情况，据岳振華說：“黑旗走了以后，俺庄可遭了殃，全庄只剩下五十九个人，其余都被杀了。”另一个接近崗屯的东西布寨的情况，据西布寨陈魯說：“王爷叫把咱庄的房子都給拆了，沒拆淨的房子給放了火。东布寨也只剩了两間小房，連一張小板凳都沒留。”前庙上人說：“咱庙上給柳林团抄了。”梅庄、梁庄也都抄了个精光。离崗屯很远的兴泰集，据大郭庄的人說：“紅旗在兴泰集駐扎过，后来被丁宝楨洗了，無辜良民被杀的就有好几百。”

在冠县，白塔集被屠了。本集老人說：“白塔集大街两头各有一口井，僧王大兵来到，指定从西头那口井起，見人就杀，杀到北头那口井才住刀。可怜杀的都是百姓，‘反叛’早随他們大队走了。”

在莘县，除延家营圩子給平了，大李王庄也洗了。張戴云說：“大李王庄全給洗了：房子給燒了，庄子給平了，現在的庄子已經不是原来的了。”而發生过大战的白馬庙也同样遭难，据說：“后来僧王派人領着兵来，把这庄子給洗了。”于家村也被張魯集的民团抄了，于家村老人說：“所有于家村老百姓的家俱、牲口，全叫抄走了。整条街只剩下一支水杓。——其余水杓都拿去搶了一家蜂蜜。”

在朝城，据于家村賈裕德說：“当时官家乱抄圩子，什么富裕集、程村全当着賊圩子給抄了。”而且据他說，由于抄圩子抄紅了眼，連迎接官兵的地主都一起杀了：“还有一个費家圩子，在官兵打开圩子后，地主張占梅以为是来了救星，帶着一家人去接官兵，还想訴一訴苦。誰知官兵見人就杀，把他全家也都給杀了。”不言而喻，費家圩子里百姓当然是全屠了。

这当然不是僧格林沁、閻敬銘等所屠洗、平毀村庄的全部，可以套用“紀略”污蔑黑旗軍的一句話說，这不过是“記其焚掠最熾，被禍尤酷之村寨十之一二而已。”

至于在整个村庄屠洗以外所零星搜杀的人数，据“紀略”說，丁宝楨令各州县官率領民团“挨庄捆献”，共計“搜斬二千余”人，其中包括黑旗首領薛法超、刘書紳、程敬書、于得成、謝来仪、李来鳳、朱万順等人，以及黑旗將領的家屬如宋景詩母亲張氏、妾馬氏、弟妇高氏、楊殿乙母亲宋氏、妻王氏、楊殿甲妻閻氏、張广德母郭氏、妻范氏、刘厚德母潘氏、妻方氏等。但“紀略”說：“其諸軍擒斬，不在此数。”至于“僧王令道員明新与（王）榕吉会捕”的，也不在此数。因为他們在丁宝楨系統之外，也进行了“搜斬”。比如在墘墘附近，“僧王抓了一个瘋子，問他誰是黑旗，只要他嘴一撇，拉出去就杀。”又如“有个石結巴，五月天呆在地里，只因为僧王問他的話答不清楚，就被杀了。”甚至像临清老人說的：“那时清兵乱杀人，有次抓了二十三个，砍了二十四个。——連一个看熱鬧的也拉去砍了。”

但柳林、范寨等民团在这时所捕杀的数以千計的普通士兵及其家屬，也并不完全在丁宝楨搜斬之数的。这在下一节里再詳細叙述。

除了屠杀、搶劫之外，反动統治階級还有最恶毒的一着是沒

收农民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在沒收“賊产”名义下，更逼使千万农民破产、飢饉以至死亡。据“山东通志”承認說，此次沒收了“崗屯、小刘貫庄附近‘逆产’二十六頃八十亩，又堂邑、莘、冠、館、朝各县‘逆产’六十二頃零。”再加其它县境的，共計約百頃。但这是远远低于实际数字的，比如单单冠县一县，据其县志說就沒收了数十頃。另据“莘县志”有一段記載說：“咸丰年間，屢遭兵灾，案卷殘毀，所有缺額并逃亡無着地共三百七十余頃，無从查考。”这些逃亡者虽然不全都是黑旗軍，但由这个数字推测，黑旗战士所損失的土地要若干倍于被“沒收”的数字了。

僧格林沁在九月間曾奏請清廷以莘、堂、冠、館、朝、观各县的“逆产”，安插黄河以北被淹灾民。但这是一句空話，所有全部“逆产”結果都被柳林、范寨等团的地主們掠奪去了。

三

黑旗走了以后，以柳林、范寨为首的地主民团，包括宋小屯、堠堠之类被諷为“見面就散”的团在內，都野兽似的向黑旗及其家屬，以至普通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此刻他們不再是清軍的爪牙鷹犬，而是复辟了的土地上的土皇帝了。他們的屠杀与掠奪的手段比起僧格林沁等人来，更加恶毒万分。

当黑旗从小刘貫庄撤退以后，好多黑旗及其眷屬都逃到辛集去了。梁庄的老人說：“因为前天下了雨，柳林、范寨的人順着脚印赶到辛集去抓人，并拿了辛集团的团长王九齡，說他通賊〔一〕。然后知会各团：把各村庄参加黑旗的，和有嫌疑的都开上名单，照单拿人。”于是各团都一起动手抓人，像“范寨团跟小屯团要人，小屯就送，送去就杀。”据張金殿等人說，黑旗重要首領刘厚德、張逢海躲在陽谷刘家楼，就是被小屯团报告給柳林

团，柳林团报給丁宝楨，才因而被捕的。

这时，柳林、范寨又爭取到便宜杀人的大权。范春堂說：“丁宝楨給了令旗令箭，准許范寨团抓到人就地正法。”然后便放手屠杀了。梁庄的人說：“那时范寨团每天出去拿人，一抄就是好几百。五十个人算一队，綁到西門外，到了午时就杀。当时西門外有两个大坑，叫万人坑。杀了的尸首，都扔在里边。”胡堂的人說：“范寨团到崗屯抓人，見天兒去，天黑了一串串抓回来，都杀死在万人坑里。”許繼紹說：“从辛集抓回来的，不分青紅皂白，都一串串被綁到范寨万人坑去杀了。”柳林团杀人自然也不少，許繼之說：“宋大帅走后，咱屯的人叫柳林团杀的可多了。”楊致誠說，当时柳林西門外也有一个杀人的法場。而范寨和柳林都拥有專門的監斬官和劊子手：范寨团有王占鰲和蕭發江，柳林团有赵老篤，他們都是大权在握：“說准保，就沒事；不准保，就杀。”而所謂准不准保，更是騙人的，梅庄的老人說：“抓来的人誰家要去保，那人准得死。因为团里的人說：凡找人保的一定心中有病。还是杀。”并說：“有一个青年人被范寨抓去了，他父亲跑到范寨哀求說：‘他年輕，要杀杀我吧。’范寨团說：‘好，就連你一起吧。’父子俩就全給杀了。”因此，农民們形容范寨杀人如麻的情況說：“当时范寨杀人太多了，連范寨的狗吃死人都吃紅了眼，大白天里生人都不敢打范寨过，怕狗会吃掉你。”甚至范寨的人罵孩子都这样罵：“看你还够狗吃的不？”据說范景唐“后来去赶考，一上馬就摔了下来。”連他自己都內愧地說：“这是我杀人杀得太多了！”

除了范寨、柳林“挨庄捆献”以外，还有本庄人、本族人等的出卖。如夏庄老人說：“張士显参加了黑旗，宋景詩走了以后，他逃回家里。他的表兄弟要报官，可沒他武艺好，就假装和他抹

牌，先偷着把他辮子拴在椅背上，三个人一起动手才捉住他，后来給拉到堽壩杀了。”又临清老人說：“黑旗孙开道，逃到了河南，官兵拿他都没拿住。后来他的仁兄弟把他用酒灌醉了，才捉到县里去吃官司。”又如路文华說：“路堂有个吳欽明，在黑旗。后来回到家里，被他的一个本家吳老科給告了官，才被杀了。”

被捕后惨遭杀害的黑旗将士除“紀略”所載以外，我們所調查到的知名的还有很多——堽壩刘孟俊說：“夏庄有个妇女，叫夏三姑，她帶着一队人打仗。失敗后叫官兵拿住，給剝得精光，釘在堂邑北門上，七天才死。”楊統剛說：“張四古庄刘开光在黑旗，失敗后逃到济南，到底被拿住杀了。”溫丙承說：“黑旗路登孔，被范寨团捉去杀了。”后連二砦人說：“王振为在黑旗当营中先生，沒跟黑旗走，抓去临清杀了。”塔头的人說：“于宗洋称于九大人，在黑旗；孙亭尊又叫孙干巴，給宋景詩抱大令，都給柳林捉去杀了。”梅庄人說：“本庄陈老宪是黑旗軍师，后来被堂邑知县騙去杀了。”赵辛庄老人說：“本庄千佛寺清香和尚給宋景詩当軍师，后来被釘死在冠县城門上了。”此外，“十三岁就参加黑旗的于老德”；“与王占鳌換过帖的边向偉”；“同时被难的皮济堂的父亲和祖父”；“与黑旗私通的、柳林团徐云龙的本家徐黑四爷”；“柳林楊家的本家楊大道、楊五道弟兄二人”；“小屯馬賢德”等等，都是被害的黑旗知名将士。

但血腥的屠杀不管怎么殘酷，是吓不倒英勇的黑旗将士的。他們忠貞不屈、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为黑旗軍革命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这里只举三位英雄：一个是大将刘厚德。据宋香亭說：“宋景詩的大将刘厚德被捕了，东昌府用刑逼供，刘厚德对問官說：‘不錯，別問了，我就是帶領五千入馬打前敌的刘厚德。要杀就

杀吧!’”一个是普通战士孙羊兒。大桑树馬占岐等說：“大桑树有个孙羊兒，随了黑旗。黑旗走了，咱屯的人捆他起来給活埋了。这小子真硬，埋的时候，他自己躺在坑里說：‘你們埋吧!’”最后一个是許三哈哈。梁村老人說：“崗屯有个許三哈哈，是給宋景詩抱大令的。他没走了，給抓住了。僧王讓柳林、范寨两位团长問口供，許三哈哈滿臉是笑，面不改色。把他的耳朵、鼻子割了，也沒問出口供。最后监斬官又把他杀了。”

四

反动阶级更其絕灭人性的殘暴行为，是对黑旗将士家屬以及無辜亲友的屠杀。老人们說：“黑旗家眷多被杀害了。一人当黑旗，全家抄斬。”他們是做到了僧格林沁、閻敬銘等人斬草除根的要求。

对于黑旗軍大帅宋景詩家屬的报复是連祖先的尸骨都不能幸免的。楊广和說：“宋景詩退走之前，就自己把祖坟先平了。但有一个老头兒知道宋家坟址，楊树猷对这老头兒施用非刑，逼他說出来。坟掘开了，給撒骨揚灰了。”西杏庄人說：“宋景詩父亲的坟也被挖开，撒骨揚灰了。”柳林的人証明說：二帅宋景礼的“棺材給抬到柳林来了，在南門外庙里給撒骨揚灰了。連棺材都抬到临清去卖了。”在“紀略”里說，宋景詩母亲宋張氏和妾宋馬氏在聊城县境被捕了。农民們普遍傳說：“宋母先是逃到辛集，又逃到莘县武辛白庄，最后被抓去釘死在东昌府城門上了。釘了三天才死。”楊广和說：連已經出嫁了的“宋景詩的妹妹也抓去杀了。”据宋景詩侄孙宋克义告訴我們：“那时宋家总计被杀了十二口。宋家原分四支，宋景詩这一支是絕了。俺爷爷宋景良逃到山西去討飯，末了又在临清被抓住，叫他馱着沙子口袋，

活活压死了。俺奶奶逃出小刘貫庄，装了三年哑叭。俺爹从小就给了人家，改姓陈；后来要了回来，直到三十年前才認祖归宗。”另一位侄孙宋克江說：“我爷爷宋景丰，在黑旗。失敗后躲到临清，随老老改姓王了。”另一支叫宋景池，“后来逃到武城，改名叫王德貴，也是在三十年前才認祖归宗。”宋克义又說：“宋家九座祖坟被平了八座，过去上坟都在黑夜里，白天还不敢去。”据說那时小刘貫庄一带都不敢提宋、刘二字，凡姓宋、姓刘的都要杀。因此，連九聖三义庙前一塊明代万历年間的石碑也被打成三截兒了，据岳振华說，就因为碑上面刊有几个姓宋的。

其他領袖的家屬如“紀略”所說，都被“搜斬”了。此外，据查“張逢海的家屬也逮到柳林去了”；“黑旗邢金城跑了之后，他爷爷給范寨拖去杀了；”“黑旗刘开光的兄弟刘三猴兒，也被柳林杀了”；“王清勤在黑旗，他跟黑旗走了，把娘托給他侄子王老殿照管，可王老殿是个好戶，把王清勤的娘送到冠县，給釘死在城上了”；“兴泰集的大韓通，是綠旗。他的娘被鮑家海子团給釘死在圩門上了。”普通黑旗战士的家屬也一样受难，据边庄人說：“边庄有个老太太，兒子跟宋景詩走了，团里要抓她。她說：‘他当黑旗也不是我叫他去的。’她大罵团里的，給杀了。”

尤其令人悲憤的，有些將領是明知自己家屬将要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便自己先下了手。魏延年說：“黑旗要走了，大将薛礼在庙上磨刀，不知他要杀誰。半夜里忽听見他老婆大叫，大家跑去一看，他把老婆砍了三刀。他說：‘我不杀她，也得叫人家杀了。’”又說：“高桐五跟黑旗走了，他家留下一妻一女。——女兒才十岁。他老婆怕女兒被官家弄去糟蹋，便帶着她去水坑边玩。她滿眼含泪，圍着水坑轉了一上午。末了，当她女兒一个不留神，推到坑里給淹死了。——她还繞着坑轉了半天。”而薛礼和

高桐五妻子的顧慮完全是对的，农民們說：“那时妇女被害的就不用說了。”楊致誠說：“小刘貫庄的妇女被搶到柳林来的，不分老少，都湊合着給了四、五十岁的老光棍了。”

而反动階級所屠杀的，还不仅限于黑旗家屬。农民們說：“一家当黑旗，八家受害。”林辛堂的老人說：“范寨万人坑里，屈死的农民不知有多少！”

虎口余生幸免于难的黑旗將士，自然也有，但都只能改名換姓，过着非人的生活：“柳林馮、常二姓在黑旗那边的有十几家，都跑了。常大力改名換姓跑了；”“周發春吓得跑到关外去了；”“宁五、宁六跑出去，一辈子不敢回家；”“邓官屯的孙天进，改姓了楊，沒抓着。他用手巾遮着眼睛，怕人認識。”有些將士，一直到晚年才敢回来。像“刘王八寨的王玉符跟着逃走了，一直到八十几岁才敢回家来；”“温連科在宋景詩失敗后，逃到归化城，在那里隱姓埋名住了多年，才敢回伯庄来；”“張發春，在黑旗是二軍师，逃出去当了道士。几十年后才摸回家来。”

黑旗將士的家屬逃脫了死亡的也有，但那是千方百計救下的。如我們調查时还在柳林的老人楊波，他父亲就是黑旗。黑旗走了以后，柳林团要杀楊波——他那时是才几个月的孩子。幸亏他姑母把他藏了才救出一条命。又如后王二寨的邢連科，父亲叫邢善德，在黑旗，还参加了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的劫牢反獄。但邢連科捧出他父亲的木主給我們看，那上面写着：“邢善德，号遵礼，行四。咸丰十年十月×日卒。”倒填年月，就是为了躲脫黑旗家屬的命运。此外，逃脫出去的，命运也很悲慘。如“程三黑的家逃到东平县去，这一支还是絕了；”“延翰秀的侄子逃到口外去了；”“从世欽的后人逃到南边陶陽去，才落了戶；”“楊芳显的后人也都逃到南方去了；”“王振为的老婆改了嫁，把

兒子帶過去養大了，才敢復姓歸宗。”……

五

柳林、范寨地主們對崗屯、小劉貫莊的搶劫、掠奪也特別殘酷。他們得到統治階級的同意，把這兩個“賊圩子”各自割據去了。許繼之等說：“宋景詩走了以後，咱崗屯和小劉貫莊都成了‘賊窩’。把崗屯分給了范寨，小劉貫莊分給了柳林。這兩個莊子都被他們拾掇了。”搶劫財物的情況，據前王二寨的人說：“東西都搶光，搶不了的就燒。”劉萬隆說：“咱小劉貫莊給柳林拾掇了，連羅面的羅床都拿走了。”楊守德說：“咱崗屯被范寨團的人一路大搶，任么兒都搶光，就剩了三棵樹，——因為那是廟上的。”許繼紹說：“只剩下三座廟，樹都給拔了。”許儀禮說：“崗屯的房子、樹木都被范寨拆走、鋸走了，連圩子的門也給拉走，做了范寨圩子的東門。”

對於農民土地的掠奪、霸占就更加狠毒。小劉貫莊與崗屯的土地和財物一樣，是整個被賞給兩個民團。前王二寨老人說：“柳林領了小劉貫莊的地，范寨領了崗屯的地。”但被沒收土地的村莊，不止這兩處。凡是前邊所謂被屠洗的村莊，土地是一律充公了。此外，崗屯周圍村莊以及館陶的前楊坟、冠縣的趙辛莊，遠至朝城、觀城的數百村莊的土地也都全部的或局部的被沒收了。如崗屯附近的西布寨陳魯說：“咱屯周圍三里以內土地，都入了官。”前楊坟的人說：“本村被沒收的地有一頃多。”

被沒收的時候，“誰家的宅基、田地才算‘賊產’呢？”前王二寨老人自己回答說：“當黑旗的是了；不當黑旗的，只要跟黑旗說過話的也是。”前廟上的人說：“跟黑旗沾上點潮氣的，地都入了官。”即所謂“一家在黑旗，八家受害”了。前王二寨老人又說：

“那时入官的地沒有文書，反正柳林地主們指到那里，就到那里。挨着边的，不論誰家，都被占了；有的被占到地中央的，也不敢言語；一吭声就被当‘贼’办。”

柳林、范寨所掠夺霸占的土地，不限于小刘貫庄和崗屯，而掠夺土地的地主也不仅止楊、范二家。于是地主之間也發生了搶奪。边庄等处老人說：“那时‘贼产地’入了官，都給了地主。地主也有高低，誰行誰就搶得多，誰不行就搶得少，也有落不着的。为搶地，后来还打官司。”

地主們掠夺了土地，于是回过头再以掠夺的土地来剝削农民。王立成說：“小刘貫庄八頃地入了官，都給了柳林楊家。楊家又租給农民耕种。”許繼之和王二砦老人們都說：“俺庄上人租回‘贼产地’，其实那都是自己的地。可年年得給人家拿租子。”而官府也借故敲榨，許繼之又說：“租回的地，本来完小粮的，要改完大粮。”而且在大粮之外，“还要完‘贼产粮’。”所謂“贼产粮”，据后王二砦老人說：“‘贼产地’是种一亩地完三亩粮。——这种地誰也不敢种。可为了活，又非种不可。”据說这种“贼产粮”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才取消。

后来地主們对于所掠夺的土地，又輾轉买卖。山庄、边庄、胡堂等地老人都說：“后来柳林楊家他們又把‘贼产地’卖了，堂邑許义恩、崗屯許功秉、梅庄許功元和王刘八寨王汉卿，都用低价整买进来，又高价一亩亩零卖出去。”据范寨王文秀說：“薛店有个地主張老辦，也买了許多‘贼产地’，再轉卖给黑旗的家屬，剝削很大。”〔二〕据查，柳林楊家到一九二〇年才把这“贼产地”卖完。地主們在黑旗战士和一般貧农血泪凝成的土地上又最后进行了一次大盘剝，許多地主發了大財。据說：“許义恩就因为买卖‘贼产地’，在堂邑开了一家銀楼。”而許功秉更賺了大錢，地主

之間因此又打了好几年官司。柳林、范寨和許功元都告許功秉“独吞”，小屯又告柳林“霸占”，一群瘋狗似的互相打成一团。

在屠杀、搶劫了农民之后，反动階級还企圖把黑旗軍和白蓮教的起义从人民記憶中永远除去，对許多值得人民紀念的地方都改了名。据查，被改名的有：崗屯被改名保安村，小刘貫庄被改名五庄，东布寨被叫做呂家新村，前王二砦被叫做張庄，后王二砦則叫做潘庄，莘县大李王庄也改名八里庄，东延营改叫东河口，西延营則改名东高村。但这是徒劳的，改的这些地名没有一个被人民所承認，大家还是把它們叫做崗屯、小刘貫庄。……

反动統治階級的杀光、燒光、搶光的恐怖政策，沒有使頑强的魯西农民屈服，革命的火种也始終沒有熄灭。他們后来一再配合宋景詩、張宗禹的渡河而企圖再起义；到了光緒二十五年，他們果然又發动了义和团运动。魯西农民所自豪的“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得到了証实。

〔一〕 柳林团說辛集王九齡“通賊”，除了他“半私半官”态度外，还說他“窩藏”宋景詩家眷。柳林与辛集并为此兴大獄。但地主之間的冤仇易解，而宋景詩母亲就被辛集送走了，因此她躲藏不住，才在別处被捕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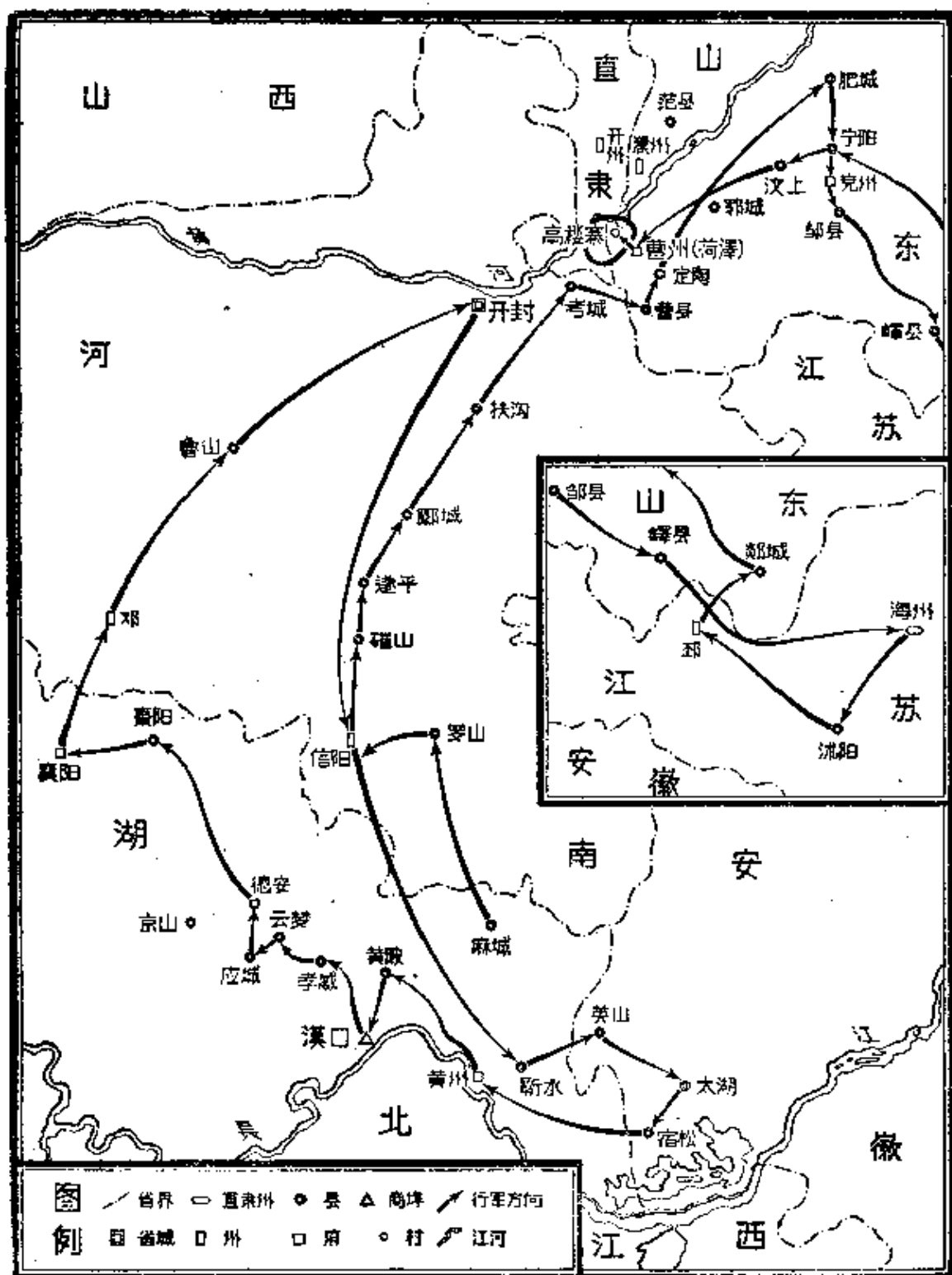
〔二〕 这个張老辦，据农民說，就是武訓的姨父。

第十七章 曹州大战与宋景詩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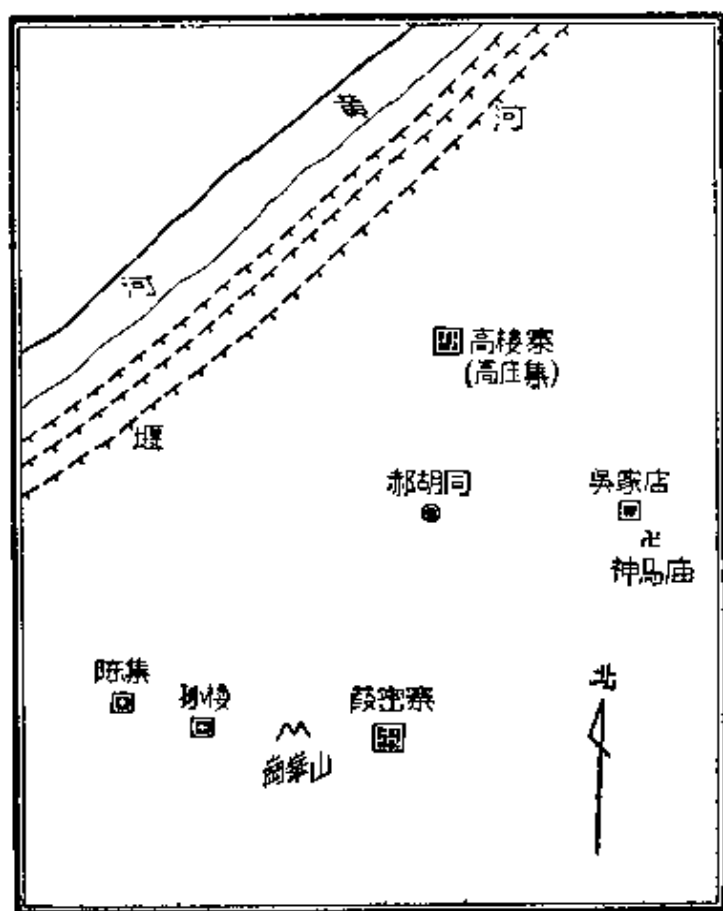
一

宋景詩由开州“弃馬放舟”时，“紀略”称只有二百数十人；入平陰、东平丛山中只剩百数十人。僧格林沁奏称：宋景詩“向东北山中逃去，仅夏七一人跟随。”閻敬銘說：“宋逆与其弟景書叔侄三人，赴东南山中逃走。”在农民中也有类似的傳說。因此，所有官書甚至許多农民，都說黑旗軍从此完了。但宋景詩在开州登舟，正如刘长佑所說是計劃好了的“渡黃潜遁之計”，即使只剩一人一馬，并不等于黑旗軍的复灭。因为絕大部分黑旗軍都还在直、东一带活动。而宋景詩渡黃并非弃軍私逃，对于黑旗軍的前途，或撤退或隱蔽，应有一定的布署。因此对于官書所說楊殿乙、刘厚德、朱登峰等部队在旬日之間就潰散殆尽云云，应取一定的保留、怀疑态度。此后三数年中，魯西一带还不断有所謂“宋景詩余党”出現，特別是黄河水套中的部队，都應該視為黑旗軍隱蔽、潜伏下来的队伍。宋景詩过黄河以后所率領的人馬，也應該是渡河后又集中起来的黑旗軍。黑旗軍並沒有全部被消灭。

宋景詩渡黄河后的活动，据武庄武金栋等人說：“宋景詩、刘厚德(?)后来都投小燕王——張宗禹去了。”夫人砦李四德等人說：“听說宋景詩投了‘长毛’。”临清魏訓德等說：“宋景詩后来一直鬧到曹州，曹州一仗，打败了僧王。”所說都很簡略，但都很确实。“紀略”說，“宋景詩先投叛練苗沛霖，后又投亳捻”；同治三年春捻軍已与賴文光等太平軍会合，所以也可以說宋景詩是參



太平軍賴文光、張宗禹、任柱等及宋景詩進軍路線圖



曹州大战地区形势图

加了太平軍；最后，同治四年三月朱景詩随賴文光、張宗禹等参加圍歼僧格林沁的曹州大战，清廷也是公开承認的。

苗沛霖本是反复無常的投机分子。但在同治二年三月乘僧格林沁北去，他又最后叛清，与捻軍联合，攻克并据守皖北怀远、鳳台、穎上、寿州、正陽关等处，进而圍攻蒙城。宋景詩在安

徽太和曾与苗沛霖相識，在陝西时又有調苗部入陝計劃，所以在离开山东以后，他先到安徽苗沛霖防地。雷其荣著的“征剿紀略”卷四說：“时苗沛霖分众圍攻蒙城，一年有余，几乎傾陷。忠亲王率馬步数万前往救援，于蒙城城外东、北、西将賊圍裹三面，賊赴沛霖老巢告急。适山东长枪会匪宋景詩被僧王打散，逃窜至彼，力劝沛霖亲往相度，不可輕敌，沛霖从其謀。”苗沛霖去蒙城后不久，因“夜間查看地势，被伏兵刺死。”蒙城圍解，怀远等处相繼淪陷。“剿平捻匪方略”卷二〇七載：“陈国瑞于蒙城解圍后，即派宋庆督带所部……旋即攻克下蔡（安徽鳳台）。……逆党苗天庆、宋景詩等余众不滿三千人，向西南窜去。”到了同治三年正月，据同書卷二一〇載：“查張宗禹股匪窜踞淅川、逼近襄、鄖，自应赶紧

派兵前往会剿。……而苗逆余党苗天庆复有糾合宋景詩潰匪圖窺孝感之信。……襄、鄖、隨、棗、應、孝一帶，告警頻仍。”可見同治二年九、十月間宋景詩即到达皖北；十月二十九日下蔡失陷后，又向西南进军湖北，投入捻軍張宗禹大軍了。而此处称宋景詩为“潰匪”，以别于“苗逆余党苗天庆”，正是黑旗在黄河以南重行集合的旁証。

同治三年正月后，沒有再見关于宋景詩的記載，但清廷是知道他在捻軍中的，所以到了同治四年三月初十日，即捻軍圍歼僧格林沁大軍之前，清廷即問：捻軍大队之內“是否有宋景詩在內？”刘长佑在奏折里回答說：“聞宋逆景詩由确山被官軍击败后，帶領馬賊約二千人分股疾趋，并声言欲回堂邑，”“与柳林团寻仇。”（“刘武慎公遺書”卷七）清廷聞听消息，馬上又說：“此股逆匪既有宋景詩在內，难保不复窺直、东一帶熟路，肆行滋扰。临清州南北各州县，閻敬銘务当調派兵勇，与直隶防兵互相援应，严加防范。”（“清穆宗实录”卷一三三）

宋景詩从过黄河以后，在苗沛霖营以至投入捻軍时期，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巧合：他所敌对的清軍最高統帥，始終还是僧格林沁。因此宋景詩声言“欲回堂邑”“与柳林团寻仇”，可能正是特意說給僧格林沁听的。而这一烟幕彈果然奏了效，不仅使清廷把注意力集中到畿輔去，以致“直边皆警”；僧格林沁也深信不疑地一直追到荷澤以北的黄河边上，乖乖地投入太平軍和捻軍所安排下的天罗地网里来了。

二

太平天国西上的遵王賴文光、扶王陈得才等部队在太平天国十四年即同治三年春为了回援天京，在河南与捻軍先后会合。

六月天京陷落后，遵王賴文光和梁王張宗禹等把太平軍和捻軍正式結合起来，从此太平与捻的联合軍对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軍展开了流动战。在湖北麻城白杵之战中，联軍虽然陣敗，但到八月以后，战局扭轉了。八月初三日一敗僧格林沁于河南罗山，陣斬其正黃旗汉軍都統、翼长舒通額、头等侍衛隆春、奇克塔善、副都統祥恩等。八月十六日再敗僧格林沁及宋庆、陈国瑞等于光山人和砦，斬总兵巴揚阿，联軍入湖北。九月初五，三敗僧軍副都統富森保等于蘄水，圍提督成大吉，陣斬总兵石清吉等。九月二十九日，四敗僧軍副都統常星阿、富森保等，杀其提督蕭河清，西走黃州。到十一月初九及十四又两次大敗僧格林沁于襄陽和邓州。十四日之战，僧軍几乎全軍复沒，僧格林沁退入邓州。联軍諸路軍在此会合，进軍魯山。同治四年正月初三，联軍由河洛再折回魯山，又大敗僧格林沁，斬其翼长、护軍統領恒齡、副都統舒倫保等。僧格林沁的重要將領被斬杀殆尽了。而联軍从此更展开一次大規模的所謂“打几个圈”的战术：正月初三打了大胜仗之后，立即东走襄陽，由新郑、尉氏，逼开封；旋南攻西平，走汝陽；二月攻信陽，又北走遂平、鄧城，攻扶沟，繼走睢州；三月，自河南考城入山东曹县、定陶、城武，再由汶上抵宁陽；經肥城、張夏、兗州、鄒县、嶧县入江苏海州、沭陽；四月，由邳州回山东郯城，趨临城、宁陽、汶上，再西走范县、濮州，最后到了曹州府治荷澤以北黃河边上。僧格林沁的大軍由魯山起就紧追在联軍之后，联軍在前边东闖西蕩，或急或徐，僧軍在后面忽左忽右，亦步亦趋。每日奔馳二百里，被拖得精疲力尽。“軍中多怨言”了，而僧格林沁还是死追不放。“紀略”說他“寢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輒上馬逐賊。”“求闕斋弟子記”說他“手疲不能举繩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馭馬。”但还是死追。清廷

一再警告他：“不得冒險追擊；”“暫為休息，穩慎進攻；”“戒勿輕臨前敵”，他还是死追。在先，清廷曾令曾國藩、李鴻章派兵援助他，他拒絕了。此時又叫曾國藩“著即克期督率南軍，追賊相機剿辦。”這大概也是使得對湘軍恨之入骨的僧格林沁更為憤懣的事，因而窮追死趕近于瘋狂狀態了。但僧格林沁自己這時是充滿勝利信心的，他既相信宋景詩要回堂邑報仇的宣傳，聯軍是可能渡黃河的；更相信聯軍已經被追趕得潰不成軍，也必然要搶渡黃河。因此他不能不爭取時間及早地追上聯軍，好讓黃河天塹擋住去路，以完成他一鼓殲滅聯軍的大功。但事與願違，這裡不僅不是他殲滅聯軍的場所，恰恰相反，這是聯軍早就為僧格林沁及其馬步三軍的相好了的葬身之地。

這次殲滅戰是大大出于敵人意料之外的。僧格林沁固然早就暈頭轉向，神志昏迷了；清廷雖然一再告誡僧格林沁不要冒險輕進，也決未夢想到“自荷澤之朱家集、濮州之臨濮集、開州之焦邱，戈旂若林、人馬如蟻，不見其際”，聯軍突然有了那么多的人馬！這是些什麼人馬呢？據“剿平捻匪方略”卷二三〇國瑞奏說：聯軍“自汶上縣之袁路口過河，竄至鄆城西北水套一帶，勾結鄆北伏莽，聚集馬步數萬，勢甚凶猛。”鄆城縣黨委會宣傳部的調查證明：這些人馬果然是從鄆城來的，但說參加的人數是十萬。而所謂“鄆北水套”，實際就是“濮范水套”。這是咸豐五年銅瓦廂黃河決口以後，黃水在濮州、范縣以南，鄆城、鉅野以北所形成的一个泛濫區域。水套里是“泥淖深者十餘里，冰凌相間，步騎不通。”“支河岔港，不可踪跡。”在黃河以南的長槍會和“土捻”等，是“敗則遁入水套”；黃河以北的教軍五大旗以及黑旗軍在失敗以後，也每每“悉散匿濮范水套。”這是黃河南北農民武裝失敗以後共同避難所，是一個新梁山泊。而所謂的“伏莽”的存在，不

仅証明了清廷所屢次宣称“剿灭”了的长槍会、“土捻”、以及白蓮教軍都依然健在，也証明了黑旗軍“潰散殆盡”以后的去处。他們在这兒长期休整，待机而动，是联軍所联系的后备軍，是联軍早先布置好的一着棋。

联軍进军路綫是先到曹州府治荷澤县北的葭密寨〔一〕，从这里往北到一个叫郝胡同的小村庄，再往北进至高樓寨（即高庄集）。这是通向黄河边去的一条大路，也是僧格林沁追兵必經之路。联軍先在这三处扎下了营。在高樓寨之北沿黄河边，有許多道防水的河堰，水套中所謂十万“伏莽”，就被指定埋伏在这里。据荷澤孙樓孙常讓說：“捻軍到了俺庄附近，大家商量着：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就把兵埋伏在河堰里。”

葭密寨之西有个小山，叫崗峰山；再西有个村庄，叫孙樓，孙樓之西是陈集。联軍的大本营就設在孙樓。孙常讓說：“俺这孙樓的圩子原先也是‘长毛’叫盖的，这回捻軍就拿这里做了大营。”

在僧軍追到之前，据孙常讓說：“捻軍天天派人騎馬去探僧王的兵来了沒有。一連去了好几天，那騎馬的都一步一顫的垂着头回来。有一天下午，那个探馬跑回来了，渾身是汗，連人带馬都水洗的一样，高声报告說：‘僧軍来啦！’”联軍馬上做准备：“在黑夜里，捻軍把营移到葭密寨西边三里地的崗峰山上。”据說在郝胡同和高樓寨的联軍也半夜移营了。郝胡同之东为吳家店，这是可能的移营之处。

僧格林沁在大战之前是志得意滿的。关庙李村老人們說：“僧王到了这里，正在晌午，他哈哈大笑，派人告訴曹州府，叫預备五百头猪，五百只羊，今兒要犒賞將士。”僧格林沁大軍，据孙常讓說是这样进軍的：“陈国瑞在前，僧王在当中，郭宝昌在后，

三路人馬先后过来。”起先在葭密寨、郝胡同、高楼寨三处都沒有大的接触。葭密寨張兴和說：“小燕王(張宗禹)在头一天半夜里就挪了营，又扒堤放了水。第二天僧軍一到，先在老黄河堰打起，后来又隔着河堰打。”孙常讓也說：“捻軍先放了水，見僧軍来到，就一拥而上，杀得僧王拉不开队伍。当时三路敗退。”

这三路敗退的情况是：前路陈国瑞被全部消灭。据荷澤老人們一致的傳說，陈国瑞的慘敗，是由于桂三卖陣。城关彭維卿說：“有一个叫桂三的，本来是捻軍，投降了僧王；这次他临时卖陣，把僧王前队的人馬給冲散了。”陈集陈孟兴說：“桂三带的三千馬队冲陈国瑞的后路，把陈国瑞冲到西边去了。一直打到陈集以西三里地还在打。”張兴和說：“陈国瑞带的有五百紅孩兒，打洋槍，本来是很厉害的，这回可被打得落花流水。”陈孟兴又說：“陈国瑞逃到陈集，他已經身带重伤，挽着褲子，躺在地上，是被陈集的人用繩子拉上圩子的。过了一会，他在圩子上往下一看，横七竖八滿地躺着的死尸都穿着紅坎肩，尽是他的紅孩兒，不由放声大哭。”陈国瑞的四千步队全被歼灭了。

后路的郭宝昌，据孙常讓說：“三路敗退，郭宝昌被截在郝胡同，便往南敗回葭密寨去了。”

三路人馬被联軍斬头去尾，最后便圍歼僧格林沁的中路了。孙常讓和張兴和等人說：“僧王的兵已到高楼寨，一看形势不对，急忙后退。小燕王带着挪营的两路人馬，从左右两边对着僧軍夹起来打。僧王退到郝胡同〔二〕，被捻軍圍住了，只好用門板、木器插了个小圩子。”关庙李村的老人說：“当时捻子在平地上挖了一丈多寬的絆馬壕，圍困住僧王的兵。”孙常讓又說：“捻軍在四面挖壕，挖到天晚，就剩下东南角沒对上头了。到了半夜，僧王爺就叫他的人馬乘着黑夜向外冲。他自己提着令箭，向东北闖

到吳店。有人藏在官兵队里放了一排槍，僧王就受了伤。”吳店、前葛庄的老人們說：“僧王身上已經受了伤，上了几回馬，全沒上去。在黑价半夜帶着伤跑，死在吳店寨外馬神庙旁边了。”張兴和等人說：“僧王的許多大将和他同时被杀了，記得有一个何大人（按指何建鰲），一个全大人（按指全順）。”荷澤城关侯功备說：僧格林沁最后是藏在麦田里被杀的，彭維卿則說是因为伤重，上不去馬，自杀了的。——中路是被消灭干净了。

僧格林沁的馬步三軍全部潰灭了。張兴和說：“自从僧王被杀，官兵全都散光了。”“剿平捻匪方略”卷二三一国瑞奏也承認說：“我軍失利后，馬步兵勇收集無多。”但僧格林沁大軍到底被击潰了多少人，清廷是諱莫如深，沒有宣布过。除了陈国瑞四千步队以外，“紀略”在卷四之下里透过一点消息：說联軍“新得官馬四五千，凶焰張甚。”其被击毙击潰的騎兵之多可以想見了。

这次大战，官方記載很多，但“清史稿”、“中国历代名人傳”、以及“渦陽風土記”、薛福成“忠亲王死事略”等所述都不及“紀略”为詳。它說：“时捻軍曹州府西南，势北向。自荷澤之朱家集、濮州之临濮集、开州之焦邱、戈旂如林，人馬如蟻，不見其际。僧王亲督步騎轉战追逐，杀获無算。王軍疲甚，士卒道踣，而王忠勇奋發，曉夜追奔不已。二十三日，及賊荷澤之解元集；次日日中，及賊荷澤西北之高樓寨。捻且战且走，追压十余里。大股群匪隱堤外，王軍逐之正酣，波倫四起，声塵蔽霧，王分軍为三，鄧队进击。諾林丕勒、陈国瑞由左，常星阿由右，王督成保騎軍、郭宝昌步軍擣中坚。賊败回斗，伏賊夹攻。左軍先却，中路步騎力进不撓，捻几不支；俄而右軍亦却，捻舍两路抄中路之后，四面圍襲。王馳馬冲陣，不能突圍，退保小圩，捻环圩列

队。圩内井堙木刊，官軍不能举爨。王下馬息树下，从容諭从騎曰：‘尔曹死無益，吾当在此尽忠！’众皆泣。捻槍炮已及，騎士惊散，从者环跪請行。日色漸黑，全順等請乘夜突圍，王領之，遂行。馬屢蹶，王曰：‘驟之！’三驟三蹶，从騎多負伤，不能前。裹創再进，至吳家店，从者略尽。长矛已及，王墜馬，遂遇害。全順、何建鰲、額尔經厄同死。王所御黃馬被炮馳回，軍士識之，方惊疑，捻队掩至。軍民悼駭号哭，四野不絕声。时四月二十四日戌刻也。”这記述与农民傳說是大致相同的。按所謂奕陣的桂三即桂錫楨。

宋景詩的黑旗軍参加了这次圍歼僧格林沁的曹州大战。“剿平捻匪方略”卷二三〇里，清廷在宣布僧格林沁之死时承認說：“此股賊匪，虽系穷寇，内有牛洛紅、張宗禹、陈大喜、宋景詩、賴文光等著名賊首，凶狡异常！……該亲王力竭陣亡，……曷胜震悼！”临清鎮老人們說：“宋景詩一直鬧到曹州。在曹州打仗，僧王部下陈国瑞看見楊二馬韁載着僧王的頂子、翎子，才明白僧王是被杀掉了。”薛福成“忠亲王死事略”里也說：“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过圩去，官軍望而慟哭曰：‘嘻！吾王死矣！’”这“賊首”虽不能証明即是楊殿乙，但宋景詩参加这次大战是肯定的了。

但对于“紀略”所說的“軍民悼駭号哭，四野不絕声。”还得趁此补充一下。荷澤城关陈順兴說：“僧王爷死后，朝廷說咱这曹州府尽是賊，要把这一府的人都給洗了。因此他的灵柩运到荷澤来上祭，全城的老百姓都得去，連那些娘兒們也穿上孝衣去哭他。”霞密寨張兴和也說：“俺这里因为怕官兵来洗城，就叫娘兒們都去給他带孝，哭祭。”“四野不絕声”的“号哭”，原来是劊子手的屠刀威逼出来的。

三

在曹州大战以后，宋景詩的踪迹在官書里再也沒有准确的記載了。只知道一直到同治七年联軍最后失败为止，他始終还在和清軍进行着頑强不屈的战斗。“剿平捻匪方略”卷三〇四載，清廷七年三月还在問左宗棠、李鴻章等：“宋景詩是否亦在賊中？”可以作証。

留在山东的所謂黑旗“余党”，除了可能在水套中潜伏的以外，也始終沒有停止过活动。同治三年春，即宋景詩投捻时，“曲周县志”說：“三年春，伏莽蠢动，……誘擒匪首苏昆崗，余賊斂迹。”“清河县志”載：“同治三年正月，小楊于下堡寺招聚教匪余党数百人，复行擄掠。不逾旬众至万余。”苏昆崗即苏洛坤，是冠县教軍紅旗領袖。小楊即冠县綠旗領袖楊朋岭之侄。这两人都是教軍，但与苏洛坤同时起义、被捕的有王四王，即同治二年参加黑旗的王养正，他是在黑旗失败后隱藏在临清，同治三年又参加起义的。同治四年正月，在宋景詩“揚言欲回堂邑报仇”之前，清廷就对刘长佑等說：“大、广、曹、单一帶，更恐有宋景詩余匪入境勾結。”“紀略”又說：二月初，丁宝楨“派参将韦应麒率兵巡防东昌，参将黄兆紳移营館陶，备降匪宋景詩余党也。”可見南至黄河以南的曹县、单县，北至直隶的大名、广平、山东东昌一帶，都有黑旗軍的活动了。到了联軍在曹州圍歼僧格林沁时，果然就有“宋景詩伙党王振声糾众圖乱”（“清穆宗实录”卷一三六）了。“館陶县志”又說：“僧格林沁剿捻匪于曹州，死之。各旗匪复熾。总計扰攘八九年，馳逐数百里。”又說：“同治六年，宋逆余党复熾，議筑圩办团練。”而館陶境內李官庄、薛店等处的圩子，据县志載，都是同治六年防“宋逆余党”兴筑的。又，“清河县志”也說：“同

治六年，宋景詩余党在邑之附近往来擄掠……。”到了同治七年初，張宗禹率軍由河南、山西入直隶、山东。在此前，魯西教軍和黑旗“余党”又和山东、直隶一带的起义盐民（即所謂“盐梟”、“盐匪”）会合，响应联軍張宗禹的活动。“曲周县志”說这些盐民的領袖都是“教匪漏网”者。刘长佑奏稿說，同治六年間起义的“盐梟”，其活动区域也曾到达威县、曲周、邱县、館陶、冠县、临清一带，并攻至直隶保定、涿州、霸州、晋州、定州等地。而其領袖也“多系山东冠县、館陶等处人氏”，自然也有黑旗“余党”在內了。

四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平軍与捻軍联軍的最高領袖、太平天国遵王賴文光在揚州瓦窑鋪被执，殉国。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梁王張宗禹敗走山东茌平，投徒駭河自杀，殉国。太平天国及捻軍至此最后复亡了。宋景詩的下落，据“紀略”及王韜的“瓮牖余談”說，在同治十年被安徽巡撫英翰所害。“紀略”說：“迨同治九年，皖撫英翰調景詩改名許連升，往来归、徐、陈、亳之間，卖技授徒，为人符水治病輒驗，人呼为許半仙；遣总兵牛师韓、刘永清、游击顧廷文、都司刁文煥等率巨盜黃宗孟、赵克振等自秋徂冬，改裝尾躡。宗孟与景詩有旧，先令往来款洽，告以亳、寿間余捻不少，可糾約举事。景詩信之。十年二月朔，偕行至亳州界沟集，永清等醉而襲之，解省具服投苗、投捻。奏聞，奉旨斬之，傳首直、东梟示。”王韜“瓮牖余談”的記載相同，不过写得更詳細些，也似乎更令人可信些罢了。

宋景詩被捕就义，見之于清廷的皇皇文告，我們并没有怀疑，因为农民們虽有宋景詩沒有被害的傳說，也認為这是农民們对于革命領袖的怀念之情而已。但后来調查了七百多农民，

沒有一人承認宋景詩是被害而死的；而相反却有好多人都說宋景詩在同治十年以后还有活动，这就不能不深究了。結果証明，所謂“許連升”者，只是許英翰以連升高官的吉祥兆头而已。这是慣于冒功的英翰的又一次大冒功。崗屯許繼之当然不知道有英翰其人其事，他說：“宋景詩沒有死。清朝朝廷杀了一个人，就說是宋景詩伏法了。認為宋景詩一死，他們心里就踏实了。”这戳穿了清廷及其走狗們的卑怯心理，有力地反駁了“紀略”和王韜的記載。

农民們普遍地傳說宋景詩並沒有被害，对宋景詩的下落則又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小董庄的董恩义，是宋景詩的外甥輩，他說：“宋景詩失敗后，沒被官府拿住，后来又在沂山为王，部下还有两員女将。”鄒村的老人也說：“宋景詩沒死，在沂山教了許多徒弟。”岳庄岳振华也說宋景詩曾一度“到沂州临朐县盘龙山去了，在那里还是占山起义。”小刘貫庄王道符也証明宋景詩去过沂山。岳振华并举出一个叫“一錠墨”的唱旦角的演員为証，說他曾在南边見過宋景詩，宋并問起过故乡的朋友們的存亡。与此相類似的傳說，如宋小屯、鄒村、林辛堂都說有人在南边——或在济宁或在徐州、或在河南看見过宋景詩，或說他隱姓埋名做了道士，或說出家当了和尚，時間都約在同治、光緒之間，估計这是太平軍与捻軍联合軍失敗以后最初三五年間的事。

但到宋景詩的晚年，一般都傳說他在归化。小刘貫庄王立成和王道符等都說：“宋景詩最后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換姓，在归化落了戶，教了一百多徒弟，活到八十岁。”归化本屬內蒙土默特旗，清代置为归化厅，为山西归綏道治所，即今日內蒙的呼和浩特市。因此，后王二紫張子明說“宋景詩在山西住了二十年”；鄒村、梁村、乔庄許多老人說他“到口外去了，在內

蒙古一帶隱姓埋名住了多年”；白馬廟老人說他“跑到關外去了”；前廟上老人說“有人在關外見到宋景詩”；——以上所說的山西、內蒙、口外、關外等等，都是對歸化的概稱。李靜慈著“關於宋景詩的二三紀事和傳說”里引清代貢生雷文壇的話說：“宋景詩失敗以後，沒有死，云游陝、甘，常往來包頭、歸化之間，教了一些徒弟。”與農民們的傳說不謀而合。張子明也舉了一個去山西逃荒的范寨人做証明，說他在山西遇見了宋景詩。——那時他已經八十歲了。

更重要的傳說，則是宋景詩在光緒二十六年回過家鄉。崗屯六十七歲的楊守德說：“宋景詩在前清庚子年（按即光緒二十六年）間還回到咱崗屯來過一次，那是我親自看到的。他住在侶庄溫禿子家裏，有七十五六歲年紀。可是他自己當時沒承認是宋景詩；是事後才知道的。”岳庄六十八歲岳振華也肯定地說：“宋景詩的確回過崗屯，住在侶庄溫七家裏。溫七和俺父親相好，和俺也不錯。宋景詩回來的時候，就是聽溫七親自說的。”崗屯許繼之、許繼紹、許儀禮、趙郎寨許慕瑣以及喬庄、梅庄、沙王村老人們都說宋景詩在光緒二十六年回過崗屯，而伴隨着回崗屯還有一個傳說：據說光緒二十六年發大水，崗屯、小劉貫庄一帶窮人都沒吃的。忽然集上來了一個老头兒，穿得很破，像個要飯花子，在茶館里一連喝了三天茶，說 he 自己是當年被黑旗擄去的。他告訴大家說，小劉貫庄有一口淤井，井里埋有金銀，要大家去挖出來救濟窮人。後來井是找到了，但金銀都沒有了，只剩下銀鞘。還挖出一尊銅炮。這老头兒便走了，再也沒回來。——而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宋景詩。

按所謂侶庄溫七和侶庄溫禿子，都是指的黑旗軍大將溫連科。據溫連科兒子溫丙承說：溫連科在黑旗失敗以後，曾經逃亡

到归化城避难，是几年以后才回到家乡的。同在归化避难的宋景詩回崗屯来首先找到温連科是很自然的事。楊守德所亲眼看見的宋景詩既說住在温連科家，岳振華所說宋景詩回崗屯又是温連科亲口說的，这該是沒有疑問的事了。但是当我們訪問温連科兒子温丙承的时候，他为什么沒有提起这件事呢？我們事后又托人第二次專訪温丙承，問他宋景詩回崗屯的事。但温丙承这次却回答說：“宋景詩在光緒二十六年是回来过，他走到冠县的刘八砦，一問温連科已經在五年前死了，就沒有再到倡庄来。”这一下把楊守德和岳振華的談話都推翻了。不过温丙承这次又露了一个破綻：他說他沒見過宋景詩，但又回答我們說宋景詩是“个子很大，膀大三粗，脾气很直爽”的人。我們知道这中間还有文章了。一九五四年春，上海电影制片厂“宋景詩”影片摄制組再去崗屯訪問时，我們便委托影片中的宋景詩——崔嵬同志去三訪温丙承。这次他看見摄制影片是个事实了，才打破顧慮(二)，欣然承認光緒二十六年宋景詩曾經住在他家里，而他父亲温連科当时也并沒死。所謂宋景詩在同治十年被英翰杀害的彌天大謊，至此真象大白。

但宋景詩既然在归化隱姓埋名了二十年，以一个七十七岁的老翁又僕僕風塵，冒險回到崗屯，究竟所为何来呢？所謂光緒二十六年，不是个平常的年头，正是义和团掀起反帝高潮的庚子年。宋景詩此时所回到家乡也不是平常的地方，崗屯临近冠县，冠县正是由白蓮教、八卦教所衍变的义和拳的發祥地之一。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門源流考”說：“冠县等处义和拳党，类与天主教民为仇，竟至聚众抗官。”又說：“及冠县一带仇教事起，托詞义憤，其(指义和团)焰始張。”光緒二十五年，毓賢巡撫山东，他想利用义和拳，便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正是义和团在山东一带公

井活动的时代。宋景詩在此时回此地，決不是为了挖掘一口枯井里的藏銀，必然是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李靜慈所引雷文壇的話，正好証明了这一点。他說：“宋景詩后来还当过义和团大师兄們的师父。”乔庄老人也說：“光緒二十六年宋景詩回到堂邑，还在西边办过团。”这所办的是什麼团呢？畢生与地主民团为敌的宋景詩当然不会办地主式的民团。毓賢在山东出过告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認它是民間团練，宋景詩所办的当然是义和团式的团了。

不幸的是宋景詩回来得迟了，山东的局面又有了变化：毓賢調撫山西，由袁世凱接任山东巡撫；袁世凱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賊对拳民大肆屠杀，义和团已經不能在山东立足了。宋景詩在这个新局面之下，所以农民們說他“走了，再也沒回来”了。希望破灭了，老人只得悄然而去了。

依照王立成的說法，宋景詩“一直活到八十岁”，那他該是在回崗屯以后的第三年，逝世于归化城了。英雄宋景詩对农民革命事業是“鞠躬尽瘁”了〔三〕。

我們憑吊过英雄宋景詩的故乡小刘貫庄，除了殘留着黑旗軍所建筑的土圩子的一点点遗迹而外，是片瓦無存了。但将近一百年来，宋景詩和他的黑旗軍的英雄事迹，在人民的口头上依然流傳不絕，他們在魯西人民的心坎中是永远不死的！讓我們以这七百多位老人們的談話紀錄作为对黑旗軍及其領袖宋景詩的紀念吧！

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写完于北京，三月二日修改畢。

（一）在“紀略”卷四之中用說僧軍到江米寨，疑即霞密寨之誤。

（二）郝胡同即“紀略”所指之“小圩”。若干記載又誤称此为霞密寨。

（三）关于宋景詩在归化城的可能的活动，还有荣祥先生所怀疑的赵老同的傳說。詳見附录三。

附录一：黑旗人物志〔計二百五十八人〕

（一）黑旗重要將領事略

楊 殿 乙

楊殿乙，山東館陶楊垠人。母宋氏，是宋景詩的姑母。兄殿甲。殿乙行二，人稱楊二馬驕。據傳說他“愛穿白胄白甲，騎白馬”，外號又叫“小白龍”或“小羅成”。又說他身材不高，穿紅戰袍，所以又被稱“小紅孩。”他善使刀，又叫“飛刀楊殿乙。”宋景詩第二次起義，楊殿乙是四路總兵之一兼副元帥，因此一般稱他楊二帥。

楊家據說“有四五十畝地。楊殿乙自幼賣豆腐干”。“平常就要木鐮子練武，在板凳上練騎馬。”“他的馬上功夫最好，會鐙里藏身。馬跑着看不見他人，殺進敵陣，一翻身就在馬上了。”他的馬叫“草上飛”，“能躡房越脊，有一次在廟上叫人圍住，他跨上馬一躡，就從人頭上躡過去了。”因此，“他善於闖陣，單人匹馬就敢沖進官兵的大營。”“打柳林時候，白馬進去，紅馬出來。”黑旗軍的騎兵善於三闖，一闖，二闖，至多三闖，就把敵陣闖散了，而凡是闖陣，都是楊殿乙一馬當先。

據傳說，楊殿乙和柳林地主“楊鳴謙是盟兄弟，因為楊殿乙到柳林地里‘哄花’，楊鳴謙不讓，兩人就拔香絕交了。”又說楊殿乙和王希祿、王占基都是師兄弟。“王占基入獄，是楊殿乙和宋景詩劫獄救他出來的，而王占基後來反投了范寨。”“王希祿後來投了柳林，與黑旗為敵。”他們與楊殿乙“陣上相見，也照樣交手。”

楊殿乙曾和宋景詩一起參加十八個人的劫牢反獄。宋景詩投降勝保後，楊殿乙和宋景禮奉命從河南回家鄉，幫助農民和地主民團進行鬥爭（見第十章）；率領一部分在鄉黑旗，潛伏在家鄉，到宋景詩由陝西反回來，才匯合在一起。黑旗軍第二次起義，土匪計殺楊鳴謙，是楊殿乙“連小辮子一刀割下了楊鳴謙的頭”。

楊殿乙英勇善戰，黑旗軍中有句諺語，叫“楊二馬騮能抵十萬。”他“胆大心細，常去偷敵人的營。”據傳“宋景詩對恒齡用過詭軍計，楊殿乙曾假扮宋景詩去臨清見過恒齡。”六月十五日之戰，恒齡大敗而逃，就是上了楊殿乙的當。

楊殿乙的英勇事跡，在傳說里都被集中在對僧格林沁的崗屯大戰里（見第十四章）。他幾次闖陣，幾次受傷，依然頑強戰鬥。據傳說，就在這次大戰中，楊殿乙“肚子中了子彈，他跑回帳棚說：‘洋槍真厲害呀！’用刀子把子彈挖出來，又殺出去，一直殺到僧格林沁的營前。”後來他所領的二百敢死隊只剩下七個人，“他也受了重傷，躺在葡萄架下昏迷不醒。宋景詩一看，實在不行了，這才決定走（撤退）的。”

小劉貫庄撤退以後，楊殿乙和宋景詩分軍，他一直在運河沿岸山東、直隸之交地區迴旋馳蕩，掩護宋景詩回襲柳林和潛渡黃河。據“紀略”說，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王“榕吉與大名守長啓吉之石槽坊（東強西南），陣擒殿乙等斬之。”是壯烈犧牲了。但魏訓德說：在曹州大戰中，僧格林沁已經被殺，“陳國瑞看見陣前楊二馬騮戴着僧王的頂子、翎子，這才明白僧王是被殺掉了。”

西呂庄宋香亭說：“失敗後，楊殿乙跑到歸化城去啦。柳林團知道這個信，派人去歸化城那邊去要，人家那邊不給，就拉倒了。”而後路堂路文華說：“楊二馬騮死了才三十年。呂庄有個當

兵的，在江南看到他。他對垓圉（按呂庄屬垓圉）情形很熟悉，呂庄的人很奇怪。他說：我把實話告訴你吧，我就是楊二馬鞭。”所謂陣擒被斬的楊殿乙，看來又是“許連升”之流了。

楊殿乙的父亲（佚名）在戰爭中被范寨杀害了（見另傳）；母亲宋氏和妻子王氏，被堂邑知县董槐搜捕去，都遇害了。

楊殿乙还有后人，但名字不傳。岳庄岳龙坦及許村邢金龙都說：“楊殿乙的后人听说沒有死，但后来都入了馬戏团了。”

宋 景 礼

宋景礼，景詩的二弟。“好武艺，他的本領比大帅还强。”“他作战有勇，可沒大帅有智謀。”“有四个人在抬一顆大枣树抬不动，二帅来了，一人扛起走里把路。——这树有七百斤。”“他能在馬上耍大刀，会鎧里藏身。”“他好使槍，是一丈七八尺的竹杆槍，后边有碗口粗，耍起来像面条一样。”“他性子大，脾气倔，大家都說，不怕大帅怕二帅。”“王希祿有匹好馬，宋二帅很想要他的，他不給，二帅給了他个‘仰巴脚’。大帅知道了，說了二帅一頓。”而王希祿据說因此“心里挺憋扭，就投到柳林团去了。”

宋景礼是到冠县劫牢反獄的十八条好汉之一。咸丰十一年二月五大旗起义，宋景詩率領黑旗軍，称大帅，景礼便被称为二帅。“打仗时，总是二帅督陣。”“他一上陣就紅眼珠子。”但他也是“杀富济貧，打仗不踩庄稼”的。

他有个軍帅叫張發春。称二軍师。“二帅每次打仗，都帶着二軍师。”有一次“二帅出兵，二軍师算算時間該回来了，但还不見人影，就跑出去接。在半路上看見飞土揚塵，有兵馬跑过来，当头是一匹紅馬。二軍师想：二帅騎的是白馬呀；及至馬到跟前，才認出还是二帅。原来二帅先杀进敌陣，讓敌人圍住，生杀出来的；白馬都染成紅馬了。”

当宋景詩投降胜保时，据说“二帅气得跟大师吵架，二帅說：我們是反大清的，为什么要投降？”“紀略”說：同治元年“六月，降目宋景礼、楊殿乙回籍。”和地主民团展开了反对“勒繳馬械”的斗争，他似乎是理解宋景詩的意圖的。但他回家乡后，常被王二香賊长賊短地辱罵，“說他是賊底子，后来他就得病气死了。”有人說“他是跟柳林鬧乱子气死的”，有的說是“攻柳林受伤后死的”，或說是“打仗时急得病了，死在家里的。”总之，他是在和以柳林为首的地主民团斗争中气死的。“紀略”說：“景礼旋病死，殿乙統其众。”

宋景礼“病死以后，宋大师很灰心，因为少了一条膀子。”农民們甚至說：“二帅若是不死，大师还走不了哩。”意思是說，小刘貫庄都不致撤退了。

宋景礼妻子李氏，据说“二帅陣亡以后，她怕被剿，改嫁給开粉坊的清河人李善有了。”

到黑旗軍从小刘貫庄撤退以后，宋景礼的“棺材被抬到柳林南門外庙里，尸首磕出来，被柳林的撒骨揚灰了。”連“棺材都被抬到临清給卖了。”

据山西省派駐山东的坐探明桂說宋景礼有个兒子：“宋玩，系宋景詩已故胞弟宋景礼之子，年十六七，已过給宋景詩为繼子。”疑不可信（見前）。

朱 登 峰

朱登峰，冠县城东赵辛庄人。咸丰十一年五大旗起义时，他就是黑旗将領之一。“紀略”据李大簫供：“左临明与姚秦来、宋景詩、朱登峰、杜慎修張黑旗；”“冠县县志”也以宋景詩、朱登峰并列为黑旗領袖。他可能是白蓮教徒。是参加冠县劫牢反獄的十八条英雄好汉之一。

朱登峰“原是宰牛的，脾气很暴。有一回，赵辛庄的人在桑阿鎮上被打了，他磨刀說：我要杀一車人头回来。”但他也是“对老百姓好，杀富济贫”。“对穷人好，跟好戶作对”的。

在第一次起义中，朱登峰的事迹很少記載。教軍投降胜保后，他和宋景詩同去陝西，又一同反回山东。从此“跟宋景詩是一事”了，有人說他是小黑旗。在“紀略”卷十四至十六里，关于他的活动記載很多，是与楊殿乙等齐名的黑旗大将之一。并說他参加了杀楊鳴謙之役。明桂稟中称他为“大头目”，“紀略”也說他此时是“白旗伪帅”。照理应为四路总兵之一，但农民們傳說中沒有提他。据說，他对于抗清曾一度动摇：“朱登峰怕自己受連累，要宋景詩黑旗先走开些。黑旗走后，官兵来了，說朱登峰也是贼，还是把他的圩子打开了。朱登峰又跑到宋景詩大营，給宋磕了个头，說还得打官兵，他們就又合起来了。”指的可能是陝西回来以后他去参加“剿”張金堂的事。赵辛庄赵振山說：“朱登峰在赵辛庄打起个圩子，把庄名改叫朱家寨。”这圩子該就是被官兵打开的圩子。

杜亭选說：“黑旗軍軍規很严。朱登峰手下有个大将叫龐小秃，他搶了两个姑娘留在营里。一天，被朱登峰在营中看見了，問明白后，他亲手把龐小秃砍了。”

据說黑旗軍从小刘貫庄撤退后，“幸亏朱登峰带着小黑旗从沙窩一带来打接应，不然宋景詩还走不了。”后来黑旗軍退到大厂、丈八，“朱登峰把僧王的兵从丈八一直杀到清水鎮。”宋景詩回襲柳林以后，再走开州，也是朱登峰接应的。据刘长佑說，宋景詩最后潜渡黄河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由于朱登峰向直隶进兵掩护所致。朱登峰在宋景詩渡河以后，又轉战数千里，深入直隶之新乐、定州，最后终于在山东邱县与弟朱登山等五十余人以

力竭被擒，同在威县被害了。

据冠县城关張为川說：“朱登峰有个女兒，也能杀能战，”但下落不明了。朱登峰的母舅李来鳳，在黑旗撤退后也被冠县知县孙善述所“搜斬”了。

張 崇 德

張崇德，堂邑柳林附近乔庄人；宋景詩的母亲張氏是他的姑母；外号叫肉翅膀狼头罐，不知何义。或說他个子大，头大，眼睛也大，所以得这諱号。

張崇德“有笨力气，能杀能战。”或說“是王五魁的徒弟，会好把式。”相傳張崇德和宋景詩等在一起練武，有人偷了小刘貫庄人一条牛，他們跑到某庄上去找。到了那里，因为天气热，大家都脫了衣服，但沒处放，張崇德把庙里的明柱一手提起，将衣裳压在下面。他們在街上沒找到牛，但看見来了一輛两四大騾子拉的車，張崇德一手拉着車尾，大車就走不动了。赶車的回头一看，張崇德的一只脚踩下地足有一尺多深。街上人見了，忙請出人来賠礼，并拜宋景詩为师，牛也賠了。

張崇德“在許村扛过活，給王二香赶过車，人都叫他張二小，或叫他張第二的。”冠县劫牢反獄，他是十八个参加者之一。但他“为人馬馬虎虎，反了以后，还不知道这是造反。因此崗屯現在还流行着一句諺語，叫：狼头罐造反，不摸四至（指东西南北）。”

黑旗軍二次起义，張崇德是四路总兵之一。“人家都叫張总爷了。狼头罐說：‘这陣兒叫俺总爷了，先前不是叫俺張二小呀？’”起义之前，他曾因酒醉了在赵郎寨戏台上鬧事，被人告訴宋景詩叫了下来；起义之后，狼头罐想起旧賬，和宋景詩提了。宋景詩說：“当初本来是你的不是，从今以后，誰要杀赵郎寨一

个人，叫他全家抵罪！”吓得狼头罐再不敢找赵郎寨的人算旧账了。

“紀略”和其他官書里沒有关于張崇德的記載，只有“临清县志”中提到过“有所謂楊二馬鬣、狼头罐肉翹膀者，尤驍勇。”可能因为他“有笨力气，能杀能战”，只是一員猛将，沒有正式領兵独当一面地作过战。

張崇德的最后下落，很少有人提起。或說他被楊殿乙杀了，或說黑旗失敗以后他还推車为生，均不可靠。乔庄林雪亭說：“張家可沒有后人。”

刘 厚 德

刘厚德，堂邑崗屯东南小刘貫庄人，与宋景詩同村。但明桂說他是莘县人。并說他“年二十，系宋景詩之徒弟，領一千馬队，系大头目。”冠县劫牢反獄的名单中有刘盛德，疑即刘厚德。

第一次起义时，刘厚德还不知名。黑旗軍从陝西回来时，他的官銜是个守备。此后“紀略”中記載他的活动很多：宋景詩的入直隶“助剿”張錫珠的部队，是他率領的；他此时是“陽助官軍討賊，陰与賊通声援”。同治二年五月間，刘厚德与宋景書駐軍車营，“与直隶提督恒齡軍夹河列柵相望”。在車营負責訓練黑旗的也是刘厚德。六月初六日，刘厚德首次搶渡运河，正式宣告了黑旗軍的第二次起义。此后他的活动在“紀略”里每每被与楊殿乙并称，可見地位是很高的。張四台的張英和說：“刘厚德是黑旗的步兵总团长；”呂庄宋香亭說：“刘厚德、朱登峰率領五千馬队打前敌；”冠县崔庄王起隆甚至說：“宋景詩跟刘厚德是一正一副。”按理，他該是四路总兵的地位。

刘长佑說：“刘厚德凶悍狡詐，尤甚于朱登峰；”清廷在九月一次上諭中也說：“刘厚德著名凶狡”；敌人是异常畏惧他的。

小刘貫庄撤退后，刘厚德和宋景詩在一路。九月初六宋景詩在开州“弃馬放舟”时，刘厚德还和他在一起。后来謠傳他和郭景輝、張逢海“均已轟斃落水身死”，但“紀略”說他与“著名匪党張逢海等前在黃河鳧水登陸时，夜竄陽谷之刘家樓。其地四方黃流，人馬徑絕。”被丁宝楨所知，派人“擒厚德、逢海及余党十余，皆处斬。”

据張四台張英和說，刘厚德和“張逢海逃到一个黃河岔子——地名叫裴城寺，三面水，一面山的地方。”同庄的張金殿則說是逃到刘家樓。但裴城寺和刘家樓，相距数里，都屬寿張，在县城西南二十余里，靠近黃河，正是水套地带了。因此可以推測：刘厚德和張逢海等是与宋景詩同船进入大清河的，在寿張才分手“鳧水登陸”，其目的似在进入水套了。据說張逢海因为派人回家搬家眷，才暴露了地址而与刘厚德一同被捕（見張逢海傳）。

刘厚德被捕后送到东昌，他对审問他的人說：“不用問了，不錯，我就是帶領五千人打前敌的刘厚德！”他遂与張逢海同时遇害。母潘氏、妻方氏均被冠县“搜斬”。

張 逢 海

張逢海，堂邑堽埕南張四台庄人。官書有时写作張蓬海或張梦海。明桂又把張梦海誤为另一人。“他的祖父叫張玉泉(?)，是个武生；父亲張延年，是武秀才。他自幼就好玩鷹玩狗，玩弓、刀、石，后来赶大車。十九岁就参加了黑旗。”

張逢海在五大旗起义时尚不知名，曾随宋景詩去过陝西。二次起义时还是个青年將領。据說他先在炮队，后来又“当騎兵的总团长。”又說他被称为“張四大人，又称呼他叫張总兵。”按黑旗营官称“大人”，他可能是先当营官，后升总兵的。

据張金殿說：“刘制台（长佑）带兵来打黑旗，当时指揮打仗的是于四帅，可是打一仗敗一仗（？）。張逢海說，照这样打不行，就給于四帅出主意。于四帅不听，在会上吵起来；張逢海一馬棒把于四帅的头打破了。宋景詩說：‘照你的主意去办，打了胜仗，将功折罪；打敗了，罪上加罪’。”后来張逢海在高粱地里埋伏，果然打敗了刘长佑。

張逢海和刘厚德随宋景詩在开州“弃馬放舟”，在寿張“鳧水登陆”，在刘家楼暂时躲避。“他派义子姚二回家来接家眷。張逢海有个本家兄弟張友堂看見了姚二，就把姚二严刑拷打，招出了張逢海的地方。張友堂报告給小屯团，又轉报柳林团，就到刘家楼去拿張逢海，挨門的搜。当时有个張金声，搜进一家屋里，看見了張逢海，有意放他逃走，就告訴張友堂說：‘沒有’。張友堂不信，又进去搜，連刘厚德一起都搜出来了。”据說因为那天逢集，張逢海和刘厚德所“带的人都赶集去了，他們才被人拿住。”“張逢海后来被杀死在东昌府。張逢海的家眷也都逮到柳林去了。”

据張英和說：“張逢海生前用的刀还在俺庄上。当时他出去一趟，那刀口上总带些血回来。”

薛法起（薛礼）

薛法起，黑旗重要將領之一。在第一次起义时，他尚不知名。黑旗从陝西回来以后，薛法起被“紀略”称为把总，地位在朱登峰等之下。但此后“紀略”不断記載他的活动，与朱登峰等逐漸齐名，似乎已是独当一面的將領了。明桂稟中所列黑旗將領名单比較齐全，独無薛法起。但說“郭均德……均系薛法起带队哨官”，可見薛法起是营官以上的將領。

黑旗軍从小刘貫庄撤退以后，薛法起的行踪即不見記載。

“紀略”只說他最后是被平陰县令“捕斬”了，或許是随宋景詩“鬼水登陸，入平陰、东平丛山”时被捕的。

奇怪的是农民們的傳說中，从沒有提到薛法起这个名字。西杏庄許瑞行說：“薛礼、薛法孔是弟兄，后来跟宋景詩走了。”因此我們怀疑这薛礼就是薛法起的綽号（薛仁貴名薛礼）。东杏庄魏延年說：“薛礼，东杏庄人；很魁偉，好本領，是个貧农。他在黑旗，是四路总兵之一。”有人說：“薛礼是冠县劫牢反獄的十八位好汉之一。”这都像是薛法起。因为既然是四路总兵之一，就不是無名之輩；一切官方記載中既絕無薛礼其人，而另方面也只有薛法起的地位和黑旗軍的总兵相称。

魏延年又說：“薛礼騎的是白馬，馬尾巴上还系着五彩花綢。薛法孔比他年紀小，武艺是薛礼教的。”

薛礼在小刘貫庄撤退之前，自知家屬不免要遭受敌人的蹂躪，亲手将自己的妻子砍死了（見第十六章）。

宋 景 書

宋景書，景詩三弟，一般称他三帅。因为他好講話，外号叫宋三知了。又被叫宋三太保。

一般都說他“是扛活的出身，沒有武艺”。但也有說他是“好拳脚”，但是三弟兄中最差的一个。他“为人也是很善的”。

黑旗投降以后，渡黃之前，“紀略”說他們“無意南征”，宋景詩并“潜遣弟景書及張丕烈引众六七百，分布堂之李官庄……。”可見宋景書留在家乡沒有渡河。黑旗走了以后，地主民团气焰日張，王二香曾經当面侮辱宋景書，柳林团更說要杀宋家滿門家眷，宋景礼回家后也被王二香气死；据农民說“是宋景書写信叫大帅回来，”黑旗才反回来的（均見第十章）。

黑旗从陝西回来，首先把王二香捆走了。同治二年三月二

十四日杀楊鳴謙的那天，宋景書把王二香也拉去杀了（見第十二章）。据“紀略”說是“櫟割投尸衛河”了。

同治二年五月，宋景書先率軍駐館陶，后又移营临清車营，和刘厚德一起“与恒齡夹河列栅相望。”农民們說：“在小刘貫庄筑圩子时，宋景書当监工。”

小刘貫庄撤退后，景書似始終与景詩在一路。据閻敬銘奏說“宋逆与其弟宋景書叔侄三人赴东南山中逃走”。有人說“宋三帅是战死的”，或說“被柳林擒住在西門釘死”，或說“死在临清”，均不可信。因为他如果被擒，官書中是会大書特書的，而丁宝楨等所“搜斬”的二千余人中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他的妻子高氏則和宋母同时被捕遇害了。

刘 繼 賢

刘繼賢，堂邑小刘貫庄人。明桂說他是“营中先生，五品藍翎，年二十七八，系大头目。”黑旗軍中文职人員被称为“大头目”者，仅此一人，而且列名在前，地位很高。据說他曾参加冠县的劫牢反獄，随黑旗去过陝西。

一般也都說“刘繼賢是黑旗軍的营中先生”，或說他“是宋景詩的軍师。”“就像諸葛亮一样”，但“他不会陰陽八卦，只会出主意。宋景詩打柳林、打官兵，都是他出的主意。”

“黑旗失敗后，刘繼賢逃走了。”“他走的时候拉着許多書，对官兵說是赶考的，才混了出去。后来到了关外，还成家立業，成了好戶兒。”有人說他“后来在关外販馬，还来过临清一带販賣。”

刘繼賢有个大哥叫刘繼聖，秀才，沒有参加黑旗。但“刘家的老坟，也叫官家給平了。”据說“刘繼賢的兒子刘万选后来中了秀才；孙子叫刘耕云，現在是被斗地主，逃到天津去了。”

据說，“刘繼賢还有一个弟弟在黑旗，陣亡了。”但名字不可

考了。

(二)黑旗一般將領事略

夏 三 姑

堂邑堽堽之東“夏庄有一个夏三姑，是黑旗的头兒，領着好几百人。”她“包黑头巾，騎紅馬，帶着人到处打仗。”“她打仗时，后边拉着車，打累了就上車里坐。”后来“僧王来了，叫官兵拿住，給剝得赤条精光釘在堂邑县北門上，釘了五个大釘子，七天才死。”或說：“是被剮死的。”

“她的孙子叫夏青春”。“还有一个本家孙子叫夏柱，后来也逃到北边去了。”又据堽堽老人說：“夏庄有两个妇女，領着人‘哄花’，她們騎馬往北走，馬到那兒，后面大伙兒拾棉花的就到那兒。她們是保护穷人的。”其中之一疑即为夏三姑。

溫 連 科

溫連科，堂邑崗屯南側佃庄人。他“原先跟孙老敬学的武艺，只会使拐子。曾在桐城保鎮，又和一位老人学了刀槍。”“他会鎗里藏身，会槍里加錐(是一种暗器，用綳簧放出去)，会双把槍(双手使用)。他是宋景詩的盟兄弟。”

溫連科“曾参加冠县劫牢反獄。他一直跟宋大帅，被称为溫二帅。大帅非常信任他。宋景詩要杀什么人，溫說不能杀，大帅就不杀了。”

溫連科曾劝宋景詩修坟立墓，宋景詩說：“你这是糟蹋我啊！”据說溫連科因此对宋不滿。

黑旗撤退后，“溫連科跟宋景詩一起走了”。“后来溫連科跑到归化城，隱姓埋名，住了两年，娶了个媳妇，才回到佃庄来，生了个兒子。”——就是我們訪問到的溫丙承。

溫連科后来还教了很多徒弟。光緒二十六年宋景詩由归化回崗屯，就住在溫連科家中。溫連科又被叫溫七、溫禿子。

楊 殿 甲

楊殿甲，楊殿乙之兄，宋景詩表兄弟。外号楊大馬韉。楊殿甲和“宋景詩一起玩武艺。他也和宋景詩一样，有事好出头，好打抱不平。”他“身材很小，很机灵”。“为了哄花，楊大馬韉逃到李塔头，藏在亲戚家”，他的朋友馬老月卖了他，曾被刘塔头和柳林的团練捉了去。

黑旗軍第一次起义时，楊殿甲之名未著。在二次起义后，六月間黑旗軍曾拟大举搶渡运河，“紀略”据諜报說，楊殿乙与楊殿甲准备由十里鋪过河；又，七月間說：“景詩又遣党殿甲、登峰屯薛店窑坡”云云，都証明楊殿甲是黑旗將領之一。但究竟是什么职位，官私材料中均無可考。黑旗撤退后，堂邑知县“搜斬”的黑旗余党中有楊殿甲妻閻氏，也是把他当作重要將領看待的。

張 广 德

張广德，籍貫、出身無可考。明桂以張广德与張逢海并列为“大头目”。原屬白蓮教軍，是張錫珠將領之一。同治二年四月降于山东軍曹州鎮总兵保德。七月，又反正，联合武敏合、王玉和等攻范寨、柳林，与黑旗軍配合作战。繼又与王得平守王家海子，宋景詩亦派兵助守，至此似与黑旗軍正式結合。后与王三等攻河店、馬桥、桑阿鎮等处。

小刘貫庄撤退后，張广德在开州附近与宋景詩又一度会合。据“紀略”說“登峰、敬書、广德不願登舟，与景詩分股，各引馬匪七八十去。”此后即不見其下落。但其母郭氏、妻范氏均被莘县知县所“捕斬”了。

于 得 城

于得城，据閻敬銘奏說“即余四元帅”。冠县劫牢反獄十八位英雄中有于四帅，即于得城。閻敬銘說他是“著名賊目”。但除此以外官書及傳說中都缺少他的材料。“紀略”說他是被东平县知县“捕斬”，可能是随宋景詩渡河后分散被捕的。

于 孟 春

“紀略”說同治二年六月間，黑旗拟大举搶渡运河时，有“宋景詩与于孟春扑范家厂渡河”云云。这一于孟春应为重要將領之一，但別处未見記載，与上一于得城或許是一人，暫存疑。

刘 書 紳

据小刘貫庄王道生說：“刘書紳是黑旗的好手，使馬棒，不騎馬。”似为小刘貫庄人。在宋景詩开州渡黃时，“紀略”以刘書紳与朱登峰、程敬書、張广德等諸將領并列，应为黑旗將領之一。“紀略”說刘書紳最后被临清知州彭垣所杀害了，并称之为“逆目”。

孙 全 仁

教軍黃旗將領，屬張善繼部。咸丰十一年二月教軍起义，他首先攻入邱县城。同治二年八月，据刘长佑奏說：孙全仁“本年四月投归宋（景詩）逆，六月初一日出探官兵消息，圖为宋逆接应。”被徐廷楷“誘擒”，“于軍前極刑处死”了。

郭 景 輝

郭景輝，在“紀略”中两次出現。一次是同治二年六月黑旗拟渡运河时，說他拟扑歇馬亭；一次在宋景詩开州渡黃之前，說他与朱登峰等“回旋复合”，都与黑旗諸將領并列，当然是黑旗將領之一。下落未詳。

程 敬 書

程敬書，冠县城东南程赵庄人。冠县五大旗白旗將領程順

書之兄。程順書又名程三黑，有程二黑者，疑即程敬書。

程敬書原屬白蓮教軍，何時參加黑旗，不詳。疑在黑旗去陝西時即屬宋景詩部下。宋景詩在開州渡黃之前，“紀略”說：“登峰、程敬書……等零騎，回旋复合”云云，是黑旗將領之一。他未與宋景詩渡河，在直隸、山東之交轉戰兼旬，最後在館陶田平村被捕，遇害。

程 來 書

程來書，順書之弟，即程四黑。原屬教軍，張錫珠失敗後，與黑旗軍配合作戰。劉長佑稱他為“宋逆分股賊目”，最後似和黑旗軍結合在一起了。黑旗撤退後，程來書在直隸被捕，遇害。

劉 厚 義

劉厚義，堂邑小劉貫庄人，“人稱老三爺。是宋景詩的師父。”在黑旗軍職位不詳。“黑旗軍撤退時，劉厚義正有病，被燒死了。”

少林寺“和尚”（五人）

“有一個少林寺的和尚，來小劉貫庄訪友，說聽說本庄有好手，要比試比試。宋景詩先和他比，力氣比不上和尚；後來是劉厚義把和尚打倒了。和尚當即拜劉為師，並住在小劉貫庄不走了。後來和尚和他同來的四個人都參加了黑旗。——原來他們都不是和尚，是闖江湖的好把式化裝的。”

徐 有 道

徐有道，堂邑五楊林人。“和宋景詩很相好，拜了仁兄弟。宋景詩給他起個外號叫三王爺。他是個楞性子，跟宋景詩去冠縣參加劫牢反獄。”

“後來徐有道父親聽說他在堂邑燒了大堂，就叫他回來。他回家幾天又去了；後來他父親幾次三番叫他回來，最後被他父親

留在家里了。”張四台張英和小時候放羊，還見過他。在黑旗職位不詳。

李 老 梅

李老梅，堂邑南野庄人。原名李寶興。“起初是小綠旗的头目，後來隨了黑旗。人家稱他李大人。”可能是位營官。

李老梅曾參加冠縣的劫牢反獄。

“黑旗失敗後，李老梅的地都入了官”，他本人下落不明。

邢 善 德

邢善德，字遵禮，堂邑后王二庄人，是個“連一壟地也沒有”的人。是參加冠縣劫牢反獄的十八好漢之一。在黑旗軍中職位不詳。據他兒子邢連科說：“我父親跟黑旗軍上北走了；再沒有音信。”家人畏禍，在木主上倒填年月，說邢善德是咸豐十年死的。

楊 勞 显

楊勞显，即楊洛显，又被稱為楊老險，清平楊辛庄（即李官營）人。五大旗起義時，因與宋景詩有舊，為地主所陷害，全家被抄。宋景詩替他報仇，他立了旗，成為黑旗支隊（見第四章）。下落不明。

杜 慎 修

杜慎修，聊城人。“聊城县志”稱之為“土匪”。“紀略”說：“景詩遣黨杜慎修、曹三墩子鼓、許船五等為先鋒。……略地東昌之東，汽茌平境，良民數百村寨，比戶建匪旗。”後來被聊城地主李鍾泰及其子孟洲等所誘，杜慎修等三人均被害。“紀略”并說：“景詩先降，以失三驍將也。”

曹三墩子鼓

曹三墩子鼓，黑旗軍初次起義時先鋒，事見上節。

許 船 五

許船五，黑旗軍先鋒。事見杜慎修節。

王 振 為

王振為，堂邑后連二砦人，“家里很窮，參加黑旗當營中先生。年齡比宋景詩還大些。他是個有智謀的。宋大帥有什麼事，都要和他商量，他事事都經管。”後來“沒走得了，被僧王抓去，殺在臨清”了。

楊 用 忠

楊用忠，柳林人。“是一名拔貢，又是財主。”據說是“被逼加入黑旗，當師爺。”結果不明。

清 香 和 尚

清香，冠縣趙辛莊千佛寺和尚。“給宋景詩當軍師”。“後來被官兵捉去，釘死在冠縣城門上”了。

陳 老 完

陳老完，堂邑梅莊人。“是在宋景詩黑旗當師爺的。”黑旗退走後，堂邑“知縣請他去，把他殺了。”

岳 開 基

岳開基，又名岳肖兒，堂邑崗屯北許村人。據邢金龍說，他“給宋景詩當過先生。”

于 老 梅

于老梅，堂邑辛集附近于村人，秀才。他“參加過黑旗，當書記。”有一次打仗，“他受傷逃回家裏，寫了五個字：‘用鷄皮糊之’。家人給他糊上，他又寫了四個字：‘奇痛難忍’。家人人把鷄皮揭下，便負傷而死了。”

張 丕 烈

張丕烈，夏津人，據“紀略”注：“夏津縣莘生。”黑旗軍投降後

去安徽前，他受宋景詩之命与宋景書率領六七百人在家乡一带潜伏。但他后来随軍渡河了。同治元年三月，据說他“至陈(州)与景詩失和”，便由河南回临清，入道員陈显彝軍中。“紀略”此时称之为“降目”。下落不明。

夏 七

夏七，即夏岭松，又称夏七大人。館陶姜塔头人。是黑旗管队(等于营官)。閻敬銘奏說宋景詩“晁水上岸”后“仅有夏七一人跟随”，即夏岭松。

霍人敬(霍进山?)

霍人敬，堂邑崗屯之西东汪村人。“是宋景詩的亲戚”，“黑旗的大将。”“紀略”說宋景詩开州渡黄前，与宋景詩在“一股”的有霍进山，疑即霍人敬。

張 發 春

張發春，堂邑崗屯之东前王二砦人。“外号叫二活宝，又叫二軍师。”宋景礼“每次打仗，都带着二軍师。”黑旗失敗后，“他逃走了，当了道士。三四十年后曾回来过一次，在黑夜里进了村，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庄子，后来摸着村南头的荆条地，才知道到了家乡。进了村認出自家門上的匾，才敢进去。但他在家不敢露面，又翻回去一次。直到換了朝代，才又回来。”“他时常談他和宋大帅一起打仗，一起睡覺的事。和柳林打仗，那次也少不了他。”

呂 文 汉

呂文汉，堂邑嶧垆东呂庄人。曾与宋景詩同監獄，救过他，出獄后拜为仁兄弟。黑旗打嶧垆，也是呂文汉和解的(均見第十二章)。据說到后来，“呂文汉也参加了黑旗”。但职位不詳。

高 桐 五

高桐五，堂邑东杏兒庄人。“他身材高大，使大槍；”“他剪了辮子，用黑綢子包头。”在黑旗“管办給养。”黑旗軍“从陝西反回来时，高桐五正出去搞粮草。他回来大营已經走了。”他追大队一直追到临清（見第十五章）。黑旗撤退了，他的妻子亲手淹死了女兒（見第十六章）。

岳四大人（岳金声？）

岳四大人，名岳玉×，堂邑崗屯东北岳庄人。“参加了黑旗，跟宋景詩去过陝西；武艺很高，当时人家都称他岳四大人。”按黑旗中营官称大人，岳玉×应是一位营官。

“紀略”等書中，称同治二年九月間，黑旗失敗了，“余承恩追匪目岳金声零股至任县东北、隆平正南，获斬金声等”一百五十余人。这岳金声別無記載，疑即岳四大人。

岳小爷

岳小爷（岳振华的叔祖），亦岳庄人。“个子很小，胆子可特別的大。”在崗屯大战的当天，“他一个人曾在晚上摸到僧王营里偷回五十挂槍纓子。”黑旗軍从小刘貫庄撤退了，“他一个人守住庄門，还在圩子上打鼓。人家告訴他宋大帅已經走了，他說：那是帶兵打仗去了。他知道宋大帅真的走了，一个人才下圩子来。他沒跟大帅走，死在家里了。”

朱登山兄弟

朱登山，登峰之三弟。“又叫他朱三秃。”职位不詳。“紀略”說朱登山最后是和朱登峰同时就义的。据說“官兵要杀他，他說：你們給三爷帶上籠头吧！”

又，“紀略”称同治二年“朱登峰之第二大头与王捌、于獅馬步数万，（六月）十九日焚桑阿鎮、席庄。”这是登峰的二弟。下落不明。

張 思 玉

張思玉，不知何村人。据赵辛庄人說：“張思玉是朱登峰的大將。”在“紀略”中曾一現張思玉之名。据說“他曾去过陝西，只剩下一只胳膊。僧王打他們时，張思玉正在生病；但他还是跳上馬杀出来。后来撤退时候，因为馬被树枝挂住，摔下馬來，遂被杀死。”

許 四

“紀略”卷十六之上，說：“張广德、王得平糾众五六百麇聚王家海，景詩遣党許四引三百騎入圩助之。”丁宝楨攻王家海子时，許四杀勇目周鴻儀后，力竭被杀。

張 洛 鈞

張洛鈞，原来是教軍，黑旗軍二次起义后他才参加黑旗的。据“紀略”說，同治二年七月，“景詩又遣党……張洛鈞屯潘家庄，在处虏人掠馬，人数益众。”下落不明。

王 清 勤

王清勤，堂邑城北郭庄人。“在黑旗，是个头目。”黑旗撤退时，王清勤把母亲托給地主王老殿，却被他送給冠县害了。“他出去了几年，才領了一伙人回来报仇，”把王老殿全家杀了。“他曾杀过清軍一員大將。”

丁 老 景

丁老景，堂邑堽埕附近人。“武艺很高，是宋景詩再三請去的。当时黑旗軍誰都称他丁大哥。曾跟宋景詩去过陝西。”

刘 开 光

刘开光，堂邑張四台村人。“外号叫張官兒”，“在黑旗，是个大將，但沒有武艺。黑旗失败后，到底被官家拿住了。”

楊仲科兄弟

楊仲科，堂邑東呂庄人。他“十九歲就參加黑旗，在宋大師面前很紅。”

楊仲科的哥哥（佚名）“和宋景詩在一起，看見柳林隊伍，想用竹竿矛去沖散它。宋大師說：你敢啊？用刀背把他的馬一拍，就沖入敵陣去了。”

吳 欽 明

吳欽明，堂邑東路堂人。“是黑旗頭目，好手，能騎驕馬。有次在崔庄被圍了，他叫牽馬的抓住他的馬尾巴，耍起春秋刀，一縱馬，連牽馬的一起沖出來了。他的馬叫黑旋風。”黑旗失敗後他又回家來，被本家給告了官。

王 胡 盧

王胡盧，或稱王虎龍、胡隆，堂邑東汪村或張官寨人。有人說他“是四路總兵之一”，疑不確。但可能是個管隊。據說“王胡盧的爹被范寨逮去，他到范寨去要。王占鰲把他爹的頭割下來扔給他，說：‘這是你爹！’又一槍，把他打死了。”

葛 仲 福

葛仲福，據說是冠縣劫牢反獄的十八好漢之一。他“使大刀，專喜闖敵陣。有次遇見大隊官兵，宋大師說人太多，他說不怕。從早晨沖進敵陣，過午還沒回來。大師以為他陣亡了。可晚上回來了，全身是血，他說，這回殺得才痛快！”

吳 二 斗

吳二斗，堂邑吳家海子人。“矮身量，赤紅臉。宋景詩劫牢反獄十八個人之中有他。他一直跟宋景詩到底。”

王 保 泰

王保泰，堂邑趙郎寨人；又叫王二驢子。是宋景詩的姨兄弟。王保泰“是個庄稼人，跟宋景詩一同起義，曾去過陝西。”有

人称他为“四路总兵王保泰”，疑不确。

刘 开 基

刘开基，不知何处人氏。据说“他和宋景诗是师兄弟”，甚至有人说他“和宋景诗是一正一副。”“宋军失败后，刘开基领着没过(黄)河的人，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站不住，又凑了五百人干起来。后来跑到口外散了。”

王 靖

王靖，堂邑小刘贯庄人。据说“宋景诗四总兵中有个叫王靖的，是个好手。”

王 丰

王丰，堂邑岗屯之西前庙上人，是宋景诗的外甥。“在黑旗当马队。当岗屯砌圩子时，他当监工。”后来他的地入了官了。

張 立 树

張立树，籍贯不详。据冠县賈鎮老人說：“張立树是黑旗催粮官。有次到莘县催粮，被官兵圍住。他叫同伴护着粮草退走，自己一个人跟官兵干。他穿的是白褂子，同伴的走了很远，看見白褂子还在那里打；再后来，白褂子不动了。他至死不投降。”

徐 勁 兒

徐勁兒，堂邑岗屯人。“是宋景诗的爱臣。胆子可大咧，他骑着馬，使一把大雁翎刀，冲进敌陣，大刀一‘扑啦’，就杀死好多官兵。”(杀敌故事見第十三章)

郭 桂 山

郭桂山，堂邑岗屯附近小張庄人。“是宋景诗师徒(?)六人当中的一个。他在西布寨抗过活，好武艺，是黑旗头目。当时黑旗里流行两句話：郭桂山能杀能战，楊二馬麟能抵十万。”不知是

否即郭景輝。

閻 万 兴

閻万兴，又名閻兴，堂邑宋小屯附近宗堂人。“这人会好武艺，使一口雁翎大刀，会八步赶轎、鎗里藏身。乘馬跑时，一揪馬尾，就上了馬。他当时带二百人，直接听宋景詩指揮。宋景詩失敗后，要飯为生。”

車 二 大 汉

車二大汉，堂邑后王二砦人。大个子，使大刀。一般都說“車二大汉，能杀能战。”

石 大 將 軍

石××，堂邑堽埵附近夏庄人。“大家叫他石大將軍，在黑旗，一二百人打不过他。后来讓团里給抓住，全家都被杀了。”

張 廷 法

張廷法，明桂称他是黑旗头目。可能是临清幞头鎮人。据該鎮人說：“張廷法有好武艺，使的是特制的竹杆槍，又会使牛腿炮。”

許 宝 善

許宝善，崗屯西布寨人。“跟宋景詩在一起，是王占基的徒弟，会好把式。参加了黑旗。”地位不詳。

刘 曾 佳

刘曾佳，“是宋景詩仁兄弟。会好武艺。他参加黑旗，反了好几年。后来跑回家，被冠县孙剝皮（知县孙善述）砍了。”

張 树 發

張树發，据說“是宋景詩的第一路总兵”。宋景詩失敗后，他没有被杀。曾出去行人情，坐着車。有人在旁諷刺說：“別看車好，底不好。”他从此不出大門了。

陈 發 泰

陈發泰，叫陈老东，人叫他陈五。“会武术，和宋景詩在一起。”“有人說，楊鳴謙是他杀的。后来他逃到口外去，房子入了官。死在口外了。”又有花脖子陈五，据說“也是四路总兵之一。”似为一人。

“三疤拉眼”

据說“宋景詩部下有一个人，外号三疤拉眼。是宋景詩的軍师，可不認得字。他別的事都不管，只記性好；宋大帅凡有什么事，都讓他‘暫且記住’。因此大家也管他叫‘暫且記住’。”

孙富詳(孙八)

孙八即孙富詳，堂邑七星屯或辛庄人。“在冠县当衙役，劫牢反獄时他在牢里做內应。后来参加了黑旗。”据說“他替宋景詩抱大令。”据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京报”載：“巡視南城給事中瑞亨等奏折称：准步軍統領衙門咨称：拿获在近畿潜藏之逆犯孙八（即孙富詳）等一案。……并称，孙八等系逆犯宋景詩之匪党。”在北京被杀。

邢 維 新

邢維新，館陶薛里張家庄人。“他是个医生，也在黑旗。那时宋剛起义，他挎着毛竹籃子到处給人看病，其实是到处邀人，通声气。参加黑旗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下落不詳。

(三)黑旗其他軍官事略

姜本厚 堂邑王二庄人，“黑旗軍的副官。”

刘希武 “紀略”說：“五品軍功刘希武引众屯东昌旧米市街。”

宋景春 宋景詩族弟。“五品花翎”，与刘希武同駐东昌。

宋忠昭 宋景詩侄，曾率馬隊入直隸“助剿”。或稱宋昭忠。

傅金材 堂邑南野莊人，外號飛毛腿，據說曾參加“劫牢反獄”，後加入黑旗。

宋景丰 宋景詩嫡堂兄弟。在黑旗，失敗後逃至臨清，改名換姓了。

薛某 “跟宋景詩去劫牢反獄的有個薛某，是他的師兄弟，堂邑鴨口寨人。他在黑旗，只在周圍十里地以內干。黑旗走了，沒跟着去。”

孫天進 據說“也參加劫牢反獄了，是宋景詩師兄弟。參加了黑旗。”但後來“因為路遠，他沒跟黑旗走。”

孫不老 是“宋景詩劫獄救出來的，是黑旗頭目。”

崔雙峰 莘縣崔馬固人，“宋景詩的先行官(?)。一起義就和宋在一起，去過陝西。最後跟宋一道走了，不知下落。”

周老活 堂邑胡里莊人，“人稱周八先生。好拳腳。跟宋景詩換過帖，參加黑旗，去過陝西。”

孫開道 黑旗軍第二次起義時參加的，“是好武藝。黑旗失敗後，他的仁兄弟拿酒灌醉他，捉到獄里吃了官司。”

張登顏 堂邑后王二砦人。“在黑旗當營長。”

劉三瓦罐 堂邑布寨人。“是黑旗的大將。”

于宗洋 館陶塔頭人。“在黑旗，稱于九大人。”是營官。“後來被柳林團給殺了。”

霍東松 堂邑東汪村人。宋景詩妻弟。是黑旗將官。

霍大全 東汪村人。宋景詩內侄。黑旗頭目。

岳廷平 堂邑岳莊人。“在黑旗帶步隊，使虎頭拐。”

岳玉鏡 岳莊人。“在黑旗帶隊，使雁翎刀。”

岳玉照 岳莊人。“外號岳八趟。好武藝，在黑旗帶隊，杏

庄打仗陣亡的。”

張培松 是“黑旗的好手，管隊。”

馬俊之 是“黑旗的館頭”。

王家会 是“黑旗的好手，替黑旗管賬。”

孙更書 堂邑万庄人。“是黑旗頭目”。

武 路 万庄人。“也是黑旗好手，頭上和馬上，都勒紅綢子。”

王二鉄腕 “黑旗的好手，騎光馬，使長槍。”

边向偉 堂邑边庄人。“本領很高，能使跨骨打人，參加黑旗帶兵”。黑旗失敗后，被杀害。

王庆年 堂邑崗屯附近佃庄人。“跟宋景詩師兄弟，全是孙老敬徒弟。他参加了黑旗。”黑旗失敗后，“他的田地入了官”。

王养正 即王四王。在黑旗。黑旗失敗后，曾于同治三年与苏洛坤等再起义。

赵 梅 堂邑七星屯人。“在黑旗，宋景詩的先鋒官。”

張汝明 明桂說是黑旗的營中先生。

同在常 明桂說，堂邑人，黑旗管隊。

郭均德 明桂說，薛法起帶隊哨官。

相得剩 同上。

葛 幅 同上。

王得一 同上。

李万和 明桂說，黑旗頭目。

宋廷孝 同上。

梁得光 同上。

潘殿佩 同上。

陈 四 同上。

梁 二 同上。

宋景淑 同上。

張存正 同上。

李得盛 同上。

宋 連 同上。

李仁貴 同上。

郝四彪子 同上。

趙四瘋子 明桂說：“與夏七同隊。”

于 獅 “紀略”載，他曾與朱登峰弟二大頭率馬步數百攻阿桑等處。

王 捌 同于獅。

李 絡 同治二年六月，“引眾二三百”響應黑旗。

李金聲 同李絡。

李光榮 同李絡。

周維新 同李絡。

李奎元 同治二年七月，與宋三瞎率“馬步三百餘應景詩”。

宋三瞎 同李奎元。

武敏合 據“紀略”說：“莘縣武家庄貢生武贊化侄，宋景詩在贊化家為教練有年。”同治二年七月，與張廣德合軍，歸黑旗。

王玉和 同治二年七月與張廣德合軍，歸黑旗。

李 江 “紀略”稱為“另股匪”，同治二年七月與張廣德合軍，繼即陣亡。

王得平 同治二年七月，與張廣德守王家海子，二十二日丁寶楨攻王家海子時陣亡。

王 三 同治二年七月，曾與張廣德合軍攻河店等處。

薛德勝 同治二年八月，在冠縣作戰陣亡。“紀略”稱他為

宋景詩部的“紅旗匪目”。

李云龙 同治二年八月攻堂邑時陣亡。“紀略”稱為黑旗的“匪目”。

蔣中貴 “紀略”稱他與宋景詩在開州同渡黃河。

王 六 同蔣中貴。

朱 喜 同蔣中貴。明桂說他是“宋景詩義子，安徽潁上人。年十七八。”

張付會（原作劄）“紀略”稱為“逆首”，為館陶縣知縣“捕斬”。

宋沅田 同張付會。

陳臭羹（？） 同張付會。

謝來儀 “紀略”說是被冠縣知縣所“捕斬”的“逆首”。

李來鳳 同謝來儀。系朱登峰之舅。

朱萬順 “紀略”稱為被朝城知縣所“捕斬”的“逆目”。

馬登朝 堂邑王樊莊人。“他不會武藝，但有心計。土坯計殺楊鳴謙就是他的主意。”

“楊小人” “他騎小馬，使大刀，是柳林的大將，後來投了黑旗。”真名不傳。

齊二馬驤 “是宋景詩的盟兄弟。在黑旗，打仗時他專管火繩。”

（四）黑旗戰士事略

李 良

李良，堂邑東杏兒莊人。“外號神鞭李良，又叫飛鞭李良。也是好武藝。”“他先在許莊給王二香趕車，後來參加黑旗，替宋大帥趕車。”

孙 羊 兒

孙羊兒，堂邑大桑树人，“又叫孙四羊兒。在黑旗。他沒家沒業，光身人。他跟大桑树孙皮匠女兒要好，騎着馬每天回来一趟，看孙皮匠的女兒。后来黑旗敗了，大桑树的人把他活埋了。临埋的时候，他躺在坑里說：你們埋吧！”

許 三 哈 哈

許三哈哈，堂邑崗屯人。“是給宋景詩抱大令的。黑旗敗后，他沒走了，被抓住了。”僧格林沁讓柳林、范寨两个团长审問他，“他看見僧王滿臉是笑，而不改色。”“两个团长气毀了，把他的耳朵鼻子都割了，監斬官又把他杀了。”

于 頂 馬

于頂馬，堂邑張四台的人。“平常給宋景詩当頂馬。宋景詩从小刘貫庄撤退后，一直跟着他。后来又拐回来，当了油漆匠。二十年前还在張四台。”

憨 二 扁 担

憨二扁担，“姓戴，又叫戴二大胆，堂邑王樊庄人。此人粗中有細，在黑旗中管飲馬。”

鄒 貴

鄒貴，堂邑鄒村人。“在黑旗，是宋景詩的前站，又說是衛兵。有好本領，会使大刀。一次在范寨打敗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跑回大营。”

楊 殿 乙 父

楊殿乙父，佚名。“他在黑旗。装作卖燒餅果子的，到范寨作偵探。”被范寨抓住了，“一加拷問，承認是做細作的。楊二馬聽得了信，帶着大队来要他爹。王占鰲把他爹綁在西門上，割下一条膀子来，說‘給你爹’；又割下一条膀子說：‘給你爹’；又割下

一条腿，說：‘給你爹！’……腰斷兩截，大卸八塊，才割下頭扔給楊二馬轎，又說一聲：‘給你爹！’”

劉振甲

劉振甲，冠縣崔莊人。“是馬老文的徒弟，給宋景詩扛大旗。”

羅榮和

羅榮和，堂邑林莊人，“在黑旗，專給宋景詩溜馬。”

孫亭尊

孫亭尊，外號孫干巴，館陶塔頭人。“是給宋景詩拿大令的，後來叫柳林團給殺了。”

劉大氣

劉大氣，館陶馬塔頭人。“在黑旗給宋景詩扛大旗。後來沒被殺，還賣了幾年燒餅。”

王乙兒

王乙兒，冠縣張莊人。“在黑旗營里扛過大旗。”

(五) 黑旗一般將士(職位不明者)事略

韓金禮 曾和宋景詩一起去冠縣劫牢反獄，後來可能參加黑旗。

錢立德 同上。

馬歪嘴 佚名，堂邑西馬莊人。情況同上。

米升福 在黑旗，“曾跟宋景詩去過陝西，是個皮匠出身。”

張世賢 “好武藝。莊稼人。先給好戶護院，黑旗第二次起手時參加的。”

郝先良 情況同張世賢。

丁泰和 情況同張世賢。一說他是教軍。

范布八 堂邑后王二砦人，“在黑旗，是被官軍打死的。”

范金一 情况同范布八。

馬金峰 “会好武艺。僧王攻岳庄时，他在那里堵住；一场巷战，他杀死很多官兵。”

張二紳 “在黑旗，曾在杏兒庄打过仗。”

于荣卿 堂邑于村人。“会好武艺，在黑旗。”为了救他兄弟于荣俊，曾“骑着小红马，杀进重围，救出兄弟，又杀了一个军官。”

于荣俊 于荣卿之弟，“也是好武艺，在黑旗里擂战鼓。”

張士显 又叫張老玉。“是参加黑旗的。”后来“被他表兄弟抓去报官”，被杀了。

司 魁 聊城朱庄人。“先在黑旗，后来宋景詩失败了，跑回家，被官兵捉去杀了。”

司 儉 情况同司魁。

曹光华 冠县韓路人。在黑旗。

刘宝科 同上。“他耍刀耍得很好”。

黄 某 堂邑堠堠人。“会好把式，馬上有許多功夫。”

邢金城 “在黑旗。他走了以后，他的爹在辛集被抓，杀死在范寨了。”

路登孔 “十二岁就参加黑旗，出去打仗，被范寨杀了。”

張六爷 堂邑侶庄人。“在黑旗，后来田地給官家沒收了。”

張洛年 “好武艺，在黑旗，后来下落不明。”

張洛奇 “好武艺，在黑旗。后来他回来了。”

龍荀斌 佚名。“参加了黑旗”。

江 也 “是宋景詩的好手”。

朱殿元 “在黑旗，是好拳脚。”

王 雁 堂邑西王信人。在黑旗。

馬益陶五弟兄 堂邑西王信人，“弟兄五人都在黑旗”。

馬大井 西王信人，“也在黑旗”。

江培厚 堂邑王二庄人。“在宋大帅手里就出英雄，江培厚就是一个。”

于老德 冠县赵辛庄人。“十三岁就参加黑旗，被官兵杀死了。”

王考兒 冠县大張庄人。“在黑旗，黑旗败后，被范寨逮去杀了。”

馬賢德 堂邑馬庄人，住在宋小屯。“在黑旗，被柳林送到清軍營里杀了。”

蕭發龙父子 堂邑蕭庄人。“蕭發龙的爹在黑旗。他那时才十几岁，也在黑旗。”

葛 洛 临清幞头人。“他参加黑旗才十几岁”。

馬繼清爷爷 堂邑祈务人。“参加过黑旗”。

石方今爷爷 同上。

黃 相 堂邑小紙坊头人。“参加过黑旗”。

赵八迷糊兄弟 堂邑野庄人。“弟兄二人都在黑旗”。

宁五、宁六 野庄人，“也都参加黑旗”。

曹 某 堂邑大紙坊头人，在黑旗。

王傳厚 堂邑东汪村人，在黑旗。

李三爷 同上。

李乐起 即李正鋒，堂邑前庙上人。在黑旗。

李八千岁兄弟 前庙上人，均在黑旗。

刘希鳳 堂邑沙王庄人，参加过黑旗。

許 某 堂邑張官寨人，在黑旗。

范 某 堂邑范寨人，在黑旗。

楊文浩 堂邑郭庄人，在黑旗。

王三、王七 堂邑鄒村人，“弟兄俩都在黑旗”。

楊“潘仁美” 佚名。堂邑柳林人。“他是楊鳴謙的本家，柳林因管他叫‘潘仁美’。”

楊大道、楊五道 堂邑柳林人。“弟兄二人均在黑旗，宋景詩失敗后，都被柳林因杀了。”

楊波的爹 柳林人。在黑旗。

袁 燭 “紀略”称，是同治二年六月黑旗渡运河之战中陣亡的。职位未詳。

卢 貴 “紀略”称，是同治二年八月偵察清軍动静时被捕的。

馬禿子 与卢貴同时被捕。

張明高 “紀略”說他随宋景詩在开州登舟，在入大清河之后被炮船所捕。

張 跼(?) “紀略”說，他随宋景詩在平陰登陸后，在雕鵝岭被捕的。

許先欽 据“紀略”說，是黑旗撤退后被丁宝楨营所“捕斬”。

曹方得 同許先欽。

戴書田 同許先欽。

周在江 “紀略”称：为聊城知县所“捕斬”。

孔二孀 “紀略”称：为清平知县所“捕斬”。

段方朝 “紀略”称：为堂邑知县所“捕斬”。

王得安 “紀略”称：为莘县知县所“捕斬”。

吳松峰 “紀略”說，同治元年底，“宋部降众莘人吳松峰等五十余回里度岁。”

王振声 据“清穆宗实录”卷一三六載，同治四年三月間有

“宋景詩等伙党王振声糾众圖乱，經閻敬銘密拿正法。”

唐占元 堂邑張八寨人。“十八岁就跟黑旗走了”。后来又回家了。

(六)与黑旗有关人物事略

常大力 堂邑柳林人，“当时柳林鎮上姓馮、姓常的共有十几二十戶，都在宋景詩那边。常大力是和宋景詩通气的。宋景詩失敗后，他改名換姓跑了。他本是宋景詩師兄弟。”

楊大站、楊二站 柳林人，是兄弟俩。“都是和黑旗通气的，白天装沒事人兒，夜晚給黑旗报信。都被柳林团杀了。临杀的时候，楊二站說：‘要杀先杀我！’这支人絕了后了。”

楊佩璽 柳林人。“他是个穷人。会武术。与宋景詩很要好。打仗时候，他給宋景詩通風报信。”

楊老会 柳林人。“他开头在黑旗，后来投了柳林，但还給黑旗通風。”

武庆林 堂邑武庄人。“在柳林黑虎队，半夜里有时跑到黑旗去。后来叫团里知道，把他杀了。”

徐黑四爷 堂邑五楊林人。“是柳林徐云龙的本家。他把守柳林东南門，是通黑旗的。”宋景詩失敗后，被徐云龙給杀了。

赵二大眼 堂邑赵里庄人。“和宋景詩是仁兄弟。他不跟黑旗，可給黑旗巡風放哨。——他担一担粉皮，到各处去打探消息。”

杜五把式 堂邑乔庄人。“和宋景詩、張崇德等常在一起。黑旗起义，他两面作难，不参加吧，是宋景詩好朋友；参加吧，怕柳林杀他的家眷。他只好白天假意打黑旗，晚上就到宋景詩那边真打柳林。”

楊春善 堂邑界牌人。“宋景詩起义时，楊春善是跟他一起

干的。”也曾去过陕西。后来因为楊鳴謙把他全家押进柳林，逼他投柳林，因此他“时常夜里跳出圩牆，到宋景詩那边去。”据其族人楊广和說：“楊春善曾去僧王那边去摸营，拿了僧王的洋槍。”

許老刁 崗屯附近人，卖菜的。同治二年六月初八清水之战，他曾把刘长佑軍故意引往水深处去，帮助了黑旗（見第十三章）。

閻三老头 也是崗屯附近人，其事迹与許老刁同，似为一事。姑并存。

郭为善 堂邑某庄人。“是宋景詩师兄弟，曾一起在布寨扛过活。他跟宋景詩十八人一起去劫牢反獄。”“他的狐狸鞭是閩中国第一，他要是和宋景詩一起干，就天下無敌了。郭为善恁怎么好，却有一样不好：他就是不肯反。劫獄时，他没有反；官家捉他，他也杀了官兵；可宋景詩来約他，他还是不反。”

附录二：有关宋景詩历史的歌謠与戏曲

宋景詩及其黑旗軍在魯西人民心坎中是永生的。他們的英雄事迹不仅由父老代代相傳，保存了近百年；同时，它們远在当时——至迟是五十年以前，都已經在当地的文艺中被反映出来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了好些歌謠，也發現了一些評書和許多戏曲的傳說，据說这些作品都是歌頌黑旗軍及其領袖宋景詩的。

崗屯附近老人們至今还能背誦得出一首叫“十三个月”的歌謠当中的几段：

“……三月里，三月三，宋景詩造反人喜欢。監牢里逃生活了命，欢乐一天少一天。”“七月里，七月七，撇下爹娘擱下妻，人人都把黑旗进，吃頓粉皮撈頓鷄。”“十二月，一年整，宋景詩造反在临清。临清城里不叫住，車院（即車营）南边扎大营。”“十三月，

一年多，臨清人兒眼皮薄：家家戶戶都獻禮，火腿板鴨送食盒。”

在反動統治之下，敢于唱出“宋景詩造反人喜歡”，敢于歌頌“撇下爹娘擱下妻”的踴躍從軍，敢于寫出臨清人民對於黑旗軍獻禮慰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無疑的，這首歌謠是反映了魯西人民對於黑旗軍的深摯的感情。雖然它對黑旗的吃鷄絲粉皮和“歡樂一天少一天”，加以微諷，也掩蓋不了這個基本態度。在臨清城和樸頭一帶也流傳有“十三個月”的一些片段，內容也大致相同。

在昔日的楊辛莊，今日的李官營以及戴灣一帶，流傳另外一首小調。它的開頭雖對宋景詩造反表示反對，說“宋景詩，不是人，當先起首二百人”，但它描寫宋景詩幫助楊芳昱報仇的那次戰爭中地主們逃命的情況，还是很富有諷刺意味的：

“五月十五把河過，一氣跑到水城屯。眾位團長跑得歡，也有老來也有少，也有女來也有男。大家大業舍了吧，大人小孩落個安全。哭聲丈夫叫聲天，戴灣後邊冒了煙。”而從這裡也看出宋景詩當時對地主的政策：只要把“大家大業舍了”，對於地主家大小生命還是“安全”的。

可是地主階級對於革命農民，那就表現為瘋狂的斬盡殺絕的詛咒了。據臨清李郭氏老太太等傳說，柳林地主家庭婦女就是這樣用歌謠當咒罵的：

“開開門，好晴天，賊人死了七、八千。官兵打個勝，賊人死個淨。”

據臨清老人們說，在光緒年間，臨清曾有一位說評書的藝人會講“黑旗反”的故事。但這位老藝人不知道流浪到何處去了，“黑旗反”的故事失傳了。

敘述“黑旗反”故事的戲曲，是異常豐富的。將近二十個村鎮的農民為我們列舉出六出不同名、六出無名的戲曲來。其所傳的

內容,都極為簡略。但它們又相互重复和相互矛盾。茲列表如下:

劇名	劇種	故事內容	劇中人物及其扮相	傳說人	備注
(1) 清沙河	梆子戲	宋景詩與楊鳴謙、穆景華打仗故事。	宋景詩,黑臉,使大刀。楊鳴謙紅臉;穆景華背上插一支旗,戴圓翅紗帽。	柳林郭繼武、韓福齡等。	
(2) 打宋景詩	河南戲	穆景華故事。	柳林黑虎隊隊長穆景華扮的是奸白臉。	柳林郭繼武。	穆景華本人看過此戲。
同上	同上	同上	穆景華是白衣、白馬、白槍。	柳林穆樂堂(穆景華子)。	在河南演出。
(3) 血水河	同上	演三月二十四日(按即殺楊鳴謙及王二香之日)打仗故事。	里面有柳林的徐四爺——徐雲龍,扮的是丑角;帶細篾眼鏡。	楊林梁華林、徐朝啓等。	在聊城演過。
同上	同上	(未詳)	宋景詩是黃金臉扮相。	侶莊溫丙承、西布寨陳魯。	在河南演過。
同上	同上	(與民團戰鬥故事)	宋景詩扮的好相。劉繼賢扮的像孔明。柳林、范寨四個團長都扮丑角。	趙郎寨王道生。	
同上	同上	同上	宋景詩勾黑臉。王二香倒戴和尚帽,細篾眼鏡,是個丑。	許村邢金龍及村幹部。	王二香孫子王歷深看過。
同上	同上	黑旗反的故事。	王二香戴細篾眼鏡,好嘴,好胆,有心計。	牟莊盧敬典、鄧官屯孫士驥等。	“血水河”是下集,上集叫“折東江”。

(4) 清水河	梆子戏	宋景詩和僧王打仗的故事。	宋景詩紅臉，背上插旗。戏里还有小閻王張宗禹。僧王扮花臉。	山庄董梁才。	在濟南演出。
(5) 反西河	翻調梆子	黑旗反的故事。	宋景詩，雁翎、紅旗、黑髯口。出場念：“推翻滿清，漢人不受氣。”黃五是武丑，他說：“到东汪村給宋大帥提亲事去。”	冠县清水鎮八位老人。	在武城演出。
(6) 清紗帳	梆子戏	黑旗与辛集打仗故事。	王九齡团长是紅臉，丁团长是奸白臉。	孔里庄孔繁亮等。	在臨清演出。
(7) (未詳)	(未詳)	黑旗故事。	丁举人扮相不好。	王刘八寨王金路。	丁老梅在臨清看見演出。
(8) (未詳)	(未詳)	(与民团战斗故事)	宋景詩勾黑臉，插翎子。范寨范永西倒戴紗帽，細篾眼鏡。	范寨呂春堂。	在河南看見。
(9) (未詳)	(未詳)	楊錫嘏搬兵故事。	宋景詩是大个子。楊錫嘏穿綠袍。	王信村王金桐、苏又植等。	
(10) (未詳)	(未詳)	(未詳)	楊鳴謙女兒戴角，使大刀，和黑旗打。	林辛堂刘天太等。	
(11) (未詳)	(未詳)	(未詳)	狼头罐(張崇德)在戏里长着肉翅膀。	胡里庄赵占礼。	
(12) (未詳)	吹腔	宋景詩故事。	赵梅，是宋景詩先鋒官。	七星屯王培元。	

从这表里可以看出，这十二出戏，实际上可能只是四出戏。与僧格林沁打仗故事的“清水河”是一出；楊錫嘏搬兵的故事和写柳林穆景华故事的“清沙河”、“打宋景詩”，都可能是一出戏；此外写黑旗軍与民团战斗故事的戏虽多，除了“反西河”好像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演出的以外，其余都是“血水河”或其上集了。

但这表里表現出的更重要的問題是人物的扮相。宋景詩在所有戏里一般都是扮的正面人物：紅臉、黑臉、金黃臉，好扮相。而地主民团的团长以及其打手、走狗等等，每每都是丑角。就連僧格林沁，在紅臉宋景詩的面前，也不过是个花臉。因此可以判断，我們的無名戏剧家，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来衡量人物的忠奸善恶，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的。

关于这些戏曲上演所遭受的波折，也証明了这一点。郭繼武等說：“清沙河这出戏，后来柳林不讓演了。”梁华林也說：“血水河这出戏到这一带就不許演了。”他所說的“这一带”，也就是柳林地区。許村邢金龙說：“王历深在台下看戏，看見他爷爷王二香这付孬像，就上台到戏棚里去求戏班里人，把他爷爷这个扮相改过来。”呂春堂也說：“范永西的子孙看了戏不高兴，‘青紗帳’后来就不演了。”穆景华的兒子穆乐堂还亲自对我们說：“如果我父亲还在，此刻要演这些戏，他一定要去搗乱。”他們禁演、求情、企圖搗乱，不仅是为了扮相，而是为了这些戏剧家站在正直的人民立場上。这表里証明：这些戏都是在济南、临清、聊城、武城以及河南演出的，也反証了堂邑柳林一带果然是不許上演的。

但地主階級再也無法禁止有关黑旗反的戏曲上演了，他們那付奸白臉的扮相已为历史所肯定，是再也改变不了的了。

叙述宋景詩英雄事迹的戏曲还不仅止于河南梆子。远在五

十年前，京戏里就有“宋景詩”这一剧目。民国初年北京出版的題名“鈞天逸响”的这本书里，为我们保存了这个証据：它用京戏的剧名对了許多对子，以“宋景詩”对了另一出京戏。我們以此求教于京剧前輩周信芳先生。他說，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曾演过許多鼓吹革命的京戏。他說他仿佛看过，是一出武打戏。在校稿时，又据京剧前輩演員李洪春先生說：过去上海曾演过京剧“宋景詩”。剧中写宋景詩有个妹子叫宋景容，被恶霸搶去，因此引起宋景詩造反。并說，演主角宋景詩的好像是著名武花臉刘奎官先生。

从这里也得到証明：宋景詩及其黑旗軍是不仅止屬於魯西人民的。

附录三：关于赵老同与宋景詩

一九五四年八月，“人民日报”轉給我一篇題为“关于宋景詩的去向”的文章（作者是吳高明先生），供我們研究宋景詩历史的参考。这篇文章对宋景詩的最后去向，提出一个綫索。这篇文章叙述这發現的經過說：

……今年七月三日，我去參觀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內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在会上發現了武术表演中的“纏槍”（又名陰把槍），与一般流傳的陽把槍有許多特异之点，因而根究槍法来源。表演者呼和浩特市回民吳桐先生津津有味地告訴我們：这槍法最早的傳授人是同治、光緒年間的赵老同。赵傳給尤四喇嘛（汉人，并非喇嘛，他之命名为喇嘛有如內地給小孩子命名为和尚一样），尤四喇嘛傳給郭三，郭三傳給荣連升，荣連升傳給

我們師兄弟。……吳桐今年五十五歲，談起趙老同的為人來，兴致勃勃。……他說，我的師父榮連升 1940 年才死，生前時常把趙老同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叫我們不要忘了他。榮老師說，趙老同原籍山東人，沒帶家小，因為家里出了事，淨身跑出來的。趙老同武藝很強，刀槍劍棍，樣樣精通。人挺好，愛住鄉不愛住城，喜歡和窮哥們在一起。趙老同到口外時先在薩拉齊開個小藥鋪，同時傳授徒弟。出名的徒弟有三個：大徒弟就是尤四喇嘛，二徒弟是蒙人關興保，三徒弟是漢人霍茂。趙老同規矩很嚴，收徒弟有三個條件：第一，不准把武藝傳給官家子弟；第二，不准充當官兵營伍的教官；第三，不准給官吏、富豪作看家護院的保鏢。趙老同常往來于歸化、薩拉齊、包頭間，活到八十歲，最後死在薩拉齊。榮老師還不斷稱贊尤四喇嘛，說他非常忠實于趙老同的教訓，侍奉趙老同終身。當清軍平“回亂”時，薩拉齊斤綠營軍知道他武藝高強，再三邀請他從軍，尤四喇嘛堅不允從。

我們就趙老同故事，又走訪了過去在歸綏研究“通志”多年、熟悉當地歷史掌故的蒙族老人榮祥先生，所談大抵相同。關於趙老同傳授徒弟三個條件，榮祥先生曾親自聽到土默特旗總管滿太談過，而滿太是趙老同二徒弟關興保的女婿。

吳高明先生文章并提到趙老同三徒弟霍茂在趙老同死後犯了規矩的事。又說：“榮祥先生十分懷疑趙老同的來歷，他說，這個人很奇怪，很可能是當時反抗清廷失敗的捻軍中一個首領的化名。”吳高明先生并進一步“認為趙老同就是宋景詩。”

吳高明先生從趙老同的籍貫、年齡、化名、武藝、到歸化的年代以及思想作風等等來推斷，說他就是宋景詩。這些推斷都是一種可能，而不是肯定的證據。因此我們也進一步向榮祥先生去了解這位趙老同的來歷。

一九五六年十月，榮祥老先生給筆者的信里說：“由于‘人民日報’上刊出調查宋景詩事迹的第一次報告（按指“武訓歷史調查記”——塵注）以後，我看見其中有山東老農民王立成的談話，就想到趙老同這個人了。因為我在二十年前主編‘綏遠省通志’稿時，從採訪組的報告中知道了趙老同的一些簡單情況的。當時我就猜想這個人必是內地太平軍或捻軍里的失敗人物。看到王立成的談話，自然就引起我對此人的回憶。”榮祥先生也舉了趙老同授徒的三條戒律，并說這“是他的徒弟們心照不宣地遵守着的一種遺囑。”他并詳細地敘述了趙老同三徒弟霍茂違犯師訓被他師兄們踢場子的故事：

趙老同大弟子叫尤四喇嘛，二弟子關興保，三弟子霍茂。三個弟子除精通一般武藝外，都各有一種專長的本領：尤的大杆，關的花槍，霍的单刀，都是驚人絕技。霍年紀最小，趙在世時，不敢賣弄。到趙去世後，霍因給薩拉齊厅城內造紙工人与回民械斗解紛，露了一次本領，被駐軍的一個官長發現了，就親自找霍談話，表示敬仰。過了不久，彼此熟悉了，就堅請他担任軍營武術教師。霍茂初不答应，后因推不开，便勉强应承作一个顧問性質的武術師。遇三、六、九日到操場給官兵們表演一次刀槍。這事被大師兄尤四喇嘛聽見了，認為這是一件不能容忍的行為。立刻找關興保說：“三弟給官兵教武術，我們必須制止他。”……那天，霍茂正在操場表演他最得意的刀法，居民看的也很多。不料正当群众喝采的一刹那，關興保从人丛中躍出，脚起处早把霍茂手里的单刀踢上高空，掉到几丈以外。霍茂一看是關興保来踢他的場子，就立刻跳到兵器架前抽了一把双手帶，打算和關興保拼命。這時他聽見尤四喇嘛在人丛中喊：“三弟，別給咱弟兄丢人啦！有話回去說吧！”霍茂这才罢手。霍茂与關興保以后都

沒有傳教徒弟，仅尤四喇嘛傳一徒，名叫郭三。赵老同三个徒弟都是薩拉齐厅的人：尤是厅城北十五里水澗沟村人；关是厅城西門外吳壩村人；霍是厅城西五十里鄂尔格逊村人。尤的弟子郭三是厅城内市民。

荣祥先生的来信中又說到赵老同住在包头鎮的原因以及他的态度：

至于赵老同不住归化城，不住薩拉齐厅，而独住包头，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归化城当时有將軍，有都統，有道台，还有滿、蒙、汉族的軍隊以及許多小官僚，薩拉齐厅也有厅官、駐軍，也有捕盜营等，这都不是天涯亡命客所乐于居住的地方。只有包头那时屬薩拉齐兼管，仅設一个空手巡檢，……他那能顧得这个水旱碼頭、数万浮动人口的复杂城市里有什么样人物居住呢？这样三不管的小城鎮却正是藏龙臥虎的絕妙場所啊！……赵老同不是一个自我标榜的人，当时在包头随尤四喇嘛学武术的人，也只認得尤，而不知背后还有一位太老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赵老同决不是一般的江湖卖艺人物了。赵之揚名，是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才称揚出来的。

荣祥先生更追溯到赵老同到归化时的社会背景說：“他来口外时，正是同治中叶。当时这里正因馬化龙在金积堡抗清，有延及口外之势，人心惶惶；而赵老同却跑到这里来授徒，难道不是一个奇怪人物么？”毫無疑义，这位奇怪人物“必然是太平軍或捻軍的失敗人物”之一。

我們和荣祥先生一样，認為这位赵老同可能就是宋景詩。英翰所杀害的宋景詩既然証明是假的，光緒二十六年宋景詩回崗屯又証明是真的，則住在温連科（他曾住在归化数年）家中的宋景詩，必然是从归化而来，又回归化而去的。王立成說宋景詩在

归化落了戶，教了許多徒弟，活到八十岁，也肯定宋景詩最后逝世于归化的。宋景詩和赵老同到达归化的年代相近，享年相似，籍貫相同，思想性格又有許多相类似，我們可以說，这位赵老同有最大限度的可能就是宋景詩。除此以外，还有值得怀疑的一点，即吳高明先生所說的纏槍、即陰把槍的来源，是赵老同独傳的。按宋景詩的槍法，是向孙汝敬学的。而农民們說：“閩中国就数宋景詩槍法第一，万将难敌。”又說：“宋景詩槍法好，外号一百趟。”并且說：“宋景詩能使左把槍，多少人抵不住他。”这左把槍正可能就是赵老同的陰把槍。那这一可能性就更进了一步。但即使如此，我們还只能以極大的遺憾說，这依然仅止是一个可能。因为在这两人之間还缺少一个可以直接联系的証据。

我們希望繼續获得更多的材料，讓我們把这个可能加以証实，也讓我們已經改名換姓了九十年的英雄宋景詩，和他的子孙們一样，最后也能够“認祖归宗”吧！

附录四：宋景詩历史調查組采訪地名、人名录

(表中所列年齡,均系一九五二年采訪当年的年齡)

甲 堂 邑	姓 名	成 份	年 齡	姓 名	成 份	年 齡
(一)柳林及其周圍 (計到达十七个村庄;調查二十一个村庄,九十六人。)	林清迟	新 中 农	81岁	(7)乔庄(二人)		
	魏培汉	新 中 农	80岁	林澤亭	中 农	70岁
	林士仁	中 农	81岁	王士良	(未 詳)	77岁
	林士速	貧 农	80岁	(8)单庄(四人)		
	李廷臣	地 主	83岁	郭鳳奎	(未 詳)	(未詳)
	林西元	中 农	70岁	郭玉香	(未 詳)	71岁
	李壽松	中 农	83岁	穆啓景	(未 詳)	75岁
	于广和	新 中 农	74岁	赵崇魏	(未 詳)	73岁
	李學曾	中 农	75岁	(9)夫人砦(六人)		
	林士純	新 中 农	93岁	張亭勳	(未 詳)	78岁
	李平曾	新 中 农	80岁	李四德	中 农	78岁
	楊广和	中 农	40岁	(其余四人姓名未詳)		
	(3)乔庙、崑庄(四人)			(10)武庄(五人)		
	乔立珠	(未 詳)	(未詳)	武金栋	旧 地 主	79岁
	步麟閣	(未 詳)	(未詳)	武金池	貧 农	73岁
	(其余二人姓名未詳)			武开科	(未 詳)	(未詳)
	(4)郭庄(六人)			(其余二人姓名未詳)		
	李朝燮	中 农	70岁	(11)赵塔头(原屬館陶——五人)		
	王堂泉	(未 詳)	(未詳)	刘吉英	貧 农	93岁
	(其余四人姓名等均不詳)			(其余四人姓名未詳)		
	(5)倪屯(三人)			(12)后焦庄(原屬臨清——三人)		
	倪曉云	中 农 (前清秀才)	83岁	楊梅玉	中 农	86岁
	倪秀峰	(未 詳)	77岁	馬四文	中 农	72岁
	邢書談	(未 詳)	81岁	王紹武	中 农	73岁
	(6)三里屯(二人)					
	王培庆	(未 詳)	77岁			
	楊金环	(未 詳)	87岁			
(2)界牌(十三人)						
于广兴	新 中 农	72岁				

姓名 成份 年齡

(13)大桑樹(四人)

馬占岐 (未詳) 82岁
王兆剛 (未詳) 79岁
王孝思 (未詳) 81岁
刘承發 (未詳) 79岁

(14)西呂庄(三人)

呂浩然 (未詳) 67岁
呂金环 (未詳) 70岁
宋香亭 (未詳) 70岁

(15)張四古庄(七人)

楊統剛 (未詳) 81岁
乔如梅 (未詳) 66岁
乔泰瀾 (未詳) 81岁
皮金林 (未詳) 74岁
刘振山 (未詳) 67岁
陈金波 (未詳) 66岁
乔金銘 (未詳) 56岁

(16)孙楊林、高楊林、
李楊林(六人)

梁华林 (未詳) 70岁
徐朝啓 (未詳) 75岁
徐朝貴 (未詳) 60岁
徐肯堂 (未詳) 62岁
王齐甲 (未詳)(未詳)
徐思孚 (未詳) 53岁

(17)陈楊林、刘楊林
(三人)

陈兰英 新中农 85岁
陈發魯 新中农 79岁
刘乃善 新中农 73岁

姓名 成份 年齡

(二)崗屯及其周圍

(計到达三十一村庄;調查
三十五个村庄,一百五十
六人。)

(18)崗屯(二十五人)

許繼之 (未詳) 78岁
許儀礼 (未詳) 73岁
賀万相 (未詳) 70岁
許繼紹 (未詳) 69岁
刘存敬 (未詳) 82岁
楊守德 (未詳) 67岁
(其余十九人姓名未詳)

(19)侶庄(二人)

溫丙承 中农 78岁
邢×× (未詳)(未詳)

(20)前王二庄(二人)

陈培業 孙教員 40余
李复存 中农 73岁

(21)后王二庄(一人)

邢連科 (未詳) 93岁

(22)西杏兒庄(三人)

宋克江 貧农 69岁
許瑞行 貧农 80岁
赵汝植 中农 42岁

(23)东杏兒庄(一人)

魏延年 中农 70余

(24)許村(四人)

邢金龙 77岁
(其余三人姓名未詳)

姓名 成份 年齡

(25)岳庄(七人)

岳龙坦 (未詳) 78岁
岳生坦 (未詳) 69岁
岳振权 (未詳) 60岁
岳振华 (未詳) 68岁
岳振朴 (未詳) 70岁
岳振銘 (未詳) 50岁
(另一人姓名未詳)

(26)赵郎寨(二人)

宋克义 新中农 52岁
許慕璜 (未詳) 76岁

(27)小刘貫庄(四人)

王立成 貧农 82岁
王道符 (未詳) 55岁
王道生 (未詳)(未詳)
刘万隆 (未詳)(未詳)

(28)張官寨(一人)

許公揚 (未詳) 88岁

(29)前庙上(五人)

江大义 貧农 84岁
李同勳 中农 64岁
李同相 貧农 71岁
李崇年 貧农 64岁
李太恩 貧农 66岁

(30)后庙上(一人)

王富龙 貧农 72岁

(31)梅庄(四人)

陈庆余 貧农 80岁
陈庆冒 貧农 58岁
陈特珍 貧农 63岁

姓名 成份 年龄
陈玉材 貧 农 61岁

(32)大辛庄、小平庄
(十五人)

卢敬典 医 生 59岁
孙立柱 (未 詳) 81岁
柳紀曾 (未 詳) 66岁
(其余十二人姓名未詳)

(33)前王二砦(四人)

張連第 貧 农 82岁
張九胞 中 农 69岁
張書德 中 农 77岁
張書紳 中 农 62岁

(34)后王二砦(九人)

潘耕历 中 农 79岁
潘耕甲 貧 农 71岁
黃立朝 (未 詳) 75岁
刘功成 (未 詳)(未詳)
張鴻勳 (未 詳) 67岁
張子明 公 安 員 45岁
謝文章 (未 詳)(未詳)
張樹栋 (未 詳)(未詳)
張子奇 (未 詳)(未詳)

(35)王信村(二人)

王金制 新 中 农 80岁
苏又植 新 中 农 67岁

(36)張樊庄(原屬柳林
——二人)

范丹龙 貧 农 87岁
張殿文 中 农 81岁

(37)王樊庄(原屬柳林
——二人)

姓名 成份 年龄
王怡德 (未 詳)(未詳)
王文修 (未 詳)(未詳)

(38)东国寨、西国寨
(二人)

楊韵石 (未 詳) 70岁
楊寿征 (未 詳) 82岁

(39)邓官屯(九人)

孙士驥 中农、医生 74岁
孙天信 貧农、兵士 63岁
孙士科 新 中 农 83岁
孙天显 貧 农 82岁
孙天桥 中 农 76岁
孙士福 貧 农 72岁
孙天干 中 农 70岁
孙天其 貧 农 69岁
孙繼歲 貧 农 67岁

(40)东江村(二十人)

霍姓(二十位老人均姓霍,
名字均未詳)

(41)南野庄(三人)

陈培福 (未 詳) 65岁
陈桂林 (未 詳) 37岁
李登云 (未 詳) 49岁

(42)七星屯(四人)

王培元等(其余三人姓名
均未詳)

(43)張八寨(二人)

李文会 中 农 68岁
金魯栋 (未 詳) 73岁

(44)西布寨(四人)

姓名 成份 年龄
陈 魯 (未 詳) 71岁
姚庭芳 (未 詳) 86岁
楊繼孔 (未 詳) 75岁
楊×× (乡 长)(未詳)

(45)中布寨、东布寨
(三人)

呂长源 (未 詳) 82岁
呂长耀 (未 詳) 74岁
王金玉 (未 詳) 74岁

(46)梁村(五人)

陈秀林 貧 农 64岁
陈进昌 貧 农 77岁
陈荣林 新 中 农 49岁
陈萃連 貧 农 63岁
陈中林 貧 农 81岁

(47)前連二砦(四人)

楊金峰 中 农 63岁
林玉池 中 农 84岁
范增先 中 农 36岁
耿奉藻 新 中 农 78岁

(48)后連二砦(四人)

閻效曾 (未 詳) 83岁
范殿英 (未 詳) 80岁
唐緯成 (未 詳) 77岁
王树材 (未 詳) 63岁

(三)堤坝及其周圍

(到达六处; 調查八个村
庄, 三十一人。)

(49)堤坝(十四人)

呂作周 中 农(未詳)
張云陵 新 中 农(未詳)

姓名	成份	年龄	姓名	成份	年龄	姓名	成份	年龄
刘道生	中	农(未詳)	(四)宋小屯及其周圍			林子英	中	农 48岁
刘芳山	貧	农(未詳)	(到达五处,調查十一个村庄,六十三人。)			王德智	中	农 50岁
吕际彬	貧	农(未詳)	(55)宋小屯、雷屯			刘作合	中	农 40岁
刘孟俊	(未詳)	49岁	(二十四人)			關立敬	貧	农 66岁
刘××	(未詳)	(未詳)				赵清林	貧	农 63岁
(其余七人姓名未詳。其中刘孟俊系单独来訪。)						馬玉山	貧	农 64岁
(50)后路堂(二人)			馬丰希	中	农 80岁	刘玉成	貧	农 70岁
路文显	中	农 72岁	馬濟瑞	中	农 67岁	張宗盛	貧	农 70岁
路文华	中	农 76岁	宋如华	中	农 66岁	王来鳳	貧	农 70岁
(51)靳庄、万庄、东路堂			宋昌厚	中	农 60岁	林登柱	貧	农 72岁
(四人)			宋以剛	中	农 60岁	馬考信	旧地主	71岁
梁廷貴	旧地主	71岁	宋思香	中	农 66岁	馬考前	旧地主	72岁
路兆平	中	农 85岁	張連珠	中	农 54岁	(57)張四台(四人)		
靳天祥	貧	农 80岁	馬立助	中	农 80岁	張英和	(未詳)	70岁
吳湖	貧	农 84岁	宋連山	中	农 60岁	張仁仲	(未詳)	80岁
(52)夏庄(五人)			宋以汉	中	农 50岁	張仁剛	(未詳)	81岁
夏来有	(未詳)	57岁	宋如敬	中	农 66岁	張金殿	(未詳)	61岁
張中岭	(村干)	29岁	宋道垣	中	农 68岁	(58)蕭集(二人)		
夏青江	中	农 76岁	宋金貴	中	农 67岁	蕭鴻飞	新中农	72岁
陈浩然	中	农 87岁	張玉明	中	农 67岁	蕭桂樹	新中农	65岁
王朝山	貧	农 76岁	李子迁	貧	农 58岁	(59)陈家楼、張汗庄、王汗庄、陈汗庄(十八人)		
(53)东吕庄(四人)			魏召岐	貧	农 65岁	張乃信	中	农 62岁
吕炳南	(未詳)	73岁	李金榮	貧	农 67岁	張繼修	中	农 58岁
呂煥亭	(未詳)(未詳)		雷清和	貧	农 71岁	(其余十六人姓名未詳)		
楊桂中	(村干)	54岁	馬清山	貧	农 83岁	(五)辛集及其周圍		
荣世舉	(未詳)	70岁	馬玉平	貧	农 70岁	(到达八处,調查二十一个村庄,六十八人。)		
(54)山庄(二人)			張昭兴	貧	农 68岁	(60)辛集(三人)		
董梁才	貧	农 58岁	張道元	貧	农 74岁	于品三	中	农 70岁
董世齡	貧	农 84岁	唐冲周	富	农 85岁	于功敬	貧	农 80岁
			宋昌范	富	农 73岁	馬誠齡	貧	农 70岁
			(56)林庄、辛庄、宗堂					
			(十五人)					
			刘天太	中	农 54岁			
			刘玉岐	中	农 67岁			
			馬长林	中	农 66岁			

姓 名 成 份 年 龄

(61)沙王庄(十二人)

林其士 新 中 农 82岁
林其明 新 中 农 73岁
林玉然 新 中 农 84岁
(其余九人姓名未詳)

(62)前、后張官屯(二人)

張廷俊 (未 詳) 62岁
陈百祿 (未 詳) 58岁

(63)鄒村、于村、尹村
(十三人)

于文沅 (未 詳) 50岁
鄒盛勛 (未 詳) 71岁
鄒書元 (未 詳) 69岁
鄒曹新 (未 詳) 60岁
鄒奇助 (未 詳) 65岁
鄒連奎 (未 詳) 67岁
鄒金榮 (未 詳) 84岁
鄒杰田 (未 詳) 60岁
王树崇 (未 詳) 58岁
王怀玉 (未 詳) 60岁
杜成仁 (未 詳) 51岁
赵兰文 (未 詳) 67岁
赵金桂 (未 詳) 62岁

(64)白官屯(四人)

馮錫璋 (未 詳) 62岁
馮錫善 (未 詳) 58岁
馮春文 (未 詳) 59岁
馮錫仁 (未 詳) 50岁

(65)胡堂、胡里庄、
赵里庄、戴里庄、
小王信(十一人)

赵占礼 中农(医生) 71岁

姓 名 成 份 年 龄

李正寅 貧 农 63岁
李正魁 貧 农 71岁
王振和 貧 农 83岁
孙繁昌 貧 农 79岁
張廷怀 貧 农 65岁
富殿五 貧 农 68岁
戴日礼 貧 农 79岁
戴四旺 貧 农 80岁
黃欽信 貧 农 72岁
張令增 貧 农 71岁

(66)孔里庄、元虎寨、小紙
坊(原屬范寨)和东、
西新务(十六人)

孔繁亮 貧 农 73岁
孔祥烈 貧 农 72岁
孔令喜 貧 农 69岁
孔祥洋 貧 农 68岁
張更修 貧 农 80岁
白致人 中 农 70岁
陈开潤 中 农 63岁
張子庆 (村 干)(未詳)
王道义 (村 干)(未詳)
孔祥霖 (村 干)(未詳)
(其余六人姓名未詳)

(67)大郭庄、小董庄
(二人)

郭×× (未 詳)(未詳)
董恩义 (未 詳) 80岁

(68)許、馬王朝營(五人)
(五人姓名均未詳)

(六)范寨及其周圍

(到达四处, 調查六个村
庄, 二十五人。)

姓 名 成 份 年 龄

(69)范寨(四人)

呂存堂 貧 农 84岁
范超凡 中 农 88岁
范朝俊 貧 农 90岁
王文秀 貧 农

(70)梁庄、近古砦、
大紙坊头(十二人)

武鳳傳 貧 农 70岁
武素傳 中 农 71岁
曹奎閣 中 农 75岁
武耀云 中 农 77岁
曹家俊 中 农 61岁
曹鳳云 中 农 51岁
曹家东 貧 农 74岁
曹清和 貧 农 76岁
武鉄齡 貧 农 78岁
武貴云 貧 农 81岁
武学范 貧 农 78岁
武殿臣 貧 农 78岁

(71)野庄(四人)

張志誠 貧 农 85岁
張鳳同 貧 农 68岁
宁梅堂 貧 农 76岁
宁光斗 貧 农 84岁

(72)边庄(五人)

弥志德 貧 农 70岁
边庆樂 中 农 70岁
边振春 貧 农 61岁
边寿令 貧 农 61岁
郝逢公 中 农 53岁

(七)其 他

(到达一处, 調查五人。)

姓名 成份 年龄

(73)梁水鎮(即梁家棧
——五人)

崔智勤 (未 詳) 76岁
郎法猛 (未 詳) 74岁
楊广忠 (未 詳) 61岁
王德兴 (未 詳) 97岁
田樹法 (未 詳) 80岁

乙 莘 县

(包括原朝城县)

(到达十六处,訪問十六村
庄,四十四人。)

(74)馬桥(四人)

張繼清 (未 詳) 60岁
任林堂 (未 詳) 56岁
黃雄立 (未 詳) 62岁
刘繼祖 (未 詳) 50岁

(75)田集(四人)

張善全 貧 农 73岁
高鴻文 (未 詳)(未詳)
路宝善 (未 詳)(未詳)
路道坦 (未 詳)(未詳)

(76)东延家营(六人)

王兰峰 (医 生) 73岁
祝相神 中 农 70岁
高树蔭 菜 农 70岁
滿鶴琴 (厨 师) 80岁
高仲謙 (管制分子) 68岁
从善养 (教 徒) 60余

(77)西延家营(三人)

延書林 (未 詳) 68岁

姓名 成份 年龄

延鳳岐 (未 詳) 70岁
延長聚 (未 詳) 67岁

(78)張晉集(原屬朝城县
——五人)

馬仿曾 中 农 82岁
王魁官 貧 农 64岁
楊大山 貧 农 77岁
楊双秋 貧 农 83岁
賈貴恩 中 农 87岁

(79)李安洲(一人)

李樹德 (未 詳) 81岁

(80)高庙(一人)

王文玉 富 农 66岁

(81)大李王庄(一人)

張戴云 貧 农 82岁

(82)白馬庙(四人)

馮朝显 貧 农 67岁
(其余三人姓名未詳)

(83)大厂(即大場、大昌,
原屬朝城——一人)

董學詩 中 农 89岁

(84)于家村(二人)

賈裕德 商 人 76岁
賈裕秀 中 农 69岁

(85)崔馬岡(三人)

崔德广 中 农 75岁
崔仁广 中 农 63岁
張玉朝 貧 农 48岁

姓名 成份 年龄

(86)燕甸(四人)

龔松成 貧 农 80岁
龔松春 中 农 69岁
李嘉明 貧农、教員 73岁
潘云芝 貧农、演員 62岁

(87)赵庄(一人)

赵致得 貧 农 87岁

(88)翟庄(四人)

翟汝文 貧 农 67岁
翟万玉 貧 农 48岁
翟汝謙 旧 地 主 68岁
于兰芝 中 农 82岁

丙 冠 县

(到达十五处,調查二十个
村庄,八十九人。)

(89)清水鎮(集)(八人)

(八位老人姓名均未詳)

(90)崔庄(四人)

王起隆 (未 詳) 85岁
刘振德 (未 詳) 72岁
馬三光 (未 詳) 82岁
李仲宣 (未 詳) 77岁

(91)西汪村(十三人)

孙开敬 70岁
卢連江 60岁
崔湖云 86岁
崔明玉 66岁
崔思义 76岁

姓名	成份	年齡	姓名	成份	年齡	姓名	成份	年齡
卢清辰		76岁	王貴功	中 农	50余			
崔富云		65岁	(王貴功系赴車路中談)			(101) 蔡阿鎖、謝家海、		
崔恩文		82岁				札庄、野庄(二十人)		
崔恩云		60岁	(96) 賈鑽(六人)			(参加座談者二十余人 均		
崔尚年		83岁	錢文光 (未 詳)		65岁	未留姓名)		
卢子成		77岁	錢文耕 (未 詳)		67岁			
卢德富		67岁	錢之寬 (未 詳)		64岁	(102) 朵庄(五人)		
卢思德		57岁	錢文汉 (未 詳)		72岁	楊敬善 (未 詳)		73岁
(以上均中农或貧农)			赵書紳 (未 詳)		64岁	吳开甲 (未 詳)		71岁
(92) 韓路(四人)			李文梅 (未 詳)		71岁	李恩瑞 (未 詳)		81岁
王金望		74岁	(97) 石家村(三人)			郑毅祥 (未 詳)		79岁
馮建同		70岁	石光复 (未 詳)		100余岁	范保春 (未 詳)		75岁
馮立义		83岁	石大且 (未 詳)		61岁	(103) 白塔集(三人)		
馮振江		66岁	周連儒 (未 詳)		78岁	王王氏 (未 詳)		82岁
(以上均中农或貧农)			(98) 赵辛庄(六人)			岳企海 (未 詳)		79岁
(93) 丁刘八寨(原屬堂邑			赵辰山 (未 詳)		73岁	郭發玉 (未 詳)		55岁
羊集團——六人)			朱叔衡 (未 詳)		60岁			
楊天格 (未 詳)		85岁	朱叔庭 (未 詳)		65岁	丁 館 陶		
王家隆 (未 詳)		71岁	朱學魯 (未 詳)		70岁	(到达四处, 調查四个村		
丁明治 (村 长)(未詳)			朱叔田 (未 詳)		72岁	鎮, 九人。)		
刘金世 (未 詳)		69岁	朱福生 (未 詳)		74岁			
李恩瑞 (未 詳)		78岁	(99) 城关(五人)			(104) 南館陶(五人)		
刘鉄乔 (教 員)(未詳)			張为川 (未 詳)		75岁	(五人均姓名未詳)		
(94) 王刘八寨(原屬堂邑			常国良 (未 詳)		75岁	(105) 城关(一人)		
羊集團——四人)			沙忠佩 (未 詳)		87岁	王振綱 (未 詳)		24岁
王金路		84岁	沙 四 (未 詳)		70岁	(106) 潘庄(一人)		
王文灿		77岁	李金發 (未 詳)		64岁	汪××(区委書記)(未詳)		
王明桂		62岁	(100) 杜赵庄、程赵庄			(書面彙報)		
王老香		64岁	(三人)			(107) 前楊牧(二人)		
(以上均中农、貧农)			杜亭选		70岁	楊書佩 (未 詳)		70岁
(95) 大、小張庄(三人)			杜亭才		54岁	楊×× (未 詳)(未詳)		
王敬文 (未 詳)		70岁	程玉科		55岁			
王日生 (未 詳)		82岁						

姓名	成份	年龄	姓名	成份	年龄	姓名	成份	年龄
戊 临 清			(110)临清鎮 (二次十八人)			楊玉明 80岁		
(到达三处, 調查五个村鎮, 四十二人。)			第一次 一般市民			(113)魏家灣(六人)		
(108)单幞头、孔幞头、 張幞头(四人)			李郭氏	70岁		刘济舟 (未 詳)	75岁	
張德春 (未 詳)	82岁		張啓仁	71岁		汪鳳祥 (未 詳)	79岁	
張樹屏 (未 詳)	83岁		王敏正	74岁		梁長海 (未 詳)	87岁	
馮宝山 (未 詳)	76岁		孔昭文	73岁		高錫垣 (未 詳)	84岁	
馮玉堂 (未 詳)	50岁		孙士材	69岁		王云成 (未 詳)	88岁	
(109)东关街(二十人)			徐学文	71岁		梁宝成 (未 詳)	83岁	
聞玉良	79岁		周訓嘉	68岁		庚 聊 城		
呂景玉	84岁		李开文	74岁		(到达两处, 調查兩城鎮十七人。)		
張鏡秋 大商人	79岁		第二次 工商界			(114)城关(十二人)		
孙紹武	76岁		魏訓德	68岁		王士信 (未 詳)	59岁	
楊青山	73岁		朱經潤	80岁		生玉龙 (未 詳)	68岁	
王亮璧	70岁		赵明远	86岁		王×× (未 詳)	92岁	
姚明远	72岁		王紹廷	78岁		朱振才 (未 詳)	67岁	
裴秀斋	78岁		赵少文	79岁		周潤生 (未 詳)	73岁	
李岐山	74岁		吳湘亭	80岁		(其余七人姓名未詳)		
張 越	84岁		刘繼忠	63岁		(115)沙鎮(五人)		
刘桂林	83岁		李固堂	83岁		赵連登 (村 干)	39岁	
齐 振	78岁		余三叶	80岁		(其余四人均姓名未詳。)		
李思义	79岁		赵洛崑	79岁		辛 荷 澤		
張玉林	79岁		己 清 平			(到达六处, 調查十个村鎮, 六十三人。)		
刘心海	85岁		(到达三处, 調查三村鎮, 十二人。)			(116)城关(六人)		
徐殿甲	82岁		(111)戴家灣(四人)			侯功备 (师范学校 教員)	68岁	
范廷然	69岁		杜金选 (未 詳)	90岁		楊汉章 (师范学校 校长)	69岁	
張夢鳳	81岁		李协昌 (未 詳)	85岁		王星樓 (县中教員)	53岁	
李翰城	75岁		楊文猷 (未 詳)	74岁				
范書斋	78岁		刘×× (鎮 长)	43岁				
(以上除張鏡秋外均小商人及貧中农。)			(112)李官营(二人)					
			丁全林	86岁				

姓名	成份	年齡	姓名	成份	年齡	姓名	成份	年齡
陈順兴	(前清把总)	94岁	杜玉賢			(以上九人成份均中貧农, 年齡均未詳。)		
彭維卿		64岁	張来义			(120)孙楼(五人)		
李旧川	(文化館干部)	50岁	杜 崇			孙常讓		
(117)吳店、前葛庄、 后葛庄、許店(九人)			杜鳳亭			孙常宪		
葛曉庄		80岁	杜中和			孙文德		
葛錫田		68岁	王守祚			孙連举		
趙得福		66岁	(以上七人成份均中貧农, 年齡均未詳。)			孙連华		
葛 兰		70岁	(119)陈集(九人)			(以上五人, 成份均貧中农, 年齡未詳。)		
滕連登		72岁	陈孟兴			(121)关庙李庄、孙庄 (二十七人)		
葛錫崇		54岁	陈学文			崔永昭 中 农 75岁		
葛廷助	(村主席)	54岁	吉荣泰			李兆祥 貧 农 73岁		
許 文		73岁	陈孟賢			(其余二十五人姓名均未詳。)		
孙良桂		75岁	郭玉麟					
(以上九人均為貧中农)			陈子卓					
(118)獲密寨(七人)			張德孟					
張兴和			陈明义					
			陈孟吉					

根据上列村鎮数及人数統計如下:

县 名	到达村鎮数		調查村鎮数		訪問人数	
堂邑.....	72		103		444	
柳林及其周圍.....		17		21		96
崗屯及其周圍.....		31		35		156
墩壩及其周圍.....		6		8		31
宋小屯及其周圍...		5		11		63
辛集及其周圍.....		8		21		68
范寨及其周圍.....		4		6		25
其他.....		1		1		5
莘县.....	16		16		44	
冠县.....	15		20		93	
館陶.....	4		4		9	
临清.....	3		5		42	
清平.....	3		3		12	
聊城.....	2		2		17	
海澤.....	6		10		63	
共 計.....	到达 121 村鎮		調查 163 村鎮		訪問 724 人	

附录五：本書参考、引用書目

- | | | | |
|------------|------------------------|---------------------------|---------|
| “山东軍兴紀略” | | “捻軍”(“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之三) | 范文澜等 |
| “剿平捻匪方略” | 奕訢 | “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之四) | 白寿彝 |
| “平定关隴紀略” | 易孔昭等 | “太平天国日志” | 郭廷以 |
| “东华續录” | 王先謙 | “武訓历史調查記” | 武訓历史調查团 |
| “清穆宗实录” | | “宋景詩起义史料” | 孙鈞等 |
| “清史稿” | 赵尔巽等 | “关于农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的二三紀事和傳說” | 李靜慈 |
| “清史要略” | 陈 怀 | “关于宋景詩与 胜 保之間关系的各种傳說”(油印) | 李靜慈 |
| “征剿紀略” | 雷其荣 | “山西通志” | 曾国荃 |
| “渦陽風土記” | 黃佩兰 | “赵州志” | 孙傳斌 |
| “文献丛編”第22輯 | 故宮博物院 | “寿陽县志” | 馬家鼎 |
| “黑水先民傳” | 黃維翰 | “孟县志” | 張嵐奇 |
| “咸丰以来功臣列傳” | 朱孔彰 | “洪洞县志” | 孙煥崙 |
| “中国历代名人傳” | 朱拙成 | “平定州志” | 顧昌期 |
| “清代七百名人傳” | 蔡可因 | “太平县志” | 陈文庆 |
| “續碑傳集” | 繆荃孙 | “榆次县志” | 張敬頤 |
| “刘武愼公遺書” | 刘长佑 | “山东通志” | 楊士驥等 |
| “胡文忠公遺集” | 胡林翼 | “博平县志” | 李維誠 |
| “庸齋内外編” | 薛福成 | “寿張县志” | 刘文燧 |
| “西園詩草” | 雷俊三(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 “朝城县續志” | 杜子懋 |
| “瓮牖余談” | 王 韜 | “临清县志” | 張樹梅等 |
| “广夢丛談” | 李澍人 | “清平县志” | 張敬承等 |
| “清稗类鈔” | 徐 珂 | “邱县志” | 薛亚橋等 |
| “竹素園丛談” | 顧思瀚 | “莘县志” | 王嘉猷 |
| “梵天庐丛录” | 榮 萼 | “館陶县志” | 卢少泉等 |
| “掌固零拾” | 王崑崙 | 又 | 王华安等 |
| “秦难見聞記” | 东阿居士(見馬香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附录) | | |

“冠县志”

“聊城志”

“陽谷县志”

“东阿县志”

“茌平县志”

“唐高州乡土志”

“湖澤县志”

“平原县志”

“清河县志”

又

又

(以下四种县志系
中共聊城地委会
藏，抄录时遺落
撰編人姓氏。)

周立楨等

周家齐等

叶道源等

黄怀祖等

刘紹先等

赵鼎銘等

王 露

“东光县志”

“南宮县志”

“威县志”

“景县志”

“武昌县志”

“新河县志”

“广平府志”

“广平县志”

“新城县志”

“曲周县志”

“陵县續志”

“滑县志”

周植云等

孙常泰

尙希賢

張汝瀚

彭 美

傅振倫

吳中彥等

赵鴻鈞等

王廷桂等

戴 杰

王蒲园

